我以为我不会爱你

WO YIWEI WO BUHUI AI NI

流苏浅吟 著

感动千万读者的爱情纪念册　谨以此文帮你测量爱情的距离

我以为我不会爱你，是因为害怕失去，
还是因为不爱可以让我们像亲人一样，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

他们是**青梅竹马**，他懂得她的**悲喜**，她**依赖**他的存在，
他们**默契**得只需要一个**眼神的会意**，却错失在彼此的**青春里**……

广西人民出版社

我以为我不会爱你

WO YIWEI WO BUHUI AI NI

流苏浅吟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以为我不会爱你 / 流苏浅吟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2
ISBN 978-7-219-08158-7

Ⅰ.①我… Ⅱ.①流… Ⅲ.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830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王晓雪
责任编辑　王晓雪
责任校对　周娜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158-7/I·1600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哀莫大于心不死 / 001

第二章　你是最好的礼物 / 024

第三章　硝烟弥漫的三角关系 / 033

第四章　女人不懂男人的暗战 / 045

第五章　我拒绝你的关心 / 064

第六章　情债也是需要还的 / 074

第七章　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 / 087

第八章　爱情不是一场战争 / 105

第九章　破镜重圆只是神话 / 125

第十章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 156

第十一章　你是我的男闺蜜 / 182

第十二章　呼之欲出的秘密 / 205

第十三章　我们结婚吧 / 235

第十四章　迟到而绝望的告白 / 264

第十五章　我就在转身处等你 / 284

第十六章　只对你一个人负责 / 302

第十七章　真相大白针锋相对 / 320

第十八章　陪你一起慢慢变老 / 336

第一章　哀莫大于心不死

秦雨默觉得，像他这样的男人跟婚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可偏偏那些女人都想尽各种办法要嫁给他，是为了满足老公“高富帅”的展览品需求，还是为了嫁进豪门的风光？

他的每一任女伴总是在最开始时宣称，只要在一起可以什么都不要，而一旦有点进展，就会想方设法逼着他突破防线。

正如刚刚一句“我们结婚吧”生生扼杀了秦雨默的激情，他一脸坏笑地看着新女伴，声音带着情欲包裹的沙哑，“宝贝，违反游戏规则的人自动出局。”

他侧身推开她，长臂一伸摸到振动中的手机，眯起眼看到屏幕上闪动的名字，长长叹了口气，稳了稳情绪，才不紧不慢地按下了接听键。手机那头嘈杂的环境中传来蔫蔫的声音，却难得地带着几分娇嗔。

“秦雨默，来接我回家……”

秦雨默眉心微蹙，薄薄的唇也因生气抿成了一条线，厉声道：“你在哪里?!”

女伴并不甘心，见他欲起身便整个人贴了上去。秦雨默神色一凛，深眸染上了几分愠色，嫌弃地将女伴扯离自己的身体。女伴重重地跌坐在床上，发出的尖叫声传到了电话的另一端。

秦雨默懊恼地抚额，下意识把手机离了耳朵几厘米，片刻，果然传来了中气十足的骂声："死墨鱼，你个大变态！你继续！"

骂得那么有精神，看来还不是醉得很彻底嘛。秦雨默轻笑着，薄唇轻启："在哪里？我马上过去。"

"不知道……"

咔嚓一下，电话断了。

"该死的！"秦雨默狠狠咒了一句，冲进浴室，简单冲洗后，急急把车钥匙握在手里。手指轻触到门锁，又不经意回头，看着床上欲求不满的女人，他眼里闪过一丝狠厉，收敛了所有玩世不恭的笑意，冷冷地说道："我说过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Game over."

俊朗的背影半秒都没有再停留，一身从容地消失在房间，仿佛从未驻足停留过。

不用猜也知道席岩这个女人又躲在"夜色"把自己灌个烂醉了，秦雨默倒是不担心她会发生什么意外，就怕她搞得整个"夜色"都停止运作，以后谁见她就想驱逐。不出所料，陆向东催命电话一个紧接着一个，手机不得不始终保持通话状态。

"老三，赶紧过来，我的地盘快被岩丫头掀了……"

眼睛微微眯起，秦雨默在心底冷哼：岩石头，你还真是越来越出息了。

压下车窗，他将手肘随意地支在落下的窗沿上，手指下意识地轻抚着唇，淡淡的笑意又划过嘴角，却透着不易察觉的戏谑和无奈。他不禁加大了油门，黑色的路虎融入车流中，淹没在沉沉的夜色里。

秦雨默赶到的时候，席岩已经被几个兄弟安抚住架到包间内，安安静静窝在沙发角落，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看起来渺小无助。

包间内一片狼藉，茶几上布满空瓶子，老大陆向东和老四展延累瘫在沙发上，还在喘着粗气。

秦雨默脸色一沉，随手扔了的车钥匙扫过玻璃茶几，发出刺耳的声音。

“你们就任她喝?”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谁能劝住。”老四委屈地瞪着秦雨默，又被他瞪了回去。

“那叫我干吗，砸了活该!”

陆向东的老婆莫奇见秦雨默火大，走去揽过他的肩，从头到脚扫了他一眼，食指沿着他的脸部线条划过，“啧啧，老三，是不是坏了你的好事了？一脸情欲还没退干净。”

秦雨默嘴角抽动，按住她的手指，视线越过她的肩，不怀好意地看着老大，勾了勾唇，“大哥，你老婆调戏你兄弟。”

莫奇一脚踢在他的腿肚子上，“没劲。”

秦雨默轻笑着扯开她的手臂，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席岩的身上，又吩咐服务生拿来了热毛巾。席岩的脸遇热顿时绯红一片，显露出难得一见的娇憨妩媚的模样。

“还别说，岩丫头这样才有点像女人了。”陆向东见秦雨默进门后目光就始终缠绕在席岩身上，不怀好意地打趣。

展延随口附和：“嘿嘿，可不是，要不然二哥会爱得出逃?”

此话一出，包间瞬间静了下来，只有舒缓的音乐流淌着。秦雨默双拳紧了紧，眼眸低垂，看着席岩，心莫名疼了起来。

他一手扶住她的后脑勺，塞入一个靠枕，又轻轻地放下。席岩缓

缓侧了个身，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蜷缩起来，手指轻轻扯住他的衣角，无意识地嘟囔着："墨鱼，我又分手了。"

"看出来了。"

"男人都不是东西。"

"嗯，不是东西的男人正伺候着你。"

秦雨默回答得波澜不惊，也没停下照顾她，看得几个兄弟都是摇头叹息。

"老三，感觉岩丫头是你养大的。"

秦雨默扯了扯嘴角，睨了老大一眼，"这个是失败的作品，别算我头上。"

"都是被你一手'养'坏了。"

"我是让她学会虐她家男人的。"

"哪有男人敢收这样的，这家伙强势得怎么看都不像需要男人保护的样子。你呀，小心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秦雨默手一滞，心也感觉猛然收缩了一下，他盯着她的侧脸有片刻的失神——是太需要人保护了才对吧？

席岩眉心微皱，翻身仰躺，突然睁开了眼，眸光闪烁，带着酒后的娇媚，就这样直直地看向秦雨默，迷离难辨。

秦雨默愣怔了片刻，轻轻叹了一声，弯下腰，一手托起她的脑袋，一手拿着水，像对待孩子那样诱哄着："乖，喝点水。"

席岩呵呵轻笑了两声，双臂一抬，冷不防地圈住了他的脖子，用力地带向自己，微一抬头便覆住了他的唇，重重地吧唧了一声，迅即分离，又仰着脑袋倒向靠枕。

由于席岩突如其来的举动，秦雨默手上的杯子早已自由落体，只双手撑在沙发的两侧才勉强稳住了自己的身体。他整个人像是瞬间被

点了穴道似的，逼视着眼前的女人，双眸似被墨浸染了般黑沉。

男上女下，两个人的姿势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而身下的女人依旧搂着他，不怕死地与他对瞪着，还不忘用舌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像小时候偷吃完果冻，一脸满足回味的表情。

两个人定定地相互凝望着，近得互换着彼此的气息。

而其他几个人都倒抽了口冷气，见秦雨默的脸色非常明显地僵住，随即又处于少见的呆愣状态中，甚至来不及掩饰。谁都知道这个洁癖男人要求多多，哪怕是对待最亲近的人。而在这么短时间内，席岩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着他的底线，几人着实为她捏一把汗。

结果，还没等到秦雨默的反应，席岩的手覆上了他的脸，紧紧地捧住。她笑得诡异，无辜地眨巴着眼，带着几分俏皮，“哇，你长得好帅哦，真像我们家墨鱼。”随即，又自我否定，变本加厉地拍了拍他的脸，“不对，我们家墨鱼最恨我调戏他了。”

长长的睫毛半遮住眼，在忽明忽暗中闪烁得熠熠生辉。秦雨默几乎忍到内伤，咬牙切齿地从喉咙口一个一个挤出字来，“那——你——还——惹——他!”

“好玩嘛。不要告诉他哦，保密……”她双手垂落，食指放在唇边，嘘了一声。

包间内终于齐齐爆发出隐忍了许久的笑声，莫奇竟然不顾形象地趴在自己老公的怀里，差点没把他捶出内伤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岩丫头还有这么好玩的时候，而且老三对岩丫头一次又一次挑衅他的极限竟然会束手无策。

秦雨默冷着脸，猛然起身用外套把她裹严实，打横抱起她，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要再不走，他还真怕她再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情来。

“老三是真的疼岩丫头。”

“你说，三哥和岩石头，两个人孤男寡女同居那么多年，就没发生点什么?”展延笑得诡异。

陆向东不以为然地白了他一眼，“他们俩要有可能的话，现在孩子都该上小学了。”

莫奇单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语出惊人：“问题是他们俩要是各自结婚会是啥样呢？会不会连‘嘿咻’的时候都把名字给喊错了?”

展延一口水喷了出来，幸好莫奇脑袋偏得快才躲过了一劫。

陆向东安抚着怀里的莫奇，晃了晃手中的酒杯，闲闲地说：“老二快回来了。”

“啊哦，有好戏看喽。”展延一脸笃定，“我比较看好三哥。”

席岩被秦雨默塞入副驾驶位后还是不安分，踢了鞋子，摇头晃脑好一阵，才安静下来。没等秦雨默动手，她就自己熟门熟路地拿过秦雨默准备的水，拧开盖子，机械地喝了下去，又重新拧上。

“难受吗？要不要过会儿再走?”

席岩靠着车窗拼命地摇了摇头，双手挥舞着像是要推开什么束缚，一副似哭非哭的样子。

秦雨默嘴角抽动，替她系好安全带，又把自己的外套盖在她的身上，才发动车。车缓慢地行驶了一段路，安静了一会儿的席岩又开始扯着嗓子唱上了：“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像过一年……”

本来她的歌声就算不上动听，现在夹杂着嘶吼的味道，十足怨妇一个。

秦雨默握着方向盘的手渐渐泛白，睨了她一眼，假装随意地问了

一句：“就那么忘不了老二吗?”

她脸一侧，看向他，无辜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老二是什么东西?”

秦雨默握着方向盘的手一滞，脱口而出：“他不是东西!”

席岩似乎是认可了他的回答，扑哧笑了开来，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还发出了一声轻嗯，然后乖乖地闭上了眼。

秦雨默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便利落地收回视线，专心致志地看着前面的路况。席岩这样喝醉被自己提回来的情况他也习以为常，早已能应对自如，但今晚发生的突发状况竟让久经情场的他不知所措。

车缓缓驶入车库，停稳，他轻唤了几声，席岩挪了挪脑袋，不满地呜了一声，又没了动静。

他只好先下车绕到另一边，一开门刺鼻的酒味就飘了出来，他故作嫌恶地用两指弹了她脑门一记，只见她吃疼得眉心一拢，闭着眼抬手揉了揉，他才心满意足地把她抱了出来。

“岩石头，该减肥了。”他这把老骨头还真是经不起一个月几次这样的折腾。

帮她掖了掖被角，刚想起身，发现衣袖被紧紧拉住，他转身，望着床上的她深深聚拢的眉心，整张脸痛苦地扭曲，已有泪滴从眼角渗了出来。

好吧，席式醉酒三部曲。他轻叹了一声，认命地停住了脚步，半侧着轻搂住她。他什么都没有说，手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背安抚着。怀里的她似乎得到了某种安慰，不一会儿，从嘤嘤啜泣变成号啕大哭，热热的液体渗得他心口狠狠一窒。

直到她慢慢平静了下来，传来平稳的呼吸声，秦雨默才松开了

手，帮她理开了贴在脸上的长发，拢成一束散到脑后，露出了她白皙的脖颈。

他有些泄气地叹道："笨石头，你就那么笃定每次狼狈的时候碰到的都会是我？"

那么多年，两个人朝夕相处，他已经分不清两个人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感情了，只是想无限地疼她宠她，不让她受一丁点的伤害。

这也是他对另一个人的承诺，尽管那一年他才十岁。

"雨默啊，我们家岩岩以后就交给你了，伯父只相信你……"

现在想来，他苦笑不已，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席父宁可相信一个十岁的孩子。只是因为他和席岩从小一起长大吗？更奇怪的是，当时自己似懂非懂，却是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夜越来越沉，而他眼里有着比夜更深的墨色。站在阳台上，深秋的冷风灌入单薄的衣领，回头看向床上睡得正香的人，手中夹着的烟迟迟没有点上。

秦雨默独自陷入深深的回忆里，就像是时间的黑洞，不管多么久远，都会在某个点上清晰可辨。这些年惯着她宠着她，竟不知不觉走过了二十多年。

秦雨默重新躺了回去，身边的人侧了侧身，片刻又转了回来，下意识地抓住了他的一只手臂，口中轻喃着他的名字，在宁静的夜里分外清晰。

秦雨默轻叹一声，"岩石头，好像是我把你带坏了。"

一到夜晚就脆弱到恨不得把自己隐藏起来的人，怎么能成天在感情中游戏？没有安全感的人明明不适合。

秦雨默冰凉的指尖轻划过她的唇沿，恋恋不舍。最终，以唇代替手指落在她的唇角，久久停留。

洁癖？一旦在她那里，只不过是躺在汉语词典里一个单纯的名词而已，随时都可为她破例。

席岩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睁开眼，扫了眼熟悉的房间，愣神片刻，翻了个身，缓缓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头痛欲裂。宿醉后遗症。

手下意识探向身边，依旧一片温热。手指使劲按着太阳穴，懊恼极了，她几乎可以猜测那张比包公还黑的脸的表情。

用力地回想着昨晚发生的一切，空荡荡一片，却清晰记得，每一次抱着秦雨默的时候，心底就会涌起某种满满的充实感和安全感。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想着想着，脸上便已晕开淡淡的笑容。

她冲了热水澡，趿拉着拖鞋从浴室出来，长发散在肩头，还在滴着水。迎面撞上秦雨默，她有些心虚地垂眸。

“起来了？”

“嗯。”接过他递来的蜂蜜水，一口饮尽，喉咙如旱地遇到了甘露，瞬间舒爽了不少。

两个人的身高只差了半个头，她微一抬头，秦雨默的脸便映入她的眼中，那双微眯的眼正注视着她。

“又失恋了吧！我很好奇，到底是你甩人家，还是人家甩你？”

她白了他一眼，把空杯子往他手上一塞，恨恨地说道：“我就不能无病呻吟？你巴不得我有点事是吧？”

秦雨默左右晃了晃食指，“我指望着哪个男人早点把你给收了。”

“不劳您费心，至少也先让你栽在哪个人手里。”

“借你吉言，我妈求之不得。”

秦雨默放下杯子，从浴室拿了吹风筒出来，修长的手指娴熟地穿

过她的发丝细细轻揉着。客厅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有吹风筒嗡嗡嗡的声音，还有长发丝丝缕缕从指间划过的触感。

席岩乖乖地站在原地，任他折腾。近距离，他身上与自己同款的沐浴露味道淡淡地飘了过来。微微抬头，便看到他做事时一贯专注的表情，还有看起来刚刚晾干的头发贴在脸上，忍不住想到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词——风情。

席岩忍不住脱口而出："墨鱼啊，你真是人间祸害。"

伸入发中的手明显一滞，秦雨默随后关了吹风筒，退了一步，眯着眼打量了片刻，随即自恋地摸了摸下巴，眉眼一挑，"谢谢，我也这么觉得。"

秦雨默又趁机将整张脸都凑了过去，在两个人额头几乎相抵处方停了下来，看着她忽红忽白的脸，心情大好。

席岩推开他，仰起头，怒视他，"秦雨默！玩暧昧我也会！"

他当然知道她也会，还比他玩得更过火。秦雨默轻佻地捏住她的下巴，让她正视着自己，"我是其他女人的祸害，不是你的，对不对？"

瞬间静默，席岩一时接不上话来，跑进卧室。

等她出来的时候，早餐已上桌，秦雨默一如往常地在与某位红颜调情。

"Baby，今天不行，明天我去接你下班。"

两个人腻歪了一阵后，他还不忘对着话筒发出了啵的一下恶心的亲吻声。

席岩冷得不禁抱臂搓了搓，夹了一个黄澄澄的煎蛋，刚狠狠地咬下一口，就被刚接完电话的秦雨默截住，"这个油腻腻的还是别吃了。"

席岩白了他一眼，看着他认真地剥蛋壳，突然发现，他修长的手指不只弹钢琴帅气，连剥鸡蛋都那么好看。

秦雨默慢悠悠地扫了她一眼，“你的发泄方式能不能换个？”

“不收你门票还嫌弃！”

“你还真看得起我。”

“我昨天说什么了？”

“说你其实爱我爱得死去活来。”

她轻蔑地嗤道：“那不是醉酒了，怕是中邪了。”

他勾了勾唇，“最近频率高了些。我怕在你中邪前，我先被你折腾死了。”

席岩这才注意到他眼下一片青色，似是一宿未眠，自觉理亏，嘟囔了一句：“下次不会了……”

秦雨默停下手中的活，一脸严肃地看着她，“男人都不合你胃口？”

“突然觉得没意思了。”

“玩腻了？”

“难道你不腻吗？”

秦雨默摇了摇头，嘴角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再腻也有生理需求。”

“你别死在哪个女人床上让我替你收尸去！”

“拜托，你别每次关键时刻坏我好事我就已经感恩戴德了。”

记忆猛然拼凑了起来，似乎确实有好几次打电话给他时总会听到奇怪的声音。莫非？席岩的脸倏地烫了起来，不自然地咳嗽了几声。

看着她过于敏感的反应，秦雨默嗤笑，“都身经百战了，脸皮还那么薄。”

席岩不服输地瞪了他一眼，双臂支着饭桌站起来，倾身，用油腻

腻的手拍着他的脸，幸灾乐祸地反击："难怪一大早看起来一副内分泌失调的样子。"

见秦雨默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她没趣地收回了手。他将一碗淡黄色的小米粥和剥好的水煮蛋推到她的面前。白烟袅袅，淡淡的粥香萦绕在鼻尖，久久不散。

"先暖暖胃，别吃油腻的了。"看到她皱着眉拿着勺子心不在焉地搅着粥，他补充道，"加了蜂蜜。"

她不喜欢水煮蛋，不过看在他那么用心的分上，她还是很听话地一小口一小口吃了下去。

秦雨默则闲适地喝了口牛奶，低头吃着她刚咬了一口的煎蛋，"今天是周末，我们回家吃饭。"

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却把席岩的好兴致都压了下去，"能不去吗?"

"这次点名让你去了。"他抬头，正好对上她万分纠结的眼神，"有我在，你怕什么?"

"哦。"

秦雨默先出门，立在车门前，被早锻炼回来的阿姨们团团围了个严实，他也好脾气地和她们说着话，直到看见她出来，一群人才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看着确实倜傥的卖相，她又忍不住调侃起来："啧啧，秦雨默，其实你不禽兽的话，也算是完美男人了。"

秦雨默一反常态的沉默，只嘴角微微一扯，细细打量了她一番——上身是中规中矩的暖色系短款大衣，下身是牛仔配板鞋，高高梳起的马尾顺着风左右摇摆着。

这个家伙一回家就刻意打扮成这副奇怪的模样，越看越堵得慌。他抬手扯开了她的发绳，微卷的黑发顿时铺满了双肩。

“乖巧的样子一点都不适合你。”

席岩恨恨地瞪了他一眼，而他仍是回了她一脸懒懒的笑意。

她现在最想对面前的男人做两件事情。

一是踢死他！

二是狠狠地踢死他！

像往常周末一样回到秦宅，秦父照例不在。林罗兰出乎意料的和善，没给席岩脸色看，席岩还是不冷不热地叫了一声“林姨”。

这是席岩曾经生活了十二年的家，却一贯陌生异常。

秦席两家曾是世交，平日相互走动也算热络，而席岩与秦雨默的交情据说从她刚出生开始，这样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席岩的父母意外去世。秦家看似自然地收留了她，但不再像之前那样疼她，仅尽义务地给她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

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过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留神就失去了唯一的庇护。但她还是感激他们的收养之恩，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接受正常的教育，能健康活到如今。所以即使十二万分的不愿意，她还是每周都会和秦雨默找时间回来吃饭。

秦雨默的母亲林罗兰是典型的江南女子，年过六旬，仍是席岩记忆中那张清爽的脸，微微施了粉黛，发髻高高绾着。她取下围裙，露出一身翠绿色的复古旗袍，与耳垂下的一对碧绿色的玉环相得益彰，典型的大家闺秀。秦雨默身上那几分秀丽的味道，必定是遗传自他母亲的。

但，就这样看起来如此完美的女人，竟也留不住自家的男人。是不该相信家族安排的婚姻，还是男人本身花心的劣根性？

席岩走进厨房，帮着林罗兰把准备好的饭菜都端了出来。秦雨默

原本在客厅随手换着电视频道，见状也跑过来帮忙，“妈，把张阿姨找回来吧，这么大个家一个人收拾也挺累的。”

“反正每天也没事做，就算打发时间。你要真孝顺，赶紧给我带个大胖孙子回来。”

秦雨默拉过她坐在沙发上，双手在她肩上轻轻地揉捏着，“嘿嘿，你儿子这么风流倜傥，就怕到时候你带不过来。”

“就会贫嘴。”

母子俩热络了一阵，就起身摆餐桌。

“有客人吗？这么多菜。”秦雨默顺手抓了条尖椒牛柳准备要喂给席岩，见她脑袋一偏躲开了，只好悻悻地塞进自己的嘴里。

“啊，我都忘了。”林罗兰一拍脑门，推着席岩上楼，“岩岩，你赶紧换身衣服下来。”

席岩一脸狐疑，而秦雨默眉心微蹙，顿时不怎么痛快，“什么贵客那么重要？”

林罗兰倒也不避讳，接过席岩手中的碗筷，催促着她上楼，回头睨了儿子一眼，“你们俩我总得指望一个。”

秦雨默冷笑一声，“你不会安排相亲这么烂俗的节目吧？”

“只要为你们好的，再俗都得办。”

秦雨默的眼色一暗，不置可否地撇撇嘴。

秦雨默与母亲的对话字字句句清晰地传到席岩耳中，她在楼梯拐角处愣了一下，不禁讪笑，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比她预计的来得更早。脚步只略停顿了一下，她便利落地上去，换了一身比较正式的衣服下来。

远远看到玄关处秦雨默的背影，似乎正和人对峙着，她不免好奇，脚下的步伐也加快了。

“伊凡，你来了啊?”林罗兰从席岩面前走过，先她一步迎了上去。

席岩却急急地刹住了脚，一手扶住墙，一手攥紧拳头，指甲生生嵌进掌心里。随之，耳边传来那个温和的声音。

“阿姨，我来晚了。”

绕开挡在门口的秦雨默，伊凡送上了礼物，分外亲热地抱了抱林罗兰。

“这孩子，人过来就好，怎么还带那么多东西，真见外。”

伊凡笑意盈盈的视线终于越过林罗兰，落在席岩的身上，他眼角的笑意更深了一些。

席岩想避开他，而脚却被牢牢固定住了，纹丝不动。

伊凡若无其事地走到她的面前，像之前无数次那样揉着她的发顶，一如往昔看不出喜怒的笑颜挂上了唇角。他投在她身上的目光，一如当初。

“岩岩，我回来了。”

席岩没有躲闪，只在心里反复自我催眠，他只是一个曾经不要你的男人，和三年来所有分手的男人一样，没什么不同。席岩微微松开了自己的手，此刻，她应该感谢林罗兰的，在他们重逢时还让自己光鲜亮丽地出现，不至过于狼狈。

她深深吸了口气，将准备好的笑容挂在脸上，“二哥，好久不见。”面上无波无澜，心里早已百转千回。

当年看《倾城之恋》之时，她觉得男人不该负心如此，假使白流苏和范柳原最终未走到一起，而在未知的离开前，范柳原尚且给了白流苏一个安身立命的住所，又在倾城之时回来……而伊凡却是不声不响走得决绝，只留给她伤痛和耻辱。这么一对比，伊凡真的还不如情场的风流浪子。

与此同时，伊凡心中一恸，他终究还是退回到了二哥的位置上。

秦雨默迈步过去，挡在席岩的身前，盯着伊凡一脸不快，“妈，你说的贵客就是他?”

“就是伊凡。”

“还真是贵客啊，伊氏总裁大人。”

秦雨默淡漠的目光扫过，又转向默默无声的席岩。除了眼眶泛红，面上却毫无异样，她已经习惯将所有的情绪隐藏起来。他果断地拉过全身僵直的席岩，坐回饭桌前。

餐桌上，林罗兰一改往常的沉默，一个劲儿问着伊凡国外的生活，像个孜孜不倦渴求知识的小学生。两个人热烈互动着。而对面的秦雨默和席岩皆是一声不吭，食不知味。

席岩一粒粒地扒着饭，夹起离她最近的白灼虾正打算放进嘴里，被秦雨默的筷子半途拦截，“一吃虾就咬破唇，我给你剥。”

席岩挤了挤眼，提醒他这里还有外人，而秦雨默全然不顾。不一会儿，面前的小碟子里堆起了满满的虾仁，她一时错愕，两个人的时候让他剥个虾还带附加条件……

偏偏这个时候，伊凡也把挑了刺的水煮鱼放到了她的碗里，“你最喜欢的。”

秦雨默见状，眉一皱，把鱼片夹出来扔在一边，还拨开了最上面沾上辣椒油的饭，“胃不好，不要吃太辣了。”

席岩哭笑不得，这饭吃得可真哀怨。她不在乎伊凡有多尴尬，可林罗兰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她不得不介意一下。

桌底下，她用脚踢着秦雨默，而他却变本加厉，舀了半碗鸽子汤，“多喝汤养胃。”

这家伙搞得她的胃好像是半废了似的，一个劲儿拿这个做文章。

林罗兰终究是看不下去了，放下筷子，厉声喝道：“小默……”很快又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忙轻咳几声掩饰，但还是冲着自己的儿子语重心长地教育开来，“小默，我知道你从小就疼岩岩，真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但现在你们都长大了，也要有点分寸。你在外人面前总这样，让岩岩以后怎么找男朋友？”

席岩苦笑着，假装充耳不闻，默不作声地继续埋头吃饭。

秦雨默就不乐意了，本来席岩一回家就装乖巧的样子他就很不习惯，现在又多了一个伊凡添堵，正好借着话题发挥，“外人？二哥是外人吗？”秦雨默睨了伊凡一眼，冷哼，又迅速换上了一副极度认真的表情转向席岩，“岩岩，你也觉得我妨碍你谈恋爱了吗？”

看着那么奇怪的表情，席岩知道他又开始耍宝，不过倒是轻松了一些，笑着摇了摇头。

秦雨默松了口气，心下雀跃，一只手臂横在席岩的椅背上，懒懒地看着母亲，“看吧，人家当事人都没意见，妈你瞎操心什么？再说了，要是当时我不出国，岩岩能被人害得那么惨？”

伊凡一愣，抬眸对上秦雨默正毫不避讳地瞪着他的视线。

席岩倒是出奇平静，低着头小口喝着汤，这样的对峙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岩岩，跟我一起去拿剩下的菜。”林罗兰气得脸色发白，自己先行离席。

席岩随后进了厨房，林罗兰便垮下脸来，不满地质问：“我早前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

言毕，席岩利落转身，顺了顺气，端着菜走出去，脸色不大好。秦雨默低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也只是随口应付着。

林罗兰看着两个人旁若无人的样子，手背抵着嘴轻咳了几声。

“都快三十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林罗兰呵斥了儿子，又转向席岩，“岩岩啊，你也早些从雨默那里搬出来吧，家里也不缺房子。”

林罗兰明明想让他们保持距离，却句句都像在为她着想。

“拿房子来显摆，也不嫌寒碜。”不等席岩作答，秦雨默的脸色骤变，冷笑道，“我不同意，住得好好的。”

“你们俩这么住着，让别人怎么想?”

“管别人怎么想，我们住我们的。”

林罗兰了解儿子的个性，越是反对他越是坚持，她收敛了一些情绪，语重心长地劝说起来：“岩岩也长大了，需要独立空间，总要交朋友吧，你不能总把她当成孩子。”

“她都说没关系了，你瞎操什么心。”

林罗兰见他不吃软，索性就扯出他的事情来，“那么你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还不是上一代教育得好。”

“你……”被说到了痛处，林罗兰脸色骤变，最后还是压抑着说了一句，“该收敛点了。”

秦雨默也意识到自己话说重了些，自嘲地扯了扯嘴角，“好，争取不上头条。”

“墨……雨默哥哥不要再说了。林姨，我会搬出去的，房子我自己会找，不用麻烦。”

“不准!”秦雨默狠狠地瞪着她，本想发作，但看到她近乎哀求的目光，渐渐地软了下来，只顾低头生闷气。

“我帮岩岩找吧。”伊凡接话道。

“不要!”“不关你的事!”

秦雨默和席岩默契地异口同声拒绝。伊凡笑着垂眸，不再作声。

僵持了片刻，林罗兰又提起了另一件事情，“小默，结束工作室吧，回你爸公司，毕竟他也老了……”

秦雨默怔了怔，双眸骤然覆上了一层阴郁，一想到母亲是这样的目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说话也就不那么讲究了。

“是吗？恐怕他的精力都花到别处去了吧。你是怕他外面的女人突然生出个私生子来抢他的公司吧?”

“小默……”林罗兰有些动怒，在外人面前不想把不堪的家事都抖搂出来。

秦雨默的脸色也越来越沉，今天难不成是鸿门宴？他重重地放下筷子，移开了椅子。

“我们还有事先走了。以后如果继续请乱七八糟的人，提乌七八糟的事情，我和岩岩就不回来吃饭了。”

他嗖地起身，也顺带拽起了身旁的席岩，大步向门口走去。

空旷的客厅，只剩下呆愣的林罗兰和苦笑的伊凡。

车内，秦雨默一言不发，也不发动车。两个人默坐了好一阵。

席岩扯了扯他的衣袖，低低叫了一声“墨鱼”，见他没反应，侧身上前扳过他的脸，掐住脸颊往外拉扯，“笑一笑。”

“皮痒了是吧。”他狠狠瞪了她一眼，拍开她的手，依旧沉着脸。

她并没放弃，主动拉了拉他的衣袖，近乎谄媚的甜蜜声音响起，“墨鱼啊，不生气了哈。”

秦雨默嘴角抽动，“别用那么恶心的腔调。”

其实秦雨默知道，她心里比谁都难受，这么突如其来的见面，她

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坚决不许搬出去听到没有?！谁都没有权力命令你!”

“不妨碍你?”她把饭桌上的话同样抛给了他。

秦雨默的唇角慢慢扬起了一丝笑意，“就凭你？我从不把麻烦带回家。”

“你今天不是还说我破坏了你的好事吗?”

“那是……”秦雨默不小心又被绕了进去，“你个死丫头，又想借机推卸责任是吧?”

两个人又是一阵斗嘴，疯了许久才消停下来。

秦雨默收起了玩世不恭的表情，认真地凝视着她，“石头，你怪过我吗?”

席岩慢慢抬起头来，对上秦雨默的视线，静静地回视着。

他们总有默契。她自然知道秦雨默指的是哪件事情，一抹苦涩的笑意从嘴角划过，顿了顿，口不对心地幽幽答道：“简直是恨死你了。”

如果当初不是他们俩看了《两小无猜》一时兴起，玩什么“敢不敢”的游戏，或许就不会有她向伊凡表白的乌龙事件，谁想到伊凡就那样答应了，不然也就不会有后续的那些事情。

“你这几年拿到战利品的时候不是很快乐吗?”秦雨默双手交叉枕在脑后，靠在椅背上。

许久，他掏出烟，慢悠悠地点上。转眼，见席岩也已在一旁吞云吐雾，他笑了。

车厢里顿时烟雾缭绕，浓郁的烟草味夹杂着女士烟淡淡的薄荷味弥漫开来。

秦雨默轻笑，调下了窗，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果然把你带

坏了。”

“跟着坏人出不了好人。”

“要不要下去谈谈？他在后面。”他从后视镜看到伊凡已经站了很久，想必是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也跑出来了。

“没必要。”

“好歹你们俩也好过嘛，真绝情。”

“你大爷的，到底是谁绝情！该死的就因为他，姐才……”

“才怎么样？”

“不怎么样。”她回答得有些心虚，轻轻叹了口气，“开车吧。”

她疲倦地仰靠着坐椅，闭目养神。

恨吗？有点。痛吗？也有点。

有哪个女人能够容忍初夜后就被男友抛弃？

那个清晨，永远都是她的噩梦。

当她睁开眼，看到的不是身边温暖的依靠，而是桌上那张冰冷的纸，只有寥寥数字，却让她的心骤凉。

“岩岩，我走了。”

攥在手上的纸就像冰锥那样直戳在心窝上，要不是身下传来真实的痛感，她都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春梦而已。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昨晚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拼凑了起来，两个人都喝了些酒，但意识似乎都很清醒，一切都发生得顺其自然。但就在伊凡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似是什么触到了他的情绪，他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倏然不见了刚开始的温柔与怜惜，仅剩在身体里用力地一次次冲撞，直到她渐渐失去了知觉……

第一次，并不美好的回忆。而这张纸，更是让她万劫不复。

她冲下楼，打扫的阿姨说，他已经去了机场，出国了。

那一刻，她没有悲伤，唯有愤怒。伊凡留给她的不是思念，而是屈辱和阴影。

三年前，他说，我走了；三年后，他说，我回来了。

零零碎碎的回忆，让她的眼睛有些酸涩，垂眸捏了捏眉心。

她觉得，如果对于伊凡还有一点点的哀伤，或许就是女人的“第一个男人”的心结作祟。而于她，还多了一个欠她的理由。仅此而已。

秦雨默见她有了反应，看了她一眼，“漫长的回忆结束了?”

“谁回忆了……”她嘴硬地回道。

“那是装深沉。”

“姐的深沉与生俱来!”

车渐渐开进了熟悉的小区，就像驶抵了安全的港湾，她才松了口气，似乎突如其来的悲伤和不快都在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的争吵中淡去。这几年，也正是这样的感觉，与秦雨默的争吵成了她发泄的出口，已变成某种习惯。

忽然间，眼里有泪要涌出来，她狠狠一闭，收了回去，“雨默，谢谢。”

“谢什么?”

“全部。”

“矫情。”他一打方向盘，车子经过附近的网球场，努了努嘴，问道，“去打一场不?”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刚从战场回来，没力气了。”

“那就休战一晚，明天继续。”

“别忘了明天要出现在公司，有会议。”

秦雨默扯了扯嘴角，“明天的事明天提醒就好，现在跟我说不靠谱。”

“头脑简单，真好。”

很自然，她的脑袋又挨了他一记栗暴。

黑色路虎慢慢驶入，停在公寓楼前，秦雨默又掏出了烟，席岩趴在窗前看他们住的那幢楼。

“你对女人不是一向挺慷慨的吗，那么多房产随便送我一套就好，干吗非跟我挤一处？”

“你是我女人吗？”秦雨默不怒反笑，一脸邪恶地盯着她的后脑勺，又吸了一口烟，吐出长长的烟圈。

席岩回过头来，对着那片烟雾看不出他的表情来，“你还有爱拿来分吗？”

“我的爱还很完整，百分百保质新鲜。”秦雨默手握住她的肩把她扳向自己，挑逗地捏着她的下巴，唇角上扬，“你要不要亲自体验一下？”

席岩捏住他手臂上的肉，愣是咬着牙顺时针拧了一圈，直到他咝的一声才松开手。

随即是车门一声重响，他看着那抹近乎落荒而逃的背影，靠着椅背，闷闷地笑了起来。

第二章　你是最好的礼物

第二天一大早，秦雨默走出卧室，席岩早已穿戴齐整，又把自己包装成女王样——一袭干练的工作套装，外加一丝不苟的发髻，他连打了半个的呵欠都收了回去。

“女王陛下，您有双重性格的潜质。”

“谢谢夸奖。”

“能博美人一笑，我不介意每天都说一遍。”他稳稳接住了她扔来的靠垫，见她瞪眼就走，继续雪上加霜，“岩石头，你疯狂谈恋爱的理由是什么?”

席岩一边换鞋一边答得随意：“你以为时间会等我吗？等着人老珠黄被人嫌弃?”

秦雨默笑而不语，随口提议：“坐我的车，一起吧?”

“自力更生比较踏实。”

他耸肩，作罢，坐在餐桌前闲适地享用早餐，看着她匆匆忙忙地离开。

真是开玩笑，等他磨蹭完，不知道又要迟到多久。席岩愤愤地关

上门。

她的二手 Polo 刚驶进工作室附近的地下车库，一辆化成灰她都识得的庞然大物嗖地蹿到了她的一旁，车里的人炫耀似的从窗口对着她挥了挥手。随后，车子甩了一条漂亮的弧线，刷地一下稳稳当当地抢了原本她准备停的车位。

席岩气得直咬牙，恨不得踩下油门直接撞上去，转念一想，光是那体积就不是同个档次的，两车相撞，吃亏的还是自己的车。结果猛一刹车，就在车头与车尾两厘米处停住，乖乖退了回去。

秦雨默下车，看了眼车尾，幸灾乐祸，“岩石头，不要自不量力。”

席岩冷哼，“车和人一样骚包。”

秦雨默拍了拍自己的爱车，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走在她的前面，她挥起拳头在背后作势要打他。

“背后攻击的都是小人。”

“哪只眼看到……”

“两只都看到了。”秦雨默蓦地回头，很顺利地抓住她企图挥他的手，手指了指前方硕大的倒车镜。

她大窘。

秦雨默走到 M. Y 门口，略停了片刻，手指摩挲着下巴，喃喃：“别来无恙啊。”

席岩头疼地按住突突直跳的太阳穴，一脸鄙夷地瞥了他一眼，这家伙已经好几个礼拜未在自己的公司现身了。

“你以为短短几周，我和海蜇就能把你的公司给翻了?”

秦雨默随手一搭她的肩，往自己的方向一揽，贴近她的耳朵说：“你就算一把火把它给烧了，我都不会眨下眼。”

席岩抬脚踢在他的小腿肚上，疼得他哇哇大叫，她的肩膀才得以脱离了他的手。

秦雨默看着她渐渐远去挺直的背影笑得一脸灿烂，这个女人还真是沾染了不少他的美好品质。

M. Y 工作室的小姑娘，见到传说中难得一见的 Boss（老板），各个的眼睛都发出了吃人的精光，恨不得把他生吞下去。尤其是前段时间新招的几个设计助理，都是些初出茅庐的孩子，更是把这些八卦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

秦雨默只与众人微微含笑点头，假装一副沉稳内敛的模样，利落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席岩随后跟了进去，顺手关上门。

秦雨默随即扯下了领带，脱下外套，随手往沙发上一扔，拉开椅子，一屁股坐了下去，还不忘解开领口的扣子，“该死的礼仪，难受死了。”

席岩拿起西服替他挂在衣架上，“行啊，人模狗样的时候，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转过身来，秦雨默直视着她，看得她心里毛毛的，不过还是不经意间被深深吸引住：他的眼是极漂亮的，典型的会勾魂的桃花眼，可很少轻易泄露主人的情绪，大多数时候是在温和与玩世不恭之间随意地切换着，让人猜不着看不透。而她一直觉得在这双眸子里深藏着野心和魄力。

就在她沉思中，又是哗啦一声，秦雨默已经绕过办公桌，径自走向她，摘掉她的黑框眼镜，正要去碰她的头发，被她用手挡开。

“别把对其他女人的要求和挑逗手段用我这里。”说完，从他手中夺过眼镜戴上，转身关门离开。

门后，秦雨默心情愉快地大笑，上班其实也没那么无聊嘛。他心

情大好地按了内线，“一杯咖啡，谢谢。”

“老大老大，你终于回来了啊。”何哲一路冲了进来，幸亏秦雨默及时提住了他的领子，才不至于被个大男人扑个满怀。

“炸毛，见到我有那么激动嘛。”

何哲扬了扬手中的合同，喘着气说：“我激动的是这个……”

他洋洋洒洒、天花乱坠地把自己如何深入伊氏总部，得到内部消息，又如何说服他们同意合作的过程，完整地说了一遍，只得到了秦雨默极淡的回应：“签合同了?”

“他们只同意把新公寓的设计交给我们，其他合作事项还需要竞标。”

秦雨默粗略地翻完合同，抿着唇，若有所思地盯着那些数据，手指在合同上一下一下敲着，“伊氏可真大方啊。”

“新总裁好说话。”何哲谦虚。

“你觉得要做?”

何哲不明白他的用意，仍沉浸在自己兴奋的情绪中，“那么大的项目，那么大的公司，不做是傻子啊。”

秦雨默的脸一沉，敛住了最后一丝笑意，把合同扔了过去，合同擦着何哲的身子落在他脚边，“你才是傻子！要么你开个公司自己做去，要么你负责退了！”

像一盆凉水当头淋了下来，何哲一脸茫然，说话也不分轻重了，“老大，你烧上了啊？要赔钱的啊。”

“那就拿你自己去抵债。”秦雨默滑动鼠标自顾自上网，懒得再和他多说。

“老大，石头不是最近都忙完手头事情了吗？正好可以接这个活……”

“要不咱俩换换位子?”他只冷冷一眼扫过去，就将何哲秒杀了。

何哲立即噤声。

李莎莎看门虚掩着，就端着咖啡进来，不想正好看到 Boss 和何总监似乎正在发生口角，一时进退两难。

秦雨默抬眸看到了门边的身影，淡淡地说了一句“进来”。

咖啡放在桌上，古瓷杯中的咖啡热气氤氲，他垂眸，心中了然。速溶咖啡？果然还是个孩子啊。

秦雨默随即换上了温和的笑容，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不禁调笑道：“新来的?”

“嗯，来一周了，秦总。”

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她脖子上的名牌，会意。岩石头的效率挺高，这么短时间就给他找了个助理。

“欢迎加入 M. Y，不介意的话随他们叫我‘老大’就成。”

李莎莎毕竟涉世少，Boss 一热络，反倒不好意思，脸一红，微一点头，毕恭毕敬地应了声：“好的，老……大。”

她转身的时候还不忘拾起地上的合同，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刚出门时和席岩擦身而过，微微笑了一下。

“人走远了，别把你那么恶心的眼神带到这里来。”席岩把一沓资料扔在他的桌上，“刚完成的案子，签字。”

“海蜇你先出去，这事就按照我的意思办，否则请你自动消失在我的面前。”

“老大……”

何哲在秦雨默胁迫的目光逼视下，不甘心地走了出去，掩上了门。

“什么事?”她狐疑地看了看他们。

“没事。”他答得顺口，镇定自若地翻开了文件夹，许久没有任何声响。

“我写得那么好吗?”

他的视线停在某一页上没有动过。

“嗯。”

“这一页有那么多东西值得研究吗?”

“嗯。”

“这页是签名页。”

秦雨默神游已经不奇怪，倒是达到这种境界很少见。不过对她缄口不提的事情，她也不想过多追问，耸了耸肩。

“你慢慢看，看完叫我。”

看着她若无其事地走出办公室，秦雨默扔开了文件夹，身子靠向椅背，转着椅子沉思。

周末一倒霉，整个礼拜都跟着没法消停。

秦雨默走出停车场电梯，见到的就是席岩用脚踢着她自己的车。

“哟，我说这是火星 Polo？用脚踢发动?”

“坏了。”

“坐我的车吧，我找人来拖。”

她晃动着他的手臂，小媳妇似的叫了一声：“墨鱼……”

见她这副表情，秦雨默暗叹不妙，这是她惯用的伎俩。

“别用你看其他男人的恶心眼光看着我。”有仇不报非君子。

席岩恨得牙痒痒，硬是撑着笑脸，“咱坐公交车吧。”

商量的口吻，陈述的语气，显然没得商量。

秦雨默指了指他们的衣着，“你确定就我们这样去坐公交车?”

席岩点头，而他的心却慢慢凉了下来，也用不着拉着他这样发泄吧？

等两个人好不容易挤上了公交车，秦雨默真想抽自己几个嘴巴，总是那么没原则地陪她疯闹。这么拥挤的空间，站稳已不容易，还要护着她不被挤着了。

“岩石头，你要下次再让我坐这些破车，我就弄死你！”秦雨默厌恶地擦着身旁小孩在他西装袖子上沾上的冰淇淋，愤愤地说道。

“行了，别擦了，我帮你洗还不成吗，娇贵的少爷。”

其实他们很少有机会坐公交车、坐地铁，虽然秦雨默每次都会这样暴怒咋呼，可每次都还是会陪着她。

“我娇贵？擦你身上试试？”他边走边往她身上蹭去，突然，停下手上的动作，整个眼都直了，“岩石头，你确定要挤进去？”

在他们面前的是市场上的小吃一条街，下班时分，人山人海。

“有问题吗？以前你不经常带我过来？”

他的拳头紧了又紧，深呼吸了好几次，才缓缓吐出两个字来：“走吧。”

秦雨默一边不情不愿地跟着，一边还得拉着她的手免得走散。

“秦雨默，你今天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亏心事？”

“什么？”他有些心虚。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百依百顺？”

“你就是不知足的白眼狼！”

最终，席岩自己都嫌美食街人气太旺，两个人在附近超市买了啤酒，找了湖边的石阶坐下来。

“秦雨默，你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建筑师窝在小小的 M. Y，是不是太屈才了？”

“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秦雨默说得云淡风轻。她低垂着眼，虚晃着酒瓶，不知道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墨鱼，你为什么回来?”他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抛下了那样的成就和梦想，是为了她吗？她心底不愿承认的小心思似乎在一点一点萌芽。

“什么?”

她慢慢抬眸，用力地眨着眼，掩饰泛红的眼眶，咬着下唇，“三年前。”

秦雨默握着啤酒的手一颤，不自然地偏了头，“不是想自己创业了嘛。”

“M. Y 压根不是你的专业。”

“岩石头，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没那么多为什么。我知道什么最重要，知道我想要什么，就这样。有时候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不如随着心往前走。”

这几年他一如既往地对她好，可她总感觉他的情绪里藏着越来越深的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得知的，就算她这个跟屁虫都看不透。

最终，两个人在沉默中消灭了所有的酒。回去的路上，席岩跌跌撞撞站不稳，拉着秦雨默当街唱起了歌。

“Just one last dance，before we say goodbye……后面是什么?”

“When we sway and turn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it's like the first time. Just one more chance……”

她和着他低沉的声音，在他面前亢奋地连转了几个圈，“啊……对……哈哈……Hold me tight and keep me warm，cause the night is getting cold，and I don't know where I belong. Just one last dance……”

她轻轻地跟了一句，就再也唱不下去、跳不下去了，深深吸了口气，自嘲一句，“我真是猪脑子。”

“别侮辱了猪的智商。”

“哈哈，墨鱼，我挺羡慕猪的。”

“我挺羡慕你。”你比猪还笨得没心没肺！当然，为了免去皮肉之苦，这句话他自动过滤。

夜风凄冷，她刚打了个哆嗦，身后便落下一件外套，带着专属于秦雨默的气息，包裹住她，温暖无比。席岩紧了紧外套，看着前面那个只剩单衣挺拔的背影，双眼酸涩无比。

她知道安全感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要靠自己的心去调试。而当自己无法有足够的自信去拥有这份安全感的时候，是秦雨默代替了她自己。

秦雨默，你是这辈子上天赐予我最好的礼物。她跑上去，颤悠悠地跟上他的步伐，和他并肩走着。

看着秦雨默俊朗的侧脸，席岩不禁动容。究竟怎样美好的女子才能够与你携手？

第三章　硝烟弥漫的三角关系

伊凡站在 M. Y 之前，只有两个字能概括他的心情——惊叹。

暂且不说设计动工，光是这块地，就这地段，估计也动用了秦雨默不少的财力和人脉。

并不奢华的设计，却处处透露着设计者的用心，很明显出自秦雨默之手。

伊凡沿阶梯走进工作室，微微一怔，如果刚刚外面是大气的框架，那么这里就是精细的内核。每一个角落都发挥了最大的实用性，又不失艺术气息。整个设计简洁时尚，与外面的风格相得益彰。毋庸置疑，这是席岩的杰作。

小女孩终于长大了。伊凡不得不感慨。

在里面，他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两个人天衣无缝的配合，步伐越发沉重，让他的失落感也随之浓重了起来。

“老大，真不要了？你给个理由吧，我也能死得瞑目了。”

“无理由拒绝伊氏所有设计。”秦雨默埋首画图，连半个眼神都没

给何哲。

“那你就把我卖了呀。”

秦雨默抬起头，一本正经的表情，“拿你抵合同上的价码，我认为已经很抬高你的身价了。”

何哲一脸怨妇相地在秦雨默周围打转，试图让他改变想法。

秦雨默向后一靠，随即起身，抓起挂在椅背上的衣服，绕开他径直走向门口。一拉开门，正对上笑意盈盈的伊凡，还有他身边微微发抖的小助理李莎莎。

“老大，他硬要进来……”

秦雨默看了一眼李莎莎，“你先去忙吧。”他自己站在门口，压根没有让来客进来的打算，“哟，贵客啊，这里庙小。”

见是伊氏的老总，何哲不禁一愣，随即恭敬地迎了上去，“伊总，您怎么亲自来了?”

“你们秦老大架势大，我只好亲自过来了。”伊凡的嘴角依旧挂着淡淡的笑意。

何哲跑过不少单位，脸色还是会看的，刚才就闻到了硝烟味，这会儿更浓了，他找了借口出去避难了。

秦雨默这才错身让伊凡进来，顺手又把自己的外套扔了回去，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他。

伊凡不紧不慢地关了门，将一室八卦的眼神都隔在门外，也同样走到落地窗前，与秦雨默并肩而立。

“你来做什么?”

“我来考察下即将合作的单位的情况。”

“不好意思，咱高攀不起，您另请高明。”见伊凡千年不变的笑脸，秦雨默真想扯下他的面具。取而代之的是他抓起桌上的合同，合

同在碎纸机的转动中化为一堆碎片，方才缓解了他心中的怒意。

“老三，我们需要谈谈。”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

“那么岩岩呢?”

“三年前你就失去了谈论她的资格。”

伊凡轻笑，拿起桌上秦雨默与席岩的合照，手轻抚着相框，最后落指在席岩的笑脸上，心底隐隐的痛意传来。

秦雨默皱眉，将相框夺了回来，摆回原位，“有屁快放。”

“老三，有钱没道理不赚。”他挑衅地看着秦雨默，“伊氏新开发的公寓临江而建，那里是曾经岩岩选择的地方，所以她是最合适的设计者。”

“真可笑，你也说那是曾经了。我拒绝!”

“你没有权力替岩岩拒绝。”

两个男人的战火一触即发。

席岩推门而入，狠绝地盯着伊凡，很平静地回了三个字：“我拒绝!”

秦雨默咧开嘴角，抓起一把合同碎片，碎纸从虎口处缓缓如沙般落下，他对着伊凡调笑道：“我说二哥，Boss 拒绝，设计总监拒绝，你说这合同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似乎一切在预料之中，伊凡没有过多争辩，而是笑着看向席岩，“岩岩，一起吃个午饭吧?”又转向秦雨默，“老三，我们改天再聚。”

不容席岩拒绝，伊凡便抓起她的手腕夺门而出。

“放开我。”手腕被他拽得生疼，席岩试图挣了几下，众目睽睽之下，她也不好发作，压下满腔的愤怒，任由他这么牵着走出了人群。

两个人出了工作室，席岩甩开了他的手，揉着发红的手腕，刚转

身就再次被伊凡拽住。

“二哥，这样有意思吗?”

“岩岩，我只想跟你好好谈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跟秦雨默相同的回应，伊凡苦笑，“可我有。”

“那是你的事。”

想不到三年不见，伊凡竟也强势了起来，硬是把她拉到他的车边，打开副驾驶座的门，“上车吧。”

她固执地站在原地，伊凡作势又要过来拽她，她轻轻避开，径自打开后车座的门坐了进去，又砰地关上。

一路上两个人皆沉默无语。伊凡不时看向后视镜中的她。

席岩则头靠着窗，目光所触的街景一幕幕倒退，就像记忆那般慢慢隐去，她压根不关心他会带她去哪儿。

伊凡随手打开音乐，是他们曾经最爱的音乐，可现在她怎么听都别扭，起身猛一探身将音乐关了，顿时又恢复了一车的宁静。

在一家中式的酒店——宫宴，伊凡点了一桌菜，都是席岩最爱吃的，随后便是为她布菜，自然得就像是这几年的阻隔不曾存在。

席岩就坐在他的对面，仿佛看着一出自编自演的戏，冷笑。她有些烦躁地从包中掏出烟来，刚点上就见服务员走来，提醒餐厅不准吸烟。

她悻悻地掐灭了烟，在心底咒骂了一番，什么鬼地方。

自她掏出烟的那一刻起，伊凡皱了眉，随即平静地看着她，双手十指交扣放在桌上。尽管某些习惯另类了些，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素净，化着淡淡的妆，有一抹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成熟。

席岩也迎上了他的视线，毫无躲闪地与他直视，“伊总，想说

什么?”

让伊凡无法接受的是她看向他的眼神，不再有小女生的迷恋，而是怨愤里带着平静，让他的心底着实一凉，出口也只是苍白的一句道歉：“对不起，岩岩……”

“你不觉得这三个字迟到太久了吗？不过，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是因为当年上了我，还是上了我以后抛弃我?”她低头吃起了菜，稳了许久，才讥笑着继续说下去，“这几年我一直在想，究竟是我技术不够好，无法取悦久经情场的伊大总裁呢，还是您伊大总裁向来有始乱终弃的习惯?”

“岩岩……”他承认，这些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表明她真的受到了伤害。

席岩注视着他，漂亮的眼眸里闪动着盈盈的泪光，却咬着唇，倔强地不让它们落下。伊凡抬手想去擦拭，却被她一偏头避开了。他的手就这样悬在空中，慢慢收紧握成了拳，顿了好一会儿才收回去。

“岩岩，接受这次合作吧，就算是为了老三。”

“和墨鱼有什么关系?”她低垂的脑袋才抬了起来。

“能与秦叔叔抗衡的人在宁州没有几个，大哥、我、老四都向家里妥协了，你觉得他还会放任着老三不管吗？现在 M. Y 就是秦叔叔握在手里的蚂蚁，他随时都可以将它毁灭。”

“你这是在帮墨鱼吗？不惜加入他们的父子之战？这份合同又算是什么？施舍?”她不怀疑这次合作的威力，也许真有他所说的功效，或者更甚之。

“岩岩，为何你要把我想得那么不堪呢?”

席岩眸子一转，毫无惧色地盯住他，“难不成你还指望我把你想成救世主？你是觉得以我们的能力无法让 M. Y 生存下去?”

“这只不过是一个机会，我没有怀疑过你们的能力。所有设计的资格将以竞标的形式进行，我会一视同仁。”

“那真是谢谢伊大总裁了，我会认真考虑的。”

手上的合同攥得生疼。没错，她喜欢那个地方，他许诺送她，就这么简单。伤害已经造成，许诺毫无意义。他想用这个补偿她吗？

回到家，席岩随手将皱皱的合同扔在茶几上，转入书房，见秦雨默趴在书桌上已入睡。

大大的桌上铺着大张的手绘设计图，电脑上也闪动着效果图，又是项新接的活儿。图稿的每一笔都精致得令人难以想象出自一个男人之手。想当年，自己手绘课全优的功劳都该归他。

秦雨默平时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是真正工作起来就是一个狂人。他们刚刚成立工作室的时候，他就是用疯狂接私活的积蓄来支付整个公司的一切开销，她不是不知道。

M. Y 是他们自力更生一手创办起来的，没有借助一分的外力。

只开了一盏工作灯，昏黄的光线撒在熟睡的容颜上，像被暖暖的光影包裹着，恬淡温暖。席岩心底柔软下来，蹑手蹑脚地取了毛毯盖在他的身上，手指无比轻柔地撩开他散落的额发，竟生出一丝丝的酸痛来。

打开自己的手机才发现好几通的电话和留言，都是来自秦雨默。

或许是手机的按键声惊动了秦雨默，他抬眼怔了片刻，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回来了？”

“嗯。”

“吃饱了吗？厨房还有菜。”

“饱了，我去洗澡。”

不知道是她掩饰得太好，还是时间真冲淡了一切，在秦雨默的眼里仅看到了她满脸的倦容。

才一会儿工夫，秦雨默抓着已经被捏成一团的合同朝正从浴室出来的席岩劈头盖脸地甩去，她连躲都没有躲一下，裸露的锁骨被纸划过，顿时绯红一片。

他想过去看看伤口，但还是忍住，蹙了蹙眉，“岩石头，你倒是给我解释下，这是什么?”

“合同。”她若无其事地擦着头发，淡淡地说。

“你给我个解释！一顿饭就收买了？你还真好骗啊……”

“墨鱼，对 M. Y 只赚不赔的事情为何不要?”

秦雨默的脸色比刚才更黑更沉了些，他眯起眼，带着危险的气息，向着她步步逼近，“你问我为何不要?！你的自尊和痛苦就只值这点钱?”

“聊胜于无。”

她的漫不经心更激起了秦雨默的愤怒，他的眼神里甚至掠过了一丝轻蔑，“或者你是感动于他实现了对你的承诺?”

她赌气道：“正常女人都会感动吧。”

“Whatever!”

秦雨默被她淡定的样子气得有直接抓着她脑袋撞墙的冲动，忍无可忍，他最终还是夺门而出。

泪水在眼里滚动了许久，还是不争气地落了下来，一滴一滴无休无止，席岩在原地站了许久，才推门走进卧室，床头柜子上陈列着一排的建筑模型，就像是记录着秦雨默所走过的路程，从青涩到成熟，她都一件件细细地抚摸着，随之，每一幕制作过程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他一直都是那么专注，那么自信。手指掠过最早的一个建筑模型上，顿住。那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椭圆形建筑，他说那是理想中的电影院，她觊觎了许久。

“送我吧？”

“凭什么？”

“好歹我们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是？”

“那你玩不玩‘敢不敢’的游戏？反正你也喜欢老二，就趁此向他表白如何？”

“赌注是什么？”

“如果他答应，每年的模型都送你；如果他拒绝，你这辈子就帮我挡了所有的女人。”

“成交！”

或许秦雨默压根就不会料到伊凡真会答应她，在所有人的眼里，她也只不过作为缺少女性荷尔蒙的同类存在。后来，与伊凡成为男女朋友之后伊凡也没有刻意地改变什么，还是像往常那样关心着她，只不过围在他身边的女人自然少了。再后来她一度都以为，其实伊凡当初答应她，也只不过和秦雨默一样的目的，赶走身边难缠的女人，与爱无关。

M. Y 是她和秦雨默的心血，她当然明白，当年成立 M. Y 完全是因为她，对秦雨默来说，室内设计不是他的专业，也不是他的专长。

秦雨默，于她而言，是最特别的存在。他为她付出的，这一辈子她都还不起。

席岩对着镜子，在锁骨一抹细细的伤口上抹了一层药，周围的绯红更深了。

秦雨默冲进“夜色”，踢开包间门，抓起伊凡的衣领就一拳送了过去，速度快得伊凡来不及躲开，拳头直直落在他的脸上，血从嘴角蜿蜒而下。

当秦雨默抡起第二拳的时候，他的身子被陆向东和展延从背后紧紧箍住，“老三冷静点。”“三哥……”

秦雨默松了手，伊凡也没有反抗，用指腹抹掉了嘴角的血。莫奇赶忙拿来了消炎的药，“老三，你下手也忒狠了点。”

“没事，大嫂。”伤口沾了药水疼得有些扎心，伊凡微微撇开了头。

秦雨默甩开了展延，站在原地直直地看着伊凡，“说吧，怎么样才肯放过岩岩?”

伊凡迎上他的视线，固执地坚持着，“我会和她重新开始，只要她愿意。”

“你凭什么?!”

“凭我爱她！就算离开那么多年还是放不下……”伊凡也突然激动起来，不禁提高了声音，但很快又没了底气，眼里浸渍着满满的悲伤，“老三，伤害她，我比任何人都痛。”

“那么，当年又是为什么?”

伊凡低着头，随手拿起吧台上的香烟，手忙脚乱地点上，抽了一口便剧烈咳嗽起来，只好夹在手中，连同他的沉默一起慢慢燃尽。

“不为什么，是我一时不够豁达。”

“这是什么见鬼理由?!”秦雨默一时气急，灌了几杯酒就抓起车钥匙走人。

“三哥你去哪儿?”展延不放心，跟着追了出去。

“老二，你也别放心上，他和岩丫头的感情比任何人都深。”陆向东劝道。

“我知道。”伊凡苦笑，他当然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他们俩的感情到底有多深，或许比他们两个当事人都要明了。

“你当初是不厚道了些，把人那么扔下就走了，要换成其他女人早去看心理医生了。”

“都是我的错。”伊凡扔下烟蒂，用脚狠狠踩了一通，抓起杯子就灌下，热辣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注入胃里，掀起了一阵阵酸涩的翻涌。

席岩站在窗前，看着一辆红色的跑车进入小区，在他们住的楼前稳稳地停下。从车里率先走出来的是一个女人，低胸的墨绿色连衣裙裹着火辣的身材，一俯身便春光乍现。

有些面熟，可能是哪个模特，或是哪个电视台的主播。

紧接着下来的是看起来烂醉如泥的男人，正是秦雨默。他甩开那个女人的手自顾自往前走，那女人跟上了几次都被他甩开。他关上楼门将她隔在外面。

秦雨默向来只招惹这些出了名的“交际花”，绝对不碰难缠麻烦的女人，正如他自己说的，出来玩玩而已，没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

那个女人不甘心地跺了跺脚，往回看了一眼，才上了车绝尘而去。席岩收回目光，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密码按钮的声音持续了很久，似乎一直都按不准。她也不急着帮他开门，将拿在手中喝了一半的果汁放在茶几上。

门终于开了，客厅亮堂一片。

秦雨默似乎清醒了不少，把钥匙远远扔在茶几上，换了鞋子进来，重重地坐在她的身旁，脑袋一歪，顺势抵在她的肩头，鼻尖传来一阵清香。

谁都没有提之前吵架的事情。

“还没睡？”秦雨默明知故问。

“嗯。”

虽然他的身上还留着其他女人的味道，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席岩并没有马上推开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她厌恶花心的男人，可她明明知道秦雨默也花心，偏觉得他连气息都那么干净……好吧，谁让他是没有心的人呢？

席岩心里闷闷的，自然也没给他好脸色看，只盯着电视屏幕发呆。

“好看吗？什么时候英语赶超哥哥我了？”

她才发现自己乱按键竟然停在了英语频道，嘴上不服输，“当然好看。”

还没来得及更换频道，手中的遥控器被他抽走。他手指轻捏住她的下颌，将一张脸转向自己，“来，给爷一个有爱的表情。”

席岩拍掉他的手，单手叉腰，一手指着他的脸，开始数落：“你能不能偶尔换个口味？全是这样重口味的有意思吗？”

秦雨默按下她的手指抓在手里，目光不怀好意地在她的胸前掠过，又停在她的脸上，轻笑，“石头，你脸上写满了‘嫉妒’俩字。”

“我嫉妒她们？”

秦雨默想了想，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指指她的前胸，“那是女人与女人之间最大的较量。”

她推开他沉重的脑袋，骂了一句“神经”，便起身去关电视。

秦雨默笑了笑，扯下领带，解开领口的扣子，把茶几上的果汁一饮而尽，又懒懒地倒在了沙发上。

“我找女人只是解决生理需要，黑灯瞎火的，当然首先考虑的是手感，至于长什么样没那么重要，有必要常换类型吗？”

“猪的手感更好。”

“哥哥我口味还没那么重。”

他支着手肘坐了起来，拍了拍身边，席岩会意地重新坐了下来。两个人对视了半天，谁都没有先开口。他们就是这样，无论怎么争吵，谁也不需要说抱歉。

“石头，如果他能给你想要的，就把过去忘了吧。”秦雨默的眼底一片墨色，深不见底。

而席岩却对他的话置若罔闻，一门心思盯着他领口处的吻痕紧皱着眉头，她倾身翻开他的衣领，那个吻痕就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

“死墨鱼，我警告过你吧，不要让我看到其他女人在你身上留下任何记号!”

她找出药箱翻了半天，一回身，就直接将一张大号的药膏贴在他的脖颈。秦雨默倒抽了口冷气，见她很满意地拍拍手，也没说什么。而她继续变本加厉地警告：“就算留下了也别让我看到!”

“我记得你当时警告的是不要带女人回来而已。”

“条约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

秦雨默失笑，“你又不是我的女人，有什么好介意的。”

席岩底气不足，仍双手叉腰理直气壮地吼：“我是怕污染了我的眼睛，同时也为那些前仆后继的女同胞不值啊。”

“先管好你自己再教训我，咱俩半斤八两。”秦雨默嘴角噙着笑，继续调侃的口吻。

席岩没等他说完就收起了药箱，到厨房给他倒了一杯牛奶，放在茶几上，“喝了早点睡吧。”

有些人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就可以看清你的伤，看透你的痛。她三年没有倒下去，只因为陪伴她的那个人，叫秦雨默。

第四章　女人不懂男人的暗战

一大清早，客厅里满是酒气，秦雨默颀长的身子缩在沙发里，席岩捏着鼻子凑近，用手探了下他的额头，确定一切正常，才舒了口气。

秦雨默睡眠浅，被这么一碰就彻底清醒了过来，拍拍脸撑着手臂坐了起来，满眼惺忪地看着她。

“怎么不到房里去睡?”

“没力气洗澡。”

席岩撇撇嘴，这是什么奇怪的理由。她围了围裙走进厨房，一阵忙碌出来，秦雨默已经洗完了走出浴室，只腰间搭了一条浴巾，整个人仿佛还在一片氤氲雾霭中。

正当她看得两眼发直时，一条毛巾不偏不倚地盖在她的脑袋上，才将她的魂拉了回来，“擦擦口水。”

“切。”

秦雨默走近，扫了一眼桌上热气腾腾的面，自然地在她身边蹭了蹭，“哟，今儿个是啥好日子?”

“皇恩浩荡的日子。”席岩一把扯下毛巾，从冰箱里取出牛奶，给

自己倒了一杯又放了回去，解下围裙，“信诚的工程到收尾阶段了，我要和海蜇去现场看看。”

秦雨默看了看表，“那么早。我送你过去吧。”

“海蜇已经到楼下了。”

“M. Y 的员工真勤快。”

席岩大口喝完牛奶，咬着几片面包，在玄关处换鞋。

“带上这个吧。”秦雨默拿着她的丝巾，指了指她的锁骨处，心里不免有些愧疚，“还疼吗?”

她低头，原来是昨天被纸划开的伤口，结痂成了暗色，露在外面确实不怎么好看。接过丝巾，她麻利地打了个结，抬眸间，看到昨晚的药膏还服帖地在秦雨默的脖颈上，洗了澡还没有拿下来。她满意地笑了，“这块药膏质量比较过关。”

“切，是我新贴上去的，有碍观瞻。”

“所以以后做事情千万不要留下后遗症。”

“幸好你不是我的女人，真啰唆。”

话音未落，席岩早已冲出门去。

秦雨默吃着面，轻抚着自己的脖子，嘴角浮现刚才隐藏起来的一丝笑意。

席岩从工地回来，取完车，已过了午饭时间，地下停车场比较空旷，她不费力气就选好停车的位置。原本心情大好，设计稿全面完工，对方满意，她可以好好休息上几天。可一下车，就被一个男人挡在了前面，拽着她的手不肯松。

“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好半天她才记起来，眼前的男人是三个月前刚分手的那个。这么

掐指一算，算上前几天刚散了的，三个月内她又交往了两个，难怪秦雨默天天更年期表情。

席岩旁若无人地自嘲一笑，一个一个掰开扣在她手腕上的手指，“小弟弟，游戏规则懂吗？玩不起就不要出来玩。”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有什么不好的？你说，我都改。”

“那你说我到底哪里好，你看上了我哪一点？我改还不成吗?”

席岩一说完，自己都感觉全身汗毛竖了起来，琼瑶大妈真可以考虑让他们去演个啥小言情的角色。毕竟还是孩子，看着那张委屈的脸，她终究于心不忍，放软了声音：“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行不行?”

“我不介意。”

“你有被虐倾向是吧?”还真是给了竿子顺势爬了。

“我知道我没那方面经验，那天比较笨拙，可是我会学啊……”

嗷嗷……这个太让人想入非非了。那天确实是两个人激吻到双双倒在床上，然后他说是他的第一次，她就噗地一下笑了场，结果自然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她拍了拍自己的脸，想把脸上的热度降下来，“好聚好散吧，何必要一直纠缠呢?”

“我们还没完呢。”他去拉扯她的手，被她狠狠甩开。

“够了，游戏结束了。”

“你是有新欢了吧?”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席岩猛回首，心脏一缩，伊凡不知何时直直地站在她的身后，有一丝的狼狈。他的嘴角有大块的淤肿，衬在白皙的脸上，分外惹眼。她只皱了皱眉，随即便舒展开来，淡定地转身对着那个小男生说道：“这个也是旧的。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完呢?”席岩

笑着凑近他，学着秦雨默轻佻地抬起他的下巴，“难道你还要有后续？娶我？嗯？”

见小男生一脸惊恐的表情，席岩抬脚准备离开，手腕又被人抓住，而这次是伊凡。他没有看她，只是咬紧牙关，一字一句警告着那个男人：“她是我的女人，以后都不要再来骚扰她，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小男生脸一阵红一阵白，压下满腹不甘的怒火，事已至此，也就顺着台阶下，悻悻离开了。

伊凡回头，她正低垂着脑袋，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一时看不到她的表情，只听到她平缓的声音响起：“伊总是来拿合同的吗？打个电话就行了。”

伊凡不理会她的语气，握着她的双肩，待她抬起头来，才轻叹了口气，“岩岩，这三年你是怎么过的？”

席岩微微仰头，不卑不亢地迎向他的视线，忽而一笑，声音稳稳地道：“如你所见，这就是我三年的生活。”

话音刚落，她感觉自己的手被用力一拉，就扯进了温热的胸膛，脑袋被按在胸口，丝毫动弹不了，熟悉的气息呛得她想流泪。

“岩岩，再给我一次机会。”他没想到当时自己负气离开，给她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他心疼地收紧了手臂，将她更紧地箍在胸口，“让我照顾你。”

伊凡刚才的一拉用足了十成力，把她的脑袋磕得犯晕。挣扎亦是徒劳，她的声音从他的胸口闷闷地传出来，“伊凡，你是脑袋不好使是吧？我是跟无数男人上过床的女人，你要这样肮脏的女人？”

伊凡眉心一蹙，似是对她不同以往的粗鲁有些惊讶，手下一松，席岩趁着空当从他怀里挣脱了出来，冷冷地盯着他，他心里大恸，“不要这么说自己，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女孩。”

“是因为第一次给了你吗?”席岩忍不住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二哥，不要把自己当成圣人。对我来说，你和那些男人都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场游戏而已，对不对?”

“岩岩，不是!”

席岩敛住笑容，直直地望向他，“那是什么?!”

伊凡想从她平静无波的眼里看出哪怕是一闪而过的疼痛，但自始至终都没有。

两人沉默地对峙着。

黑色的路虎自入口处也未减速，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秦雨默不紧不慢地从车上下来，摔上车门，无视他们的争执，后背轻抵车门，双手交叉于胸，微眯着眼看向他们。

席岩朝不远处的人笑了一下，回眸看着眼前的男人，将手从他的掌心里抽走，“伊大总裁，这是公共停车库，你还想继续演戏吗？我是不会再给你伤害我的机会的。”

她紧了紧敞开的深灰色及膝风衣，绕过伊凡，向不远处倚在车旁的秦雨默走去，高跟鞋踩着水泥地敲出节奏来，铿锵有力。

她伸手挽起了秦雨默的胳膊，秦雨默也配合地没有甩开，一手递给她纸巾，“擦擦脸吧，别一副林妹妹的苦相，那个不适合你。”

凑到车的后视镜处仔细一看，辛苦化的妆都花了，呼，转身的时候还是哭了吗？

“晚上吃麻辣火锅吧。你，行不行?”

每次岩石头一不高兴就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以捉弄秦雨默为乐，该是早习以为常了，可他还是眯起眼，散发着危险的讯号，“问男人‘行不行’？要不要试试?”

两人穿着同色系的衣服与伊凡擦肩而过，伊凡下意识伸手拽住席

岩的手，他承认自己是在嫉妒，自己和她在最亲密的时刻，她也没有如此发自内心的甜蜜。

席岩的脚步顿了下来，没有转身，坚定的声音从后面飘了过来。

“岩岩，需要多久我都等你。”

两个人像在拼力，谁都没有先动一下。

“你们俩演偶像剧也至少换个地方嘛。”

伊凡拽着她的手终于缓缓松了开来，秦雨默毫不犹豫地拖着她走向电梯，她的手腕被他抓得生疼。

秦雨默最终还是妥协了，不情不愿地跟在席岩后面当起了免费搬运工，看她刚才在车上还是蔫蔫的，一进超市便精力充沛，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搬回家。

鸳鸯锅底分成两边，是没错，中间只有薄薄的隔层，筷子稍一搅动，两边的汤水自然就融成一团。

刚开始两个人吃得还挺和谐，算不上安安静静淑女样，至少吃得相安无事。秦雨默是极其排斥这类奇怪东西的，偏偏对面的这个女人情有独钟，一年四季都乐此不疲。她喜欢，他就陪着她。

席岩故意用筷子在两个锅底间用力地倒腾着，不管他放什么锅料，只要一下锅，都被她眼疾手快地捞走，汤底浮起了一层辣椒油，光是闻着都呛鼻。

看着秦雨默的吃瘪样，席岩摇头晃脑，一脸得瑟。

秦雨默对她翻了个白眼，用大汤匙拨开红彤彤的辣椒油，用筷子勉强挑了一块牛肉，在大碗的清水里过了过，才蘸上花生酱放进了嘴里，表情痛苦得似是以身试毒药。

“墨鱼，尝下你的本家。”她从漏勺里一块块地夹到他的碗里，嘴

里还念念有词，“这是墨鱼爸爸，这是墨鱼妈妈，这是墨鱼——老婆，这是墨鱼的孩子……”

秦雨默嘴角抽动，恨得牙痒痒的，端着碗的手都颤抖了起来。

墨鱼“一家几口”漏干了油，可表面还是沾满辣椒，他不禁蹙眉低吼：“岩石头，你还可以再幼稚点吗?”

而坐在对面的女人压根没时间顾上他，埋头吃得酣畅淋漓，整张脸上挂满了鼻涕和泪水，一边用手扇着哈气，一边大口灌着雪碧，然后继续大快朵颐，那张脸红得跟火锅的汤底有得一拼。

“你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随手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顺手拨开了沾在她嘴角的纸巾碎片。

“墨鱼，真的很过瘾。”

秦雨默一时无语，低头看着一大碗大大小小的墨鱼片，挑了最小的一块，学着她蘸了蘸她碟子里的酱，放进了嘴里。一阵辣意袭来，来不及咀嚼就整片吞了下去，一阵剧烈咳嗽。

席岩乐不可支，换她好心跑过去，又递饮料又拍背顺气。

秦雨默的手机响起的时候，他还是咳得说不出话来，指了指手机示意让她代接。

“就不怕你的女人吃醋?”

他毫不客气地瞪了她一眼，还带着巨咳后的泪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又连续灌了三杯饮料才缓和过来。

席岩按了免提，毕恭毕敬地回着对方的话，对着空气连连点头，“大哥，嗯，他去洗手间了，我们就到。”

小心翼翼挂断，她舒了口气，“赶紧换衣服，老大招。”

“也没见你在我面前那么服帖啊，接个电话还行注目礼，他又看不到。”见她接陆向东的电话，表情和行动皆丰富，像是对方能看到

她的样子。

“那你也得拿出让我愿意装老实的样子来，就你现在这样……”

“我现在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两个人怨气满腹地一前一后走进“夜色”，迎面撞上了老大一家。秦雨默顺手掐了掐陆向东女儿的脸，小公主吃疼哇哇大叫抗议，扯着嗓子大喊“三叔叔坏蛋”。直到秦雨默讨好似的叫了冰淇淋，她才安静了下来，蹦蹦跳跳地跑到自己的小电脑前玩“愤怒的小鸟”。

陆向东和展延正比拼着飞镖，玩得热火朝天，秦雨默提不起兴趣，又坐回了沙发。

莫奇眼尖，看出了秦雨默的异样。

“老三，你得罪女人了?”为了看得更清晰些，她特意凑近了，秦雨默没来得及躲开就被她用手指搓了搓，疼得他咝了一声，“啊，还是你的嘴唇开荤了啊？被女人咬成这样?”

被莫奇这么一冷嘲热讽，秦雨默的火气就更大了，狠狠地盯着席岩，一个字一个字从喉咙底蹦了出来：“是有一个恶毒的女人!”

席岩在一旁笑得畅快，说他娇贵还不承认，不就那么一口辣椒，嘴角就红成这样。她憋着笑接过服务员拿过来的饮料就喝，苦得随口就喷了出来，抓起纸巾捂着嘴使劲擦着，“苦瓜汁？谁的?”

“我的。”秦雨默绕开莫奇，从席岩手里抽出了自己刚叫的苦瓜汁，仰起头就喝了个见底。

微辣的感觉又在嘴唇泛了开来，皱了皱眉，晃着杯子看了一圈，猛然回头盯着席岩，“你吃完火锅没漱口?”只有刚才她喝过一口……

席岩咬了咬嘴唇，一脸无辜，“没……”

好吧，这一回合，他完败。看着席岩呆呆傻傻的样子，他将另一杯果汁放在她的面前，“喝这个。”

呃，这个家伙吃苦比她吃辣还要勇猛。这回她举起果汁在灯光下看清楚了，才敢喝下去。

秦雨默轻蔑地扫了她一眼，“别把我想得跟你一样无耻。”

“嘿嘿，完全是失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展延一屁股坐下，隔开了秦雨默和席岩，左看看右看看他们俩，笑而不语。

陆向东则抱起女儿坐到莫奇的旁边，几个人顺势随着沙发围了个半圈。

这时，服务员拿来了各式各样的冰淇淋，装在水晶杯里，让人食指大动。小公主早就两眼放光，刺溜一下从陆向东身上滑了下来，凑到冰淇淋跟前，恨不得把整个小身子都埋进去。

“秦雨默，你为了讨好我女儿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想冻死她是吧?”莫奇恨恨地说道。

“你哪里看到我是给她吃的了？这里又不是只有一个孩子。”

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才把视线都落到席岩的身上，她比小公主抢先了一步，已经吃完了一杯。

“干吗看着我？吃到脸上了吗?”席岩用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擦着嘴唇，还拿出了手机当镜子，左右一转，没发现什么问题。

大家还是一言未发。展延压低脑袋凑到秦雨默的耳边偷偷问：“岩妹妹平时也这么有意思吗?”

“随时欢迎你领回去寄养看看。”秦雨默轻蔑地白了他一眼。

“咳咳咳……”展延笑得诡异，起身凑到小公主身边，抱起她放到腿上，“乐乐，叔叔陪你吃。”

席岩狐疑，望向秦雨默，“刚才他跟你说了什么？”

“真那么好吃吗？”秦雨默剜了一眼又被她吃了一大半的冰淇淋，就想不通，她怎么从小就对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情有独钟。

“要不要尝尝？这个有点薄荷，清凉降火。”

秦雨默刚想拒绝，她已经挖了一大勺递到他的嘴前，她突然想到了什么，“那个，我换个勺子吧……”

“不用了。”说完，秦雨默抓住她打算缩回去的手，一口咬住小银勺，顿时丝丝凉凉的感觉在嘴里蔓延开来，果然让他的喉咙舒服了点，可一回味又感觉麻麻的。他眉心微蹙，是不是产生心理阴影了？

“怎么样？怎么样？”席岩咬着他刚刚咬过的小银勺，一副期待的表情，好像这个冰淇淋是她自行研制的。

秦雨默眼带笑意，盯着那个小银勺，应得心不在焉：“嗯，还不错。”

得到难伺候的秦雨默的认可，席岩满心欢喜，却听到包间里有奇异的笑声传来，“你们笑什么？”

“岩妹妹，哥的这个很好喝，给你。”展延扯着嗓子，递上他喝了半杯的乌龙茶。

“谁要你喝过的。”她嫌弃地横了他一眼。

“哈哈，你这可不厚道哈，你在用的勺子不是秦少爷刚用过的吗？”

席岩还乐在其中，没太在意他的话，无意识地拿着勺子一下下戳着冰淇淋。

秦雨默刚点了一支烟，顺手将打火机扔过去，“一点规矩都没有。”

展延稳稳接住，乐呵呵地又回到秦雨默身边，深深地看了他一

眼，“我说三哥，据我多年八卦经验，你从小到大连你妈用过的东西都不碰，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你不介意岩妹妹的东西?”

展延的一阵调侃引来了陆向东一家的哄笑，大家都一副了然的表情。席岩郁闷地咳嗽起来，而秦雨默依旧无波无澜，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席岩直接起身暴力解决，老四展延嘴还是不饶人，“岩妹妹，来和我同居吧，让你四哥哥也包养你几天。”

迎接展延的是同时从两边袭来的重拳，他抱头鼠窜，“打人都那么有默契，说你们俩没‘奸情’谁信呢。”

秦雨默心里闪过一丝不舒服，像是自己护了很久、调教了很久的东西，还是被人发现她的好并要抢夺了。他白了展延一眼，手搁在膝盖上转着手机。

展延却是一副刨根问底的架势：“到底有木有啊有木有?”

啪嗒，小公主手上的冰淇淋华丽丽地盖在展延的胸前，尖叫声起，吓得小公主委屈地撇撇嘴：“小叔叔，是你晃得我太厉害了……”

秦雨默大笑，凑近展延几近瞪出的眼珠子，学着他方才的样子，阴阳怪气地说：“老四，有木有很过瘾？有木有啊有木有?”

展延一跃而起，颤抖的食指指着秦雨默和席岩，大吼一声：“我伤不起啊……我恨你们!”

伊凡来的时候，大家刚刚玩了一圈，安静下来。

门一开，几个人的视线不约而同地投向门口，最终落在来人身上，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异样。

席岩继续沉溺在五花八门的冰淇淋里，口齿不清地喊了一声“二哥”，平静得看不出异样的情绪，再也没有那天在停车场的针锋相对。

秦雨默和展延热火朝天地玩着骰子，展延喊了一声“二哥”，秦

雨默则只淡淡地对他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一切都非常平静。

陆向东刚才还担心着把所有人叫来会搞坏了气氛，特意把自家的小公主从她姥姥家接了回来，本想着有小孩子在，想必都不会动手。现在倒好，老二回来后的第一次聚会，风平浪静，像是这三年一直如常，反倒显得自己道行浅了。

伊凡抱起小公主，亲了一口，“小公主都长这么高了。”

“你还可以再离开久点，看她还认不认得你。”莫奇嗔怪着，从他手中接过小公主，“快叫二叔。”

小公主露出陌生的眼神，乖乖地叫了一声。

伊凡笑笑，轻捏了一下她柔软的脸颊，就径直走向席岩，从她手中抽走了勺子，“别吃了，别像大二那会儿又拉肚子。”

席岩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仰起脸对着他，“二哥，别乌鸦嘴。多少年前的事了，我都忘了。”

那个晚上她没有忘，确实是伊凡背着她去医院，折腾了一个晚上。她还答应他以后不再碰生冷的东西……

席岩没有要回勺子吃下去，也没有继续和伊凡聊天的打算，起身走到小吧台前，挨着莫奇坐了下来，逗小公主。

“怎么了？不想听听他的解释吗？”

“说实话，真没这个想法。”

“听老三说，老二还想重新追你？”

“我像是吃回头草的人吗？”

“这可说不准，这几年你们俩不都还是单身嘛。”

席岩笑笑，不置可否。

莫奇朝秦雨默的方向努努嘴，“那么老三呢？”

席岩喝光了手里的酒，笑得有些勉强，“更不可能了。”

“事情哪有那么绝对。”莫奇不以为然，旧事重提，“上次你喝醉那次，老三回去没为难你吧？”

席岩皱了皱眉，说实话她完全记不起那天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

“你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了？”

见她茫然地摇了摇头，莫奇早已从今天他们两个人无意识的亲密互动中，推断出秦雨默自然没有因为“非礼”的事情秋后算账。

“你好奇的话可以去问问老三。”莫奇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如果他愿意告诉你的话。”

陆向东与伊凡面对面坐着，递给他一支烟被他拒绝，陆向东收回手给自己点上，“还没学会？”

“嗯。”伊凡淡淡地应着，拿起一瓶啤酒喝了几口。

大理石茶几上剩下的冰淇淋开始融化，五彩斑斓的颜色在透明的水晶杯里晃动着，有些迷离。抬眼，他的目光胶着在不远处的席岩身上，不知道她说了什么让小公主很高兴，小家伙举着奶油蛋糕，环住她的脖子吧唧亲了一口，她红红的脸上顿时留了一圈白色的奶油。他情不自禁勾起嘴，轻笑了起来。

陆向东心知肚明，吐出一口白烟，“怎么，外面找不到合适的，想再续前缘？”

伊凡回过神来，回味着陆向东的话，隔着一层烟雾，看不清彼此真实的表情，但他说得异常认真：“一直都没放弃过。”现在回来，是自己想通了，过了自己的那一关，最重要的是，她还是独身，不是吗？

烟蒂遇水刺的一声灭了，陆向东又使劲捻了捻，“那你离开到底是因为什么？是你家里的原因？”

伊凡苦笑，摇了摇头，“一言难尽。”他给彼此倒满了酒，两只酒杯轻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伊凡果然是乌鸦嘴。嗜辣、贪冷，第二日早起，胃闹得翻江倒海。席岩愤恨。

家里药箱的胃药已经全部吃完，秦雨默忙了一个通宵才刚睡下，工作室有几个项目还等着尽快处理，她只能忍痛开了车出去，一路见不到 24 小时药店。

到了工作室，空无一人，灌了几杯滚烫的水，牵扯的疼痛才稍微缓了。

厚厚一摞的图纸，有平面图，也有施工图，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没有一张是完全达到标准的，大到空间设计比例错误，小到水管排线标志错误。席岩几乎是用尽了力气把设计图散在了桌上，捏着拢起的眉心，胃部的疼痛逐渐转移到了大脑。

设计部人员陆陆续续到了，包还没放下，就被直接通知进入会议室，只看到坐在会议桌一头闭目养神的席岩，都吐了吐舌头，正襟危坐。

意识到差不多都到齐了，席岩睁开眼，抬手，手指对着设计图微微一用力，就推到会议桌中间，图纸随着平滑的桌面滑散开来。各部分负责人各自拿了一份，看着图纸上一大片红笔标出的修改部分，直冒冷汗。

刚改完这些图就已经让她疲惫不堪，真想闭上眼就这么睡去。

“这样的设计图在我这里都通不过，更别说拿去伊氏竞标了，哪一个指标是符合他们伊氏理念的？你们是刚入这行吗？有些错误怕是刚进来的实习生都不会犯吧？”随即胃部冷不防又是一阵抽痛，席岩

握紧了刚放在她面前的咖啡杯，冰冷的手指想汲取一点温度，转而对着李莎莎不经意地问道，“莎莎，你会搞错窗台的预留尺寸吗?”

李莎莎端着咖啡，不知是该点头还是摇头，她知道席岩并不是真的征求她的意见，只是为了反衬出这些错误是多么幼稚。果然，席岩问完就低头，放开按着胃部的手，双手指尖飞快地敲打着键盘。李莎莎尴尬地避开齐刷刷的眼睛，放下最后一杯咖啡，笑着退了出去。

会议室静谧得只有倒抽冷气的声音，不是没见过席岩发火的时候，她最多是严肃了些，但很少看到这样动真格不给面子的斥责。

在刚发现问题的时候，席岩也考虑了很久，该以什么方式处理更为妥帖，最终还是没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Lily，你家的马桶不和下水道口连接的吗？难道是悬空安装?”

其他人都憋着笑，Lily脸色通红，自知错得低级，也没敢争辩。

席岩继续看完电脑上拷贝过来的立体剖面图，眉间的褶皱更深了，气得都忘记了疼痛，脸上的气色反而好了些。

她耐下心来，一张张翻着解释，没有刚刚盛气凌人的模样，只有就事论事的认真。

原先这样的脾性大家都是排斥不服的，但每次经由她手的一些细节更改，都能让人心悦诚服，全然没有反驳的立场。

半途，席岩突然停了下来，额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冷汗，她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又继续。谁都没有打断她，也没人敢询问，但每个人都明显感觉到了她身体的异样。她故作镇定的声音微微颤动着。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扣响，所有人都转向门口。

“刚听到何哲说你们正好在讨论伊氏的案子，所以就……没有打扰你们吧?”伊凡神清气爽地站在门口，看到大家一脸惊讶，解释着。

大家回头又看看席岩的表情，她的脸色好像比方才更难看了。传

说中的伊氏少东，前几天才刚刚把他们的女强人蛮横地拉走，现在又突兀地打断他们的会议，大家都为他捏了把汗。

果然，席岩腾地站了起来，身体看起来有点飘，但气势一点都不减，“为什么你总是在做错了事以后才在乎其他人的感受呢?”

伊凡但笑不语，她暗有所指，和昨晚“夜色”中见到的判若两人。

“先散会吧。”席岩摆摆手说道。

其他人纷纷退出，席岩重重地跌回了椅子上，整理桌面上的图纸，头都没抬淡淡地道：“伊总，如果是私事，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私事可以聊；如果是公事，你可以直接找雨默，我只负责设计而已。门在你身后，请自便，不送。”简单利落的送客理由。

见他没有要走的意思，席岩索性坐下来噼里啪啦地打着电脑，将眼前的人自动屏蔽。但还是能感觉到他慢慢走近自己，将手里的两个袋子放在电脑旁。她落在键盘的指尖微微顿了一下。

“照顾好自己。”

脸上闪过一丝痛楚，他撇开头不去看她，不再停留，径直走出她的视线，带上了门。

席岩泄了气地靠向椅背，手抚上额头。

桌上是她最喜欢的一家店铺的皮蛋瘦肉粥和水晶虾饺，曾经无数个早晨，伊凡就拿着这些等在她的宿舍楼下。

她的眼眶酸涩得有些疼，打开另一个纸袋，是她常备的胃药。眼里的液体终于不堪重负，还是落了一滴下来，溅在键盘上。

她支起手肘起身，走向窗边，隐在一侧，偷偷地看着伊凡走出大门，上车绝尘而去。

“人已经走远了。”

秦雨默的声音在背后响起的时候，她飞速地擦了擦眼角。

“听说你又发火了?”

“传得倒是挺快。”

“天天大姨妈骚扰着?”

好半天她才反应过来，随手抓起一本东西扔过去，他轻易躲开。

“你才天天被大姨妈盯着呢!”

秦雨默无意纠缠于这些，走到会议桌前，翻着两个纸袋，啧啧叹道：“哇，伊大总裁果然是贴心小棉袄啊，这粥少说也得排上半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

“你要喜欢就全部拿走吧。”

“少硬撑，拿着。”秦雨默递上热水袋，却偷偷地将自己买来的药塞回了裤兜里。

席岩从他手里接过热乎乎的热水袋，按在胃上，一阵舒爽。

“谢谢。”

他的眼底还有淡淡的青色，那么急匆匆地赶来只是为了给她送个热水袋吗?

秦雨默轻挑眉，向她迈近了些，盯着她未干的泪迹，“岩石头，要是真不在乎，你哭什么呢?”

“我排泄功能旺盛不可以啊?”

“还不如说荷尔蒙旺盛来得实际点。”

话音刚落，他转身出门，不留机会给她反击。

席岩默默地吞下药，喝了几口温热的粥，便没有了胃口。

得罪女人是件惨烈的事情，得罪一个报复心极强的女人就是比外星人入侵更恐怖的事情。秦雨默很快便尝到了苦头。

又是在临门一脚前被席岩的电话给打断。这一次倒不是他先放手，而是女人听到了手机里传来席岩硬是装出来的却嗲得让人骨头都酥软的声音，扬起手准备一掌落下的时候，被他稳稳擒住，对方便气呼呼地甩门先行离开。

秦雨默不紧不慢地洗完了澡出来，想着席岩刚才在电话中的声音，只觉好笑。

什么？亲爱的？想你了？

要不是他亲耳听到，还真以为自己睡眠不足产生了幻觉。

他狠狠抓着方向盘，一脚油门几乎踩到了底，顺手拨通了电话，那头传来和刚刚截然不同的声音，像是刚刚进入了梦境。

“你找死吗？一定要搞得你哥哥我不举才甘心是吧？”

“嘿嘿，时间抓得那么准？”

“你打算亲自对我负责是吧？”

“切，就凭你这张不中用的皮囊，有的是女人想对你负责。”

“那要不要哥哥我首先把这种荣幸赐予你？”

“少恶心，会做噩梦。挂了，困。”

嘟的一声，又是她先挂了电话。秦雨默扯下蓝牙，这个女人哪是他带坏的，分明道行比他还要深厚。

扔开电话，席岩翻了个身，拉过被子把自己裹了个严实，又进入迷迷糊糊的状态中。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这个恶作剧，只不过是下班去网球场一个人发泄了一个小时，一直迟迟不见他出现，就这么生气了。

她自嘲地笑着。胃折腾了一天，又在球场折腾了那么久，真是消耗了不少元气，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却没有一点儿睡意。

秦雨默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时分。餐桌上还留着去火的菜色，他不自觉舔舔舌，溃疡是有些厉害。他嘴角上扬，喝了一大碗的排骨莲藕汤，心头的火确实降了不少。

席岩房间的门虚掩着，他轻轻一推，便看到脚下一地的图纸凌乱地散着，他弯着腰边捡起边走近床边，把整理好的图纸放在床头柜上用台灯压着。

秦雨默蹲下来，轻轻抽走那支她紧攥在手里的美工笔，刚刚带回来的一肚子火瞬间便熄灭殆尽。他细心地掖了掖她的被角，准备起身离开。

背后却突然传来哭声，凄厉的一声“妈”，生生拽住了他的脚步。他立刻冲了过去，开了灯，只见床上的女人正顶着一头乱发坐了起来，低着头轻声啜泣着。

他心疼地将她轻揽入自己的怀中，哄着怀里的人，低声安抚着：“别怕，有我在。”

安抚了许久，确定她已熟睡，秦雨默走出她的卧室，有些烦躁地翻找着自己的裤兜，才发现只剩下烟盒。客厅茶几上的女式烟盒里静静躺着两支细长的烟，一旁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蒂，草草一数，加上剩下的正好是一包的数量。

秦雨默点起一支，拿着烟灰缸，走向阳台，静默无语。无论是多么热情的城市，总要面对冷冰冰的夜晚，毫不留情地把人极力隐藏过去的伤口一下一下都撕裂开来。

第五章　我拒绝你的关心

伊氏竞标日子临近，席岩矛盾万分，心里也越来越没底。

M. Y 设计部不分昼夜奋战了一个礼拜，终于按照伊氏的要求基本赶出了竞标初稿。

席岩趴着醒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只蒙蒙亮，泛着点儿青，看起来正酝酿着一场大雨。

她捏着僵硬的脖子，活动了下手脚。比起他们刚创立 M. Y 那会儿连续几个月的通宵达旦，这几天并不算什么，只是好久没有经历这样连轴转的工作量了。

设计部的其他人也一个个睡得东倒西歪，会议室凡是能利用到的地方都有他们打盹的身影。

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离竞标时间还有五个小时。席岩起身，给自己泡了杯咖啡，从昨晚开始算起，这已是第五杯。她站在窗前，看着天慢慢变亮，然后从盥洗室简单盥洗出来，最后检查了一遍设计图。

见秦雨默提着两大袋早餐，笑意盈盈地出现在会议室，她把食指

竖在嘴边，做了嘘声的动作，随后接过他手中的袋子，拉着他走了出去，轻掩上门。

“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憔悴呢。”见他脸上呈现出极重的疲惫，席岩蹙起了眉，“天天沉溺在温柔乡夜不归宿?”

秦雨默不理会她的唠叨，一屁股坐进了她办公室的沙发里，捏了捏眉心。这几天她在这里加班，他在家里也忙得昏天暗地，未合眼就跑来这里，差点在等红灯的时候睡过去。

“这么早给你们送早餐来还那么多牢骚。”

这几天秦雨默确实是天天准时出现，给他们送上早点，可见他也是一天比一天疲惫。没再继续方才的话题，她从两大袋中西合璧的早餐里随手拿了两样。睡眠不好，食欲不振，见什么都没胃口。

秦雨默迅速夺过她手里的奶茶，塞进豆浆，“喝豆浆吧，胃刚好别吃刺激性东西了。”

席岩撇撇嘴，没有反驳，喝了几口便放在桌上，暗自庆幸，若是被他看到自己喝咖啡，指不定会怎么一顿斥责。

会议室陆陆续续有人出来，吵吵闹闹地抢洗手间，也有人过来抢秦雨默带来的早餐。

秦雨默眼疾手快地从早餐袋中抢回一个小袋子，在席岩眼前晃，“爱心水煮蛋。”

席岩刚皱起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从秦雨默手里接过鸡蛋，热热的温度从手心渗了开去，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慢慢剥着，小口细细吃着，五味杂陈，小时候那么讨厌的东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美味了。

席岩和何哲出现在伊氏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来了不少人，有些还

是熟面孔，经常在各种竞标会上碰头，似敌似友，大家彼此打了个照面，便各自找着指定位置坐下。

席岩感觉鼻子有些发痒，连打了几个喷嚏，把纸筒交给何哲，径直去了洗手间。刚要从隔间出来，就听到一前一后高跟鞋的声音渐渐逼近，她不自觉停住了脚步。

“听说了没，M. Y 的设计总监据说是伊氏总裁的旧情人。”

“哪来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啊，那我们还费什么劲啊。”另一个女人停下补粉的手，冷冷地道，“我说呢，姗姗来迟，原来是把握十足。伊氏这次摆明了是玩我们嘛。”

“这也说不准，听说两人关系很复杂。”

两个人正议论在兴头上，最外边的隔间里走出来一个女人，低头洗手，轻蔑的声音却随着水声缓缓响起：“你们如果不相信伊氏，大可以马上离开。”

“那个，那个，以南姐，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既是公开竞标，必按实力说话。”苏以南看着她们，一脸笃定地补充道。

看着苏以南凌厉的眼神，两个人应了一声，便急匆匆地跑了。苏以南撇了撇嘴角，对着镜子补了补妆，却见席岩也从隔间出来。两人皆是一愣，随之各自对着镜子一笑。苏以南利落地合拢散粉盒，回过头打量了席岩一圈，意味深长地丢出一句：“原来你就是席岩。”

听她的语气，不是惊讶，是蔑视。

席岩笑着颔首，简单地回了一句“是”，便烘干手先行走了出去。她只知道这个女人是伊氏的现任总裁伊凡的助理，其他的她没兴趣浪费脑细胞。至于那些妄加议论之词，她更不屑理会，实力见证一切。

席岩在走廊尽头接到何哲的电话，说是母亲突然住院，他要先行

离开。她安慰了他几句就收了线，看来这一次她又要单枪匹马上阵了。稳了稳情绪，她大步走向会议室，正好与苏以南擦身而过。

会议室里，伊凡已经坐在首位，这是他们在 M. Y 对峙后第一次见面。两个人的视线不期而遇，只是彼此含笑，客气地点了点头，迅速收回。

伊凡低头沉思，席岩坐回原来的位子。两个人不动声色，在其他人看来反倒是刻意的疏离。

竞标会进行得不温不火，各设计公司都用 PPT 配合着解说展示各自的设计理念，乏善可陈。

M. Y 抽到的是末签，解说人是席岩。黑暗中，借着投影仪的灯光，无意地一瞥，她分明能感觉到两道炽热的目光胶着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场合她经历过很多次，更何况听了其他设计公司的解说，她更认定了 M. Y 的设计是独一无二的。

伊凡看着席岩，而苏以南同时留意着伊凡和席岩。伊凡一路都听得心不在焉，唯独席岩一上前，他的眼倏然灿若星辰。

创新的理念，独特的设计，干练的解说……在同行们的眼中，也看到了诧异中带着赞赏。

伊凡难得一见的烦躁不安，席岩淡定从容。苏以南明明感觉到席岩已经看到他们紧盯着她，而她只是微微一顿，便又镇定自若地继续讲解，一丝不乱。

这个真是两年来伊凡时刻都在念叨的小女孩吗？苏以南的目光又转向了一旁的伊凡，忽明忽暗的投影变换中，她将他细微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他自始至终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席岩，毫不掩饰，又似乎发现了什么异样，沉下了脸。

按照以往惯例，这样的竞标会伊凡无须亲自参加，而这一次，他甚至推掉了重要的约会，坚持亲临现场。在进入会议室的一刹那，他的眼底明显有一闪而过的失望。而当席岩返回会议室的时候，他似乎又如释重负。他微妙的情绪能瞒过所有的人，却逃不开苏以南关注的眼睛。

席岩的解说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有中途伴着几声咳嗽，声音带着几分鼻音。结束后，她回到座位猛灌了几杯水，突然呛得满脸通红。

“吃这个润润喉。”

眼前是一包润喉糖，她抬眼，看到苏以南依旧严肃的表情，接过，真心地冲她笑了笑，“谢谢。”

伊凡没有发言，表面看似耐心专注地倾听着，眼神却有些放空，时而蹙眉时而舒展，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只在最后简单地说了一句，会把大家的设计方案都带回去研究，两天后便给结果。

底下窃窃私语，却也无人反驳。

随后，各自散去，回去暗自行事，静候结果。

拐角尽头电梯处，伊凡和苏以南正说着什么，随着电梯开门声，双双回过头来走进电梯。席岩看见伊凡不避不闪，点头对他们一笑，笑得坦然。

苏以南微怔，回以淡淡一笑，“席小姐一个人吗?”

“嗯，同伴有事先走了。”

“不介意的话让司机送你吧。”

“谢谢，不用麻烦。”席岩婉拒。

伊凡直接按键到地下一层，“我送你。”

“不用。”席岩脱口而出，随即抬手按了一层。电梯镜面反射出伊凡瞬间低沉的脸色，她还看到自己嘴角含笑，保持着优雅的样子有点

虚伪。

所以电梯停在一楼大厅，她也不顾背后两个人，说了声“再见”，匆匆走出了电梯。

从伊氏出来，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来来往往的出租车竟没有一辆是空的，席岩在门口走了一个来回，毅然冲进雨雾中。

沿着人行道走了一段，雨开始有些密集起来。她打算拨秦雨默的手机，转念一想，那家伙早上的样子比自己好不了多少，便作罢。刚把手机扔进大包里，抬眼却看到秦雨默的车停在不远处的法国餐厅前。她暗自庆幸，正打算跑过去，却见他从餐厅出来，手臂上挽着一个女人。

席岩脚步一顿，凭女人的第六感，再目测那个女伴的身材和着衣品位，应该就是他们俩吵架那晚送他回来的绿衣女人。

秦雨默一手拉着车门，一手体贴地为那个女人抵着车门框，女人弯腰，两人相视一笑。

这个杀千刀的家伙从来没主动为她开过一次车门，现在倒是装绅士啊！席岩握着拳，紧咬了牙，也不怕被他看到，就这么紧盯着他们。

一闪而过闷闷的感觉，似感觉秦雨默的目光朝这边扫来，她下意识侧了身，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脸。很快，路虎从她身边呼啸而过，掀起了一阵阵寒意。

席岩僵立在原地，脸上是下意识变换着的表情。直到头顶的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她才发现自己已经在雨中淋了许久。

伊凡一路开车跟着她，不敢靠近，不敢喊她。他也看到了秦雨默和他的女伴，看到了席岩从惊喜到失望，再到伤痛的表情。他的手握

着方向盘，越收越紧，隔着窗呆呆地目送着她越发瘦弱的身影在雨幕中渐行渐远。

席岩发现伊凡跟着她，是在一家酒吧里，四面都是镜子墙。她没有拆穿他，径自走向吧台。

她脱下了湿透的外套，扯开发箍，随手扯了扯同样湿透的长发。酒吧温度高，不一会儿头发已是干得差不多了。

对于上前来搭讪的男人，她来者不拒，不管什么酒总是爽快地接过喝下去。一天未进米粒，空空的胃遇酒便灼烧了起来。她怕什么？她倒要看看伊凡能忍到何时才现身。

她刚要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拉扯着出酒吧，就被另一个人拉了过去，撞进了坚实的胸膛。不知道是晕还是疼，眼前雾蒙蒙一片，她看不清那张脸，一会儿是伊凡，一会儿又变成了秦雨默。

她无意识地挣扎着，一个趔趄又被他稳住。半搂着她的男人越来越没有耐性，眼神凌厉，低低地吼着："跟我回去！"

"不要！"

"你到底要疯到什么时候？你以为你每次都能那么幸运碰到我?!"

这里不是"夜色"的包间，大厅里充斥着重金属音乐，要说话必须凑近耳朵提高嗓子。

"你以为你谁啊！伊凡，你没事跟着我干吗！谁要碰到你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全部，全部……你喜欢也这样，不喜欢也这样……抹不去知道吗……"

某人心底一沉，拦腰抱住她的手明显一松，愣在原地，许久才反应过来，接住了下滑的身体，近乎野蛮地把她扯出去，顾不上她不断的嘤咛。

第二天，席岩是被憋醒的，呼吸严重不畅，全身疼得无法挪动。重感冒！这是她的第一个反应。

房门轻轻叩响，隔着门板，不同于秦雨默的声音传来："醒了吗？起来吃点东西再睡吧。"

是她产生幻觉了吗？猛地挤了挤眼，再次确认了所处的空间，是自己的房间没错。可为什么会有伊凡的声音？

这下她真的纠结了：不起，没准他会直接进来；起，她要怎么面对他？门外的声音很快消失了，应该是走远了。

该死的秦雨默呢？一整夜没回家吗？否则肯定不会让伊凡进来的。难道是她自己开的门？汗，难道他在这里待了一整夜？

她忍着痛盥洗妥当才开了门，顺着香味挪到了厨房，看着伊凡手忙脚乱的样子，不禁一阵恍惚。言情小说里的温柔男子一般都是十项全能，再不济出国几年也学会了自力更生，而偏偏这是现实，伊二少还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主。

席岩感觉眼眶热热的，一转身，泪便下来了。她从来没有想过，有生之年自己还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当初，他的离开如果不是因为背叛，那又会是为什么？

她吸了吸鼻子，又转回了浴室，坐在马桶盖上拖了会儿，直到双腿发麻，才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餐桌上已经摆上了皮蛋瘦肉粥，伊凡搓了搓手，一脸不安。

见她出来，他迎上去，抬手摸了下她的额头，松了口气，"烧退了。"

她愣了，下意识地抬手抚了抚额头，强作自然地坐到餐桌旁，说出的是不合时宜的话："二哥，这样现身在这里，恐怕明天竞标结果的公平性难免会让人质疑呢。"

“该说你过于自信呢，还是怀疑我的判断力，对我不够信任?”他舀了粥放在她的面前，“你觉得我一定会选你们吗?”

她无所谓地耸耸肩，“我只相信 M. Y 的实力。”

“先吃点东西再吃药。”

“伊少，贤惠了。”她带着鼻音闷闷地说道。

“吃看看，不行我叫外卖。”

“劳烦了。”既然都做好了，她也不矫情了，“看起来还不错。”

席岩才喝了一口，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她想收回刚才夸奖的话。实事求是，粥，还是跟以前一样难吃。那家伙到底加了多少姜，让她这个嗜辣的人都有点无法忍受。他真该一开始就叫外卖，煮爱心粥的前提是不是该掂量下自己的实力？不过她还是一口一口咽了下去，尽可能吃得愉快些。

伊凡的手伸过来，突然覆住了她放在桌上的手背，一脸严肃地说：“岩岩，不管之前三年你怎么过的，但现在不要再继续了。”

她放下勺子，另一只手也从他手心里抽离，起身去厨房拿了水连灌几杯，又倒满了一杯出来，“二哥，感情就像是这粥一样，光是看外表没用，还得亲自尝了才知其中的味道。”她又把手中的水喝完，摇了摇空杯子，“如果勉强，可以继续下去，可终究是难受的。”

伊凡沉默不语。

“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不问你离开的原因吗？不管是谁的问题，你若愿意说当年就已经说清楚了，所以问了也是白问。更何况即使你说了，也不见得有任何改变。我和你，已经不是当年的距离了。三年前或许只有门第的距离，而现在是我们各自的世界，彻底不同了。”

说完，她转身进房，关上门。

伊凡给自己舀了碗粥，喝了一小口，呛得眼眶泛红。视线扫到她

的碗，却是一干二净。他苦涩一笑，她喝完了，是给他几分面子，终究是勉强的。

伊凡起身敲了敲她的房门，“岩岩，我把药放茶几上了，不要忘了吃，我先走了。”

轻轻的关门声传来，席岩一拉被子，蒙住了自己的脸，里面湿润一片。

第六章　情债也是需要还的

伊氏楼盘设计竞标结果公开当天，结果连同伊凡进出席岩公寓的照片一起刊登在《宁州都市报》的首页，字里行间毫不避讳对此次结果的质疑。

席岩赶到公司就和秦雨默迎面撞了个正着，他连看都没看她，只顾和何哲说话。

席岩愤懑不已。他到底是在闹什么别扭？自从竞标那天她看到他和一个女人驾车离去后，他们之间一直就是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他几乎将她自动过滤。该生气的是她好吧？

“墨鱼……”

秦雨默身形一顿，转身蹙眉看她，等着下文。

“你们去伊氏吗?”她终于还是只问了这一句。

秦雨默张了张嘴，什么都没有说，半晌轻轻“嗯”了一声，算是应了。

今天是和伊氏签约的日子，她这个绯闻女友确实不再适合出现在那样的场合。

默默送走秦雨默和何哲，席岩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关于她和伊凡的报道都放进碎纸机里，听着纸在机器里撕扯的声音，才觉得心定了点。

滑动鼠标，她调出伊氏新楼盘第一期的设计图，手指轻触着电脑屏幕，一下一下滑动过去。三年前还是空无一物的废弃地段，现如今是拔地而起的楼房。

这次签约合作时间是一年。伊凡说得对，至少在这一年里，秦雨默不需要担心父亲有什么变动。

何哲冲进来的时候，席岩正埋首在设计图里，只稍稍抬头看了他一眼，对这个喜形于色的家伙此刻的情绪她已是一目了然。

“搞定了?”

“石头，感觉咱们是坐享其成，功劳都是你的。”

“切，这话跟你自己说吧。要不是你小子拿到合同，我们哪有发热发光的机会?”

何哲见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过去捅了捅她手肘，“石头啊，我觉着吧，还是墨鱼更适合你。”

席岩皱了皱眉头，终于放下画笔抬起头来，盯着他看，“你成他媒婆了?”

“李莎莎那天还看到你们俩在酒吧玩暧昧呢，人家新人都看出来了……”

席岩警惕地问：“什么时候?”

“竞标那天啊，蓝天酒吧，你是不是去了那里?”何哲给自己拉了张椅子坐下，“她说你喝醉了，老大把你带走的。”

“等下，你确定那天是秦雨默带我走的?”

“不然呢？李莎莎应该不会看错。”

席岩撑着脑袋，试图回想那天的事情，似乎脑袋里也装了个橡皮擦，把记忆都给抹光了。既然是秦雨默带她离开的，那么第二天早上伊凡怎么会出现？她明明看到是伊凡跟着她一路走进了那个酒吧……

“你就一点都没考虑下老大？建筑界的蓝筹股啊，你就一点不动心？抢手货啊。”

“到我手上只会成为垃圾股。”席岩撇嘴，瞪了他一眼，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拿起外套，“我出去下。”

随后几天，秦雨默依旧黑着脸，对席岩始终不冷不热。

席岩很想问问那天的事情，苦于没有机会开口。

大周末，秦雨默一早就出去了，她觉得无事可做，也整理一番后出门赴约。

林罗兰借口让席岩陪一下归国人士，实则变相让他们相亲。两个人约在星巴克对面的中餐厅。

席岩听着对方谈了两个多小时的欧美文化和自我展示，她插不上话也打断不了，手捂着嘴打哈欠，任他滔滔不绝。

终于，男人的电话响起，才终结了这次无聊的相亲，“不好意思，席小姐，研究室还有事，我们下次再约。”

“好好好，你去忙吧。”她谢天谢地，却表现出体贴地补充道，“工作要紧。”

“这是我那份的钱，我想第一次见面我们还是 AA 制为好。”男人从黑色皮夹里拿出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桌上，“小费由我承担。”

席岩哭笑不得。极品啊。

走出餐厅，看了下时间，还早，回去也没啥消遣。她走进对面的星巴克，买了一杯摩卡，周末人多，好不容易发现坐在角落的男人对

面还有一个空余的位子。

“不好意思，这里有……席岩?”

两个人皆是一惊。

若是时间可以倒退，她希望从没进过这里，她宁可选择与刚才的相亲极品男一起回忆完他的成长史后畅谈未来……

而往往所有的假设在“现实”面前都毫无意义。

席岩勉强坐下，尴尬地笑了笑，“这么巧。”

“岩岩，看来咱们缘分未尽。”对面的男人似笑非笑地紧盯着她。

去你大爷的狗屎孽缘！席岩在心底暗暗咒着，将目光转移到点单处拥挤的人群，还有几个端着餐盘四处穿梭着找位子的陌生人。眼神一圈圈地虚飘，竟扫到了熟人——苏以南。更诡异的是，她也正含着一抹玩味的笑容看向自己。

前有狼后有虎，席岩觉得自己如坐针毡，大口喝完咖啡，回眸时，看到窗口边的位子空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的女人有负气的感觉，只是也跟着起身。

“先撤，再见。”再也不要见了。

“岩岩。”Mark 随后追了上来，两人拉拉扯扯一路到门口。

“Mark，这样有意思吗？我都说了从来不和天天上报的公子哥玩游戏的。”

“我不是存心隐瞒你。”

“这个不重要。”

“伊凡不也是吗？他为什么就可以?”

“哈？这种八卦你也信？他们只不过是我游戏中的男人而已。Mark，凡是会招来麻烦的、动真心的男人，我一个都不想要，也惹不起。”

“我送你回家，在这里等我。”Mark 自说自话地去开车。

席岩冷笑，她凭什么要等？刚想迈步离开，被苏以南挡住了去路。她是在等自己？席岩心想，今天还真不是个出门的好日子。

“席小姐的生活挺丰富多彩的。”苏以南声音冷淡而疏离，似还夹杂着浓浓的敌意。

席岩面色微愠，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竟忽而闪过一丝熟悉的感觉，便下意识将疑问问出了口：“苏助理，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见过？”

“不是竞标会上有一面之缘吗？”

“可能是我记错了。”席岩适时而止，视线扫过她的脖颈，微微一怔，旋而自嘲一笑，“苏小姐的项链很漂亮，我记得是限量情侣款的。”

苏以南没有如预期被夸奖的开心，而是不自然地扯住了上衣领子，将项链裹得严实，只淡淡扯开话题回击：“席小姐好像很博爱，能让男人个个都死心塌地。”

两个女人对望着，各怀心思，均不示弱。

“他们爱我不代表我该爱他们，感情的事只有两个人情愿，才会痛快。你说是不是，苏助理？”

席岩的话如一枚小针精准地扎进了苏以南的心坎，让她措手不及。

席岩走向车前紧盯着苏以南，结结实实又扔下了一句，让苏以南的脸色更难堪了几分，愣在当场，“苏助理，这款情侣项链的另一半在伊凡那里吧。”她意味深长地留下了一抹笑颜，抬头挺胸地上了 Mark 的车。

席岩一路都在回忆着这个女人究竟是谁，曾经在伊凡的身边扮演

怎样的角色，可依旧一无所获。或许是她掩饰得太好，或许是自己还漏掉一些什么细节。

心里想着事，早忘了坐在谁的车上，只随口报了一个地名。车一停，她就给了钱开门下去，熟门熟路地走向自己的小区。

“岩岩……”回头，见 Mark 正一脸委屈地站在她身后。

“你怎么还在这里？跟踪我？”

Mark 冷笑，“席岩，你装傻的本领还真是一流。”趁她不备，他强势地揽过她，不由分说地吻了下去，不留一丝挣扎的空隙，任由席岩用力捶打着他的背，呜呜地反抗着。

男人的力道确实无法抗衡，席岩索性一抬脚狠狠踩在他的脚背上，他吃疼地松开了手，她借机推开他，一巴掌甩了过去。

“无耻！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席岩几乎是一身狼狈地跑上楼，胡乱地连按了几次密码都显示错误，她颓然地想要放弃之时，门开了。

秦雨默见到她的一刹那，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番，上衣领口大敞着，扣子被人大力扯掉了几颗，嘴也肿了一圈，还夹着血丝，眼里露出的是惊慌。

“谁干的？！”秦雨默愠怒。

“男人呗。”见到秦雨默的那一刻，她瞬间平静下来，收敛了所有的情绪，若无其事地绕开他走进屋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历史，紧张什么！”

秦雨默讽刺地看了看她满不在乎的脸，讪笑道：“这次又是谁？小罗？Mark？……”

席岩从卧室拿了衣服，一言不发地走进了浴室。出来的时候，客厅有些昏暗，只剩了一盏橘黄的小灯。

书房里不见秦雨默的身影，只有他的卧室亮着灯，她探身只见到他的背影，似乎在忙着画图。

没过多久，她大咧咧地走进他的房间，一踢鞋子，抓了被子就滚了进去。

秦雨默听到响动，转过身来，看着自己床上滚起的球状物，微微叹了口气，出门拿了药箱，“赶紧把被子拉开。”

席岩倒是乖乖地照做，看着他拿起棉签蘸了药水按在伤口上，明显是加重了力度，疼得她直哼哼。

秦雨默的唇边浮起了笑意，终于感觉痛快些了，“嘴唇怎么了?”

她狠狠瞪了他一眼，知道他明知故问，“被疯狗咬了。”

秦雨默瞥了她一眼，“自作自受。”

“你说，我现在像不像摊烂泥啊?”

“烂泥至少还能抹墙，你太抬举自己了。”

处理完伤口，秦雨默继续回到电脑前画图，而席岩一时无聊，翻着他床上的杂志，叽叽咕咕找着话题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嗯”“哦”“啊”地应付着她。

直到突然没了声响，秦雨默才回头，看她横趴在床上似乎睡着了。他摇了摇头，过去给她盖上了被子，刚把露在外面早已冰凉的手放进被窝里，她又把被子踢掉了一半，整个人都缩了缩。

秦雨默无奈，索性将被子在她的身上裹了几圈，像个密密的蚕蛹。她翻来覆去地侧了几次身，最后乖乖地仰面躺着，被子牢牢地裹在身上。秦雨默满意地拍了拍手，坐在床沿上看她，感觉她整个人又瘦了一大圈，均匀的呼吸里偶尔还伴着几声咳嗽。

秦雨默扭了昏暗的床头灯，退出房间，给母亲林罗兰挂了一个电话，让她做点好吃的。他报的一些菜名都是大补的，林罗兰以为是他

病了，焦急地问了好几遍。

“不是，我好好的，就是想吃你做的菜了。妈，我明天过去拿。”

挂断电话，客厅里是席岩的手机在振动，他顺手打开，是 Mark 的道歉短信。

他原封不动地将手机放回，轻轻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熟睡中的那张脸，手指轻轻拨着她的发丝，“岩石头，你的放纵是学我游戏人间，还是想要遗忘什么?”

他记得席岩在伊凡离开时的情景，夜夜买醉，一遍遍唤着同一个名字。他做不了什么，除了心疼还是心疼，所以只要她觉得好受，不管多么荒唐的事情，他都放任她去做，什么都由他替她顶着。可是现在，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这样，真的对她好吗?

第二天一大早，席岩没敲门就急急闯进了浴室，刚洗了一半的秦雨默不知道是继续还是结束，随手扯了一块浴巾遮住了下半身，不禁大吼：“该死的，你就不能敲个门?!”

席岩嗤了一声，对着他翻了个白眼，“又不是没被别的女人看过，有啥好紧张的。”再说他动作快得她压根就没看到啥。

她依旧镇定自若地对着镜子抹唇蜜，没有出去的意思。

“我也是正常男人!”

“我当然知道，你还是被无数女人检验论证了的正常男人!”席岩说得理直气壮，一脸坦荡荡，“我赶时间。”

“岩石头，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秦雨默欲拉她，原本是想吓唬她一下，怎料，地上湿滑，她一脚没站稳欲滑倒，他心急猛一出手，一个拦腰将她护住，往怀里一拖。两张脸近在咫尺，剧烈的气息在彼此的脸上铺散开来。

秦雨默的目光锁在她的唇上，她刚抹上了唇蜜，娇艳欲滴的粉色，他大脑的第一反应就是咬一口，而行动还真是就一口咬了上去。双唇天衣无缝地紧贴在一起，两人皆瞪大了双眼。

最后，还是秦雨默先反应过来，松开了手，拉开两人的距离，异常平静地稳住她的身体，微凉的手指落在她的唇上轻抚着，对早已呆了的女人开口："帮你消下毒。"

秦雨默若无其事地走到客厅，打开电视机，才听浴室传来一声尖叫，然后一个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接着靠枕就朝他接二连三地飞了过来，"你要流氓!"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才叫要流氓，一来我没说不可以结婚，二来我们压根没恋爱。"

"无耻!"

"是你自己扑上来的好吧，要不我们再来演习下当时的情况?"秦雨默一副真要重演的架势，毫无顾忌地在她面前换起了衣服，"咱们算是两不相欠了。"

"我什么时候欠你了?"

秦雨默当然不会说出那天她喝醉酒偷吻他的事情，手握拳放在唇边假装咳嗽了一声，随意找了个借口，"昨天你无理由霸占了我的床。"

"你不也占了我的?"

"我的床被你占了，而我又'被'占了你的床。"

"你是要抢了展延律师的行当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

"我只知道某人跟人约好的时间要到了。"

席岩猛然抬头看到钟大咧咧指着九点的方向，"呀……都是你!"

顾不上那么多，她抓了外套和包就冲进自己的车里。一路上，她

单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按在唇上，上面还有麻麻的感觉。

其他人忙于伊氏中标的其他工程，伊氏“新始公寓”设计只能由席岩独自承担下来，工地查看也只能一个人进行。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前几次都是苏以南亲自带队，反而撇开了伊氏的工程部门，这点让她有些奇怪。按理说，伊凡也不是高调的人，完全没有必要走特殊的路径，更何况 M. Y 凭借能力拿到了其他项目。

这几日，工程队引发内部矛盾，进度延误了不少，包工头在她那里吐苦水，席岩苦口婆心劝了好久，对方才不情不愿地答应尽快开工。

当席岩走出工地，夜幕已降临，Polo 车在空旷的公路上奔驰，显得格外落寞。

拖着一身疲惫，走进家门，热热的空调开了很久，还有温暖的灯光，浸润着冰凉的心都一阵阵的暖。

客厅的餐桌上是五花八门的菜色，土鸡汤、山药排骨、鸽子春笋煲……都是她偏爱的菜色，又有大补的功效。一扫之前的阴霾和劳累，忍不住食指大动，偷了一块栗子鸡块放进嘴里，席岩不得不承认林罗兰的手艺极佳。

秦雨默出来的时候正看到她吮着手指头，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席岩也见着了他，嘴里正嚼着栗子，含含糊糊地说：“别以为去家里拿点菜过来就能让早上的事一笔勾销。”

“好心当成驴肝肺。”

“你都出了什么力了？”

“点餐、运输、装盘。”他回答得理直气壮。

席岩撇撇嘴，果然是辛苦活。

秦雨默走近的时候，她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香水味，盖过了菜色的香味。她又倾身嗅了嗅，微微皱起了眉，“全是女人的味道，流连在花丛中不累吗？正儿八经找个女人吧。”

“你也这么觉得？”他有些疲累地一头栽在沙发上，伸长双脚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抬眼看她，“越来越像我妈了。”

“今天她又逼你了？”

他捏着眉心，点了点头，还有几不可闻的叹气声传来。

席岩愣了愣，“墨鱼，你是不是还在介意叔叔的事情，所以不相信婚姻？”

“难道你相信那玩意？”

席岩歪着脑袋略想了几秒钟，很老实地回答：“有时候还会期待一下。”

“估计是让我相信那玩意的人还没出现。”

“按你这德行，估计出现了也留不住人家吧。”

秦雨默专注地看着她，并没有接话，眼里带着很复杂的情绪。最后还是默不作声，走向阳台独自抽起烟来。小时候，若不是他和席岩亲眼所见，或许不会怀疑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会背着他母亲做出那样的事情来。

那晚，他载着席岩下了晚自习回家，经过父母房间的时候，门轻掩着，里面传来低低的呻吟声。他鬼使神差地轻推开了门，下意识地捂住了席岩的眼睛，可握着她的那只手一直都未松开，指甲掐得紧，她疼但也不敢发出声音来。

最后，他平静地关上门后，拖着她离开……

当年，他才十六岁。

席岩知道，他此刻又想起了什么。记忆中，他很少会用这样落寞的背影对着别人，在她面前始终是阳光明媚。即使生气，也不会持续那么久的沉默。

她看着他挺拔的身影，心底一片酸涩。秦雨默，这些年，是不是你看着我的背影也会这般的心疼？

所有人都无法理解如此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为何只选择游弋在红尘中，随时都有可能身败名裂。秦家那么大的家族产业，建筑界声名鹊起，几乎完美到神化的男人。只有她明白，他心里有多苦。

不知不觉，烟雾弥漫了整个客厅，席岩才走过去与他并肩而立，“墨鱼，你爱过吗？”

“我不是天天在爱吗？”他顺口接道。

“是每个女人都爱你吧？”

“原来你也认可哥哥我的无限魅力啊。”

席岩白了他一眼，“切。”

他轻笑，许久才接过她的话：“可能爱过。”

“为什么不继续爱了？”

“谁知道是不是继续着。”他的目光直视着远方，却看不到焦点，忽然回头紧盯着她，“不好奇那个人是谁吗？”

“看着现在的女人我都能猜个大概。”她只是顺势回了一句，事实上她并不想知道他心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更害怕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

“你果然是又臭又硬又笨的石头。”他狠狠掐灭了烟，说了句，“管好你自己，吃饭。”

席岩撇撇嘴，轻嗤了一声，这家伙又开始倚老卖老。她也没有反驳，自己的心情也好不到哪去，归结于这个寒冷的冬季，死气沉沉。

桌上很多的菜，她一样一样吃得很欢，填满了空荡荡的胃，还有空落落的心。什么苏以南，什么伊凡，她犯得着跟他们怄气吗？夹了一口冬笋，咬得咯嘣脆响。

秦雨默坐在她对面，抱着胳膊静静看着她，也不说话，偶尔拿起筷子往她碗里添菜。

席岩讷讷地问道："你不吃吗？"

"看着你吃已经饱了。"

第七章　我们失去了爱的能力

这三年，M. Y 从最初创立时的艰辛，一路发展下来，慢慢步入正轨，这段时间也成了 M. Y 最稳定的时刻。就算没有伊氏的订单，凭借 M. Y 在业界的影响，也已形成了稳定的客户群，要继续发展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有了伊氏的加盟，更让 M. Y 如虎添翼。正如伊凡所预料的，秦父要插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席岩不知道林罗兰究竟对秦雨默说了什么，或者他见了什么人，这半个月来，算不上准时，但他都天天出现在 M. Y。其他员工也说他最近表现怪异，之前是温和可亲，而连续几天都是眼神冷冷的，随便一眼都能把人吓出一头冷汗来。每天晚上也是和她一起回了家便不再出门，不是加班做设计图，就是和她去楼下打几场网球，偶尔一起去下“夜色”聚会，倒没再见过伊凡。

秦雨默要从良?！浪子回头?！席岩边走边猜测这个近日一直困扰着她的问题。

被秦雨默召唤来的这店不难找，就处在宁州中心街区中山路，临江而建。整个店面是三层。二三楼是商务会所，不少名流商贾的谈判

都会选择这里；一层，秦雨默约她的地方，是颇具古香古色的咖啡馆，全是木质结构的设计，雕花的拱窗，随处可见的木制书架，三三两两地摆放着几本杂志。人一踏进这里，仿佛听见了历史的回声。

席岩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喜欢这里，非常不喜欢。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尤为突兀。

更突兀的是咖啡店的名字——1Q84。莫非这家店的老板是村上春树的铁杆粉丝？她憋着笑，在服务员“欢迎光临”声中走了进去。

他们两个天天在一起，很少有这样郑重其事相约出来吃饭的时候，这么几天下来，他的举动接二连三地让人心生狐疑。

看着对面沉默的男人，显然刚从谈判桌上回来，外套和领带被扯到了一边，身上只穿着烟灰色的衬衣，领口上松开了两粒扣子，一副慵懒之色，却依然英姿挺拔。从她进门到现在，他的视线始终投向半圆的拱窗外，似思考似走神，一脸恍惚。

席岩也顺着他的视线望了出去，外面除了江面上泛着的几只观光小舟外，别无其他。她自觉无趣，明明是他建议来这里聊天的，她放下手头的活儿过来了，他又不说话，一直发呆。

“秦雨默，说句话。”

“嗯。”

秦雨默的视线慢慢从窗外收了回来，眉心收紧，原本神采奕奕的眼睛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之色，盯得她发憷，她赶紧低下头，数着小盒子里有多少根牙签。

他见状，一扯嘴角，又将视线转向了窗外，声音低得更像是自言自语：“岩石头，你说对感情不专一是不是也能遗传？”

一口咖啡顺着喉咙吞了下去，席岩剧烈咳嗽起来，“咳咳咳……”

秦雨默将身体靠向沙发，双臂张开搁在沙发背上，双腿交叠，淡

定地看着她激动到出丑的样子。

席岩火大，好像不淡定的总是自己，一时气急，扔下手巾，随便拽了个服务员就问洗手间，又引来秦雨默一阵不怀好意的大笑。

洗手间是和二楼的商务会客中心共用的，这点更让她排斥这个地方。高跟鞋踩着木质的楼梯，一路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让她不敢太过用力。可那楼梯似乎故意和她作对，她越小心咯吱声却越加明显。

转了个弯踏入二楼会所，变成了光亮可鉴的大理石地面，那感觉就像是从历史的溶洞里突然穿越到了现代。以她专业眼光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过渡设计，反而是刻意为之的弄巧成拙，完全就是“历史在嘲笑现代，现代在炫耀给历史看”的态势。

好愚蠢的设计师。她腹诽。

洗手间内部装修豪华得足以让人咋舌，似乎比这个餐厅的其他任何一处都要用心，让她不得不猜想，这个设计师对盥洗室设计情有独钟。

出来的时候，见一个男人正双手撑在洗手台上，低着头，用力喘息着。席岩瞥了一眼，快速洗完了手，转身离去。那个男人转了个身背靠着洗手台，身子支撑不住地慢慢滑了下去，眼睛却没有半点睁开的意思。

席岩听到背后剧烈的声响，回过头去，看到的就是伊凡毫无形象地跌坐在地上，脑袋磕着洗手台耷拉着，正艰难地用手支着地面努力想要站起来。她就这样看着伊凡在她面前一次次起了又摔，摔了又起，她的脚步向前移动几步又原路退了回来。关她什么事呢？来来往往的人，总会有人来扶起他的。

她一狠心，便转身跑了。一路上，高跟鞋撞击着木质楼梯发出巨响，引来楼下众人频频回视的目光。

席岩故作镇定地坐回到秦雨默的对面，他倒是恢复了正常的表情，漫不经心地问道：“上了个洗手间见鬼了?”

席岩的手一抖，双手捂着的水杯溅开了几滴水来，接下来的饭也吃得心不在焉，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楼梯口，这是从二楼下来的唯一出口，迟迟没有人下来。她纠结着，不知道伊凡是已经被人安顿好了，还是他自己已经走了回去。

终究还是席岩自己忍不住，叫住了路过的服务员，指了指楼上，“洗手间有个客人喝醉了，麻烦你们去看下。”她还匆匆忙忙地从包包里翻出了钱，塞进那个服务员的手里，“顺便帮他打个车，谢谢。”

交代完毕方才坐下，双手捧着水杯舒了口气，忽而觉得对面有一道锐利的目光扫来，久久停在她的身上，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

席岩迎上他的视线，又心虚地垂下了脑袋。

两个人沉默地僵持着，直到木楼梯又发出了沉闷的咯吱声，他们才双双向同一个方向望去，见两个服务员搀扶着伊凡艰难地走了下来。

秦雨默冷哼，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岩石头，你可真有出息。”他大步上前，从服务员手中接过了伊凡，冲着还在座位上发呆的席岩大吼：“还不过来帮忙!”

两个人把不省人事的伊凡送到了家，席岩情急之下也没多想，输了自己的生日密码，门竟然应声而开。

“人家一心想着你，你倒是狠心把人扔那儿不管。”秦雨默一边把伊凡扶进去，一边随口叨念着，也不顾席岩越发阴沉的脸色。

苏以南出现在伊凡的公寓门口，手里提着一大袋的东西，这让三个人都有些意外。

秦雨默嘴角一勾，笑得自然，却带着说不出的嘲弄味道，不知具体对着谁，“苏助理，可真尽职啊。”

苏以南将停留在席岩脸上的怨愤目光转到秦雨默身上，不动声色地开口：“是材料供应方给我打的电话，说是伊总喝醉了。”她又看向席岩，带着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席总监面子果然够大，让伊总亲自出面参加这个饭局。这么一个细节的环保真有那么重要吗？劳师动众让工程部重新更换承包队，让伊氏白白损失了几百万的材料费。席总监，你这是在报复他吗?”

席岩不怒反笑，“苏助理，你这是在质疑我的职业操守？如果你不介意让伊氏再继续损失下去的话，我可以马上停止对伊氏所有的设计工作，你们另请高明。否则，你们必须给我最起码的尊重，这对大家都好。”

苏以南将十指都扣在手心里，捏得拳头又疼又胀，“那我对席总监的设计拭目以待。”

“不，你应该信任你的伊总，他是个商人，懂得什么对他最有利。”

卧室里传出玻璃落地的脆响，才结束了两个女人的针锋相对，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两个人冲了进去，苏以南连高跟鞋都忘了换下。

秦雨默随意地曲着左腿，倚着门框，双手插在裤兜里悠闲地看着两个女人一阵忙碌。

一切安排妥当，苏以南刚准备转身，手腕被伊凡一把抓住，而他口中却是呢喃着“岩岩”。

苏以南脸色煞白，眼眶泛红，毫不犹豫地扯开了伊凡紧箍在她手臂上的五指，垂眸对席岩说道：“你照顾他。”

秦雨默一侧身，给苏以南让道。席岩却怔怔地站在原地，不知所

措。伊凡的口中还在重复着同一个名字，让她心里的某一处渐渐地柔软开来。

“后脑有些伤了，帮他擦下药。我在客厅，有事叫我。”

席岩呆呆地接过秦雨默递来的药箱，机械地点了点头。

待秦雨默收拾完地上的玻璃碎片，听到关门声，席岩方才回过神来，开始给伊凡检查伤口，果然后脑勺有个红色的小包，可能是在洗手台上磕的，手臂处也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擦伤。

她看得有些心疼，手下的动作自然也轻柔了些。或许是药水渗入到伤口有些疼痛，伊凡不安地哼哼出声，抓着她手腕的手在不断收紧。

以前他很有分寸，很少沾酒的，更别提喝个烂醉了。现如今真是如苏以南说的，仅仅只是为了她而破戒吗？

“岩岩，对不起……岩岩……你过得好不好……”

听着他的喃喃低语，席岩手上的动作一滞，苦笑。没有亲眼见证的“好不好”，即便回答了，也是多余。她坐在床沿发了会儿呆，直到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她才走出了卧室。

客厅空荡荡的，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的亮光一下下地闪动。席岩挨着秦雨默坐下，用力地抱住双膝，视线紧盯着正前方，似乎心思也没有放在电视上。许久，她才收回了神，看向坐在一旁的秦雨默，眼里早已泛起了红红的血丝。

“要不你先回去？明天还要出差呢。”

“不用管我了。你去他客房睡会儿，我在沙发上躺着，有事喊你。”

她摇了摇头，垂眸掩去自己悲伤的情绪，脑袋轻抵着秦雨默的肩，沉默。

见她一脸疲惫的模样，秦雨默看着疼惜，抬手将她揽进怀里，她

正好顺势环住了他的腰。

秦雨默揉着她的发顶，压低着声音："岩石头，找一个爱你的男人安定下来吧，伊凡挺靠谱。"

"他和其他男人有什么区别呢?"席岩看着他深邃的眼，里面没有戏谑和嘲弄，只有像黑夜般的压抑向她压来。

"嫁生不如嫁熟。他还是爱着你的，你也放不下。你都不在乎过去了，何必要为难自己呢？跟着自己的心再去接受他一次……"

"怎么会？我那么恨他……"伊凡硬生生地根植了一份恨在她的心里，与爱无关。

席岩换了个姿势，展开了双腿躺在沙发上，头枕在秦雨默的腿上，闭上眼说道："墨鱼，六岁我就住进了你家，跟着你认识了伊凡、向东、展延。我很快乐，真的，但是，我只不过暂时不小心闯进了你们的世界。我想要一份最简单的幸福，你觉得伊凡那样的家庭会接受我这样的女人吗？三年前伊凡一声不吭离我而去，三年后我又有什么资本去和苏以南竞争?"

秦雨默当然知道从小到大她的笑容与洒脱是保护自己的一层坚固的外壳，里面究竟是什么，恐怕连她自己都不敢掀开来看。那么脆弱，那么无助，谁还能忍心伤害？

借着屏幕的光，他轻抚着她眼角不断渗出的泪，柔声安慰着："何必贬低自己？你比任何人都优秀。"

"我只是陈述事实。"

"谁都没有把你当成我们世界之外的人。"

两个人低低的声音回荡在客厅，却听不真切。

伊凡摇摇晃晃地出来倒水，却在明明灭灭的亮光中，看到了他们相偎的身影，那么和谐自然。他靠着门框竟看得有些呆，以为又出现

了幻觉，握着水杯的指尖冰凉，寒意一直渗透全身。

席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客房的床上。匆匆洗漱完毕出来，桌上铺满了一堆早餐，纸条是秦雨默留下的。

她揉了揉酸痛的脖颈，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伊凡依旧安安静静地侧身睡着。退出来，收拾完客厅，热了早饭保温后，就离开直接去了 M. Y。

她只想尽快赶完手头的案子，尤其是伊氏的这一个，她迫切想要走出乱七八糟的境地。秦雨默有一点说对了，她不能再这样继续玩下去。

设计部的新人见席岩进来，原本围成一团的，都拿着报纸打算匆匆散开。

“什么东西?”

“岩姐，没事，我们就聊下八卦。”

Lisa 偷偷地拽了桌上的报纸往背后藏，欲盖弥彰。

“拿出来也让我八卦下。”席岩索性拉了椅子坐下来，盯着她手中的报纸，“怎么还舍不得?”

“不是……”Lisa 有些紧张地向其他人投去求救的目光，大家都纷纷收回了视线。

Lisa 无奈之下怯怯地递上了那张都市报，头版头条又翻出了她和伊凡恋爱时的照片，一旁还附带着她和不同男人交往时的亲密照片。

席岩冷笑，出来混总要还的。这个道理她比谁都懂。

设计部的新人都战战兢兢地等着她的反应，相互扯着衣角，久久未见席岩抬起头来。

席岩捏着报纸，还没有所反应，却迎来了不速之客，至少是此时

此刻她最不想见到的人。

苏以南很巧妙地用工作作借口，让人无法推却。

席岩关上办公室的门，隔开了外面所有好奇的目光，只剩她们两个人。

“席总监挺上镜。”苏以南把同一张报纸扔在她的桌上。

席岩略一瞥，唇角一扬，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不紧不慢地吐出了烟圈，模糊了她脸上的情绪。

“记得告诉你们伊总，不想因为绯闻造成不良影响，就不要再靠近我。”席岩三两下团了那纸，远距离投过去，正中纸筐，她拍了拍手，回头，“还有，不要在我眼皮底下惹出事来。”

掐灭了未充分燃尽的烟蒂，席岩绕开她，打开门，下了逐客令。

苏以南面不改色，并不为席岩这样的逐客方式而感觉任何尴尬或是不快，反而意味深长地对她微微一笑。

周末，睡了个懒觉，席岩给自己泡了一杯铁观音，看着透明水杯中的茶叶舒展开来，缓缓沉入了杯底。

伊凡约她周一去新公寓看装修进度，公事合情合理，她没法拒绝。挂断电话，顺手拿过日历，显示秦雨默出差已经第五天了，翻遍了手机所有的记录，竟然没有他一个来电。

乐不思蜀了是吧？她随手扔了手机，扑倒在沙发里。手机却瞬间振动了起来，她几乎一个翻身跃起，抓起一看屏幕，激动的心情很快又沉了下去。

又是一个挑剔的客户，为了一个简单的卧室设计已经跟她讨论了三次，还心存不甘，周末都要拖她出去，听他的伟大构思。她觉得无奈的是这位客户挑的又是“1Q84”，还从进门开始就夸这里的设计。

她很想回他一句：既然如此，就找这位设计师好了。他就像她肚里的蛔虫一样，倒是毫不客气接上：这个设计师太有名，他联系不上。画外音就是他退而求其次。

但让她更觉得无奈的是，在她视线的 45 度角方向，伊凡正笑意盈盈地为对面的女人斟茶倒水，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不知道是他说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惹得那个女人捂着嘴乐，还娇嗔地打了一下伊凡的手臂，他也没还手，只是笑容更明媚了些。

这幅场景的主角若是换成秦雨默，或者更容易让人接受些。席岩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女人，背朝着她，却从身形着装上不难判断，必是苏以南无疑。而伊凡一脸闲适，背靠着沙发，专注地听着她说话，偶尔抿口咖啡，眉眼间都染上了笑意。

席岩感觉自己的眼有些干涩，对面客户喋喋不休的声音仿佛按了过滤器一般，再也听不进去。

曾经他对面的女人是自己，这样的笑容，这样的暖意，也只是属于自己。她以为不会再留恋着那些过去，以为早已忘记了那个人，可心底那些当初一片片愈合的碎片再次瓦解。

她竟然在嫉妒，在难受，在怀念。这样的感知，顿时让她的思绪纷乱。

“席小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面的客户看着她逐渐呆滞放空的表情，试探地问。

“哦，你继续。”

席岩回过神来，闯入眼帘的就是他粗短的手指握着轻小的杯盏，似是稍一用力就能彻底将杯子粉碎。

客户似乎也看出了她的心不在焉，在设计稿上乱画了一通，终于成功吸引了席岩的注意力。看着被他搞坏的设计图，席岩强忍着怒

意，恨不得自己的眼能放出利剑来攻击他。

应付了好一会儿，客户终于走了，她不动，却已湿了眼。生理期，她点了一杯甜腻的热巧克力，喝了一大口，却顺着喉间一路苦涩到底。

不远处临窗的两个人还是继续坐在那里，时而欢聊几句，时而沉默地看向窗外，似乎默契得犹如一体。

席岩静静地看着他们，记忆慢慢地向前推去，寻找着一个叫苏以南的女人的影子。她确信无疑的是，这个女人她见过，但并非在那次竞标会上。

握在手中的咖啡已经凉透，指尖只剩淡淡的余温。她想直接上前泼苏以南个满脸，看伊凡什么反应。但她以什么立场？又为了什么？最后，她只是用力紧了紧杯子，喝了一口。秦雨默的电话刚打进来，苏以南和伊凡已经起身。她一边和秦雨默调侃，一边视线紧随着他们俩——苏以南看着伊凡为她拿起外套走到她的身边，她很自然伸手穿进去。

苏以南回眸的那个瞬间，席岩整个笑容都凝固在脸上，不禁脱口而出："墨鱼，那个女人是苏以南……"

顾不得对方的回答，席岩已经不知不觉掐断了电话，记忆的闸门瞬间打了开来。

苏以南，就是当年伊凡放她鸽子的理由。

那年圣诞节，她和伊凡已经确立了恋人关系，而伊凡失约，只一个电话就打发了她。

放下手机，她垂头丧气，不失落是假的，看着寝室的姐妹一个个花枝招展欢天喜地，她的愤懑更添了几分，找个比自己早工作的男友

果然是不靠谱呀。

而秦雨默从国外突然而降，一扫她的阴霾，伊凡的失约反倒成了一件好事，她还暗自小庆幸了一把。

两个人从广庆门的小吃街一直杀到了中山路的国际广场。她试了一路衣服，却依旧两手空空。秦雨默好笑地看着她，“不买？别替我省钱。”

她撅着嘴摇了摇头，“过瘾了就好。那么多，穿不了。”

找了喷泉前的花坛边沿坐下来，她双脚离地晃动着，嘴里还津津有味吃着秦雨默买的冰淇淋，视线却被正对面的 Cartier 专卖厅一对挽手的情侣吸引了过去。她的眉心微微蹙了起来。

“怎么？想结婚了？”秦雨默不了解状况，随口打趣着。

她毫不避讳地回答：“看到熟人了。”

秦雨默也随着她的视线看了过去，立刻会意，又回头看她。她表面平静无波，却紧紧咬着勺子，手中的冰淇淋已经化成了一摊水。

外面的两个人沉默不语，里面的两个人正浓情蜜意地挑选戒指，往彼此的指间试着大小。

阳光正烈，刺痛了双眼，席岩从花坛上跳了下来，闷闷地说了一句“走了”，把一盒化成水的冰淇淋塞进垃圾桶，故作镇定地走在秦雨默的前面。

回忆慢慢收回来，服务员刚加的咖啡又凉透了。脸上有热热的感觉，抬手一抹，竟是满手的湿意。

原来，他们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第三个人。只是他不说，她不问。

那么，接下来的三年呢？那对戒指在哪？那对情侣项链又为何？

伊凡，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吗？

自席岩突然挂断电话，之后秦雨默再打电话进去，席岩的手机一直都处于关机状态，他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到宁州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他和何哲通了电话，确认席岩在工作室，连行李都顾不上放下就让司机掉了头直奔工作室。

其他的人都出去吃饭了，工作室里空荡荡的。席岩办公室的门紧闭着，听何哲说，他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她就在里面了，一直没有出来过。如果没猜错，昨天挂了他电话以后，她就把自己关了起来。

秦雨默把行李置于角落，钥匙轻旋，推开门，一地的凌乱，到处都是团成团的弃稿，而席岩正在一张大图纸上熟睡，手里松松地握着笔，电脑上热带雨林的屏保闪动着。

突然，他的手机铃声大作，赶忙接通，简单地应了几句，挂断。随后，秦雨默俯下身，在她的耳边轻唤了几声，她只是翻转了下脑袋，依旧没有醒过来的迹象。席岩的脸正对着他，额上是与手臂压迫后红红的褶子，她双眉紧蹙，好像睡梦中依旧在为不安的事情纠结着。桌边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他按了开机键，显示满满的三格电，接二连三进来的都是他之前的未接电话和短信提示。

秦雨默脱下自己的大衣外套盖在她的身上，紧了紧，看着还是不满意，又跑到自己的办公室拿了一床毯子放在她的膝盖上，盖住了裙子外面的裸露部分。随后，他拉过椅子，挨着她坐下，滑动鼠标，输入密码，专注地帮她继续完成未完成的图，顺带修改了几个地方。

秦雨默一直不明白她一个文科生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室内设计，关键是她压根不感兴趣。他记得，每次她的专业考试都靠他给她恶补，才勉强过了关，也差点儿让他对室内设计比自己专业还要看得熟。她也会在他讲课的时候偷偷睡了过去，在他最爱的建筑书上画上她喜欢的动漫人物，或者是拿着那些建筑书当催眠工具，或者是当成枕头流

满了晶晶亮的口水……可是，就这样，她也是一笔一画坚持了下来，结果甚至比他预料中的还要好。是不是即使是不用心的东西，只要是付出了，也是可以做到最好？

或者，他该知道原因，但他又怕从她口中得知那个原因……

李莎莎推开门的时候，就看到这样一个和谐的场景：两个人趴在桌上，倚着脑袋，睡得正熟。

最终，李莎莎提着午饭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

席岩是被自己的手机铃声吵醒的，迷迷糊糊地接了起来，听到对方的声音，几乎条件反射般挺直了腰板，盖在身上的衣服和毯子应声落地。她还没从惊诧中反应过来，电话那头林罗兰的声音不急不缓地传了过来。

林罗兰破天荒约了她周一去外面吃晚饭，她连声答应着。挂了电话才记起早先和伊凡周一的约定，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推迟与伊凡的约定时间。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还没等伊凡开口，席岩就开门见山："明天我有事，周二的时候我自己过去。"

"很重要的事情吗？"

"嗯。"

"我知道了。"

两个人在电话两端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席岩说了句"再见"后挂断了电话。

伊凡听着电话那端的嘟嘟声苦笑，对他，连公事都避之不及了吗？外边苏以南已经在催促他出发去她家吃饭，他也没有过多的思考时间，抓起外套就走。

席岩觉得所有事情都赶在了一块儿，刚才还在惊叹是不是自己有特异功能或在梦中穿越，做了一半的设计稿竟然奇迹般收尾了的时

候，许久不联系的“故友”季梦涵电约她喝茶。

听着季梦涵熟稔的客套话，她的嘴角都抽动起来，挂断电话后思绪万千。

季梦涵，她曾经最好的朋友，秦雨默最正牌的前女友。都是过去时。

当初，季梦涵把每一次与秦雨默约会的经过都拿来炫耀，听一次两次也就罢了，但久而久之，她就不免胸闷气短，有一次没忍住就脱口而出：“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为什么要告诉我？烦不烦！”

季梦涵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她和季梦涵的矛盾也从那一天始，或许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直到某一天，季梦涵站在她的面前吼：“席岩，在他的心里，我永远都比不上你的一个小指头，哪怕是奢望一点点的幸福，只要有他对你好的万分之一我就很开心了，可那都是奢望！我放弃了，但我不甘心……”

记忆就像电影似的一帧帧地在脑中跳出来，她单手按着额角，半垂着眼，另一只手轻抚着图稿上极精致的线条，自是出自秦雨默之手，绝无他人。

席岩开着车绕了城市一大圈，才不紧不慢地开进了小区。开门，提鞋，看到客厅沙发上端坐的秦雨默，一愣。

她早该想到，他回来了。见到一桌的饭菜，再看看秦雨默清爽利落的家居服，顿时，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秦雨默见她呆愣在门口，眼眶红红一副欲哭的模样，起身走到她的跟前，“怎么？分别那么多天也不给个热情的拥抱？”

“不是说还要两天吗?”

“想你了呗。”

席岩嗤笑，绕过他的双臂抱了抱他，贪婪地吮吸着让她安心的味道。许久，从他怀里出来，委屈地看着他，“有我吃的吗？饿了。”

秦雨默抬手弹了下她的脑门，“吃货。我就打了个转买了点吃的，回去就不见你踪影了。”

“被人……叫出去了……”她满口嚼着菜，含糊作答。

“故友?”

她错愕，“你怎么知道?”

“只有那些人才让你变得呆傻，连胃都要空着回到家来。”

秦雨默给自己也盛了碗饭，把汤推到她的跟前。

“你也还没吃吗?”她看了眼钟，早已指向了九点。

“等你。”

简单的两个字，却有一股暖流涌了上来，他不说她都知道。他提前赶回来肯定是为了她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一回来就帮她干了那么多活，还等着她吃饭……

餐桌上一下子寂静无声，只有饭菜咀嚼的声音和汤匙碰在碗壁的声音。

席岩想说季梦涵的事情，但张了张口还是闭上了嘴。

一顿饭，秦雨默几乎都没怎么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光是给眼前的女人夹菜，看着她毫无形象地大吃，都感觉心里涨得满满的，嘴角会情不自禁地溢出笑容来。

饭后席岩难得地主动提出洗碗，收拾停当，秦雨默正在看新闻，感受到身边的位置陷了下去，紧接着席岩脑袋一歪就自然地落在了他的肩头，他开始和她说着话，压根不问电话的事。

秦雨默时常会和她聊政治聊经济聊体育，不需要她发表多么高深的建议，只要能捺着性子聆听。她偶尔也会怔怔地说：墨鱼，以后招聘老婆记得要加上这一条。而他只是敷衍地笑笑，像对待宠物似的顺手揉揉她的脑袋。

秦雨默专注地看着电视，席岩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薄薄的唇紧抿着，嘴角却有极小弧度的上扬，线条完美的侧面在电视屏幕闪动下有些许的梦幻。她一时看得有些痴了。

刚刚与季梦涵见面的场景又刷地从记忆里跳出来，仿佛所有的话语都在她脑袋里生根了一般，怎么都无法抹去。

“席岩，你和秦雨默真的不可能吗?”

季梦涵话起之时，席岩刚一口蛋糕入口，咬住了舌尖，瞬间有一股腥味弥漫开来，她故作镇定地擦了擦嘴角。对面的季梦涵抬手拢了拢额前的碎发。

似曾相识的问题。当年，季梦涵说：“你真的对秦雨默没有一点感觉吗?”

她回答的是：有的话就不需要每天抻着脖子等男人了。

季梦涵面对着她的沉默，似在考量彼此的心理，“席岩，你后悔吗？你们之间的距离那么近，却无法真正在一起。”

“季梦涵，你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着秦雨默，一直。”

席岩突然觉得好笑，有一种女人总喜欢把自己的爱情挂在嘴边，在她看来，那只能说明心虚和不确定。可她呢？早就弄丢了爱情，连心虚和不确定都没有资格。

或许是意识到席岩长久凝视的灼灼目光，秦雨默的掌心贴到她的脸上，毫不留情地推开她的脸。

“我脸上没有你的八点档，要看自己换台。”他说着把遥控器塞到她的怀里。

她不甘心地又转了回去，捧住他的脸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番，又想起季梦涵的那句“你后悔吗”，叹了口气，喃喃自语：“啧啧……祸害啊……秦雨默，我好像已经开始后悔了。”

“什么?”

“没什么。”

她又使了把劲挤压他的脸，在他反击之前跳开去，把遥控器扔回给他，“今天不看了。”

“你更年期又提前了是吧。”

回答他的是她房门关闭的一声脆响。

第八章　爱情不是一场战争

周一一整天都忙得昏天暗地，到了临近与林罗兰的约定时间，席岩才缓过气来，急匆匆地换了身衣服，便到了和她约定的地点。

除林罗兰外，竟然还有秦雨默和季梦涵。

她眼光一扫，只有秦雨默旁边的位子空着，她假装镇定地坐下，看着林罗兰轻抚着季梦涵的手，满眼都是不加掩饰的喜爱。她瞬间明白了，自上一次安排她相亲失败后，林罗兰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秦雨默。

林罗兰介绍了一通季梦涵，席岩没有打断，维持着应有的笑容，而越听越觉得背脊发凉，勉强维持的笑容也撑不下去了，蓦地转头看向秦雨默，他却一脸淡漠。

从林罗兰口中得知，季家和苏家都是这几年凭借家电业迅速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虽比不上陆、伊、秦、展四大家族，但在宁州也是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他们的后代自然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毕竟都已到了适婚年龄。而季梦涵与秦雨默分手后，便急急出了国，一直都未见其出现在公共场合，甚少被媒体拍到蛛丝马迹，因此她的身世显

得比较隐秘。

席岩自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她的视线在林罗兰和秦雨默之间打了个来回，但很快恢复了常态，眉色从容，借故去了洗手间。

秦雨默就站在洗手间门口等她，倚墙而立，见她出来，掐了烟。

“那个，我不知道我妈也约了你。”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是被林罗兰硬拉起来的吧？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刚画完图补眠。席岩收起一丁点的同情心，毫不留情地白了他一眼，低头洗手。见他没有离开的意思，她故意甩了甩手，几滴水飞溅到了他的衣服上，他也不恼不怒。

“那你现在知道了吧，她想抱孙子想疯了。”

“孙子？那也得我秦雨默承认。”他撇嘴一笑。

席岩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你早就知道季梦涵的家世吧？”

“那又怎么样？”他无所谓地耸耸肩。

席岩烦躁地冲他晃了晃手，“你先出去吧。”

“你打算溜？”

“你觉得在你妈的眼皮底下我能溜成吗？”她毫不客气地又白了他一眼，点了支烟，挨着他，懒懒地倚着墙。

走廊上，不少过往的人都盯着瞧上半天，即使走远了也会再回头看上几眼，不知是对她，还是他，或者是他们。

而秦雨默和席岩竟默契地相视一笑，各自撇开脸，继续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前两天我见过季梦涵。”

秦雨默侧过头看向她，浅笑，“然后呢？”

席岩虚空地直视前方，看着洗手台的水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烟夹在指尖缓缓燃烧着，“她说她爱你。”

“然后呢?”秦雨默双手插入口袋，等待着她继续。

“你要不要娶生不如娶熟?”席岩从余光中瞥见他的视线依旧没有离开自己，便将他的话奉还给他。

秦雨默讪笑，盯着她烦躁的模样有片刻的失神，过了许久才开口：“岩石头，她和伊凡不同。”

看着秦雨默俊朗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她才扔了烟，慢吞吞地踱回去。

回到座位，除了有一份意大利面，还有一份芒果布丁，想来是秦雨默替她点的。她卷着面小口吃起来。

林罗兰嫌她离开太久，责怪了几句，便又和季梦涵聊上了，两个人似是有说不完的话。

季梦涵把学校的往事都扯了出来，唯恐林罗兰不知道她席岩有多霸道冷酷。

“搞半天你和伊凡早好过啊，你这孩子，那天还……”

席岩握着拳，指甲都能抠出血来，却在她们面前强撑着微笑。她依旧一言不发，专心地吃完了面前的芒果布丁。

秦雨默放下刀叉，拿起桌巾按了按嘴角，故意慢条斯理地说：“妈，你儿子还没有到什么女人都要的地步，你也别费心张罗了。”

秦雨默此言一出，季梦涵脸色煞白，拿着饮料的手微微颤抖着，大大的眼里蓄满了泪水，看得人一阵怜惜。

林罗兰一急，一边安抚着季梦涵，一边大声呵斥秦雨默：“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人话。”秦雨默淡淡地回了一句，面无表情地瞪了一眼季梦涵，推开自己的牛排，拿过席岩面前吃了一半的意大利面吃了起来，动作迅捷自然得连席岩都来不及阻止。

这场景看在林罗兰和季梦涵眼里自是一番愤懑，但又不好责怪，只双双用燃烧的双眼死死地盯住席岩。

正当席岩不知所措之时，电话铃声救了她，不过电话那端传来的消息，却让她瞬间石化，手微微一松，手机重重摔在餐盘上，一声闷响后直接坠落到地上。

随即，席岩面色惨白，毫无生机。

“怎么了?”秦雨默眉头紧蹙，稳住她的双肩。

“伊凡，他……他……”

“走!”

秦雨默二话不说拉起她的手就朝外面跑去，也顾不上跟母亲和季梦涵解释。

一路上，席岩看起来很平静，偶尔与秦雨默相视一笑，却比哭还难看。秦雨默跟展延通了电话，大概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交代了几句，挂了电话，才长长松了口气。

他一手打着方向盘，一手握住席岩的手用力捏了捏，低沉的声音坚定有力，“伊凡不会有事的，相信我。”

席岩点了点头，只是回握住了他的手汲取力量。她最无法承受的就是看着身边的人受伤、分离、死亡……她不愿意记起过去并不代表忘记。六岁那一年的影像时不时在她的脑海里浮现，眼睁睁看着亲人被大火吞噬，每一天都经受着刻骨铭心的疼痛……

两个人跑进医院时，陆向东和展延已经在手术室的门口，见着席岩，陆向东欲言又止。

“是谁干的?”秦雨默转向展延，等待他的回答。

展延看了一眼被秦雨默扶着的席岩，“她说认识岩丫头。”

席岩后背一僵，眼睛直直地盯着展延，“他叫什么?”

“没来得及问，是个女人，目标是你，在伊氏的新公寓电梯做了点手脚，没料到今天你没有过去。”

“今天你本来要去那里是吗?”秦雨默也转头问席岩。

“嗯，本来约好了，后来林阿姨电话……”

秦雨默明了，拍了拍她的肩，“这事我和展延会处理。”

“暂时没有通知老二父母，他们去国外度假了，怕二老紧张。”陆向东叹了口气。

空荡荡的走廊只有四个人的沉默等待，各怀心事。

伊凡被推出来，已经是三个小时以后，他还处于昏迷状态，一只脚打着厚厚的石膏，英俊的脸上也布满了星星点点的小伤口，伤不重，但看着还是有些揪心。

医生复查完后交代情况：“问题不大，就是动了旧伤。”

“旧伤?”“什么旧伤?”

四个人皆是一惊，几乎同时看向医生，个个脸上都写着疑问。

“他出过车祸，也是左脚，本来不会那么严重，老位子上，可能恢复起来会相对慢一些。”

其他三个男人又齐齐把视线落在席岩的身上，似乎在询问她为何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席岩勉强挤出了一丝笑意，“我知道的比你们都少，他从来不会告诉我。”

病房里寂静无声，只有床头的加湿器在噗噗地冒着白烟，四个人在病房内各自站着。

席岩在伊凡的床头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静静地看着他的脸。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受了伤才离开，还是离开了才受的伤？她曾

经猜测过他是不是出了意外。难道他当年失忆了？

她讪笑，伊凡究竟有多少事情隐瞒着她？

时间又过去了三个小时，谁都没有先行离开。

伊凡的眼皮动了动，一时没受住光，眼睛开合几下，才完全睁了开来。环顾了一圈，视线掠过其他三兄弟，最后落在席岩的身上，艰难地扯开了一丝笑容，虚弱地道："你来了……"

席岩带着愧疚和心疼，却提高了嗓门："不是说好明天我自己过去的吗？"

他轻笑，"幸好砸到的是我。"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自以为是，连受伤都要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些痛就能让我内疚让我原谅让我感激吗？"

席岩虽是平日里性子极烈，但大家都知道五个字能说完的事情，她绝不会用六个字。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在安静的病房显得异常尖锐，连着惊吓和内疚，积蓄多时的泪水终于汹涌而出。

"伊凡你个浑蛋，走得莫名其妙，来得莫名其妙，伤得又莫名其妙！你从来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没有顾及到大家的感受！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啊替人受伤！你以为你这样大家就开心了我就能安心了……"

伊凡非但没有生气，虚弱的脸上反而浸染着淡淡的笑容。等她骂完，停顿了片刻，他对着她淡淡地说了一句："过来。"

席岩虽然生气，但人家好歹是伤病员，还是因为自己受的伤，就乖乖地凑近了些，蹲在床边。

伊凡的长臂有些吃力地伸了过来，还差一点点就够到了她的脸。他轻叹了一声，改扣住她的手腕，突如其来的强大力量将她的身体朝着他的方向拉去，见她没有反抗，他更拉近了一些，近得几乎能感受

到彼此的呼吸。她脑袋来不及思考，下意识地想要退后，却被他按住了后脑压向他，他稍一抬头便吻住了她的唇。

席岩睁大眼睛定格住，怕一动扯到他的伤口，一时也忘记了挣扎，虚靠在他的怀里，用余光不着痕迹地瞟了秦雨默一眼。

这一幕让病房内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秦雨默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眉头不由得皱起，插在裤兜里的手松了又紧，紧了又松好几个回合，心里难受得紧，却又不知道所为何事。

看来自己对老二的芥蒂还是很深啊。他自嘲地甩甩头，悄无声息地转身向门口走去。

这个吻没有缠绵辗转，伊凡只印着她的唇许久才恋恋不舍地分开，但没舍得放开她，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由于身体很虚弱，这样轻微的动作都让他有些喘，让席岩更不敢轻易动弹，她就这样被动地倚在他的胸口。

怀里的身体那样温暖熟悉，他都不敢太用力，又不敢放开，怕是这样的绮丽只是在梦境中。就这样拥着她，所有的怨怼、愤恨都抵不过悔意的翻涌，他在她耳边轻声低喃："岩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秦雨默握着门把的手一滞，尽管背对着，他都能猜测出席岩此刻的表情，能感觉到她的迟疑。最终，他还是狠狠心，一旋把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陆向东和展延笑得暧昧，很有眼力见儿地跟着出去。只剩下他们两个满脸通红的人，一个躺着，一个蹲着。

走廊上，展延追上秦雨默，懒懒地揽上他的肩，"三哥，咱们去喝一杯？"

"今儿个爷没空。"秦雨默将他放在自己肩头的手轻轻一拨，脚下

生风，走得飞快，很快消失在他们视线中。

陆向东走上前拍了拍展延的背，好心提醒道："最近别惹你三哥。"

展延笑着耸了耸肩，脸上已是一片狡黠的了然，"三哥是自讨苦吃。"

秦雨默回了家，环视了一圈，偌大的屋子只有母亲林罗兰孤零零一个人，他的心便软下了几分。

林罗兰正在气头上，一见他，就先哭上了。

秦雨默叹了口气，乖乖地坐在她的身边，顺着她的背，也不说话，任她先哭个痛快。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老的这样，小的现在也这样，我还指望谁去呀。"见儿子一声不吭，她哭得更伤心了。

"妈，我答应你。"

"什么？"林罗兰迅速止住了哭声，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来。

"我答应和季梦涵交往。"

林罗兰像孩子似的破涕为笑，"真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心甘情愿的？"

"心甘情愿。"他把自己埋进了沙发里，闭上眼，手捏着眉心，"但是我有个条件，不要去干涉岩岩的事情，不管发生什么。"

林罗兰这时高兴，当然是顾不上席岩的，连声答应着，就跑去给季家打电话。不过转念一想，要有点姿态，也就放下了电话，拉着秦雨默去吃饭。

林罗兰一个人吃得欢，秦雨默只扒了几口就心事重重地放下了筷子。

"妈，我先走了。"

“晚上不在家住吗?”

“有事。”

话未说完，人已走远。他知道，母亲有了他这句承诺，自是无须担心。

车停在公寓下，抬头一片暗，席岩没有回来，预料之中。秦雨默没有急着下车，缓缓落下车窗，摸黑点了支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吸了几口。车旁时不时有一对对的情侣，一家三口，还有老夫老妻走过，网球场上也有几个年轻人占着位子。

手机不断有电话和短信来，他连名字都没看就一一按掉，不是他想听到的来电铃声。打算关机，指尖却轻触到席岩的号码，他轻叹了声便锁住屏幕，随手将手机扔在副驾驶座。

车内的音响流泻出轻缓的钢琴曲，勾起了他许多的回忆。

“你的手指就不能别跟鸭蹼似的连着?”

“你以为谁都能跟你一样像鸡爪似的那么灵活吗?”

她是他见过的最笨的女生，当然是在弹钢琴这件事情上，不管他怎么教，她总是学不会，却偏偏要死皮赖脸地拉着他反复教。

“你的手要能有你嘴一半伶俐就足够了!”

“墨鱼啊，你弹一个录进去，每天放你车上听……”

于是，他真的去录了一张自弹的碟，一直摆在车里。

她有多久没听了？秦雨默按掉了音乐，有些心烦意乱地挠挠头，下车，甩上门。

屋内，也一片静谧，他对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更是凉飕飕的。桌上还有席岩早上出门前留下的字条和早餐，他最喜欢的肉松饭团，凉透发硬。他还是咬了一大口，细细地嚼着，好像要将所有的事情都嚼碎了才能看透。

本来秦雨默是想晾着席岩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她也是有男人依靠了。可纠结了一晚上，还是忍不住，天才微亮就起来整理了一些她的换洗衣服去了医院。

进病房时，席岩正在喂伊凡吃饭，秦雨默忍不住调侃："哟，好像伤的是脚吧。"他搁下东西，视线不经意地在席岩苍白的脸上打了个转，掉头离去。

席岩一阵恍惚，放下碗追了出去，也不顾走廊上行人诧异的目光，死死拖住了他的手。

看着她近似哀求的目光，秦雨默的心终于还是软了几分，"照顾好自己，有事打我电话。"

"嗯。"

"其他的事情展延会处理好。还有剩下的设计稿，我搞定。"

"嗯。"她乖乖地应着，但手还是没有丝毫松开的意思。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秦雨默宠溺地揉乱了她的头发，"我走了。"

空落落的手只带着他指尖的温度，见着他慢慢走远，转了个弯便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席岩很想大哭一场。他什么都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说，就这样走了，好像走出了她的生命一样，她感觉突然被掏空了。

席岩没有马上回病房，而是扶着走廊的休息椅坐了下来。她现在就像是个迷路的孩子，茫然着，急需听到他的意见，可这一次他只给了她一个潇洒的背影。事实上，秦雨默从未给过她答案，只是她做每一个决定时他都在身边，她一回头就能见到他，便会觉得分外安心。

她把整张脸都埋入自己的手掌中，重重地叹了口气。

秦雨默亲自坐镇 M. Y，破天荒地发了一通火，接下去，脾气更是一天比一天恶劣，底下的人都暗暗吐着舌头，叫苦连天，这 Boss 一发威比席总监更恐怖了几分。

李莎莎进来的时候看到秦雨默背对着她站在窗前，一只手看似随意地转动着手机把玩。不知道他心中的悲喜，只感觉盯着那挺拔的身影，却有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她放下菊花茶，看了一眼满烟灰缸的烟头，悄声准备离开，不小心踢到了桌脚，还是惊动了秦雨默。

秦雨默回过头来，盯着那茶杯出神，声音禁不住提高了几分："菊花茶？"

"是我让她泡的，老大，你需要降火。"何哲挥了挥手，示意李莎莎先出去，"石头呢？这几天跑哪儿玩去了？"

李莎莎撇撇嘴，轻带上了门，办公室陷入更加诡异的气氛中。

"你太有空了是吧？要不要去出几天差？"

秦雨默一下戳到他的痛处，这几天何哲和女朋友恋得昏天暗地，最忌讳的就是听到"出差"俩字。见 Boss 面色不佳，何哲赶紧敛住笑意，换上一副认真的表情，"老大，您的好意心领了，小的这就干活去。"

没等秦雨默开口，何哲早跑了个没影。

秦雨默看着小朵的白菊在杯里浮浮沉沉，暗自叹气：岩石头，我不在身边，你也能活得很好吧？

办公室外面突然一阵吵闹，他听到了声响，预感不妙，可跑出去还是晚了一步，季梦涵正以秦雨默女朋友的身份自居，派送着点心。

设计部的孩子们看见 Boss 阴沉的脸色，都乖乖散了开去，顺带放下了季梦涵带来的下午茶。

秦雨默见状，将桌上所有吃的都搜罗进大纸袋里，顺手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随后，二话不说就拽起季梦涵的手腕往外拖，也顾不得她穿着高跟鞋一路跟得辛苦。

他毫不怜惜地将她塞进自己的车后座，狠狠甩上门，警告道："以后不许再出现在这里！"

季梦涵委屈地想反驳，但看着他愠怒的脸色，最终咬着嘴唇乖乖答应着："好。"

两个人面对面坐在茶室，秦雨默食指晃动着车钥匙，钥匙扣小新的屁股也随之扭动起来，极具喜感。那是席岩恶作剧挂上去的，现在看来倒也挺有意思。握住小新，秦雨默极冷漠的表情微微松动，嘴角似有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划过。

季梦涵反倒是习惯了他对她的漠视，之前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也是清清冷冷的感觉，他经常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无视她的存在。她喝了口茶，强撑起笑脸，才小心翼翼开了口："想不到我们转了一个圈又见面了。"

秦雨默冷冷地笑着，"宁州才那么丁点儿大，想碰不到都难，更何况有钱有势的家族也就那么几个，我妈不难找。"

秦雨默一针见血的嘲讽，让季梦涵面色发白，她深呼吸，压制住自己的脾气。虽然是两家联姻的目的，但赤裸裸地从他嘴里说出来，面子上还是挂不住。

"那么你呢？我们还能继续吗？即使是有目的的交往。"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任何女人都可以。"秦雨默依旧专注地把玩着小新，回答得漫不经心。

"秦雨默，你总是那么残忍，即使对待席岩的朋友。"季梦涵的手指掐进了手心里，默默忍受着疼痛。

“你配做她的朋友吗?!”秦雨默冷冷一笑，“你难道就不知道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在一起吗?”

她当然知道！就因为知道她才更不甘心！凭什么秦雨默跟她在一起只是为了保护席岩！

“席岩她不也装的吗？为什么在你眼里她做什么都是对的，都可以?!”

“季梦涵，你跟她比的资格都没有。”秦雨默若无其事地呷了口茶，淡定地看着对面女人的独角戏。

“席岩亲口告诉我她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她亲口说的!”

季梦涵试图激怒秦雨默，却看到他一脸戏谑地盯着自己，平静地问：“然后呢？嗯?”

“你还在等什么……”她小声得似自言自语，毫无底气。

秦雨默放下茶杯，微用了力，使杯底与茶座碰撞出了不小的声响，茶水被微微震了出来，沿着杯壁滑落，也有几滴溅到了他的手背上。

“季梦涵，你给我听好了，我秦雨默喜欢谁，你管不着，我要对谁好，你也管不着！就算我们俩真能走到结婚的份上，也请你摆正自己的位子。你，永远都不会是我秦雨默心里的那个女人。明白了吗?”

“秦雨默，你以为你是谁呀！凭什么那么糟蹋人!”

秦雨默微微一怔，若无其事地笑笑，手朝着她一指，“那就离我远远的。一旦你接受游戏，就像当年一样默认了我的游戏规则。记住了!”

言毕，他扬长而去。

伊凡的伤势恢复得快，半个月医生就批准出院了。他却从来都没

有那么希望可以多在医院住几天，享受着席岩贴身照顾的待遇。不过，见她一日日越发瘦削的尖下巴，亦心疼不已。

他单脚跳到盥洗室门口，静静地看着席岩洗着衣服，鬓发滑落，她小心地别至耳后，有湿答答的水从耳廓边滑落了下来。他悄无声息地站在她的身后，长臂一伸，将她整个人都圈入自己的怀里。

席岩全身一僵，手肘微抵，想要挣扎出来，怎奈他落在腰部的手又不自觉收紧了几分，让她喘不过气来。随后，微热的脑袋也俯下深埋在她的颈窝里，亲昵地蹭着，引得她全身灼热，微微战栗起来，她一边轻轻地哀求着："伊凡，放开我。"一边用湿手尝试着掰开紧扣在腰间的手指，却被他整个包裹住固定在腰间，像小孩那样耍着赖，"不放，再也不放了。"

苏以南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伊凡，哪怕在最绝望的那段时间，他也不曾看起来这样的软弱……她顿时红了眼睛，转身太急中踢掉了倚在门边的拐杖，发出一声轻响，惊动了盥洗室的两个人。

伊凡并没有慌乱之色，背部撑着墙面站直，双手从席岩的腰间撤了下来，改成一只手揽住她的腰，神色镇定地对苏以南说："你来了啊……"

席岩却趁机轻易逃离了他的束缚，绕过他们，走出盥洗室。

苏以南咬紧牙关，任眼前的水雾一阵漫过一阵。她转向伊凡，将保温瓶塞进他的怀里，艰难地扯出一丝笑意，"山药筒骨汤，趁热喝吧。"她飞快转身，终于落下泪来，边急急迈着步伐边解释："我还要赶回去吃饭……"

苏以南在吸烟区撞见了席岩，她正低着头，整个人仿佛被烟雾包围，竟透露着一丝颓然的美感。苏以南一怔，"席总监，你总是让人刮目相看。"

席岩闻声抬眸，面上无波，隔着薄薄的烟雾微眯起眼，坦然地迎上她的目光，清冷的眼里不带任何的情绪。

“这么急着走?”

席岩问得云淡风轻，手中的烟燃出了一段长长的烟灰，慢慢地承受不住重量坠落到地上，风一吹，无痕。

此刻，苏以南无言以对。伊凡宁可选择一个伤他的女子，也不愿给自己任何爱他的机会。心里一遍又一遍涌起的不甘心，却一次又一次被她的波澜不惊生生熄灭，连最后希望的渣滓都不剩。自己和伊凡之间，终究连并排站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

席岩背对着苏以南，倾身伏在窗口，任风吹散她的长发，堵得她喘不上气来，良久，徐徐开了口：“苏以南，我一直很好奇你和伊凡之间的关系。可是，三年前我假装不知，三年后我也不想问。我只是想让自己安定下来，不在乎他是不是爱我，你是不是恨我，这些都与我无关。”

“席岩，你比我想象的更自私。”

席岩微微侧过头来，发丝盖住了脸，又吹了开来，面无表情地看着苏以南，“我是被逼着自私。”

“冠冕堂皇的借口。”

席岩一扫冷酷，温柔地笑了，“苏以南，既然你那么无私，就试着真心祝福我和伊凡看看。”

苏以南的脸色瞬间惨白，下意识抬起的手硬生生地在半空握成了拳，没有落在席岩的脸上。就那么一瞬间，忽地想到了什么，她露出了奇异的笑容，“席岩，你连自己真正喜欢谁都不知道，迟早会有报应的。”她多么想把真相砸在席岩的身上，可现在还不是时候，她要让席岩自己慢慢尝到错失真爱的痛苦。

苏以南趾高气扬地消失在走廊尽头，席岩有片刻的失神，随之而来是莫名的烦躁，她摸索遍了口袋，烟盒里只剩下最后一支烟，刚放到嘴边，就转移到了伊凡的手中，“岩岩，把烟戒了吧，对身体不好。”

席岩对上他关切的眼神，微微扬起了嘴角，把空盒子扔进了垃圾桶，扶着他坐了下来。而伊凡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温柔地看着她，“你们刚说了什么?”

“你怕她说些什么吗?”她同样回视着他，眼里也是满满的笑意，“二哥，不要让所有人继续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对你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媒体只会借此大做文章，伊氏向来鲜有负面新闻。

“误会吗?”他轻捏着她的下颌扳过她的头，让她看向自己，指尖抚过她的脸，“岩岩，止住误会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误会成真。”

说完，他的唇覆了上来，炽热的温度带着淡淡的山药味道，密密地吸吮间似将所有的柔情都注入她的身体里，酥酥软软地麻痹了她的神经，隔断了所有的念想。她没有反抗没有回应，就这样默默地接受着，耳边只剩下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源源不断的私语声。

伊凡的唇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双手箍着她的肩，微微喘息着，“岩岩，你没有推开我，是心里还有点爱我的对不对?”

席岩回过神，认认真真地对上他的视线，他的瞳孔里有自己小小的影子，哪怕伤害过她，但她不怀疑他的决心。苏以南说她连喜欢谁都不知道，那么伊凡呢？他知道吗？

半晌，她的唇角微微扬起，“二哥，这几年那么多男人我都没有推开，难道我都爱他们吗?”

她感觉自己肩上的力量在慢慢消失，最后两只手沿着她的手臂缓缓地垂落了下来，而伊凡的眸子还是紧紧地盯着她，眼眶逐渐湿润了

起来。她一怔，而身体已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彻底摆脱了他双手的最后一丝束缚，快步逃离了他的视线。

她忘了告诉他，其实她非常不喜欢他的吻中有苏以南带来的山药味道。

接下来的几天，伊凡没有赶她走，只是越发的沉默。两个人的时候，他也是靠在床上，一个人默默地对着窗发呆。

送走了一拨又一拨探望的人，席岩感觉应付人比通宵画图还要疲惫。秦雨默再也没有在医院出现过，倒是陆向东和展延会隔三差五地过来，却只字未提起秦雨默，她也不好问。

席岩安顿好，和护士交代了一声，便匆匆赶回了公寓，除少了桌上的早餐外，一切都与之前离开时没有两样。她把买来的食材塞满冰箱，抓起车钥匙赶到 M. Y，直奔秦雨默的办公室。

办公室亮着昏暗的台灯，空无一人，休息室的门虚掩着，她轻轻一推，扑鼻的烟草味传来，映入眼帘的是床上、地上凌乱地堆着的图纸和衣物，还有桌上满满一烟缸的烟蒂。

席岩叹了口气，这个有洁癖的家伙从来都不会允许自己和别人有这样邋遢的时候。她进去打开了窗，让一屋子的烟味散出去，又把所有的衣物都放进衣物篮里，准备带回去洗。等她全部整理完，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见到秦雨默的身影。

离开前，她从包里翻出了自己的香水喷洒了一圈，才满意地掩起了门。秦雨默说过，这就是她的味道。

刚出门，从会议室传来频繁的咳嗽声，她快步过去推开门，又一阵浓郁的烟味扑面而来，她也跟着轻咳了几声，手扇着烟雾，怒气冲冲地冲了进去，“秦雨默，你是嫌自己命太长是吧！”

“怎么，老二康复了?”秦雨默反问，连头都未抬起，继续着手上的工作。

席岩凑近，才看清这原本是自己的工作，刚要发作的火气硬生生压了下去，“这么赶吗?”

“爷我难得认真。”

“这是什么?”她被一张设计图吸引了过去，刚准备抽出来细看，却被秦雨默抢过，快速卷了起来。

“喂，干吗不给我看啊?”

“不能偷看哥的创意。”

“稀罕!”

“今天怎么记起哥我来了?”

“找你吃饭。”

“哟，庆祝你们俩旧情复燃?”

“不是你希望的吗?”

“是众多不靠谱提议中算是最靠谱的一个。”秦雨默快速整理了桌上的东西，拉起她就往外走，“走，请哥吃饭去。”

她恍惚地跟在秦雨默身后，心不在焉的结果就是硬生生撞在肉墙上，疼得龇牙咧嘴，还被秦雨默狠狠掐了下脸颊。

从车上到餐厅，席岩的手机一直都在振动着，一会儿电话一会儿短信，锲而不舍，她看了第一条短信后就完全没有再理会的意思。

秦雨默睨了她一眼，“不看下？没准有事。”

“没什么重要的事。”

伊凡说他在学校等她，她为什么要去？她狠狠地剜了一勺饭塞进嘴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若无其事地看向窗外，皱起了眉。

“烦死了。”秦雨默抓过她的手机，把短信都翻了出来，皆是老二在学校等她的消息，再看看外面的大雨，他二话不说拉起她就往外拽。

“秦雨默，你拽疼我了，放手!”她试图掰开他的手，却被他一个愤怒的眼神吓得闭上了嘴。

“你们俩能不能理智点解决问题？那么大的雨一个淋着，一个做饿死鬼，有完没完啊!”

“他愿意淋着是他的事情，又不是我逼着他，我跟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接不接受也是他的事情!”

“我以为你们俩靠谱的好了。”

“好什么?!你也知道我这几年有多少男人，我跟他们都好了吗?!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是二哥，仅仅是这样!”

“岩石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你的嘴要比你的心硬得多。”秦雨默的手松开了些，改牵着她走进了旋转门，“去看看他吧。”

车内，秦雨默的手握着方向盘，不开车也不说话，任雨拍打着车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岩石头，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劝你回头一次吗？你在迟疑，我看到了你的不甘心。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三年来你跟无数男人交往的时候，是不是满脑子都是老二的影子？你在赌气！这样的状态下，即使放弃老二，你也无法去爱上任何一个男人。”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冰冷得几乎没有一丝温度，“真相在爱情面前，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重要，也同样不是原谅的唯一理由。要放弃要接受，都先抛开。所有过去的不愉快都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判断，谁没有一丁点错呢？在爱情里，错了便判死刑，是对对方，更是对自己。既然自己不甘心，就去抓住一次看看。”

“那如果我还是介意呢？是不是说明我其实并不爱他?”她低着头闷闷地说。

“爱情是冲动的，有些情感是在瞬间爆发的，可最终都要回归到现实的平淡中去。男人的承诺是不容易给的，老二用了三年的时间敢重新站在你面前，怕是已经想全了一切。”

席岩苦涩地笑，“男人想全了一切，那么女人呢？就该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等着吗？如果男人回来了，就欣然接受；如果不回来了，就认命了。是这样吗?”

秦雨默一怔，侧头看了她一眼，“是不是这样，去做了才会有答案。”

高校园区不好随意停车，秦雨默在校园附近停了车，塞给她一把雨伞。

“去吧。”他按着她头顶的发揉了揉，“岩石头，爱情不是一场战争，不是非得争个你死我活，有时候女人示点弱没啥不好。”

第九章　破镜重圆只是神话

秦雨默第一次跟她说那么多正儿八经的话，还是一套套的，席岩不禁失笑。

她一路走来，雨没有停下的意思，空旷的校园更显得寂静，只听到雨落在伞上和脚踩着水花的声音。

操场空无一人，借着昏暗的灯光，穿过茫茫雨雾，能看到伊凡倚在看台上，任雨水落湿了全身，而目光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起就紧锁在她的身上。

正如当年，她站在那个看台上看着下面的他，远远的都能看出泪来。

沿着阶梯，席岩一步一步走向他，每走近一步，他的轮廓反而越发模糊了。她的伞替他挡去了雨水，眼前的男人与当年那张脸重叠在一起。她就是站在这个位置问他，敢不敢接受她的爱。

“为什么还不走？我说过不来的。”离收到他的短信已过了两个多小时。

“我怕你找不到我。”伊凡的声音低低的，明明很难受，苍白的脸

上还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

看着他浑身湿答答的样子，席岩觉得什么感动都没有了，一股无名火蹿了上来，冲着他就吼："你在医院还住不够吗？你以为替我挡灾，淋一下雨，就能弥补我的伤吗？"

"我回来不是想弥补过去，而是想重新开始。"

他回来了，见到她的那一刹那，还是有很温暖很开心的感觉，占满了他三年来空荡荡的心。

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半晌，他又缓缓开口："岩岩，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角色互换，心口没来由一阵刺痛，不知是因为那个赌约的愧疚，还是仅仅沉浸在此刻的感动。他澄澈的眼装满了期待，静默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席岩想起了当年自己等待答案时的焦灼，此时此刻她同样不知所措，而他不管站在什么立场，都是成竹在胸的表情。

风吹起了彼此的衣角，吹开了凌乱的心湖，还有翻腾的记忆。

第一次见到伊凡的时候，他站在秦宅的落地窗前，金黄色的阳光细细碎碎地打在他的身上，就像是一幅油画一样。那个笑容，那么温和优雅，温暖得让她忍不住想要拥抱他。他并非对着她笑，而她痴迷地流出了口水来，为此被秦雨默讥笑了好几年。

他一直都是完美的。只要她说得出，他便能办得到。不知道自己是仰仗着他的宠溺，还是一次次去幼稚地试探他的真心。而他，却那么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迁就着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不辞而别呢？

席岩一时恍惚，动作先于脑袋做出了反应，伸开双臂抱住他，把濡湿的脸埋入同样湿透的胸口，代替了她所有的回答，不知道是滚烫

的泪，还是冰凉的雨水。

是，她是不甘心，不甘心当年他答应了她，又决绝地抛弃了她，她非常在乎！如果爱情是一场赌博，因为她输了一局，所以还想再赌一局。

伊凡就这样在她面前直直地倒了下去，送到医院她又被小护士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骂一通，这些天早看着她在伊凡身边碍眼了，现在是瞅着机会，当然不会那么轻易放过。

“我走的时候是交代你们帮我看着的，你们倒好，我没找你们算账，你们反倒说起我来了!”

席岩理直气壮地反击，同时恨恨地瞪着伊凡，都是他自己惹出来的祸，为什么要她受着。而伊凡早已醒来，握着她的手淡淡地笑着，一副欠扁的看好戏的表情，“岩岩，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三年前怎么受伤的?”席岩转移了话题。

“小车祸，都过去了。”

“因为我吗?”

他沉默了片刻，笑着摇了摇头。

席岩讪笑，他还是不愿意说。

由于淋雨低烧，伊凡出院时间延迟了三天，几个人约在了“夜色”庆祝。下班高峰期频频堵车，他和席岩赶到的时候，其他人已经热闹了一回。

伊凡接过她的外套，和自己的外套一起放到衣橱挂起来，随后执起她的手入座，有点宣告自己主权的意味。

除了秦雨默坐在角落，独自玩着游戏。其他人看得一阵哄笑，展延还夸张地吹起了口哨，下意识地往角落里偷瞥了一眼，“很般配啊，

男女都有才有貌，一个脾气暴躁，一个好脾气，两个人不容易吵架，啧啧……”展延一反常态，喋喋不休，品头论足，还不忘看向秦雨默，期待发生些什么，而那家伙依旧不动声色。

见着当事人反应淡漠，其他人逗趣了一阵也消停了下来，围成一圈打牌。莫奇与席岩闲聊了一会儿，就去哄宝贝女儿睡觉。

席岩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视线却落在秦雨默身上，他自从和她说了一大段废话后就不再理她，今天连看也没有看她一眼，现在这样不正是他想要看到的吗？而她好像还没有习惯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怎么就迷迷糊糊地答应伊凡了呢？正当她心里一团乱的时候，看到秦雨默也远远地看着她，两个人的视线交错的一瞬间，竟各自慌乱地转开。

等莫奇返回来的时候，席岩几乎一个人扫荡了他们点的所有的酒。她不由得惊呼：“丫头，你到底喝了多少啊?”

秦雨默早就看到了席岩独自喝闷酒，伊凡在场，他没有立场阻止。他刚要走向席岩，见伊凡先一步扶着她起来，便收住了脚。展延将这些尽收眼底，拍拍秦雨默的背，两人正打算先行离开。

“墨鱼，墨鱼……秦雨默，我难受……”

伊凡的脸色一变，手上的动作停止了。

秦雨默的背脊一僵，脚步生生顿住，在原地愣了片刻，终于还是狠下心，快速走向门口，把展延远远甩在后面。他回头能做什么？应着她的喊声过去像以前那样照顾她，还是回头看看伊凡多么幽怨的表情？

陆向东和莫奇面面相觑，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便也离开了。

包间内就剩下面色阴沉的伊凡和处于恍惚中的席岩。

伊凡双拳攥紧，席岩这一声声就像亲手扼住他的喉咙，仿佛三年

前类似的一幕重演，让他疼痛得无法呼吸。举起杯中剩下的酒水一饮而尽，静静地等待着她清醒。

刚才那样的一声完全下意识的呼唤，他突然想到，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或者没有他，这三年她是不是都依偎在秦雨默的怀里？他使劲甩了甩头，要真是如此，怎么还轮得到自己？胸口一时间堵住，让他连呼吸都艰难了起来。

这样的场景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回来的不是吗？他有时候想，若自己没有受季梦涵说的话的影响，是不是还会那么在意那个晚上的事情？

挑拨，会影响瞬间的判断，就算是真相，也很难让人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

席岩醒来，脸上的红晕还未散尽，带着微醺的酒意，眼神迷离，拉着他的衣袖，看起来可怜兮兮的。这样的席岩，他从未曾见过，不免心内一片喜悦，心底紧绷的那根弦舒展了开来。

“我送你回去。”

“我没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她下意识地问，抿了抿干燥的嘴唇，拿起桌上的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酒好像醒了几分。

“没有。”

她蹙着眉，慢慢收回思绪，才分辨出眼前的人是伊凡，不是秦雨默。

秦雨默在公寓楼下焦急地踱着步子，像个望眼欲穿的怨妇，见伊凡的车驶入小区，他才松了口气，人往阴暗处一闪，淡淡一声叹息：竟然干起偷窥的行当。他承认自己不想看到席岩和老二在一起亲昵的样子，感觉就像被人抢了心爱的玩具。这话要当着席岩的面说出来，

肯定会被她一顿嘲讽。

伊凡送席岩到公寓楼下，下车，开口的第一句话竟让席岩完全不明所以，“岩岩，搬家吧。”

“现在还没这个打算。”她的脑子像是被酒精腐蚀了般，下意识就拒绝了他。

她以为伊凡会继续说服她，却不料他只淡淡说了一句：“那等你想搬的时候再说。”

“我先上去了，路上小心。”

席岩正打算转身，却被伊凡握住了手，稍使了些力拉入他的怀中，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炽热的吻已经落在她的唇上，轻触，分开，额头相抵，带着酒意的气息环绕着彼此。

“岩岩，这一次，不要再迷路了。”

伊凡的话仿佛在她的脑中打了一个结，一时无法理清。她呆呆地站在原地，任他的车子从她的身边绝尘而去，直到秦雨默低沉的声音在头顶响起，她才回过神来。

“怎么，还恋恋不舍呢。”

“你是在等我吗?”

他不自然地摸摸鼻子，撇开了头，指着远远的垃圾箱，“倒垃圾。”

切，那么多年也没见他大半夜出来倒垃圾。席岩鄙夷地白了他一眼，把一袋东西塞到他手里，“赏你的。”

秦雨默拉开袋子，是他喜欢的周记夜宵，内心复杂。

“我就说老二还是最靠谱，约会还会附赠同住者夜宵，就没见你以前其他男朋友干过这么靠谱的事来。”

“那是我给你买的!”席岩把“我”字咬得极其有气势。

秦雨默瞬间释然，忍不住又揉乱了她的头发，两个人又恢复了往日正常的相处方式，追追打打地上了楼。

席岩一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拿着一套海景房的资料图稿闯进秦雨默的房间，撑着他的写字台凑过去，头发上的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图稿上。

“墨鱼，你要送房给我?”

秦雨默懒懒地抬起头来，睨了她一眼，扯过干毛巾盖在她的脑袋上，“想得美!”

“那把图放我房间干吗？再说，明明这个是你的设计啊，还有我的构思不是?”

秦雨默心一颤，还是被这家伙发现了，“是啊，我设计的，里面就交给你了。”

“私活？你的婚房?”

“是朋友的房，没啥特别要求，也不管预算。你喜欢什么样就设计成什么样，他那个人没啥主见，也不挑剔。”

“你这朋友说好听点是，真逗；说难听点是，废柴!”

“确实是，他脑袋长盲肠很多年了。”

“啧啧，空欢喜一场，那么好的房子。”

秦雨默抬头微眯着眼看她，还真是一脸惋惜的表情，“你还怕缺房子？你要开个金口，老二把全部身家给你都没问题。”秦雨默的绘图笔敲在她脑袋上，作势要拿回她手上的设计稿，“你不干就还我。”

“谁说不干了，我只是太喜欢这个房子了嘛。二哥有再多的房子也不是你设计的啊。”她吃疼地揉了揉脑袋，从他手里抢夺过那些资料，跟他做了个鬼脸就跑了出去。

二哥有再多的房子也不是你设计的啊。这话很中听，秦雨默听着

舒心。

看着她跑远的身影，秦雨默若有所思，接了珠宝专卖店打来的电话，他才恍然记起好像席岩的生日快到了。回头拿过手机一翻“重要事件提醒”，他手指轻点着屏幕，竟然就在明天，这电话来得还真及时。

第二天，席岩一早出来的时候眼下还是一片青色，像被人揍过一拳。坐到餐桌边上还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紧盯着桌上的图稿纠结不已，时而蹙眉，时而叹息。

秦雨默翻着报纸不说话，以为她昨晚接了海景房设计兴奋得一夜没睡，但很快他发现情况不妙，明明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他的眉心微微蹙了起来，她竟然把自己最不爱吃的芥末酱当成番茄酱用，却吃得津津有味，毫无知觉。

秦雨默心内一沉，抖了一下报纸，随口调侃：“你觉得今天的面包是什么滋味?”

“你不刚吃吗?”她连头都没抬，继续咬着她的“特制面包”。

“你确定味道很好?”

“呃……味道不错。”

她突然意识到不对，低头，看着面包上绿色的芥末酱，一阵反胃，捂着嘴跑进洗手间吐了个精光。

一杯水移到她的眼皮底下晃了晃。

“出什么事了?”

席岩接过水漱了口，站直了靠在洗手台前，按着胃，还是有辣辣的感觉。

“伊氏的稿子出了点问题，有人假冒我的签名将一部分设计稿提

供给了媒体。”

她嘟着嘴，原本昨晚接到秦雨默海景房的设计让她的心情大好，谁知道何哲一个电话就把她从天堂打到了地狱。

秦雨默沉下脸，“假冒你的签名？”

他拿起桌上那份报纸刊登的影印设计稿，粗略一扫，视线牢牢锁在右下角处的签名上，眉心蹙在一起，“就是这张？你刚才在看什么？”

“破绽。想新构思。”

“要不要肩膀借你哭下？”秦雨默看着她一副蔫蔫的样子，忍不住打趣道。

“为什么要哭？”

“半死不活的样子看着真不舒服。”

“难道我还大笑着庆祝，然后感谢他们？”

秦雨默轻轻笑出声来，手指轻捏着落款处，细细摩挲着自己的下巴，笃定了自己的想法，心底一片澄明。

“除了我，有谁特别注意过你的签名？”

借着秦雨默的提示，席岩才拉开他的手指看落款，恍然大悟。自己的签名当时是秦雨默帮她设计的，故意在中间搞了一些小动作，一般人压根发现不了，更别提模仿出精髓了。这一次连她自己都没有发现。

那时候有一个人夸过她的签名，还学写了满满的几张纸。幸好她没有将这点暗藏的玄机全部交代了出去。

席岩脑中立刻闪现出一个名字，在嘴里盘旋了一下又咽了回去。抬眸，触到秦雨默冰冷的目光，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立刻调转头去，异口同声：

“季梦涵!”

“这事交给我吧。这几天我跟你一起重新赶剩下的部分。”秦雨默手指有意无意地敲着桌面，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以后别那么相信人了。”

席岩关心的不是这个，她更关心的是秦雨默是不是真的要帮自己，“你真打算帮我？有时间吗?”

他双眉一挑，“看哥心情。”

秦雨默扔下影印的图稿，拉开椅子坐了下来，长臂斜斜地横亘在椅子背上，席岩见状，殷勤地凑过去替他倒上了橙汁，重新把冷掉的面包放到了面包机里加工，再根据他的喜好抹上酱，十足的小女人架势。

秦雨默心情愉悦，任她在他面前一阵忙活，很享受她难得的谄媚样子，手肘支在桌面托着下巴，懒懒地吩咐：“晚上记得把你的原稿带来我瞧瞧，明天再开工。”

这个答案让人很满意，席岩兴冲冲地赶到 M. Y，一路上设计部的几个实习生捂着嘴看着她乐，搞得她心里毛毛的。她推开办公室的门，愣住，不小的办公室几乎被花堆满，扑面的浓郁花香让她很煞风景地打了一个喷嚏。

“啊，席姐，你花粉过敏啊?”李珊珊递过一张纸巾。

席岩揉着鼻子，摆摆手，“不是，是味道太浓了。”

跟着她过来的几个设计师才又偷偷笑了起来。

“这个怎么回事啊?”

“除了桌上那捧香水百合，其他玫瑰都是伊大总裁送的。”李珊珊一边解释还一边双手呈祷告状，眼冒爱心的痴样。

“不是，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们要送我花?”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生日快乐哟，席姐。”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着。

生日？席岩掏出手机一看时间，果然！她拍拍额头，松了一口气。

“谢谢，晚上请大家吃饭。”

“不不不，咱们这顿可留在以后，嘿嘿，约会要紧。”李珊珊指了指一室的玫瑰花，笑得神神秘秘的。

大家闹腾了一会儿都退了出去，各干各活。席岩绕过那些花，好不容易才走到办公桌前。以往逢年过节，都只是看到小实习生桌子上有小男生送的鲜花和巧克力，让她有些伤感，倒不是为自己没有这样的待遇难过，而是感慨青春的流逝。现在看着满屋的花不感动是假的，更何况是看着其他人艳羡的表情，她感觉女人的虚荣心在此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百合花上的卡片是一个个可爱的漫画人物，中间一个手里抱着一大沓的设计图，脸上是皱着眉的严肃表情，四周每个人却都是嬉皮笑脸的样子，手里都拉着一个气球，气球上是一句句俏皮的祝福话，还有五花八门的签名。这么有创意的东西，自然是 M.Y 的设计师们所为。

席岩看得眼眶湿湿的，嘴角却抑制不住笑意。不过自己平时真是那么严苛吗?

桌上还有另一张卡，简单的卡面，里面是熟悉的字迹，密密麻麻的，却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对不起。

握着卡片的手颤了颤，她突然想到了什么，起身，果然如她所料，地上每束花上都有一张卡片，内容如出一辙。她抚额，叹了口

气，叫了保安帮忙把这些花处理掉。

“谁要谁就拿走吧，不要就放一些到会议室，多出来的就扔了吧。”席岩利落地指挥着，人却坐在位子上盯着那些铺在桌上的卡片发呆。

“啧啧，岩丫头，你也太伤人了吧?”

“我是物尽其用。”她指着外面小女生们拿着花灿烂的表情，“你看，她们多开心。”

何哲转了一圈席岩面前的椅子，一屁股坐下，抬头看她，“那为什么你不开心？今天是你的生日，又有男朋友的礼物，你有什么不开心呢?”

席岩抱胸看着他，“你哪只眼睛看出我不开心了?”

何哲指着她的脸说：“你满脸都写上了‘我不开心’四个大字。”他凑近点看她，“你真在恋爱吗？为什么看不到一点喜气?”

“我应该跟个小女生一样，见到谁都咧着嘴笑吗?”

“不该是那样吗?”

“姐过了那年龄。”

席岩瞪了他一眼，看到保安即将要把最后一束花拿走，她叫住了他，“等下，这束留下吧。”

她翻箱倒柜，终于从橱子里拿出一只许久未用的大花瓶来。

何哲则对席岩的话不以为然，不同年龄段的女人只有在某个时刻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恋爱的时候。他拿起桌上其中一张卡片看了一眼，摸着下巴看着她从洗手间盛了水出来，把那束花插了进去，放到桌上，又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放到了飘窗上。

“花不在于多，在于心意。”

“怕是花不在于多不多，在于谁送的吧?”何哲话里有话，笑得

诡异。

何哲一句话就点明了她没来由失落的原因。一大早女人虚荣心是满足了，可是她不确定这个男人自己是不是选择对了，尽管他们已经算是确立了恋爱关系。

“你什么意思啊，今天好歹是我生日，能不这么没劲吗?”席岩从他手中夺走那张卡片，收了起来，“你要是太闲，我就让秦雨默给你加工作!”

“啊，老大今天对你表示了没有？是请你吃大餐，还是送大礼?”

“让您失望了，你们家老大啥都没表示。”席岩看了一眼手机，声音低得如自言自语，“搞不好他都忘了。”

可何哲早已把这话听得真真切切，脸上的笑意更诡异了几分，还没等席岩反击，他早已一闪身蹿出了她的办公室。

收拾完办公室，席岩这才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中，可每次手机响，她都会跟中邪似的第一时间查看，但每次都不是她希望看到的信息。

直到下班时间，大家特意进来跟她告别，她才彻底失望，秦雨默那家伙果然还是忘了她的生日，连他出国的那几年都没有忘记，偏偏就今年忘了。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无精打采地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灯却突然暗了下来，她心下一凛，有些无措地坐回到位子上。拿出手机下意识想拨给秦雨默求救，却听到一个男声唱着《生日快乐》歌走近，还带着盈盈的烛光。

席岩下意识地按下了挂机键，一时没反应过来，呆呆地看着伊凡一步一步走到她的跟前，认真地看着她说道：“生日快乐，许个愿。”

隔着烛光，席岩能看到伊凡的表情，带着些许的期待，她双手紧

扣抬至胸口，缓缓闭上眼。许完愿，吹完蜡烛，没有如预料般灯光亮起，只感觉唇上一热，她背脊一凉，借着对面楼的灯光，能看到近在咫尺的脸。他们之间还有一个蛋糕相隔，正在她不知所措之际，伊凡放开了她，又轻轻地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还没等她从各种状况中回过神来，伊凡已放下蛋糕，开灯，牵起她的手往外走。

M. Y 大厅里是从会议室临时搬出来的桌子，上面摆了大大小小的蛋糕，每个蛋糕上面都插着不同数目的蜡烛，草草扫了一眼都有二十多个。

席岩石化在原地，傻傻地问道：“还有谁一起过生日吗?”她真不知道 M. Y 或者他们的朋友中间有人是跟她同月同日生的，更何况是那么多个!

伊凡笑容里带着几分苦涩，也有几分自信，“这是之前没有我陪你过的生日。”

席岩汗颜，回头，原来那些不同数量的蜡烛，是分别代表她的岁数。那么早上那些花，也是……

伊凡继续缓缓地说道：“除了那三年，你所有的生日，我都不曾参与。”

席岩觉得鼻子有些发酸，胸口也有点堵，泪光盈盈中，却很煞风景地说了一句：“伊凡，蛋糕店和花店都给你办了终身 VIP 卡吧?”

伊凡哭笑不得，从口袋里取出一条项链，没给席岩任何反应时间，就亲手戴在她的颈上。

席岩怔住，摸着这个摩天轮坠子，一阵恍惚，这个才真合了她的心意。

“这是那年我来不及送出的礼物。”伊凡笑着解释。

席岩已微微踮起脚尖，在他唇上蜻蜓点水般轻触了一下，说了声“谢谢”。伊凡怎么可能如此放过她主动的机会，伸臂一拉，将她纳入自己的怀里。席岩顺从地贴住他，轻轻闭上眼，透明的液体终于不堪重负落了下来。

其实伊凡当年最先买的是款情侣项链，却不料被苏以南看中，而他又听秦雨默提到席岩喜欢摩天轮，便重新回去买了这款限量版的项链，没想到席岩竟是如此喜欢。蛋糕和鲜花换来的只是她感动的调侃，而项链却让他从她瞬间发亮的眼神里看到了快乐。

伊凡放开了她，与她保持一些距离，指尖摩挲着她的嘴唇，良久，他吻了上去，用唇代替。席岩本能地想要拒绝，可眼前是满满一桌的蛋糕，犹豫了一下，悬在半空的两手终于落在了他的腰间。但她没有任何回应，被动地接受着他的亲昵，而他的吻也只停留在她的唇边，没有更进一步，直起身重新抱住了她。

“那么喜欢摩天轮吗?”

“你不觉得它比蛋糕和鲜花更昂贵吗?”席岩笑着打起了马虎眼，“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它?”

“心有灵犀。”

席岩也被堵得没话说，憋了半天又重复了今天说得最多的两个字“谢谢”。以前的伊凡只会通过在生活中给予她关心来表达他的爱，而现在的他却急于用言语和夸张的行为来表达他的心情。是因为她无法给他安全感，还是他连自己都不确定他们之间的感情?

秦雨默看了一场“大戏”，从 M. Y 出来，将自己的礼物放进口袋里，嘴角一扯，满脑子都是刚刚看到的席岩和伊凡两个人拥吻的画面，心里堵得慌，觉得自己的生命里有某样很重要的东西在渐渐远

离，而他却无能为力。

他想起那年在学校，席岩生日当天，他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的风景，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们两个在操场上上演的一出类似今天这样的好戏。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他们之间如此亲密的互动，当时自己也是如今这样的感觉，心脏没来由一抽一抽的。席岩那个笨蛋回到家像是犯了错误般，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他也就故意不理她。最后还是她忍不住，又在十二点前敲他的房门，为的就是听他说一句“生日快乐”，然后如释重负地说：“你没跟我说‘生日快乐’就像是没过生日一样。”

想着往事，秦雨默失笑，脑袋枕着交叉的手靠在椅背上，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患得患失了？或者这种心情也如之前那样，过几天就好了。

和展延约在“火鸟”，他们很少去“夜色”之外的会所或是酒吧，不过秦雨默已经连续好几次没出席他们的聚会。

两个人轻碰了酒杯，一饮而尽。

“最近泡妞忙得都不来聚会了？”

“是爷我要发愤图强了。”

“切，这话你从脱了开裆裤就说了，不足信。”

“少来，你见到我脱开裆裤的时候了？少得瑟。”

展延打了个响指又叫上了几杯酒，长臂勾住了他的肩，秦雨默手上的杯子晃出了不少酒。

“嘿嘿，三哥，你是不是舍不得岩妹妹归别人了？”

“上次老二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出马哪有搞不定的事情。喂，你别转移话题。”

秦雨默拿着 Zippo 打火机，漫不经心地一开一合把玩着，懒懒看

了他一眼，“你别自作聪明。”

“三哥啊，送你句广告词，‘遇见就不再错过’。”

秦雨默含着笑，只淡淡看了他一眼。他确实不想看到席岩和老二在一起亲昵的样子，就像被人抢了珍贵的东西，瞬间无比失落。

“听说你换了个固定的女人了？”展延晃着酒杯，紧盯着冰块融化在琥珀色的液体中。

“结婚对象。”

展延一口酒喷了出来，溅了秦雨默的毛衣上星星点点的酒渍。

“三哥，你出惊人之语前能不能先来点心理暗示？”

“爷我到了适婚年龄。”

“打住！”展延立马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一脸鄙夷地瞥了他一眼，抓起自己的外套就往外走，“要我。咱 AA，你的自己解决。”

秦雨默无奈地挤出一抹苦涩的笑，他也希望这只是个玩笑而已。

到了公寓楼下，展延跟着秦雨默下了车。

“这么晚还不回去？”

“这是什么待客之道？辛苦送你回来还不给口茶喝。再说了，我也是上去看岩妹妹的。”

“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样。”昏暗的夜色中还能看到他半眯着眼，带着危险的神色。

“难道三哥有啥把柄在我手上？”

两个人走进屋子，看到席岩穿着松松垮垮的衬衫，双脚蜷缩在沙发上，下巴搁着膝盖，一手举着个黑棋子，另一只手大拇指放在唇边咬着，一脸严肃地对着茶几上的围棋皱眉，压根就没注意已经被两个大男人盯了很久。那样的漫不经心，越发显得女人味十足，秦雨默习以为常，他从来没有否认过她是女人的事实，而展延很难得看到这样

的席岩，整个人呈呆滞状态。

明明自己离开的时候，她还在和伊凡你侬我侬地过生日，怎么一转眼就回来了？秦雨默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在见到席岩的那一刻，他紧皱了一个晚上的眉舒展了开来。

席岩听到叮的关门声，头也没抬懒懒地说了句“你回来了”，继续一副痛苦的沉思状。

秦雨默很快回过神，这种场景自然也是见怪不怪，脱了外套，径自走到餐桌旁倒了一杯水。

许久没听到回声，席岩又随口说了一句：“桌上有糖水，晚上刚炖的。”

秦雨默嗯了一声，走到她身后，看着棋盘，长臂绕着她的背后伸了过去，在某一处放了颗黑棋子上去，直起身的时候抬手揉了揉她的脑袋，“还是那么笨!”

“切，我早看到了。”她嘟囔了一句，原本要兴高采烈的，看到某人得意扬扬的模样就把自己内心的小兴奋给压了下去。

愣在玄关处的展延大笑着踢了鞋就跑到她的身边坐下，饶有兴趣地看着棋盘，以为他们俩在切磋围棋，“研究围棋吗?”

“五子棋。”

“你用围棋下五子棋?”

“不然嘞?”她一脸无辜地看着展延，怔了一怔，好像才反应过来这屋里多出了个人来，“你怎么会来?”

“嘿嘿，看你呗。”

席岩白了他一眼，“空手的吗？好歹也带点什么。”

展延突然执起她的手来，放在自己的唇上轻吻了一下，笑嘻嘻地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席岩足足愣了半分钟，回过神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作势要追打他，“你找死啊浑蛋!”

展延一边躲避她的追赶，一边解释：“我可是好心啊，就知道你今天肯定是有蛋糕吃，有大捧花收，可展少的吻是独一无二的啊……大不了让你亲还回去啊……”

看着两个人在客厅里吵吵闹闹，秦雨默轻轻蹙了眉，真有点后悔把这家伙带上来了。

好不容易消停下来，席岩气喘吁吁地坐回沙发，却斜眼瞟着秦雨默对展延说道：“你至少是记得姐的生日，不像有些人，早忘得没边了。”

“我们是不想抢了伊少的风头。”秦雨默紧了紧口袋里的礼物，淡淡地答道。

“哎呀，哥手痒痒了，三哥咱杀一盘吧?”展延岔开话题，搓着手，回头期待地看着秦雨默。

“跟手下败将实在提不起啥兴趣。”

“喂喂喂，你们俩会不会太过分了点啊？爷我得罪你们了吗？一次次伤害我幼小的心灵……”

还没等展延夸张地演完，秦雨默一个抱枕扔了过去，让他闭嘴。

两个人“开战”，席岩被晾在一边。秦雨默倒是安安静静，可展延从一开始就没完没了地差遣她，一会儿说渴了，一会儿又说饿了。

“只有糖水，要不要?”

“好哇好哇。”他手执白棋，笑得诡异，“三哥，你的福利可真好。”

秦雨默微微抬了抬眸，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不置一词。

才过了一会儿，展延又冲着席岩喊：“岩妹妹，给条毛巾。”

“自己拿去，哪那么多事!”秦雨默随手抓着一颗棋子朝他扔了过去。

展延委屈地撇撇嘴，“用得着这么护犊吗，不就稍微差遣了下?”

结果迎接他的就是脑袋整个被一条浴巾给盖住，只闷闷发出了声音来，听不真切，拉扯了好一会儿才拽了下来。

“四哥，客随主便。”

“算你们俩狠!”

磨磨蹭蹭了两个多小时，展延才恋恋不舍地起来，又是输得惨不忍睹。临走前，不忘探头进来，“岩妹妹，跟哥哥我去住段时间如何?好玩的东西更多。”

还没听到席岩的答复，他的脑袋就被秦雨默狠狠按住推了出去，一点儿都不客气地合上了门，只留了他在门外拍了一会儿，才无趣地离开。

秦雨默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新闻，没一会儿手上的遥控器就被席岩抢过，利落地关了电视。

她指着墙上的钟吼道：“秦雨默，我给你最后五分钟的机会!”

秦雨默抬眼，钟面上显示时间离零点还差五分钟，他了然，笑着站了起来，视线从她的项链掠过又落在她的唇上，盯了许久，才在最后一刻浅浅地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席岩等了许久，都没见秦雨默有下文。从满怀期待到迷惑不解，她盯了一天的手机都没等到他的电话和短信，晚上和伊凡分别急急赶回来就是为了让他对自己说一句“生日快乐”。而现在他已经说了这句话，可为什么自己的心还是有酸酸的感觉呢?

看着她讪讪地走进自己的房间，秦雨默从口袋中拿出准备好的礼物，和她颈项上差不多的摩天轮造型的项链。这是她二十五岁生日那

年想要的礼物，他匆匆赶去的时候已被人买走了最后一条，却没想到买走它的人竟然是伊凡……

摩天轮坠子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里，小小的钻饰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是他亲手设计并委托国外珠宝设计厂商制作的，本来想拿来逗逗她的，看来是用不上了。

房门突然开了，席岩气势汹汹地从里面冲了出来，他来不及藏好项链，只是紧紧握在手心里，迎面被几张扔过来的设计稿盖住了脸。

“秦雨默，你答应过要帮我的，好自为之!”

随后是砰的一声房门被摔上的声音。

这是警告，还是威胁？他进门看到她独自玩五子棋自娱自乐，以为伊凡早已帮她解决了这事，没料到……秦雨默笑着扯下图纸，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辈子真是欠她的。他摊开手掌，掌心是坠子印出的深深的纹路，有些刺痛。

伊氏的设计在收尾阶段发生了设计稿被泄露事件，很快被各个大大小小的媒体利用起来。M.Y门口挤满了记者，都想挖出点八卦来，在工作室和公寓分批整整蹲点了一周。而秦雨默和席岩就像在宁州消失了一般，到处都不见踪影。

“老大，要不要我出面直接把他们赶走?”

“还没放弃?”

“人少了些，不过在轮班。”

“这几天辛苦你了。”

秦雨默头发被抓得凌乱，下巴已是一片青色，他叉腰站在自己的屋内，凌乱一片，像是刚被洗劫了一番。桌上地上都是图稿，大部分都是废弃的。沙发上躺着席岩，蜷缩成一团，连梦中双眉都纠结在一

起，睡得并不安稳。

两个人又是一个通宵，终于搞定了新的设计方案，人也越发失了斗志。

“这几天伊凡来过吗?”

“来了两次。打不通电话，显得很急，我说出差他才走了。”

整整七天的封闭，秦雨默打开手机的那一刻，满满一邮箱的邮件和未接来电消息，才让他觉得还活在这个世上。这样忙碌到日夜不分的日子还真是许久不曾有过。

他神清气爽地从里间出来，席岩抱着膝盖静静地坐在沙发中央，下巴磕在膝盖上愣愣地发呆。抬眸的时候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像一只迷了路的小兔子。

“我们是不是都完成了?”淡淡的声音，带着慵懒和娇嗔，一脸茫然地望着他。

秦雨默莞尔一笑，连轻轻应着她的声音也是哑的。席岩终于长舒了口气，又一侧身躺了下去，蹭了蹭沙发背，闭上眼睛。

可刚躺下，又被秦雨默不客气地拉起来，硬是塞进了洗手间，锁上门，任其拍打着门，高声喊叫：“秦雨默，开门，让我睡觉!”

秦雨默闲适地斜倚在门上，淡淡地勾了勾唇角，“看来你现在是清醒了。”

不一会儿，里面总算安静了下来，渐渐传来了放水的声音，他才走回桌前整理图稿。

伊凡过来的时候，秦雨默和席岩早已吃过了早饭，准备最后收尾工作。两个人挨得很近，秦雨默的手指不停地在图稿上的各点游移着，不时偏头征求意见，不忘拿笔敲敲她的脑袋，而席岩则是揉着脑袋不停地点头，时而反击一下。

急促的敲门声后办公室门被人大力推开，听到动静的两个人同时抬起头来，却匆匆打了个招呼后继续保持着原先的姿势。

直到整本的设计稿和电子档都交到伊凡的手中，两个人皆如释重负，之前亢奋的状态也突然失了助力般，蔫了。

“你们俩就在这里加班?”伊凡紧盯着席岩，一脸疑惑，“为什么不开手机?”

席岩打开手机，屏幕瞬间暗下来，耗尽了所有电。她喝了一大口的咖啡，急着点了点头，淡淡地解释着：“怕记者吵，还是这里最安全。”

“至少也给我打个电话。你知道我有多着急!”

伊凡提高了嗓门，席岩才把注意力放到伊凡身上，他整张脸苍白得没有一丁点血色，比他们熬了一周的人好不了多少。

“忙晕了，没想那么周全。我回去睡了，你们自便。”秦雨默扔下一句，就径自走了出去，关上门，留下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她是真的没有习惯给除了秦雨默之外的男人任何的行踪报备，至少这几年她的生命里所有的习惯，都只与秦雨默有关。更何况这本来就是 M. Y 的事情，为什么要跟伊凡交代呢？席岩想开口解释，喉咙却被什么堵住了似的，说不出一个字来，只是两个人原地对峙着。

“先去吃饭，再送你回家好好睡一觉。”最终还是伊凡妥协了。

他的车里开着足量的暖气，席岩一上车就觉得刚才被秦雨默吓跑的瞌睡虫又不自觉地爬了出来，还比之前更甚。脑袋往车窗上一靠，像是无茎的绿植物似的，非得靠着东西支撑。沿路一片一片的风景都变得迷蒙一片，支离破碎。

“岩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以后都给我个消息。”

伊凡握着她的手，却得不到她的任何回应。转头，只见她脑袋靠

着车窗已沉沉地睡了过去，发出轻微的鼾声。

伊凡一打方向盘，沿着路边缓缓地停下车来，探身抓起后座的一个靠枕，固定在她的脑后，静静地凝视着她的睡颜。他倾身，情不自禁地在她紧闭的眼角印上了一吻，她只是微微颤动了下睫毛。

他轻叹了一声，岩岩，你在出事的第一刻最先想到的总是雨默，从小到大都是。她甚至连求他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宁可这样把自己累倒。他的视线又落到她空荡荡的颈项上，眉心失望地微微蹙了一下，他以为她喜欢的项链会一直随身带着。

伊凡有些疲惫地深吸了一口气，靠向后座，拿出了设计图稿慢慢地翻看，这是秦雨默与席岩之间相通的东西，尽管主攻的方向不同。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为何不学建筑，无法走进他们这个自然形成的沟通世界。

秦雨默宁愿放弃所有的机会，回来守着一个小小的 M. Y，却不敢承认自己已经对她动心；而席岩，宁愿答应和他交往，却不敢承认自己依赖老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很有可能是一种被叫做“爱情”的东西。他们是不明白，还是故意隐藏？那么他自己呢？算什么？横杠在两个人之间的第三者？他的真心和委屈又有谁懂？

他是男人，所以懂得另一个男人的眼神和关心的意义。他甩了甩头，慢慢地发动车，一直保持着匀速前行。

等席岩睁开眼来，天色微暗，她发现自己还躺在车上，颈项后枕了一个软软的靠枕。她挪了挪身子，扭头，映入眼帘的是伊凡微笑的脸，他很自然地抬手撩开了她额前凌乱的头发。

“你醒了？”

她先是一愣，随后揉了揉脖子，嗯了一声，“我睡很久了吗？”

“不久。”

她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从 M. Y 出发到现在已经整整三个小时。还不久？她不得不佩服伊凡的忍耐力，几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伊凡，你生气了吗?”席岩用有些无辜的表情看着他。

伊凡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半，定定地看着她，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岩岩，我是你的男朋友，你好歹给我交代下行踪……”

“是我不对，我应该跟你说一声的……”

“那是不是可以要点补偿?”

席岩握着车门把手，犹豫了片刻，回身凑上前去，自己的唇在伊凡唇上蜻蜓点水般碰了一下，“这几天让你担心了，你开车小心。”说完，开门，下车，一溜烟就跑了。

伊凡嘴角的弧度慢慢扯了开来，这算是她的道歉吧。虽然来得有点迟，但他还是觉得是很不错的开端，先前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

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虽然用新的设计堵住了诬陷的言论，伊氏没有追究，却也使得 M. Y 逐渐走在了风口浪尖上。

伊凡却在这个时候更加高调地带着席岩参加各类场合的聚会，没有正式昭告，基本也默认了席岩是他名正言顺的女朋友，不是参加宴会的普通女伴，也不是苏以南那样的助理。

席岩不是不想拒绝，可他温文尔雅的笑容，还有发自内心的体贴，都让她不忍心。除却这些她讨厌的东西，所有的事情他都默默迁就着她。

酒会结束，伊凡带她来的是宁州唯一一家拥有正宗法式甜品的法式餐厅。几年前，他也带她来过这里，作为圣诞节失约的补偿。

“你都没吃东西，来这里吃点。”

再一次来到这里，席岩心里百转千回。伊凡牵起她的手信步而入，没有给她迟疑的机会。

席岩无法拒绝，甜品是她的最爱。当甜品上桌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伊凡还是了解她的。小小的法式圆饼融化在舌尖，暖暖的甜蜜流淌开来。

从以前开始就这样，伊凡带她来的都是高级餐厅。同样是贵公子，她可以拉着秦雨默去嘈杂的市场，冬天在喷水池的花坛边一起剥糖炒栗子，夏天去挤大排档吃小龙虾，当然也并非全部出于他本人愿意，但毕竟还算挺协调。而她无法想象拉着伊凡去那些地方会怎么样。

伊凡见她自顾自轻笑出声，好奇地问：“怎么了?”她依旧笑着摇了摇头，目光转向了窗外。

伊凡也没有追问，心情不错地点了主餐，合上菜谱，服务生退去。他笑言：“我记得你最不喜欢点餐了。”

她不置可否。不是不喜欢点餐，是每次秦雨默都会帮她点好，而且比自己点的更有惊喜，她喜欢那份惊喜而已。但她终究还是使不惯刀叉的，被秦雨默冷嘲热讽了好几回都没长进。

伊凡见她与牛排较劲的样子，不禁莞尔而笑，伸手拿过她的那盘牛排，细心地替她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才推到她的面前，“你有多久没进西餐厅了?”

席岩歪着脑袋似在费心思考，印象中只有伊凡才会拉着自己频繁出入西餐厅，与秦雨默即使进了这种地方，他也习惯不给她点需要同时使用刀叉的东西。

“只是不点麻烦的。”她诚实地回答，一边叉起小块的牛肉放进了嘴里。

伊凡接得自然，“有我在，你不用怕麻烦。”

闻言，席岩被刚咽下去的牛肉噎了一下，灌了好几口水才顺畅。再看对面的伊凡，他低着头切着自己的牛排，仿佛刚才的话都是自己的幻听。

席岩吸了口气，心里哀叹：你能把我的胃填得满满的，可是心呢？空了的心你要怎么填呢？

“两位好，这瓶酒是那边的一位先生说请你们喝的。”

席岩和伊凡的视线顺着服务员手指的方向望去，席岩心一沉，不得不佩服秦雨默的手段——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而自己处处都会碰到这些阴魂不散的历史遗留问题。

“你认识吗？”

席岩收回视线，苦笑着点了点头，“之前有点交情。”

服务员给他们倒了酒就离开了，两个人一时沉默。

Mark 举着酒杯撇下女伴径直朝这边走来，席岩的太阳穴也不禁突突地跳了起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Mark 在他们旁边站定，却一眼都不曾看她，对着伊凡举起了酒杯，“难得见到伊总，不知道是不是赏脸让小弟敬你一杯？”

伊凡早已起身，也笑着举起酒杯跟他轻轻一碰，仰头便喝了下去，“谢谢。”

“伊总不介绍下你的女伴吗？看起来很面熟。”

席岩握着酒杯的手抖了一下，狠狠地剜了他一眼，而他看不出一点喜怒。

“我的未婚妻，席岩。”伊凡平静无波地开口。

未婚妻？另外两个人皆是一愣，不约而同看向他，伊凡却若无其事地满上了两杯酒，将其中一杯递给了 Mark。

“不管岩岩之前怎么得罪了你，我都替她道个歉，还望马总看在我的面子上就一笔勾销了。”

Mark 先是轻哼一声，紧接着笑出了声来，“得罪我？伊总何出此言？”

席岩始终低头不语，手中的酒杯却握得紧实，大拇指一下一下刮擦着杯壁，低低地发出刺耳的声音来。

“想不到伊总竟可以大方到娶一个风尘女子。”Mark 还没看清伊凡骤变的脸色，便转向席岩，手指轻柔地从她的腮边似有若无地划下，见她嫌恶地撇开头，他却笑得暧昧，眼里没有半分的笑意，又俯身朝她凑近了几分，信口雌黄，“岩岩，这身衣服穿着很美，不过我更喜欢你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穿在我身下满脸娇羞的样子……”

话未说完，一杯酒当即泼在他的脸上，顺着脸颊滴落在衣上，他抬手抹了一把。

“禽兽！”席岩红着眼睛，咬牙切齿地从唇边挤出了两个字，狠狠地把空酒杯砸在桌上，抓起包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她做过的事情她不否认，但没做过的她也绝对不容别人诬陷！

伊凡握着拳，Mark 的字字句句化成了一枚尖利的针直扎他的胸口。之前席岩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可那时候他还以为只不过是她的一时气话。

垂下的眼底燃烧着愤怒，他抿着唇二话不说，扬手对着 Mark 就是一拳，四周惊呼声起，他推开劝架的人，指着地上的 Mark 警告：“不要让我在宁州再看到你！”

伊凡狠狠踢开椅子跑了出去，四下再无席岩的影子，打她的手机也提示关机状态。这样的话赤裸裸地从其他人口里说出来，要比席岩生气的时候自我轻视更让人心痛。

他沿着街道慢慢地开着车，始终没有见到她的身影。焦急，悔恨，他早该从她的神色中猜到异样，那个时候就该拉着她离开，不至于受到这样的羞辱。

伊凡愤恨地一拳砸在方向盘上，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

电梯出口的楼道灯已经坏了几天，黑沉沉一片，席岩低头摸索着输密码，谁知，门咚的一声就自动开了，脑袋狠狠撞在一堵结实的胸墙上。

“秦雨默，你开门都不看的吗?”她吃疼地揉着脑袋，见秦雨默手里还拿着车钥匙，一副急匆匆的样子，像是正要出门，“你要出去?”

这下轮到秦雨默微怔，大大松了口气，语气也轻松了不少，“开个门想心事活该这样。”

“是没灯好不好。你这么晚去哪儿?”

“散步。”

拿着车钥匙去散步？鬼才信。席岩白了他一眼，绕过他进了客厅。

秦雨默把外套和车钥匙都扔回了原处，跟着进了屋。刚接到伊凡的电话说她失踪了，就急匆匆地跑出去，没想到她自己回来了，看起来还挺正常。

只是席岩一坐到沙发上就大口大口地喝水，喝完一杯又把空杯子递给了他，一副可怜兮兮让人无法拒绝的模样。秦雨默叹了口气，乖乖地替她再次满上了水。

她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喝了五大杯，总算作罢，安安静静地坐着。

秦雨默挨着她坐下，“怎么了?”

过了许久她才幽幽地开口：“墨鱼啊，之前的东西是真抹不去了

吧?”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幽远哀伤，笑得也苦涩。

秦雨默自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抬手揉了揉她的发顶，“你怕他嫌弃你的过去?”

席岩一脸茫然，未作回答。

“岩石头，那你嫌弃我吗?”见她爽快地摇了摇头，他轻笑，“那么你在担心什么？老二不是那样的人。”

是啊，伊凡不是那样的人，可一次又一次类似的情况，会令他的心情有多糟糕，他又如何去面对他的家族和整个伊氏集团？掺杂着真真假假的过去，就算伊凡不在乎，整个伊氏只怕也是不容许的。

“怎么那么烫？发烧了?”无意碰到她的手臂都感觉有点烫人，秦雨默试探她的温度，放在额头上的手心也感觉到烫人。

席岩呆了一下，“发烧了吗?”

秦雨默狠狠瞪了她一眼，“给我好好坐着，我去买药!”

看着秦雨默急匆匆外出的背影，那样的责怪反而让人觉得温馨无比，晚上所有的委屈和不快也渐渐沉淀下去，嘴角不自觉弯了弯。

席岩吃了药睡下，还是不见降温，大半夜迷迷糊糊地呻吟着，抬手碰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发出了碎裂的声音，惊醒了还在书房赶工的秦雨默，他一摸她的脑袋，二话不说就用被子裹住她往外跑。

“你这家伙还真是一刻都不让人省心啊。”

席岩醒来，发现自己的脑袋枕在秦雨默的腿上，而他就坐在医院输液室的休息椅上，头靠着冰冷的墙。深夜的医院输液室静得能听到液体一滴一滴落下的声音，还能感觉到渗入血管的冰冷。她不敢动，静静地仰望着他，惨白的灯光下，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疲惫的脸，紧闭着双眼，却抱着她一点都没有放松，身上是淡淡的属于他的味道，夹杂着未褪尽的酒气。她知道这几天秦雨默都在赶设计稿，还一边与规

划城建的人周旋在酒桌上。

从小到大，每次生病她都会这样蜷缩在他的怀里，原以为应该习以为常才对，可她的心还是没来由地抽动疼痛。

“醒了?”倦容如常，声音低哑，泄露了疲惫。

席岩试图支着手起身，却被他不大的力气强行按住，紧了紧被子。大掌贴在她的额头，他重重地舒了口气，眉间也平舒了些，“好好躺着，没床位了。”

挂完水，又过去了三个小时，天色未亮。回到家，她犹豫了片刻，还是开了机，刚编辑了半条短信，伊凡的电话就进来了，似乎一直都在拨打着她的号码。她心里一阵刺痛，接起了电话，哽着嗓子说了几句，便匆匆挂了，怕他听出异样来。

末了，他又发来一条短信：岩岩，不要放在心上，我不在乎。

席岩泪如雨下。原谅，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可伊凡还是相信了 Mark 的话。

第十章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秦家突然举办的宴会，秦雨默没有多解释，席岩也不想再问。正如之前每周一次的聚餐那样，人到了那里，应付过去，便好。只是这一次，站在她身边的人换成了伊凡。

秦雨默的父亲秦臻破天荒地出现在了宅子里，席岩一进屋就碰了个正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良久，才笑着喊了一声“叔叔”。秦臻只是微微颔首，与伊凡简单交谈了几句，就招待其他客人去了。

秦臻身边的女人，已年过四十，依旧性感火辣。那是他的助理，光明正大地站在他的身边。十多年前，她和秦雨默看到的辗转娇喘于秦臻身下的那个漂亮女人，自此虽未见过几次，却只那一眼便牢牢记住了她的容貌，妖冶得让人喘不过气，那是与林罗兰截然相反的美。

席岩感觉自己脑中没来由跳出苏以南的容貌来，与之重合，挽着伊凡的手臂下意识地紧了一下，手心里渗出了汗。伊凡正与周围的人谈笑，并未在意她的变化。

蓦地，秦臻的助理回眸对她展颜一笑，视线在她和伊凡之间轻扫了一遍后，便回转头去，手臂自然地挽在了秦臻的手肘上，两人如影

随形地周旋于客厅的来客之间，喧宾夺主的意味明显。

是在她面前炫耀成功吗？可是与她何干呢？她虽然对林罗兰无感，但看着秦臻的助理更是碍眼。

席岩意兴阑珊地收回视线，却不期然地撞上林罗兰哀怨的目光，确切地说是对着秦臻和他的助理。林罗兰的皮肤原本就白，现更是白了几分，明明很愤怒，却硬要装作坚强大度的模样来。

有哪个妻子能够容忍自己的丈夫在大庭广众之下出轨呢？席岩忽而觉得凄凉。秦雨默问过她，还相信婚姻吗？这会儿她很想告诉他，终究还是不信的。

席岩装作若无其事地撇开头去，伊凡凑在耳边问："是不是不舒服？"

她脱口而出："有点。"

伊凡刚想携着她去休息，就被几个熟人拉住话家常。

席岩不喜欢被当做他的包袱那样毫无营养地与陌生人应付客套，打了声招呼，便从他身边默默走开。

她觉得无趣，自己住了那么久的地方，却是一天比一天都要陌生。环顾了一圈，陆向东一家，展延，也都在这里，却独独不见秦雨默。

她翻开手机，噼里啪啦打了一串字，刚按出发送键，就听到了不远处熟悉的手机短信铃声。抬眸，看到秦雨默款款走来，身旁似乎还有个女伴。只见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短信，一抬头，正好对上了席岩探究的目光。相互注视着对方好一会儿，他皱了眉，直到有人来跟他打招呼才打断了这样无声的注视。

席岩终于看清了秦雨默身边的女人，正是季梦涵，而她也正高傲地望向自己，故意往秦雨默的手臂上一勾，挑衅地看着她，那意味不

明的笑意和狠厉让人不明所以。

席岩冷笑，一个个还真是演技高超。但秦雨默似乎不喜欢季梦涵那样的亲昵，手不着痕迹地抽离出来，随后似乎在找寻着什么，东张西望，眼里隐藏着她看不明的东西。

这是秦雨默第一次带女人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她不得不承认，单从外表来看，季梦涵确实要比秦雨默交往的那些主播明星更适合秦家少奶奶这个位子。

从小到大参加这类宴会也不算少，席岩还是极其不习惯，以前有秦雨默跟她开开玩笑，时间就忽悠过去了，而今天越发乏味，只想找个借口早早离开。谁都不知今天这样的阵势意欲为何，只不过宁州极其体面的人基本都来了。高谈阔论公务事，也不忘给自己适婚的孩子找个联姻对象。这里有不少人席岩是认识的，小时候就认得，只是后来慢慢与秦家攀上了关系，遇到她也只是不咸不淡地应付，她乐得清静。

一旁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话题的焦点自然是秦大少和他今天公开带过来的女伴。

“季家不是刚在宁州得势吗？季梦涵好像也刚从国外回来吧？怎么那么快就勾搭上秦少了？”

“他们是大学同学。”

“我说呢，不是还有个席岩吗？”

“席家都消失那么多年了，你说谁够资格做秦家少奶奶？”

八卦一旦开了头，聚集的女人就会越来越多。

“席岩不是和伊凡好了吗？”

“玩玩的呗，几年前不就甩了她一回了吗？”

……

席岩晃着手中的红酒，象征性地在唇边抿了一下，很荣幸，她也成为这些标准富二代的饭后谈资对象了。

“还是不习惯吗？吃点东西。”伊凡靠近她，手上的盘子上盛着精致的红豆糕，她鼻子一酸，小时候经常缠着妈妈做这个。她拿起叉子轻轻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幽幽地叹道：“没有妈妈做的味道。”

她刚把盘子里切过的那一块放进嘴里，林罗兰就喊她过去，她一边应着，伊凡又接过她手中的盘子，比了个唇形：去吧。

“人已经走远了。”看着席岩远去的背影，陆向东递给伊凡一杯酒，与他轻碰了一下，小抿了一口，“岩丫头的性子清冷了些，不过人还是不错的，别再伤她了。”

“放心吧，一次已经后悔了。”

两人但笑不语，各自饮尽杯中酒。

冬日的傍晚时分，阳光褪尽，只在天边留下一片淡淡的粉色。伴着阵阵冷风，单薄的衣物吹了开来，裸露在外的皮肤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着彻骨的寒意。席岩抱臂看着林罗兰，等着她开口。

今天的林罗兰穿着一身白色的旗袍，前襟盘口处开出几朵梅来，肩上披着白色皮草披肩，似乎一点都感觉不到寒意。

“小默已经答应和小涵交往了，现在这样的结果我很满意。”她的声音平静得与刚刚判若两人。

席岩缓缓转身，看向前方那片不怎么清晰的云彩，手紧握住栏杆扶手，“林姨，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担心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记住自己的身份，做符合身份的事。”

席岩扯了扯嘴角，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笑得凄楚，季梦涵或者就是下一个林罗兰。轻蔑的笑声飘忽地在空气中回荡散去，林罗兰只是呆呆地看着她。

“我从来都不敢忘。”落魄了的公主还不如平民，她当然牢牢记着。

席岩的视线越过林罗兰，看向大厅，秦雨默携着季梦涵迎向秦臻，秦臻用手背抵住了自己的唇似是假借着咳嗽，不动声色地将助理的手从他的臂弯拉开。而秦雨默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便和他擦身而过。

秦臻的脸色自然万分难看，看来他还是介意自己儿子的。席岩冷冷地笑着，又转过去背对着林罗兰。

兴许是自己的弱点被人看了去，有些底气不足，林罗兰很快就借口离开了。席岩依旧目视远方，眼睛又胀又热，她只是狠狠瞪着，不想泄露半分的怯懦。她抓着栏杆的手环了一圈，指甲深深抠进掌心里，任冷风吹落了她的披肩，露出圆润的肩来。

仰着头，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又呼出了大团的白气。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整个人都陷入一片麻木中，才感觉到一双温热的手扣在她的双肩，随后柔软的披肩又裹住了她。修长的双臂一直呈环抱的姿势，就像从后面将她圈在怀里。明明是火热的手，却渗不进任何的热度到身体里，她的嘴角露出了苦涩的笑意。

那样温柔的动作，却从头顶传来了愠怒的声音：“这么冷的天在做什么！还嫌自己去医院频率不够高吗?!”

在秦雨默的手臂环成的狭小空间里，席岩缓缓转过身来，抬头看着近在咫尺的他，她很想用“衣冠楚楚”来形容他，可脑袋里首先蹦出来的却是“衣冠禽兽”。她掩面轻笑，最后索性双手扯着他的衣襟，大笑不止。

秦雨默半眯着眼，不知道她心里那么多的小心思，就等着她疯笑完。他的目光在她的脸上微微停留了几秒便移开，投向茫茫暮色，

“不问我吗?”

“问什么?以前你不都是主动向我汇报的吗?”席岩终于止住了笑，恢复了正常的表情，抬手小心抹去眼角淡淡的湿意，极其认真地看着他，“你这次是认真的吗?”

“你说呢?”秦雨默一手抓着围栏，重新把她半圈在怀里。

“我怎么知道?”反正秦雨默从小就叛逆，她是绝对不会相信父母逼婚的苦情戏码会出现在他身上，看着他幽怨的表情，轻叹了口气，“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她，真认准了?”

秦雨默慢悠悠地扫了她一眼，“是谁有什么要紧。”

他经常会居高临下地像对待孩子般拍拍她的头顶，又像是对待宠物般揉揉她的发。而这一次，席岩想都没想就烦躁地拍开了他的手。他也无所谓，把手插入口袋中。

“别指望我以后喊她嫂子。”她无趣地挥挥手，“我回房间了。”

“等下我们一起走。”

席岩脚下一顿，低着头沉默了片刻，继续往前走，也没回应他的话。走过大厅，宴会还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大家看起来都兴致勃勃。见伊凡在和秦臻说着话，她准备径自上二楼。

席岩还记得，小时候她很喜欢这样的聚会，因为秦父会带着秦雨默过来，可以见到秦雨默……她低垂着眼眸，连自己都没察觉到想起往事时竟然偷偷地笑了。

刚到回旋楼梯的拐角处，音乐蓦地静止，秦臻站在客厅的中央，笑呵呵地跟所有人宣布秦氏和季氏的合作关系，当然也不忘公开秦雨默和季梦涵的关系。

原来，这就是这次聚会的真正目的。席岩撇撇嘴，在一片掌声中，身影缓缓隐没于楼梯处。

一觉醒来，楼下的声音已散去，拉开窗帘，外面沉沉夜色。手机开了静音，错过好多通伊凡来电，倒没有秦雨默的。

她想下楼喝口水，发现对门秦雨默的房间门虚掩着，她轻轻一推，秦雨默正双手插袋立在窗前，背对着她，身影落寞而寂寥，让人心疼得忍不住想要抱紧他。

秦雨默似乎感知了她的存在，视线慢慢移动，借着席岩房间的灯光，两个人的视线最终对着落地窗玻璃汇合，不约而同微微扬起了嘴角，彼此不语，站在原地，许久。

秦雨默幽幽地开口："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嗯。"

冷冷的墓地，天微微飘着细雨，寒风一阵紧似一阵。

每年的这一天，席岩和秦雨默总会准时来到这里。

两个人穿着黑衣，撑着黑伞，并排立在墓碑前。雨渐渐大了起来，慢慢伴着绵长的啜泣声。

席岩咬着泛白的嘴唇，很快渗出了一道血痕。她蹲下去，秦雨默也随之蹲了下去，把伞往她身上挪了挪。

其实父母的样子在席岩脑海里已经逐渐模糊了，一年比一年更甚。她用力地睁大眼睛看着照片上的笑颜，竟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时间真的可以将快乐的记忆一点一点从脑海里抹去，却永远忘不掉那一场汹涌的火海。她捂住脸，任泪水从指缝中汹涌地渗出，滚烫滚烫……

两个人就这样一会儿站一会儿蹲，哭累了，说累了，她就靠在他的身上，他揽着她，两个人相依相偎地支撑着。

"墨鱼，那场大火是意外对不对?"

“嗯。”他的唇贴着她的额头，轻轻一啄。

“当年爸爸对你说了什么呢?”

“那是男人之间的秘密。”

她伸出双手紧紧揽住秦雨默的腰，十指在他背后紧紧相扣，顺势将自己的脑袋埋在他的胸膛。秦雨默一手拉开自己的大衣把她裹紧，一手撑着雨伞不让雨水打湿她。他能感觉到热热的液体隔着自己厚厚的毛衣，渗进他的心里去，他也跟着疼。

下山后，秦雨默驱车驶向公寓。这一天，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伤痛日”，他们关掉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秦雨默下车，撑着伞把她从车上扶了下来，她的脚刚踩地，便虚弱地晃了一下。

伊凡静静地站在公寓楼门口，等着他们一步步相携走近，他没有撑伞，雨滴纷纷扬扬落了一身。之前他赶到 M. Y，谁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去了哪里，出来的时候碰到何哲，才说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两个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秦雨默也看到了伊凡，深深叹了口气，想把席岩和伞都交给伊凡，席岩似乎看出了他的用意，他还没挪身就从他背后拽住了他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动作落在伊凡的眼里，极其讽刺。

秦雨默只是淡淡地说道：“上去说。”

进了公寓，席岩一言不发，傻傻地任秦雨默扶着她，替她擦了脸，又把她安顿在床上，盖上被子，她就整个身子都蜷缩了起来。

直到她闭上眼，秦雨默才退了出去，关上门。

回到客厅，秦雨默点了支烟，又扔了一支给伊凡，伊凡拒绝，两个人静默地坐了许久。

最终，秦雨默吐出了一个长长的烟圈，迷蒙的白雾盖住了脸，

“今天是岩岩父母的祭日。”

伊凡怔住了，他是真没有关心过这个，席岩也从来都没有跟他提起过。

“席叔叔和阿姨走的时候，她才六岁。”秦雨默猛吸了口气，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六岁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被吞没在火海中……那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她都躲在角落里不说话……”

“是意外吗?”

秦雨默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不敢查，我怕查出来的结果不是她想要的。如果活在疑惑中能让自己快乐，那么宁可一切真相都消失。”他忽而回头，看向伊凡，目光凌厉，“老二，三年前究竟因为什么?”

“是我让她雪上加霜了。不会有下一次了。”伊凡避重就轻。

秦雨默沉着声道：“老二，我和她的关系就是这样，或许已经比亲人还要亲，剪不断扯不开，这辈子注定我会一直照顾着她，谁伤害她，我肯定不会不管。”

“你把她当女人看吗?”伊凡盯着他的表情，一刻都不想错过。

“如果我出手，谁都不可能有机会。”秦雨默戏谑一笑，捻灭了烟蒂，“你坐会儿，我去看看她。”

“雨默，我不会给你机会的。”

秦雨默后背一滞，冷冷一笑，“希望如此。”

席岩坐在床上，侧头看向窗外，丝丝缕缕的暖阳透过窗帘照了进来，洒了一床一地。

她觉得每年过去的那一天，她都会重生一次。伸了伸懒腰，开门，已有早饭的香味扑鼻而来。

她和秦雨默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提起昨天的事情。又是打打闹闹

一阵折腾，她才踩着时间点匆匆出门，和伊氏工程部的人约好了去工地。

席岩又见到苏以南，和自己一样利落的中性装扮，可脸看上去有几分憔悴。见到她，苏以南只勉强扯了下嘴角，就当是和她打了招呼，便随着工程队走进工程部临时房。

席岩挑挑眉，耸肩，最后一个走进屋里，关上了门。

伊氏这套新楼盘有别于临江的高层，尽管推出的全都是精装房，但主要是针对工薪阶层，在设计上自然更考虑价格因素，注重实用性和公用性。

建筑设计师和工程部的人都先后陈述着自己的看法，席岩听得仔细，而右手指尖转着笔，时而蹙眉，时而和同伴悄声说上几句，在图纸上涂涂改改。

苏以南坐在席岩的斜前方，视线久久落在席岩的身上。说实话，席岩的脸色比她自己好不了多少，但总感觉比自己更沉得住气，自始至终都静静地投入到工作中。偶尔席岩回头，两个人目光相撞，席岩也只微微惊异，转而一笑又低头做着标记。

啪的一声，手中的美工笔笔头裂开，苏以南才回过神来，垂下眼，笔记本上显出深深的黑色小孔，还有整页毫无章法的黑色杠杠。

闻声，席岩看了她一眼，视线不由自主落在她颈上的那个项链上，自嘲地一笑，又不动声色地移开视线，低下头倾身在何哲耳边说了几句，合上图纸先行退了出去。

油门踩到底，银色的 Polo 驰骋在空旷的郊区公路上，但没多久，车却缓缓停了下来，接连发动了几次，只发出熄火的声音，好端端的车就半途抛锚了。

快到了与伊凡约定的时间，席岩连打了几个电话过去，传来的都

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的女声。伊凡是最守时的人，不管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他们之间的约会他从来都没有迟到过。难道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可早上明明是他打来电话约的自己，让她又惊又喜，毕竟偶像 David 的票不是谁都能搞到的。难道是因为脚伤复发了吗？伊凡的脚同一个地方连着伤了两次，一到阴雨天就会复发。

席岩看看天，艳阳高照，没有任何潮湿的迹象，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她有些不确定的心焦，抬脚一甩狠狠踢在车子轮胎上，低声咒了一句。

秦雨默接到席岩的电话，是在秦季两家聚餐上，一看手机屏幕显示，唇角一勾，煞有介事地对着手机胡诌了几句，就借此说工作室有事情需要赶过去。

秦臻虽是严厉地责怪了他几句，在季家人的劝说下也放了人。季梦涵无奈，只能装成识大体的样子，心里却是百般不乐意，她当然知道秦雨默是在跟他们演戏。

听着秦雨默在那端胡诌，席岩心下是明了了几分，趁机损了他几句，那头也只能打着哈哈不敢反驳。

空旷的公路上，来来往往的只有各处工地上的几个工人，连辆车都看不到。她倚着车门，裹紧了大衣，突然有一辆眼熟的车从她的身边呼啸而过，吹起了大片的尘土。在这种地方，如此张扬的红色跑车不是苏以南的，又会是谁的？

她也没在意，低着头，顺着脚下的尘土画着圈圈。直到黑色路虎停在她的跟前，秦雨默一摔车门，气冲冲地从车上走下来，锃亮的皮鞋就在她的眼皮底下。

“有你那么求助于人的吗？”他拍拍她的车，皱起了眉，“车又怎

么了?”

席岩嘟着嘴说道：“发动不了了，明明刚修好的。”

“换了你的破车吧。”

“我穷。”

“哥赏你。”

“无功不受禄。”

“车坏了不该叫维修吗？喊我干吗?”

“呼……你的号码比维修的容易记。”

秦雨默的嘴角都抽搐了，这是什么鬼理由！他提着她的衣领，像是提拉着小鸡似的，“上车吧，过会儿让人来拖，这破车放哪都不会被偷。”

席岩搓了搓冻僵的手臂上了车，在车上的挡板镜上看到自己灰头土脸的样子，不禁吐了吐舌头，熟门熟路地拿出毛巾和梳子整理起来。

秦雨默睨了她一眼，随手开大了暖气，“去哪儿?”

她看了看时间，早错过了与伊凡约定去看展览的时间，于是随口便道：“你想去哪就去哪。”

秦雨默的唇角扬起快乐的弧度，深深地注视着她，看着她把头发全部散了下来，又随意地绾了个髻，露出一截白白的脖颈。

“你确定要去我去的地方?”

席岩侧头回视着他，一脸狐疑，“你擅自带我去你去的地方还少吗?”

秦雨默但笑不语，一路驰骋。

“伊凡给你电话了吗?”她试探地问了一句。

“他找我有事?”

“一直关机，约好去看 David 设计展的。”伊凡也不是有事不交代

的人，即使手机没电也会借了别人的手机打给她，更何况离约定的时间都过了那么久。

“伊凡也看那玩意?”

“陪我去不行吗?”

“行，当然行。”

秦雨默用自己的手机拨过去，也是同样的关机提示，他又拨了一个号码，嘴里只嗯嗯几声就挂了，取下蓝牙耳塞扔在一边。

“哥带你去玩。”

“秦雨默，你越来越没意思了，刚才打给谁了?”

“苏以南。”秦雨默觑了她一眼，嘴角微微斜了上去，停顿了片刻问，“她就是 Catier 里的那个女人吧?”

“墨鱼，你是不是在我肠道里寄生很久了?”

秦雨默长臂一伸，把她的头发又揉成了一团，她狠狠瞪了他一眼，不得不重新再梳一次。

“你很早就认识苏以南了?”席岩随口问道。

“略知一二。”他回答得尤为简单。

是啊，苏家在宁州也是有头有脸的，要想不熟也难。也就她最没劲，不存在席氏以后，她便什么都不是了，自此刻意回避着这个圈子的事情，先不识季梦涵，后不知苏以南。

“咱们去看 David 设计展吧。”秦雨默掏出两张票子在她的眼前亮了亮。

席岩眼前一亮，火气全消，伸手拽过他的票子，细细地确认着，“哇，你也有票欸，竟然还有签名……”

“拜托你把口水收收，真丢脸。”

David 设计展第一天，三层展厅挤满了各界政要和商人，真正懂设计的人往往一票难求。挽着秦雨默的手臂，看着拥挤的人群，席岩禁不住轻叹了口气。

“不至于那么失望吧?”秦雨默轻笑。

“你看到那些人了没？那个设计明明就不是 David 的作品，还一个劲儿地夸。”

顺着席岩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个生涩的室内设计作品，不过有极大的潜力。只要是内行，或是对 David 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犯这么低级的判断错误。

“David 每次展览总会有个提拔新人的单元，专门展示新人作品，凡被他看中并参加展览的设计师都基本能站在世界舞台上。”席岩以为秦雨默不明白，用极大的耐心解释着，从她眼里却看不到一丝羡慕的光芒。

“岩丫头，我一直没问过你，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室内设计?”秦雨默摩挲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喜欢啊。”她回答得不假思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想跟着他学一样的东西，才不会离他太远。不过她没有说。

“有没有想过成为 David 的弟子?”

席岩笑着摇了摇头，“我的喜欢，仅仅是喜欢设计房子的感觉，其他都不重要。”她驻足在一套独立公寓透视图前，指尖轻轻地划过，“David 最棒的设计就是他的家。”

“实际效果比这图还要好。”

“你见过?”席岩惊呼，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默，过来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耳边传来生涩的中文，还没等席岩反应过来，秦雨默已经和一个

胖胖的男人抱成了一团，两个人用英语叽里呱啦地笑谈一通。席岩瞪大眼，用手将自己的惊呼声捂住，秦雨默竟然认识 David！难怪他还搞到了 David 的签名。

她完完全全被忽视在一边，直到被秦雨默一揽，推到 David 面前。

David 笑得有些诡异，指着秦雨默一脸坏笑，“女朋友？”

“女性朋友。”

秦雨默跟老外玩起文字游戏来，对方也好说话，同样礼节性地抱了抱席岩，仔仔细细地将她打量了一遍，意味深长地盯着秦雨默，“就是她吗？”

秦雨默似笑非笑地沉默，不理会席岩探究的目光。

David 早已明了，竖了竖大拇指，拍了拍他的肩，神神秘秘地看了一眼席岩，先行离开。

“他认识我？”

“怎么会？”他伸手扳正她的脑袋，继续往前走。

“你是怎么认识 David 的？”

“在国外的时候。”秦雨默回答得轻描淡写。

席岩紧追不放，“你真去过他家吗？真是他送给爱人的礼物吗？”

“嗯。”见她充满期待和向往的眼神，他微微一笑，弯腰看着建筑模型。

“秦雨默，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

秦雨默直起腰，抬手在她额头上一弹，看着她骤然皱起的眉头，嘴角扯出漂亮的弧度，“随时给你崇拜我的机会。”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知道秦雨默与 David 是朋友，她越看他的作品就越感觉到更有生命和亲和力了，一不小心就落下了秦雨默一

大截。

“席总监。”

闻声，席岩缓缓转头，遇上伊凡惊诧的目光，两个人皆是一愣。随后她的视线下移到垂挂在伊凡手臂上的手，脑中又联想到秦臻和他的助理，没来由她的嘴角上扬，反而一脸平静地看着他们。

伊凡尴尬地从苏以南那里抽出手来，改牵起席岩的手，她也没有挣脱，只淡淡地说道：“打你电话一直关机。”

“嗯，没电了。突然来了客人说要来参观，本来想给你打个电话，小南说跟你提了这事，我一忙就忘了。”

席岩依旧笑着，紧盯着苏以南，见她微微垂下眼，想要做解释，却被秦雨默打断：“苏助理给我打电话了，我跟岩岩说了。”

席岩明显感觉苏以南轻轻松了口气，一脸感激地看了眼秦雨默，找了个理由离开了这里。

“岩岩，过会儿我送了客人，我们一起去吃饭吧。”伊凡拉着她不放。

“不了，我和雨默约好了。”

伊凡还没跟她说上几句话，就有人在喊着他过去，他一脸抱歉地看着席岩。

“你去忙吧。”说完，手从他的手掌抽离了出来。

伊凡在她的脸颊印上一吻，略显迟疑地捏了捏她的双肩，恋恋不舍地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其实席岩多么想要一次情侣身份的争吵，相互埋怨指责着对方的不是，可她的无所谓和他的儒雅，吵架对他们来说终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或者在所有人面前，这是一次沉默的争风吃醋，可她竟未感到自己有半分的酸涩。只是这个苏以南，就像是一枚极细小的刺，并非

致命，却是鲠着喉咙，进不去出不来。

等伊凡和苏以南都走远，席岩才转过身来，见秦雨默眼角眉梢都带着诡异的笑意。

“秦雨默，你可真帮着苏以南啊。”

“你不也拿我当挡箭牌了吗?”

“以前怎么没见你那么会做和事佬。”

“难道你打算跟她正面开战?”秦雨默拍拍她的脑袋，“迎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敌人摸不透，然后先方寸大乱。”

席岩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以为自己是诸葛亮呢!”

“他怎及我的万分之一。”

秦雨默大言不惭的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席岩只好作罢。两个人又晃了一圈，和 David 打了声招呼就先行离开。David 还热情地送了席岩一个粉红色的礼盒，越发神秘地冲秦雨默眨了眨眼。秦雨默见那盒子，想要夺回去已是来不及，只听 David 对席岩交代：“一定要好好保管哦，价值连城。”

David 的一席话，让席岩感觉自己手里捧着的不是单纯的一个礼物，而是原子弹。回去的路上，她拆开包装精致的盒子，是一个非常漂亮熟悉的建筑模型。一路细细看着，越看越是眼熟。

“墨鱼，这个别墅是 David 的吗？他不是室内设计师吗？这个设计不是你的吗?”

她感觉车子明显晃了一下，再看向秦雨默，他一脸平静地看着前方，没好气地说道：“他是个疯子。”

席岩撇撇嘴，同样回了一句：“人以群分，那你岂不也是疯子?”

不管是谁的模型，她都是欢喜得紧，小心翼翼地把模型又装了回去，乐滋滋地抱在怀里。

回到家，秦雨默疲累地把自己扔在沙发里，手臂直直撑开搁在沙发背上，仰起头，闭上了眼，满脑子都是席岩看到模型时的表情，内心百感交集。

伊凡在席岩长时间的注视下，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温和的笑意浮在脸上。

“看着我能饱吗?”

席岩撇撇嘴，转开了自己的视线，叉起沾满沙拉酱的小番茄塞进嘴里，掩饰着自己的诧异，“徐娜的婚礼我必须去吗?”

伊凡自然地伸出手，用拇指替她揩掉了嘴角的奶油。她愕然，这么不经意的轻触，竟像是撞在她的心上，有那么些微的触动。

“随意，不想去就不要勉强自己。”

席岩挑了挑眉，低头戳着杯中的冰块。其实她是在想，和伊凡每一次约会都像是商务预约。每一次都会约好下一次做什么，就像今天，是上一次看设计展后他向她道歉的时候约的，说是这里开了一家新的茶馆。现在他又约了她去参加他大学同学的婚礼。她其实想知道，如果自己拒绝的话，伊凡是不是会说，那咱们就约再下次?

同样，他这次的道歉也跟之前那样，可有可无。苏以南，还是最大的理由。

她突然自嘲地笑起来，以前大学里的时候她认为只要两个喜欢的人天天在一起，不管是哪种方式都觉得甘之如饴。而现在，她突然变得挑剔起来。

如果现在有人问她，她和伊凡之间什么时候让她觉得最快乐，她一定会说是在自己表白前那种似有若无的暗恋暧昧阶段，时不时独自沉浸在亢奋的状态中，那种感觉至今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满满的。如

果时光可以倒流，她绝对不会因为一个赌约而向他表白。

“傻笑什么?”

她有些抱歉地摇了摇头，竟然面对着他，每一次都能长时间放空。

饭后，伊凡照例送席岩回到住处，看着公寓的灯光叹了口气，轻不可闻。低头，他用手掌捧住她冰凉通红的双颊，“明天我来接你。”

一个“好”字淹没在他的柔情中，额头留下了他唇瓣的温度，有点回忆中灼伤的温度。

为什么每一次和他在一起，都是重复着回忆的味道？而自己何尝能分清对他的感情是怀旧，还是新生？

席岩手捧着刚热好的牛奶，推开书房的门，秦雨默正在埋头画图。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把牛奶轻轻地放在桌角，然后双腿盘起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双手呈花状托着下巴，天然呆的模样盯着他。

秦雨默早就听到了响动，低着头没打算理她，实在是被她盯得有点发毛，才缓缓地抬起头来，扔下画笔，直起身，鄙夷地俯视着她，“卖萌可耻。”

“你累不累？我帮你按摩好不好?”

还没等他回答，席岩已咚的一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走到桌子的另一端，拉着他坐下来，站在他身后，双手从他的肩头到双臂一下下地捏着。

她的力不够，但手法很到位，很快疲惫的身子慢慢舒缓了下来，秦雨默索性闭上眼享受。许久，他感觉肩头的节奏越来越慢，才缓缓睁开了眼，开口道：“说吧，你不是个无事献殷勤的人。”

席岩缩了手，凑到他的身侧，拿起已经微凉的牛奶递到他的手

里，又蹲下身，殷勤地敲着他的膝盖，“嘿嘿，你忙完了没？帮我参谋下明天穿啥呗。”

秦雨默鄙夷地看了她一眼，喝尽了杯中的牛奶，拉开了她的手站起来，“在哪儿？”他知道她坚持的事情肯定是逃不开，也就自觉点为好。

“房间。”她狗腿子似的跟在秦雨默的身后，进了自己的房间。

看着一床花花绿绿的衣服，秦雨默的眼皮使劲地跳了一下。

席岩在身后绞着手指头，低低地解释着：“那个，这些都是你给我买的衣服。”

他当然知道。秦雨默走过去，一件件提起来看，有几件连标牌都没有拆下来，回头瞪了她一眼，然后很不客气地躺了上去，他重重的身子已经华丽丽地压在凌乱的衣服上面。

“喂喂喂，我的衣服……”

席岩惊呼着跑上去，非但没有拉住他，还被他轻轻一扯，同样压在了另一边床上，身下的衣服自然是皱巴巴的一团。

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并排躺在床上，相互瞪了一眼后，席岩气呼呼地侧身背对着他。

“不就是参加个婚礼吗，至于那么大张旗鼓吗？你什么时候那么在乎这种东西了？”

“你知道明天谁结婚吗？”

“不就是你曾经假想的情敌吗？”秦雨默乐不可支。

“你知道？！”

席岩惊诧，秦雨默不但知道明天是谁的婚礼，竟然还知道这个徐娜就是她暗恋伊凡的时候假想的情敌？！他竟然都知道？！知道还把她的衣服弄成这样！这个阴险小人！

她咬牙切齿地瞪着他，拳头松了紧，紧了松，挣扎了好一阵，真想扑上去掐住他的喉咙，撕烂他的脸，亏他还笑得出来！

“岩丫头，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他笑着支起了身子，脚伸进了毛绒拖鞋，准备出去。

“秦雨默，我也比你了解你自己更了解你！”

俊朗的背影一怔，回眸，见她叉腰怒指的泼妇样，嘴角微扬，低沉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从喉间溢了出来：“穿你脚踩着的那件就挺好。”

房门合上，还能听到里面尖叫的声音，他不禁摇头大笑，基本上能够猜测里面的妮子拿着脚下的那件衣服，挥着拳头要宰了他的模样来。

席岩在隐蔽处贴了几张暖宝宝，穿上了秦雨默“挑”的那条宝蓝色的长袖礼服裙，外面裹了一件厚实的灰色长大衣，把裸露的部分统统都包裹了进去，才觉得稍微暖和了些。幸好南方的冬天还不算太冷，她搓了搓手，伸进大衣的口袋里。

临出门前，她不忘睨了沙发上投入游戏中的秦雨默一眼，将冰凉的手圈住了他的脖颈，直到他咝的一声才放开了手，乐悠悠地逃了出去。

徐娜嫁的是宁州数一数二的广告巨头的儿子贾崇光，婚礼自然是安排在宁州最大的五星级酒店。

这是席岩毕业以来第一次见到她，三十好几，风韵犹存。徐娜本来就漂亮，穿上婚纱更是美得让人窒息，用多少赞美之词形容都是多余的。至于新郎，只有钱才能配得上她，而这场婚姻里她看中的，也只是这个吧。

S大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理工科学校，尤以建筑系闻名，但它与一

般理工科学校不同，各院系还是有不少美女往里挤的，毕竟那是一所优质男人扎堆的学校。和徐娜的交集原本就不多，徐娜和伊凡属于同一个导师，席岩大一的时候，他们已是在研究院。认识徐娜，也只是因为他们每次聚会，伊凡总带着她，所有人都猜测她就是伊凡的女朋友。自然而然，徐娜就成了席岩暗恋阶段的假想情敌。

当徐娜熟络地握着她的手寒暄的时候，她是感谢秦雨默的，幸好他替她选择了一件拿得出手的礼服，不至于被人比了下去。

她无法理解徐娜最后看她的别有深意的一眼，似乎之前的热情都只是伪装的，而就在伊凡介绍自己是他未婚妻的时候，那张面具刷地就被她自己撕了下来。

席岩心下一沉，不禁紧了紧与伊凡相扣的手，待问候完之后，两人相携进了内场，她一直都是心事重重，“伊凡，我们早点回去好不好?”

“好，仪式完了就回去。是不是冷？要不穿上衣服?”

她摇了摇头，身子被他一揽更贴近了他些。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伊凡刚一放手，她就被一个人强行拉着转过来，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脸上就迎来了一个巴掌，打得她一个趔趄。幸好伊凡眼疾手快从背后扶住，她整个人靠向伊凡怀里，脸上火辣辣一片。

一大沓的照片甩向她，纷纷扬扬地落了一地。席岩这才看清照片上的男人，半年前和她吃过几次饭，她当时知道他已婚便立马分了手。按道理，这种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压根没有必要作为眼前这个女人歇斯底里的理由。席岩几乎下意识地在人群中找寻徐娜的身影，果然，她朝着她微微一笑，脸上写满了胜利者的得意。

那个被利用的愚蠢女人依旧指着她的鼻子吼骂：“贱人！抢别人

的老公那么好吗?!”

她作势还要上去扯席岩的头发，幸好席岩被伊凡护在怀里，转过身，尖利的指甲抓在他的西装上，西装背部立刻出现几道明显的抓痕。

热闹的婚礼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下来，只有广播里还在播放着欢快的歌曲。

酒店保安上来架住了这个奇怪的女人往外拖，她依旧叫骂，矛头指向了伊凡：“你还护着她，你只不过是她下一个牺牲品!”

席岩推开伊凡，气势汹汹地走向前，抬起手就掐住了那女人的喉咙，顿时，那个女人失控了般挣扎着甩开身边的人，用脚胡乱地向着她踢去。

席岩放开了掐住她的手，嘴角斜斜上扬，挺直了身子，轻蔑地俯视着她，“你给我听好了，我对你的老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还有，有你这样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愚蠢女人，男人不出轨都难。”

“你这个贱人，放开我，你这样的贱人真让人觉得恶心!”这一次她被保安死死拽住，怎么挣扎都动不了。

“恶心？我觉得策划这场好戏的人才真的叫恶心吧!”字字句句几乎是席岩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眼睛却愤怒地瞪着徐娜。

随后，她扯过伊凡手里的外套，头也不回地出了宴会厅。刚出大厅，就被追出来的伊凡扣住了手腕，她挣扎了一下，挣脱不了，索性就停在原地等着他的反应。

“岩岩，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

席岩的眼眶早已泛红，泪盈于睫，“怎么？你还要喝完她的喜酒，还要继续看戏吗？伊凡，你到底把所有女人放在什么位子？是不是都是同等的位子，记得了去宠幸一下？徐娜到底是你的谁？苏以南又是

你的谁？我又算什么?!”她失控地忘记了酒店大厅来来往往的人，任泪在脸庞肆意流开，“给我放开!”

伊凡想拉住她，但是被她狠狠甩开，“你要看戏你自己去，我不奉陪了。”

“岩岩，我不在乎。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乎，你不需要介意。”

席岩猛地回头，瞪着他，想起之前他就相信她和 Mark 有扯不断的关系，想必这一次他也是这么认为的吧？她不需要这种同情和怜悯，一点儿都不需要!

“你有什么资格在乎？伊凡，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人比你当时伤我伤得更深了。”她狠狠咬住下唇，用手掌交替地摸着满脸的泪水，深吸了口气，“比起你，这个确实不算什么!”

她是被愤怒冲昏了脑袋，所有伤人的话都不经大脑脱口而出，怕是再也无法挽回了。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就是好，不管多么狼狈地出去，都有帅气的门童帮你打车。她甚至还没等车停稳就冲了进去，等伊凡跑来，车已绝尘而去。

秦雨默在嘈杂的包间内独自把玩着手机，想让她现场直播下情敌相见时火花乱溅的场景来，却不料消息刚发出，她就说马上过来找他。

也好，他正觉得无趣得很。伊凡这家伙一来，还真是把她伤得够彻底，这种乱七八糟的婚宴有什么好参加的?!死要面子活受罪!

秦雨默将手机重重地砸在玻璃茶几上，手臂枕在后脑靠在沙发背上，忽然心生烦躁，喝下一杯酒走出了包间，迎面正好撞上气势汹汹而来的席岩。

秦雨默的目光在她脸上的指印上停了许久，眉心一蹙，随即微微

一笑，“怎么了?”

他截住门外服务生端着的冰块，裹住毛巾，在她的脸上小心地按着。席岩平静地把婚礼上的事情复述了一遍，当然也不落下她对伊凡说的那段。

秦雨默黑着脸，手上的力度也加重了些，疼得她叫出了声。

“你还知道疼啊，看老二还原不原谅你!”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随便，不稀罕!”她垂着头轻声嘀咕着。

“你知道老二压力有多大，伊氏大总裁，明天又是娱乐头条，你还这么骂他。”

“又不是故意的。”席岩把头埋得更低了些，不一会儿又仰起头看他，“谁让他宁可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传闻，也不愿意来问我真相。”

其实她真不怪那个女人，从她的眼里看到的都是痛苦和绝望，就像曾经的自己那样。她忽然想到了一个歌名《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秦雨默冷哼：“真相是什么？你会解释给他听吗?”他难道还不了解她死撑的脾气吗?

走廊里充斥着包间里传出的杂乱的歌声，还有来来往往酒醉的人，她下意识地伸手到包内，摸了个空，自嘲一笑，伊凡禁止她吸烟了。

“有烟没?”

还没等秦雨默反应，她已经烦躁地在他身上口袋找了起来，借了火点上，狠狠抽了一口，吐出的烟圈使她泪光闪闪的眼一片迷蒙。

突然，手中的烟被人抽离了，扔在地上，一双黑色的皮鞋踩在上面狠狠一蹍，淡淡的声音听不出情绪起伏：“你答应过我不再抽烟的。”

席岩抬起头看向伊凡，眼里满是震惊之色。他为什么会来？他来了多久？她认识的究竟都是什么样的男人呀？个个都像是修炼千年成精的狐狸一样，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

秦雨默仿佛自动过滤了眼前两个人剑拔弩张的态势，自顾自抽着烟。席岩认命地垂下眼眸，轻叹了口气，紧了紧身上的外套，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伊凡打算脱下自己的外套，被她阻止，“我不冷。”

“岩岩，我们谈谈。”

秦雨默挥了挥手，很快消失在走廊尽头，留下他们两个大眼瞪小眼。

第十一章　你是我的男闺蜜

席岩以为伊凡会拉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谈话，却不料他开车到了学校的附近，拉着她走进了一家面店。

老板特意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包厢，重新擦拭了桌子。她听着伊凡和小二的谈话，眼睛不自觉地瞥向了窗外，从这里望出去，学校的操场一览无余，有人在打篮球，有人在跑步，还有情侣在拥吻。

她不得不感慨：年轻真好。

小二上来替他们点了餐，斟上了茶，退了出去。

席岩回过头来，怔怔地看着伊凡，年少时偷偷喜欢的男人，还是当年的样子，追求着完美的东西，希望永远活在这样纯净的世界里。可是她早已不是。

席岩慢悠悠地喝了口茶，放下，静等了片刻，见对面的人沉默，她先开了口：“伊凡，不要每次我俩一吵架你就带我来学校。”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多快乐。”伊凡仍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那是你，我不快乐，一点儿都不快乐!”她的火气又被他撩了起来，“伊凡，我们是活在当下，不是过去，不是回忆。我和你也不是

过去，也不是回忆，是现在，你明不明白?”

伊凡看着她，眉心紧蹙，像在重新细细审视，就像要把所有的碎片拼凑起来，却越来越模糊。

“我带你来这里，并不是想回到过去，也并没有想让你回到过去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在这里我们的青春才是最完整的。”

席岩冷冷一笑，朝着窗户随手一指，“在这里，我们的交集不过只有一年而已。或者你没有变，可我变了，不是三年前你认识的那个席岩了……她死了。”

“岩岩，我不介意你之前有过多少男朋友，我都不在乎，但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停止这些荒唐的游戏。”伊凡急于表达自己的意思，音调也随着慢慢上升。

“荒唐的游戏？哈哈，伊凡，你是最没资格说我的人！你难道忘了是谁让我开始这种荒唐游戏的吗?”

“让我怎么做，你才肯好好生活?”

席岩腾地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伊凡，我老早跟你说过，我就是这样的人，你改变不了我，我也不想改变！我喜欢这样的自己!”

是，她喜欢这样满身刺的自己，容易刺伤别人，但至少可以保护自己，不再那么容易受伤。

直到小二端着牛肉面上来，席岩才又坐了下来。两个人长时间的沉默，只有两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隔在中间，慢慢浮涨了起来。

每一次约会，她都会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又远了一些，她不再是当年什么都不计较的小女孩。即使伊凡依旧那么温柔细心，而自己连感动都有点力不从心。

席岩用筷子挑了几下，看似漫不经心地说：“原本是好好的一碗

面，时间久了就成这样了，还能变回来吗？再好的厨师也无能为力。还有，你以为这里一成不变吗？”席岩绕过桌子，拉着他站到窗前，手指一处处落在学校大概方位上，“我告诉你，原来从这里看下去不是操场，是学校的实验楼，两年前拆掉后才扩建了操场。还有那里，是建筑系新建的楼，那里，是新装修的演播大楼……”席岩指了一通后，又自行坐回位子，指着面前的那碗面，“就算这里，牛肉面的师傅也换了，根本没有了过去的味道。”

伊凡的表情一僵，坐下来吃了一口，果然如她所言，以前的师傅从来不在面条上放咖喱。

“伊凡，你口口声声说要重新来过，可你的心一直停留在过去。”

她不想每次约会都踩着过去的影子，有多美丽就有多痛苦，仅仅靠着这些单薄的回忆压根就没法支撑起日渐消弭的爱情。

“对不起，我以为会让你有熟悉的感觉……”伊凡艰难地笑了笑。

“我承认我怀念那段日子，怀念你的好，怀念那种温暖的感觉，可我更忘不掉伤痛。”她握着拳捶着自己的胸口，眼里噙着泪水，“每次看到这些，这里就会被狠狠补划上一刀。”

“你真觉得当初是我一个人的错吗？”伊凡的声音低不可闻，可足以扎进了她的心里，她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我逼你走的吗？是什么让一个女人用自己的贞操去逼一个男人那样地离开自己？！”她的声音激动起来，微微颤抖着，但还是咬住了嘴唇，不让泪落下来，“你在爱情和事业面前，不是果断选择了事业吗？”

席岩止不住想骂他，可心里的凄然之感更是汹涌而来，泪眼更是朦胧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伊凡懊恼地闭上了眼，“岩岩，我从头到尾

压根就没有选择……其实我没有想要改变你。”

不管当初她爱不爱他，一个女人愿意把第一次交给自己，无论如何都表明了态度，而是他自己错过了，不是吗？

“我的习惯就是我的一部分，你让我改掉那些，跟否定我有什么区别？”她苦涩地笑了，“不要勉强自己，你值得更好的女人。”

“岩岩，你说了这么多，不过只有一个理由对吗？”他抬起头，眼里盛满了哀伤，笑容苦涩，“你不爱我。”

因为不爱，所以下意识叫的都是另一个男人的名字；因为不爱，所以不愿意为了对方去改变；因为不爱，所以用恨去说服自己远远地逃离；因为不爱，所以并不在乎他所做的一切……

“可是，我不会放弃你。”他的语气坚定；他的转身，依旧干脆。

席岩手夹着烟，任它在明明灭灭的火光中自燃，挂着长长一截烟灰，欲断不断。

桌上满满的两碗牛肉面已然凉透，不带一丝余温。原先漂浮在汤上绿绿的葱花贴着泡涨的面条，像是牙缝里的那一点刺眼的绿。

她感觉到了一丝凉意，才发现礼服和外套都单薄了一些。不爱他？他怎么可以那么轻易地否定她对他所有的感情？

她犹记得，三年前他离开的那天，她从他的公寓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 24 小时药店买了一盒妈富隆，就着水吃了下去……这样无意识的行为，是麻木到想死，还是只是恨到身体里不想有他的一丁点残留，她至今都想不起来。要不是莫奇及时赶到，或许她这辈子都要失去做妈妈的权利了……

她突然为自己不值。幸好三年前秦雨默回来了，幸好他一直在身边。

席岩掐灭烟头，抓起包冲下楼去，到了楼梯转角处迅速一躲，才免于与小二和滚烫的面条撞上，可踩着高跟鞋的脚重重地崴了一下。

看了眼小二端着面条颤悠悠的样子，她可不想再中个“大奖”，硬生生把火气压了下去，扶着栏杆一扭一扭地走了下去。

她翻了半天的手机，认命地打给了秦雨默，却是女人接的电话，那个声音她化成灰都记得，立马利落地挂断，又慌乱地把手机也关机了。

天色渐渐暗沉了下来，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附近高校的学生都跑了出来，喧哗了整条街。

拥挤的除了人，还是人。

她拦了半个小时的出租车，都没有空车。她苦涩地自嘲，第一次被伊凡丢弃在床上，第二次被他丢弃在郊区。

两次都让她如此狼狈。

她又开了机，没有秦雨默的电话和短信，意料中的事情，季梦涵断不会傻到告诉秦雨默她去过电话。

打给谁呢？展延？陆向东？莫奇？……算了吧，这样落魄还是没有必要多一个人见证得好。

席岩晃晃悠悠地挪到花坛，脱下了那只扭伤的脚上的鞋子，揉着脚踝。冷风一阵阵灌入了空荡荡的脖子里，全身都打了一个激灵。她恼怒地踢掉鞋子，赤脚晃动着，双臂紧抱住自己的胸口，低垂着脑袋。索性暗色中没人注意到这样奇怪的她。

不知道过了多久，久到她感觉自己就要被冰冻住的时候，身体被一个同样寒冷的怀抱悬空抱了起来，快速地奔跑着，耳畔时不时有温热的气息拂过，好像说着无数个“对不起”。

她睁不开眼，可感觉到自己的嘴角动了动，是想要给他一个安慰

的笑容。可为什么每次他都只能对她说“对不起”？

席岩再次恢复意识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的闻到的都显示着一个地方——医院。她支着身子坐起来，手背上还有凉凉的液体在缓慢地输入。身处空荡荡的豪华病房，混乱的意识里记得昨晚她一直都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而陪护的躺椅上放着一件熟悉的黑色大衣。

病房的门被推开，伊凡身着单薄的浅灰色毛衣，手里提着几大袋的东西出现在门口。

“还冷吗？有没有舒服点？”

席岩任他探手摸着自己的额头，也没有躲开，看着他坐在床沿上紧盯着自己，她眨了眨眼。

“我就在学校里，后来下雪了回去找你，店里已经没人了。”

难怪他找到她的时候，也是一身的落雪、冰冷的怀抱，原来他找了她好久。席岩咬着嘴唇，才记起自己的脚来，下意识抬了抬，还好能活动。

“脚上处理了一下，医生说不需要包扎。”

席岩点了点头，用手指轻轻地按了按，疼得直抽冷气。

“我一直等着你的电话。”伊凡像是个委屈的孩子，长臂一伸，就把她拉进自己的怀里，双手箍着她的腰，把她整个人都圈了起来，“岩岩，什么都变了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在一起这个事实没有变。”

昨晚找不到她的那一刻，他是多么害怕，他怕再也找不到她，怕她再也不愿牵他的手。奔跑在熟悉的环境里，终于体会到了自己离开的那一刻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恨他，只因为她对他依旧在乎。

她感觉到伊凡密密的胡楂随着吻在她的颈项游移，停驻，有热热的液体落在她的皮肤上，瞬间滚烫了开来。这样脆弱的伊凡，不是记忆中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子，却让她感受到了真实。或许心里因他坏死

的伤口，也需要他重新填补吧？

席岩的脚伤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只是那天过于寒冷，冻伤了。经过医生处理，已能正常行走。

最近她的日程很清闲，伊氏的设计不紧急，设计部新来的几个实习生还算用心，在小的工程上也能独当一面。白天上班，晚上赴约，很充实的生活，却没来由地让她觉得空荡荡的。每天的生活像是进入了一种模式化状态后竟也习惯了。心理学家说，人的某个习惯形成只需要十四天。她哀叹着，无论哪一个习惯都仿佛能看到几十年后的自己。

当然，她的同性朋友也止于逛街吃饭的形式上。秦雨默说她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想到这个，她恨不得踢死他，找谁结婚不好，偏要是她的仇家。

想着仇家，还真就见到了。席岩下班回家，季梦涵就在公寓的楼下，一开口便是劈头盖脸地质问她："你到底要多少才肯搬出这幢房子？"

"你全部的身家。"席岩回答得漫不经心，虽然她不知道季梦涵唱的又是哪一出。

"这幢房子是雨默的，你是要让他赶你走吗？"

"那你直接去找他赶我就好，干吗来找我？"

"你……"

"我没你那么有钱，可也不穷，你没资格打发我，除非我心甘情愿。"

"席岩，你不爱他为什么还要对他呼之则来挥之即去？你一个电话，就让他抛下了一大桌的人追过去。你凭什么？！"

“什么?”

“你还装傻？秦家聚会第二天秦雨默失约是不是因为你？David 设计展那天是不是你的电话？徐娜结婚的那天是不是你？你凭什么?!你是秦雨默的谁啊？秦雨默又是你的谁啊?!”

席岩的脚步生生顿住，虽然背对着她，却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僵硬了起来。她仔细想了想，确实每次只要她一个电话或是一条短信，秦雨默总会准时出现在她的面前，没有一丝的厌烦和无奈。她低不可闻地轻叹了一声，最终，放在自己胸前的双手紧紧地捏住了背包，头也不回地疾步远去。

季梦涵就像重拳打在棉花上一样，没有任何结果，她烦躁地跺了跺脚，不甘心地钻回车里去。

席岩回到家，没见秦雨默的身影，自从徐娜婚礼那天以后就没了他的消息。

她坐在沙发上，细细地看着客厅。秦雨默刚买下这幢房子的时候，她缠着他要了房间，而他也不经常回来，再后来他出国了，这里基本属于她的天地。三年前，伊凡突然离开，秦雨默也随之回来了，这幢房子才慢慢有了烟火味，他们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她也越来越依赖他。

习惯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一旦粘上，就不容易剥落下来。

或许从六岁那个悲伤的日子开始，秦雨默代替了她的父母，正式成了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他在她心里便是牢固不破的存在。

伊凡说，搬出这里，去他那里，或者他帮忙再找幢房子。

季梦涵说，你究竟要多少才肯搬出这幢房子。

她住在这里，是真的让所有人都不舒服吗？那么，秦雨默本人呢？

客厅过于安静，席岩打开了电视机，却一个节目都看不进去。每一次遇到困难，她首先想到的就是秦雨默，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他方不方便。

桌上的杂志，翻开在那一页：男女间的友谊，如果想真正保持长久，就得像两棵独立的树，既不疏远，也不纠缠过密，才会相伴终生。

作为朋友，她和秦雨默是不是过于亲密？也难怪林罗兰不时警告她。席岩自嘲一笑，带着满满的苦涩。

秦雨默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自从她与伊凡重新开始后，他隔三差五就会消失一段时间。

好像在学校时也是这样，她和伊凡在一起后，秦雨默就很少出现在她的身边，更别提和她吵架。是秦雨默故意疏远她，还是自己重色轻友呢？而到了后来秦雨默和季梦涵在一起的时候，她自然就想躲避着对方，时常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酸酸涩涩的。她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秦雨默不开心，她就和伊凡分手，他们还像以前那样打打闹闹。

这点小心思要是告知伊凡，他是不是会再一次离她而去？席岩用冰凉的手拍了拍自己的脸，让自己清醒了几分，便开始重新投入到家务事上去。

以往大年三十，不管多忙，秦雨默总是会留在家里帮她打扫，然后一起做顿年夜饭，守岁。而今天，她一个人打扫了屋子，购买新年食材，到了下午三点，都没有见到秦雨默的身影。

她只好把做好的晚餐放进盒子里，留了纸条，便跟着伊凡去了他家守岁。

伊父是个严肃的人，对任何人都只是淡淡地点个头，继续看他的报纸，仿佛在他眼里，这个比其他所有东西都重要。但席岩很敏感地感觉到伊父在看她的眼里多了一种东西，那种曾经在秦宅经常看到的东西。

饭后，席岩去了洗手间。二楼的洗手间在走廊的尽头，必须经过书房，她刻意加快步伐想匆匆过去，却还是听到了伊父严厉的声音。书房门虚掩着，里面的字字句句都传了出来，她的脚便不听使唤地停了下来。

“我没说她不好，但她不适合你，好好的以南摆在这里……”

“我自己知道谁适合我。”

伊父手上的报纸直接甩到伊凡的脸上，“天天上头条，你丢得起这个脸，我伊氏还丢不起这个脸！我不管你和你妈怎么喜欢她，我绝对不允许她成为伊家的媳妇!”

“你不允许？人家还未必稀罕!”

……

席岩几乎是落荒而逃，早就忘了自己是去洗手间的，她近乎狼狈地冲下楼去，连招呼都没有打就提前离开了伊宅，狠下心关了手机。

回到公寓小区，好多人出来放烟花，她抬手看了看时间，离十二点还有一个小时，她挤开人群跑了进去。

接近公寓楼下，看到的却是一对情侣在忘情拥吻，肆无忌惮，她装作没有看见。却在烟花在空中绽放的那一刹那，她忽而笑着抬头，看到了那两张熟悉的侧脸，清晰地映在她的眼里——秦雨默和季梦涵。

回忆闪过。当年，寝室楼下，也是这般情景。

脸上的笑容收敛，口袋中的拳头忽地紧了一下，她下意识地一步

一步往后退去。离他们差不多五十米开外，两个人的影子还在她的视线范围内漂浮。

仿佛所有的喧哗和嘈杂都在此刻消失散尽，一切安静了下来，她孤零零地站立在自己的世界中，全身上下都冰冷难耐。

她不知道季梦涵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只感觉自己冷得受不了了才记起要跑进屋去。

秦雨默懒懒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见到她的那一刻一怔，随即嘴角扬起一个极其漂亮的弧度，镇定自若得就像刚刚在楼下跟人卿卿我我的那个人不是他。

“还以为你晚上不回来了。”他方才的担心和郁闷一扫而空。

席岩一眼扫去，桌上她准备的东西早已见底，是两个人吃完的吗？有一股无名火蹿了上来，死死地盯住他的唇。自己是在生什么气呢？如果他见到自己和伊凡这样也会生气吗？

“赶紧给我做碗面吧，还有半个小时今年就过去了。”

席岩缓了缓情绪，扔了包，秦雨默殷勤地跑过来接她的外套，他身上有很浓重的香水味，让她尤其不爽，便冷冷地道：“我以为你吃得很饱了。”

“从中午到现在就吃了你做的这点东西。”

席岩围了围裙，利索地扎起了头发，按照每年的习惯，煮了两碗汤面。

桌上干净的青瓷大碗里，素锦面条静静地盘错在色彩斑斓的食材中，配着几片牛肉，撒上绿油油的葱花。

其实每逢过年过节，送给秦雨默的礼物就会自动上门，这倒是便宜了她，逢年过节都有吃不完的零食。出国的那两年甚至还有学姐让她带礼物给秦雨默，她表示很不屑。而她压根没想过送什么，他什么

都不缺，每次他问她要的时候，她总是大言不惭地回答：“我替你解决这些零食就是送你的最好的礼物。”

在席岩正处于回忆中时，秦雨默擦着头发出来，将毛巾往椅背上一挂，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搓了搓手，一脸兴奋地盯着那碗面，“差点儿就吃不到你的面了。”

“难得秦少吃遍了山珍海味，还会稀罕我的面。”

秦雨默低头闻了一闻，看了一眼时间，双手交叉，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希望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在我的身边，为我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席岩心一沉，像是被刚塞进嘴里的面条哽住了喉咙，堵得慌。

抬眸，正好撞进他笑意盈盈的眸子里，她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撇开眼，嘟囔着：“说出来的愿望都实现不了。”

秦雨默笑得开心，眼里都仿佛浸染着笑意，伸手抚开沾在她嘴角的葱花，“放心，还有两个愿望我都放在心里呢。”

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着面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席岩挑了一筷子面条，低头吹了吹，眼前已是一片朦胧。

秦雨默吃完自己的那碗面又理所当然地把她的那碗也抢了过去，“别这么不情不愿地对着粮食。”

南方的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会团圆，围着大圆桌，吃得自然也讲究，汤圆代表团团圆圆，年糕代表年年高，还有鱼代表年年有余……可他们从小就没有这样的氛围，在秦宅住的时候，每到这一天他们不愿跟着林罗兰回娘家，秦臻也不回家，偌大的秦宅也就是冷冷清清两个人。

秦雨默说吃汤圆太俗，还是吃长寿面好，生日都吃面，说明长长久久，长命百岁。她没少嘲讽他，其实他比谁都俗。但每年大年三

十，吃上一碗长寿面，就成为他们两个人的习惯。

吃完面，秦雨默主动收拾厨房，席岩便跑去看电视，见到茶几上的糖炒栗子，虽然时间放久了纸袋子已经湿湿的，但还隐约可闻淡淡的桂花香味。她乐呵呵地跑过去，把一袋子的栗子都倒入水果盘中，栗子粒粒饱满，她刚刚的怒气也已散得干干净净。

她记得那一年小年夜，秦氏夫妇第一次正面开战，吵得天翻地覆，摔得七零八落，家里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完整的。翌日，她和秦雨默便被司机送到了秦雨默乡下姥姥家。

小镇的夜晚没有城里的喧哗热闹，清清冷冷的长街上只有缩着身子的小贩在叫唤着，烤红薯和棉花糖的味道飘散在整条街上，应该是那个小镇过年的味道。

秦雨默拉着她的手一家一家地看着，最后两个人被一阵浓郁的桂花香味吸引，便随着那股清香找到了那家小摊，是一个老人正挥着手上笨重的铁铲，翻动着大锅里的栗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他脚边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捂着耳朵抓着老人的裤腿躲在后面，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害怕，整个小身子像在瑟瑟发抖。

当时看看那个孩子，又看看席岩流口水的样子，秦雨默慷慨地拿出那只鼓鼓钱包里所有的钱放在那张破旧的桌上，“爷爷，您的栗子我都要了!”

老人千恩万谢，他们俩就揣着整整一大筐的糖炒栗子回了家，坐在姥姥家门前的院子里，剥了整整一夜……

“想什么呢，一脸花痴样!”

秦雨默收拾完走到阳台，就看到席岩笑得一脸沉醉，手边的栗子也消灭了一半。

“我在想着你小时候也是骚包样，让人家老爷爷不得不记住你。”

栗子早已凉透，粘在了壳皮上，她剥了好久都没有完整的，好不容易成功剥了一个，她欣喜地举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他没有用手去接，弯下腰直接用嘴凑过去咬住，在她的手指上留下了淡淡的唇温。她竟然一时忘记收回手，而秦雨默已若无其事地站直了身体，坐到另一张竹椅上。

“老爷爷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这是他特意给我留着的。我要不骚包积德，你能年年都吃到这玩意?”

席岩压下心底莫名的感觉，撇撇嘴，“好吧，那谢谢秦少了，托你的福。”

两个人坐在阳台上剥着栗子，看着满天的火树银花，电视上正好整点报时。

“秦雨默……”“席岩……”

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紧接着笑出了声，对着彼此送上祝福：“新年快乐!”

过完年，席岩完成了海景房全部设计，既然无须考虑价格问题，整个设计包括材料的使用就可以更为大胆些。M. Y 又接了几个大单子，其中一个还是国外大学慕名而来，钦点秦雨默为其重新设计一所建筑学院。这个邀请函不光对秦雨默来说是理想的新起点，也将是 M. Y 走向国际的绝佳机会。

席岩纵使对名利毫无兴趣，却是要顾及 M. Y 的发展，对于接来的单子，只要是对方没有过分的要求，来者不拒。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工作狂人，而且越来越热衷于这样的生活。

和伊凡的交往不温不火，两人能达成某种默契，不再如之前那样剑拔弩张，但若是不重复之前的那种交往模式，即使唇瓣相贴的时

候，也没有那种如火的热情。两个人的感情就像是温吞的水，不冷不热，不痛不痒。

难得提早离开工地，席岩本打算去看看预约的租房，谁知进了市区就被堵在车队中，进退两难。她索性开了电台，调低车窗，初春的风还带着一丝凉意，却降下了不少火气。

长长的车队刚开始还能慢慢移动几分，到 Lili 餐厅前，已经处于瘫痪状态，除了 Lili 餐厅门前的人行道之外，其他三面都被堵得严实，除非她的车能够飞起来，否则就算是赛车手也没这本事让车改道。

正闲着无聊，东张西望，最后视线胶着于 Lili 餐厅玻璃窗内的两个人身上。

秦雨默和季梦涵没有过分的亲密，却是看起来无比和谐。季梦涵讲得眉飞色舞，秦雨默则双手抱臂慵懒地靠着沙发，看着她，很耐心地听着，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

偶尔，秦雨默侧头朝外看过来，席岩竟是心虚地撇开头，好像他能看到她似的，她自嘲地笑了起来。这是秦雨默向来都不屑的甜品店，大多数时候在她的威逼利诱下才会勉强陪她过来。

这么想来，好像最近秦雨默拈花惹草的恶习收敛了不少。是因为季梦涵吗？她没来由一阵恍惚，或许林罗兰说得对，要是没有了自己，是不是秦雨默早就结婚了？

更多的风从车窗的缝中呼呼地灌了进来，她的身体不自觉涌起了阵阵寒意，眼睛也是涩涩的，伸手一按，车窗利索地关了个严实。车内，秦雨默亲自弹的流畅的钢琴曲，突然变得支离破碎起来，更坚定了她要搬出去的决心。

秦雨默的视线越过季梦涵，已经盯着自己前方 15 度角的方向看

了许久，以至于季梦涵究竟讲了什么，他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唯有微笑回应着她。而从餐厅外看来，便是他含情脉脉地盯着季梦涵。

伊凡和苏以南，在这个时段出现在餐厅。应酬？可秦雨默观察了许久都没有第三人出现。

苏以南喜欢伊凡，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那么伊凡的态度也就至关重要了，可别说女人看不懂，连他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人都看不懂了。这样的场合里，两个人的默契程度远远超过伊凡和席岩在一起的时候。伊凡和苏以南之于他和席岩，是同一种情况？伊凡是极有主见的人，断不会做理不清的事情，可苏以南就未必是。

秦雨默皱起了眉，举起咖啡小抿了一口，又轻轻地置于碟中，不自觉将目光投向了窗外。中心街道的车又排起了长龙，无数的车子胶着在路上，一辆又一辆紧挨着。银色的小车正好对着窗，引起了他的注意。

某个名字倏地跳出脑海。席岩？秦雨默唇角一勾，眉毛一挑，怕是自己这两天没有见到她的缘故吧，看什么车都是她的了。

秦雨默回到公寓，还是漆黑一片，这几天他们两个人就是时常错开，在工作室也难得才能见上一面，更别提回家后的打打闹闹了。

他疲惫地揉了揉眉心，走进席岩的卧室。书桌上放着一大沓海景房的内部设计图，他抱起她的小新抱枕，坐下来，一页一页翻着，越往下越让他瞠目。这家伙果然是没把钱当钱用啊，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他轻笑出声，转头看着柜子里好几排排列整齐的建筑模型，不禁莞尔。室内设计师不陈列自己的东西，偏就看上了他的设计。

桌上除乱七八糟的图稿外，还有一大沓的报纸，每一张上都有红笔圈圈，他越看火越大，到最后报纸在他手里捏成了一团。

席岩从浴室出来，见秦雨默在自己卧室里，先是一愣，随即笑了

起来，幸好自己穿整齐了出来。

“你差点让我以为这屋完全归我了。”房屋主人百天难遇一次。

秦雨默没有如往常般接过毛巾为她擦干头发，也没有任何调侃，而是将一团报纸扔她身上，“跟我解释下这是什么?”

“租房信息啊。”席岩回答得理所当然，全然不顾秦雨默愠怒的表情。

“每天那么晚回来也是去看房了吗?”

“是啊。”

“为什么?”

“什么?”

秦雨默见她装傻，火气更旺，不禁提高了声音，“为什么想要搬出去?”

她捡起那团报纸重新摊了开来，白了他一眼，“墨鱼，你不介意，我不介意，不代表伊凡和季梦涵不介意。”

“关他们什么事?”

不知道该说他幼稚，还是他气得分不清现实。

“将心比心，如果伊凡和季梦涵也处在一个屋檐下，你能受得了吗?”

“她爱住哪住哪。”

最近难得才见一次面，席岩不想两人见面就剑拔弩张，她一反常态，主动求和，勾住了他的肩膀，拍拍他的胸口，“安啦，我只是搬出去而已，又不是出国不回来。”

“你敢搬出去试试!”

这会儿席岩也收不住了，“秦雨默，你怎么那么蛮不讲理啊，我们这样老住一起算怎么回事啊？我们这样能住一辈子吗？你考虑过

没有?”

秦雨默讪笑，“都那么多年了，你现在问我考虑过没有?”

“你敢说你最近没有在躲着我吗?”他们总是错开时间出现在这里，再忙都不可能。

秦雨默一怔，原来她还是感觉到了。

“墨鱼，你总要让我有时间去适应没有你的日子，我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戒掉对你的依赖。”很久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看不到他开怀的笑容，感受不到他贴心的照顾，失去亲密的感觉……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去适应，可这是现实，他们终究是要分开的，“你的躲藏不也说明意识到这点了吗?”

秦雨默额上青筋暴起，放在衣服两侧的双手慢慢握成了拳，重新拿起桌上的报纸撕了个粉碎，随手一散，恶狠狠地说道：“总之我不准!”说完，甩门而出。

席岩也抓起了床上的枕头，对着门狠狠砸了过去。

租房事件之后，两个人就处于冷战状态。虽然还在同一个屋檐下，也在同一张桌上吃饭，气氛却诡异得让席岩抓狂。她试图找点话题说，也讲了不少冷笑话，可就像是唱着独角戏，无论她做什么说什么，对面的男人始终淡定如一地吃着自己的饭，偶尔简单地敷衍几个字。

秦雨默大多数时候是冷冷地看着她，一句话不说，但那表情还不如骂她几句来得痛快。他压根没有跟她谈话的想法，她也自觉无趣，收了声低头吃饭，偶尔还会悄悄观察下他的神色。明明是他撕了她熬了几夜辛苦搜集的信息，怎么反而好像是她犯了大错似的?席岩放下餐具，挺起胸膛，刚要开口，那性感磁性的声音先一步从某男的喉间

出来：“下午我出差。”

她一怔，随口问道：“几天？”

秦雨默似乎有些疲惫地揉了揉额角，“难说。”

以往就算再难说，他也能说个大概数字，“那也得有个数啊。”

“你不是见着我烦吗？”秦雨默抬眸，撞上她的视线。这是今早他第一次用正常的眼神看她，但眉宇间仍闪过难得一见的烦躁。

恶人先告状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席岩暗暗腹诽，手中的叉子也没停下，狠狠叉着，盘子里的面包已经面目全非。

秦雨默拿起餐巾优雅地擦了擦嘴角，手支着桌面起身，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走进了书房，关上门。

席岩愤愤地咬着那个浑身带孔的面包，塞得两腮都一鼓一鼓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紧闭的房门，仿佛能射出无数的利剑来。

秦雨默就在她的眼皮底下一声不吭地带着满箱的行李出了门，她一时无趣，扔下了手中剩下的面包，一肚子火地靠向椅背生闷气。实在坐不住，又噔噔噔跑到窗边，看到秦雨默将行李放到后备厢，修长的身影钻进车里，那辆黑色骚包车缓缓离开了她的视线。

以前两个人就算吵架也是轰轰烈烈，无论吵多凶，第二天总能和好如初，甚至不需要谁先道歉。这次并没有吵起来，反倒是冷战起来，还整整憋了一个礼拜。

这到底是怎么了？委屈的应该是她好不好？难受的应该是她好不好？他要什么脾气嘛！

席岩心烦意乱，也没了画图的兴致，索性带了伊氏的图稿去找伊凡。

秘书处的人告知她伊凡正在会议室开会，她就静等在外面，看着一个个员工灰头土脸地从会议室出来。她好奇地走近了些，透过虚掩

的门，能看到伊凡气急败坏地站在上面训斥着什么，不一会儿，甚至还有文件夹甩到门上发出闷响的声音。

门外，席岩大惊失色，下意识后退了几步。这个是始终温文尔雅的伊凡吗？她近乎有些狼狈地跑出了休息室，任伊凡的秘书在身后一直喊着她。

她究竟了解他们多少？究竟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他们？似乎她从来都只是理所当然地接受着他们对她的好、对她的关心，却是一点儿都不了解他们。

不知道跑了多久，席岩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扶着花坛坐下，手上只握着一部手机，才记起包和图稿都落在了休息室里，难怪那个秘书急着喊她。

等她回到M.Y，包和图稿先一步已经放在她的办公室了，一看手机，有好几个伊凡的电话，她回拨了过去，那头依旧是温和的嘘寒问暖的声音。

刚挂了电话，何哲闯了进来，连门都没敲。

“祖宗啊，你总算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老大出差了你不知道吗？”

“知道啊，怎么了？”

“哎哟喂，他没跟你说吗？”

“说什么？”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还记得去年上半年咱们做的锦江设计吗？”

“有点印象，就是那个特别挑剔的家伙。”她的脑袋里立马钻出来那个脑袋光秃秃，肥手大耳的家伙来。

“嗯，那个家伙是个托儿而已，现在幕后老板出来了，正挑合同刺呢。”

“我说呢，那个家伙长着一脸白痴样，还那么挑剔，敢情是个骗子。”席岩抚额，“然后呢？墨鱼亲自去解决了？”

“是啊，对方现在一口咬定你的设计有问题。”

“不是按着他们的要求改的吗?!”席岩一声怒吼，外加一脚，踢得电脑椅哗啦啦地旋转，设计部的人都聚拢了过来。

“都说那个白痴是骗子了，现在死不认账。”

席岩捏得拳头咯咯直响，“别让老娘见到他！否则非撕了他不可!”

“这个还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那个背后的人是秦老大的仇人!”

“仇人?”秦雨默的仇人为什么她会不知道？

“情敌。”

原来是风流债。

“墨鱼抢了他家的媳妇?”

“确切地说是他家的媳妇赖上了秦老大。”

“结果一样。”

“性质不同!”

席岩嘴角抽动，这家伙现在倒还有时间跟自己争论这么白痴的问题。

“那现在秦雨默是要到人家地盘受死去了?”难怪他说不准日期，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倒还不至于，就怕那个女人因爱生恨，在那里火上浇油。”

“烧死活该！谁让他自己作孽。”

“可……可……这个祸是你闯的啊。”

席岩有些心虚，确实是不该这么盲目就答应别人改设计稿的，不过还是理直气壮，“我怎么知道这是个陷阱?！再说了，你们不也没看出问题来吗？要是秦雨默没惹出那档子事来，会有报复啊陷阱啊这么文艺的桥段来吗?”

何哲一额汗水，要跟女人比口才，尤其是跟眼前这位比口才，他还需再磨上好几年。

“这事秦老大没让我告诉你。”

“那你告诉我干吗?”

何哲赏了自己一巴掌，都怪自己嘴贱。

何哲灰溜溜地走后，席岩在办公室内走了无数圈，但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越来越焦躁。手机握在手里翻了一次又一次，按着熟悉的号码，屡屡想拨出去，最终又放弃了。她懊恼地抓着头发，她和秦雨默之间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德行了。

晚上和伊凡在电影院约会。心里揣着事，看着电影也变得心不在焉，喜剧电影愣是看出点悲伤的味道。席岩的手里还紧紧拽着手机，手机一天都没有动静，连条垃圾短信都没有，她还尝试着打了家里的电话，确定手机是有话费的，也没有任何故障。

伊凡侧过头看着她，屏幕明明灭灭的亮光中，明明见她很认真地盯着屏幕，却感觉她的心思完全不在电影上面。

影院里突然爆发出了笑声，她的身体动了动，像是刚醒的人，一脸茫然地转头，正好对上了伊凡探究的目光。她不知道如何应对，只跟着其他观众呵呵地傻笑。

两个脑袋离得很近，灼热的气息也近在咫尺，她感觉伊凡有意地靠近，下意识地偏了头，迅速从简易桌上拿了爆米花塞进他的嘴里。

“这里的爆米花还不错。”

看不清伊凡此刻的表情，只感觉握着自己的手明显用了力，若无其事地嚼着她塞进去的爆米花，“确实还不错。”

“伊凡，你怎么都不会对我发火?”

伊凡嘴角一扬，好笑地看着她，“好好的干吗要发火?”

“你都不会生气吗?”

“两个人之间如果沟通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经常吵吵闹闹。”

要是旁边坐着的是秦雨默，她肯定就会说：“你这个老年人，连吵架都吵不动了，生活还有什么激情可言！早死早超生!”可现在旁边坐的是伊凡，她只能把话咽了下去，撇了撇嘴。

沟通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吵吵闹闹，那么当初他逃跑，是不是意味着问题严重到连吵架都解决不了了？他压根连沟通的机会都不给不是?

席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同样的一个男人，她竟产生了不同的感觉。是她在变，还是伊凡一成不变?

伊凡伸出手覆在她的手上，大拇指轻轻摩挲着她的手背，“岩岩，人的心智都会变的，不管以前怎么样，总会慢慢成熟。”

那个时候，在她表白之前，伊凡给她的印象就像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总感觉还有无法接近而又会反抗的那种感觉在，所以她一直将那份好感埋藏在心中……而现在是一种过于成熟的清冷，不管多么亲切都让人无法靠近。

以前她和伊凡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她也问过秦雨默，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轰轰烈烈的感觉。他说，没有交往前对一个人的内心一无所知，只对表象无限向往，但真正靠近的时候，与自己臆想的东西又开始冲突了，便产生了怀疑来。她究竟在怀疑什么?

第十二章　呼之欲出的秘密

幽深的巷子里，他一直在跑，后面跟着一个小女孩，脆生生地喊着“雨默哥哥”，他回过头去，伸出手，而她却停了下来。忽而一下，那个娇小的身影不再跟着他，而是奔向了另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牵起了她的手，笑意盈盈地离开。他看着两个身影渐渐远去，最后消失不见……

秦雨默蓦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沙发里，全身虚汗，鼻子也塞得严重。最近他老是被这个似真似假的梦境困扰着。手中的摩天轮项链又一次握疼了自己的手心。

席岩刚刚从浴室出来就接到了秦雨默的电话，刚还在犹豫着要不要打去，他竟然先打了过来。

她小心翼翼地将手机贴紧耳边，两个人却都保持着静默状态，只有彼此的呼吸交缠在电话两头。

“岩石头，我看到梅园的摩天轮了。”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沙哑的声音慢悠悠地传过来，反而更加低沉悦耳。

不知道为什么，此刻听到他的声音就哽咽了，她曾经说过，M 市

五星级宾馆的某一间房正对着梅园的摩天轮。他现在正在那里吗?

席岩只轻轻地嗯了一声，脚步已不自觉地走到了窗前，远远地望去，仿佛和他置身同一个空间里，和他并肩一起看着那个摩天轮在寂寞里缓缓流转。

“果然很漂亮……”秦雨默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鼻音，听起来有些虚弱。

“病了吗?”她岔开了话题。

“感冒而已。”

“吃药了吗?”席岩一边持着手机，一边呵着气在玻璃窗上一笔一笔认真地写着。

“懒得出去，明天再说。”

按着以前的性子，席岩觉得自己又会炸毛，可此刻她却被自己的举动震惊到。玻璃窗上，清晰可见的都只有三个字——秦雨默，随后，落地窗上又浮现出略带坏笑的清晰面容，还是秦雨默。

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先挂断电话，直到秦雨默轻轻地说了句“晚安”，手机在耳边空了很久，席岩才放了下来，怔怔地看着自己满玻璃大大小小的“秦雨默”。

她忘了问事情怎么样了，忘了问感冒严不严重，忘了问带够衣服了没……何哲说事情很严重，听到他的声音感觉感冒不轻，她之前还听气象预报报道 M 市降温了……

席岩慌乱地用手心擦掉了玻璃窗上的字，突然像是中邪了般，拿出行李箱，跑到秦雨默的房间拿了各种衣服一起装了进去。急急忙忙赶着去了火车站，正好赶上凌晨开往 M 市的末班车，她看了看时间，离开车还有十分钟，长长舒了口气，拉着行李箱跑向检票处。

秦雨默的房间能看到梅园的摩天轮，排除法，自然很容易找。她

敲了好久门，快失去耐性的时候，门开了，秦雨默穿着睡袍，头发正滴着水，修长的手指还按着毛巾擦拭着，那样子很明显是刚从浴室匆匆赶出来的。两个人房内房外对峙着，不只秦雨默吓了一大跳，连她自己都有点呆，她究竟在做什么?!

秦雨默看着她手上陌生的药箱，又安静地看着她风尘仆仆的样子，认真的目光似在长久地思考。要不是她那张真真实实的脸，他都要怀疑是医疗队赶来慰问了。

席岩不自然地把自己的头发拨到脑后，似乎在用力地斟酌着解释的词句，最后还是很没底气地笑着说："我来验证下你是不是骗我。"

秦雨默迷迷糊糊的，一度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听到她的声音才真确定了下来，嘴角的弧度更大了些，"想我了就直说呗。"

一贯慵懒的表情，随意的话语，却让她的心没来由地咯噔了一下，连刚才在车上的倦意和凉意都给吓忘了。不知道是身体对这句话自然的反应，还是室内的空调温度过高，席岩觉得浑身都烫了起来。

看着她风风火火的样子，秦雨默的眼眶有些酸涩，抬手揉了揉她有些凌乱的头发，"你还真能折腾。"

责怪的语气，却是心疼地抓起她冰冷的手捂在自己的手心里，揽着她的肩走进屋里，随手开大了暖气。地板上还有星星点点的水渍，从浴室一路到了房门口。

秦雨默的声音因为感冒，听起来还是闷闷的，"你先去床上躺会儿，我给你倒杯牛奶。"

"不用了，我不困，你继续去睡。"

席岩边说边推着他进了里屋，里面凌乱得不像他的风格，床上一大堆的图稿，床头水晶烟灰缸里还有好几个烟蒂，她的眉心皱成了一团，"生病还抽烟?"

他揉了揉太阳穴，“睡不着。”

“把药吃了吧。”她打开药箱，里面都是临时装的药。

秦雨默好笑地看着她手忙脚乱地翻着，弯下腰，轻而易举地从角落里挑出了几盒药，各种病状，一应俱全。感冒、头疼、退烧、胃病、降火……目光停留在某盒药上，嘴角明显抽搐起来。

“痛经宝颗粒?”

席岩一把夺了过来，窘意顿生，瞪了他一眼，迅速塞进箱子里去，“不都说时间紧急嘛，全部倒进去了……”

秦雨默弯着眉眼，笑得愉悦，从一盒感冒药中取了两颗，就着她在火车上喝剩下的半瓶矿泉水喝了下去，“先去洗澡吧。”

秦雨默替她放了水出来，看她蹲在地板上翻着偌大的箱子，一脸沮丧的表情，“忘带自己的衣服了。”

秦雨默翻了下箱子，她倒是有把他家里的衣服统统搬过来的架势，唇角扬起，眉眼都染上幸福的暖意，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自己的睡衣递给她，“先穿我的吧。”

等她出来的时候，秦雨默已经收拾妥当房间，吹干了头发，回头看到她的样子没忍住笑出了声来。无视她瞪过来的怨气，他拉着她坐在床沿，吹风机的声音嗡嗡地在头顶响了起来，他的手指轻柔地穿过她的长发，极有耐性地梳理着。

她忍不住拍了拍嘴打了个哈欠，手还不忘卷着一直耷拉下来的衣袖。

“困了?”

“嗯。”

席岩趴在窗前，看着远远的摩天轮，悠悠地闪着光转动着，似乎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又似乎是无数个起点和终点。其实她不喜欢这

种旋转的东西，比如旋转木马，总是无休无止地循环重复，却更容易错过。

她突然指着摩天轮，“二十四小时无休的吗?”

“嗯，这是M市的标志。”秦雨默看着她一脸认真的表情，莞尔而笑，“明天带你去坐坐?”

席岩果断地摇了摇头，“看看就好。”

凌晨四点一刻，天还未亮，两个人并排立在窗前，看着对面的摩天轮。五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在不同的地方，透过不同的窗子，看着外面不同的风景。

席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记忆好像还停留在凌晨时分——紧盯着摩天轮。床头已经放了衣服，从内到外，穿起来比她自己买的都合适。席岩连耳根都不自觉烫了起来，狠狠咬着下唇，这厮对女人了解如斯!

手机全是伊凡来电记录，她一拍脑袋暗叫糟糕，忘了今天是伊父的生日，原本两个人约好去买礼物再直接回酒店吃饭。

她一看时间，都过了中午，现在赶过去也于事无补。她有些心虚地回了电话，支支吾吾编了个理由，伊凡安抚了她几句就挂断了。席岩拿着电话在原地愣了几秒钟，回身时秦雨默已经在她的身后，她一惊，不知道这家伙在这里站了多长时间。

“我在你拿起手机开始就站在后面了。”他像是她肚子里的蛔虫，一语中的，双手悠闲地插在裤兜里，一脸闲适地看着她，似乎偷听的那个人不是他。

“偷听是不好的习惯。”

“比放人鸽子好。”

她狠狠瞪了他一眼，不知道是为了谁。

秦雨默看着她空荡荡的脖颈，没有见到伊凡送的摩天轮项链，心情转好，极其自然地将她揽入自己的怀里，下巴蹭了蹭她的发顶，低低的声音擦着她的耳朵传来："不过我喜欢。"

席岩的脸颊能感受到秦雨默笑起来胸腔震动的频率，羞赧地红了脸，他们两个人这样亲密的动作不是没有，这时候推开他反而显得有些矫情。她慢慢抬起手环在他的腰间，怀抱带着沐浴后的潮湿和沐浴露香味。

"事情解决了吗?"闷闷的声音从他的胸口传来。

"我出马能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吗?"秦雨默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你再补个觉，晚上陪你出去吃饭。"

秦雨默离开后，席岩又趴着看了一会儿摩天轮，果然没晚上的好看，兴致缺缺地扑到床上，又看了一会儿他的专业书，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却极度不安稳，似梦非梦出现了一些事情。

秦雨默说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的育婴室里，她开着玩笑说有没有发生像《蓝色生死恋》那样换错了名牌那么恶俗的事情。他总是欠抽地回答：要能料到你现在这样，我当时还真该这么干……

她一直都可以看到秦雨默手臂里挽着的女人，换了一轮又一轮，有时候帮他挡烦了就会脱口而出：你和秦叔叔有什么分别？他凌厉的眼神至今难忘，一只将要落到她脸上的手直直地悬在半空中许久……

一个小时后，席岩到了与秦雨默约定的地点。秦雨默定的酒店只能用豪华俩字来形容，集用餐、娱乐、健身、酒吧、住宿等于一体的综合酒店，还有汇集了各国风味的美食餐厅。

她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在意起自己的衣着来，明明秦雨默一大早已经为她买了一套休闲服，可临出发前，她又去店里特意买了一身

正式点的连衣裙，现在看来还是明智的决定。

高跟鞋踩在光亮可鉴的玻璃地板上，发出了如音节般的节奏来。是这里吧？她都有些怀疑，刚才迷迷糊糊中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就在她在大厅转得手足无措的时候，秦雨默终于出现在她的跟前，却是惊得她许久合不拢嘴，食指在两人之间打了好几个来回，结结巴巴地说："墨鱼，你确定就我们俩吃饭吗？"

"不然呢？"

"以为你又和你光辉情史中浓墨重彩的其中一笔刚约会完。"

话一出，又被他狠狠弹了一下，席岩吃疼地揉了揉额头，"我说错了吗？要不然你穿那么隆重干什么？"

秦雨默指着"非正装者勿入"的牌子，"档次！"

席岩不禁眯起眼打量他，平时很少见他穿西装，遇到正式场合，他也是要么挂臂弯，要么就索性随意搭在肩上，领带更是难得一见。借口！分明有鬼。席岩狠狠腹诽。

越过秦雨默的肩头，她看到了一个女人正步履优雅地迎向他们，直到走到他们面前，她听到秦雨默几不可闻的哀叹声。

席岩的目光从秦雨默的身上转移到那个女人身上，对方目光直直地流连在秦雨默的身上，连看都不看她。可她只瞥一眼，便怔住，与脑中另一张江南女子年轻时的脸重合，就像从水墨烟雨的画中走来。这样恬淡美好的女子，想了半天竟是毫无印象，不正常。难道就是何哲说的与秦雨默有关的有夫之妇吗？

她又转向身边的秦雨默，他的脸上一派镇定，依旧维持着笑容。这个家伙越笑得若无其事就越说明他很不高兴。

正当她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个女子优雅地开了口："雨默，为什么不等我一起走？"

席岩感觉一身巨寒，全身的毛孔都在瞬间打了开来，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啧啧，好滥俗的开场白。席岩猛然回头瞪着秦雨默，而秦雨默也正好看向她，两人打了一阵激烈的眼战。

哼，刚还说没约会，怎么就那么巧会碰到？

秦雨默一脸无辜的表情，似乎在传达他也不知情的信息。

或许是两人旁若无人太久，那个女人假装咳嗽了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

秦雨默才回过神，“确实是好久不见了，沈夫人。”他故意把夫人两个字加上了重音，又转向席岩，“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在国外认识的同学，孙晓茹。这位是我的……”

没等秦雨默介绍，席岩眼光一闪，自己接上：“我是秦雨默的女朋友，席岩。”

此话一出，孙晓茹原本保持的良好笑容，终于在秦雨默的一声“沈夫人”和席岩的一句“女朋友”刺激下，彻底垮了下来。

秦雨默一反镇定，看着席岩的一举一动。她经常搞点恶作剧，也没少假扮他的女朋友帮他赶走那些麻烦的女人，可这么主动表明“身份”的，还属头一次。

他什么时候提到过这个女人？原来是国外认识的同学啊，难怪她连见都没见过。席岩心里百般不爽，但她并不想揭穿秦雨默的谎言，反而故作亲昵地挽起了秦雨默的手臂，含笑着对孙晓茹点了点头。

诡异的介绍后，三个人又僵在了原地。

席岩借口去洗手间，手腕却被秦雨默拽住，“去哪儿？”

“洗手间。”

“一起。”

秦雨默刚迈开脚，孙晓茹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雨默……”

秦雨默身体明显一僵，但握着席岩的手依旧未松。

“我们先走了。”席岩几乎是被他拖着向洗手间方向走去。

“秦雨默，戏演完了，放手!”

见他完全没有放手的意思，席岩使尽全力挣开，转身就走向出口，又被秦雨默拖住了手腕。她索性就蹲了下来，抬头朝着他吼：“秦雨默，有意思吗?!你要叙旧要请客要旧情复燃，随便!”

“岩丫头，你到底在气什么?”秦雨默一脸坦然地盯着她，盯得她全身发毛，明明心虚的应该是他。

席岩冷冷一笑，“我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这是你的私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她腾地站了起来，头顶的发丝从他的下巴轻轻滑过，差点直接磕上，“你请我吃饭也是借口对吧？实际上是想来见这个孙晓茹是吧？你……”

秦雨默猛地伸出一只手搂住她的腰身，做了连他自己都震惊的一件事情，用吻堵住了她后面的话。带着酒气的唇贴上，没有下一步动作，他们的唇只是紧紧地贴着，她也忘记推开他……

如蝴蝶的羽翼轻触般，几乎可以忽略过去，却足以让她灼烧般的炙热。席岩整个人完全傻掉了，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动作来回应，只听到自己急速的心跳频率，还有随之慢慢灼热的身体。就算伊凡吻她的时候，她都没有如此强烈的感觉。

她竟想到了一句矫情的歌词：轻轻的一个吻，早已打动我的心。

秦雨默慢慢放开了她，若无其事地撇撇嘴，“岩石头，我以为你在吃醋。”

等意识从外太空归位，一转头又看到了孙晓茹，再联想到秦雨默刚刚对自己的行为，席岩心一阵收缩，胃里突然涌起一阵恶心，原来又是一场戏!

“那个，我来还你外套……”孙晓茹从包包里拿出了几盒药，“昨天就见你感冒了……”

昨天？还有昨天……她在为他着急的时候，他竟然在会旧情人！自己刚刚还那么愚蠢地冒充是他的女朋友！她到底做了什么?!

一想到他们之间可能昨天就极尽缠绵的画面，席岩用手背使劲擦着自己的嘴唇，最后用尽了全力推开了他的束缚，“秦雨默，你去死吧!”

她回到宾馆，随便塞了行李就准备离开，又被秦雨默堵住了去路。

“让开！否则别怪我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席岩咬牙切齿，连头都没有抬。

“岩石头，你听好了，孙晓茹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刚刚也不是因为她过来……”他自己也不知道刚刚怎么就突然这么做了，是身体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是席岩误会的那样。

席岩抬起头，长长的睫毛染上了几分湿意，“秦雨默，你也给我听好了，你们到底有没有关系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从刚刚秦雨默突如其来的吻到现在，她感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悄悄变化着，想不明白，又挥之不去，让她莫名烦躁，想都没想就要推开他。

手腕被他使力抓紧，“你到底在别扭什么！以前我那么多的女人……”

是啊，她到底在别扭什么，孙晓茹也只不过是他众多女人中的其中之一而已。她是在别扭他这么随意地吻她吧，没经过她同意就利用她！就是这样！

席岩有些慌乱，她来得莫名其妙，发脾气莫名其妙，这么一闹，

火气竟慢慢消了下去，手一松，行李啪地落在地上。

两个人都气得不轻，互不搭理。半夜，秦雨默却发起烧来，来势汹汹，席岩只好以人道主义精神照顾着他。

给他填饱了肚子，喂着吃了药，他就开始睡过去。席岩坐在床沿上，搅着冰水毛巾放在他额头上降温。似乎之前的争吵真的只是一场戏，结束了，他们又回到了原地。可真的是原地吗？她向来不善于想事情，太费劲。

秦雨默的手机显示何哲来电，她拿起手机走到窗边才慢慢接起，何哲开门见山说事情已经解决了，对方表示不再追究。

席岩缓缓开口："为什么？"

"石……石头……怎么是你，老大呢？"

"他有事，让我等你电话。"

"哦，看来昨天他去求人见效了，对方……"

"孙晓茹的老公吗？"

"是啊，他大爷的，老大还被他们灌醉了。"何哲义愤填膺，"今天还去见了那个孙晓茹的父亲……"

听着何哲絮絮叨叨这两天秦雨默的动向，席岩静静地立在窗前，闪亮的灯光点亮了整座城，远方的摩天轮在眼前越来越模糊。

半晌，她打断了何哲的话："墨鱼和孙晓茹什么关系？"

"据说她是老大在国外的时候同一学校的，追老大不成，就一气之下嫁了……"

席岩其实不想从何哲口中听到秦雨默和孙晓茹的过去，这只会让她心里不舒服，但又因为什么会不舒服，她不知道。

许久，她才懒懒地应了一句："知道了。"

席岩果断地掐了手机，慢慢走回床边，拉起秦雨默的手，看着沉

沉熟睡的脸，心脏猛一收缩，似乎被什么刺痛了。

“墨鱼，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从第一次见你，一直到现在，你都那么骄傲，从来都没见你妥协过。以后也不要……”

秦雨默生病也安静。她记得小时候，他们几个出去旅游，秦雨默关在宾馆里睡了一天一夜，愣是没人发现他生了病。直到要离开的那天，他们没办法只好去叫他的时候，才发现他整个人烫得像火炉，几个人顿时吓得各自打给父母，竟忘了打 120。当时医生就骂他们几个，发烧转成了肺炎，再晚点都有生命危险了。几个小孩顿时傻眼。而躺在急救室的秦雨默，依旧安安静静地睡着……

迷迷糊糊地打了个小盹，直到毛巾从手上滑落，她才惊醒，想俯身拾毛巾，才发现自己的手被握着，有灼热的触感。旁边的人早已侧了个身，额头上的汗沿着鼻梁流了下来，苍白的脸看起来却还是如此惊艳。她低低地骂了句“祸害”便移开了视线。她怕吵醒他，只好半侧着身子用力去钩地上的毛巾，却不料修长的手臂横了过来搁在她的腰间，把她紧紧搂住，吓得她差点大叫了出来。

秦雨默把整颗脑袋都埋进她的颈窝里，热热的气息一阵一阵拂过她的皮肤，让她的耳根子都热了起来。她的姿势有些奇怪，被他搂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挣扎着想要把横在自己身上的那条长臂挪开，却不料秦雨默发出了不满的呜咽声：“别动，睡觉。”

席岩作势举了举拳头，这家伙还真是没怎么继承小时候的优良传统，自己折磨了别人还霸道地不让人动。

她看不到他的脸，抬起冰凉的手指触到他滚烫的脸，他被惊扰般动了一下，睫毛微微一颤，没有睁开眼来。她的手指随着他的眉眼落入微湿的发中，抵着后脑勺往自己的方向按了按，下巴轻轻蹭着他的发顶。一身的疲惫加上沉沉的心事，她很快也睡了过去。

一大早睁开眼就看到了一张放大的脸居高临下地对着自己，两人皆是一愣。他的眼神中有一闪而过的慌乱和尴尬，像正在做坏事的孩子被母亲撞见时的不知所措，似乎要落下的手也悬在半空好一会儿。席岩的脸没来由地红了起来，条件反射般打算坐起来，结果两人额头磕在了一起，疼得咧嘴。

“岩石头，你真是一块够坚硬的石头。”

席岩揉着额头一脸委屈，“谁让你一大早吓人来着。”

秦雨默清了清嗓子，“再不起咱们今天赶不回宁州了。”

席岩拿起手机才发现自己竟然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下午，再看看床边站着的人，早已穿戴整齐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哪还有病人的样子。倒是自己，憔悴得真像个病人。

车子行驶了好长一段路，席岩总感觉车上有说不出的奇怪，似乎有哪里不对。她找了半天，才发现香水换了一瓶，似乎和某人身上的香味完全一样，她皱起了眉。

“换香水了?”

“嗯，用完了。”他回答得轻描淡写，又转头看见她似乎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你不喜欢的话扔窗外吧。”

“算了，我坐的次数也不多。”她放低椅背，整个人靠了上去闭目养神。

“去哪儿?”

“把我放泰安吧。”她要去给伊父挑个礼物。

秦雨默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个绿色的丝绒盒子递到她的眼皮底下，“这个给伊叔吧，他最喜欢玉石了。”

席岩的眼睛瞪得闪闪发亮，看着一枚碧绿剔透的烟灰缸静静地躺在盒子里，一看就是质量上乘，价值不菲。她转向秦雨默：“什么时

候买的?”

“昨天。”

昨天不是忙了一天吗?哪来的时间去买这个?

“别太感动,顺手买的,投其所好。伊叔的脾气我了解,嘴硬心软,不会拒绝一个用心的人。”

席岩惊诧,原来他都知道。

“还有,和伊凡好好解释,没准我们又上报纸了,是我大意没来得及截住。”秦雨默说得云淡风轻,但都是经过缜密考虑的。

在“宁州四少”身边那么多年,要没点八卦反而是件难事,她也早已习惯。只不过她的消息要比她的人更早出现在伊凡的视线里,不免让她有些心虚。

席岩将车停在伊宅大门前,迟迟不敢下车,自从听到伊凡和他父亲吵架内容后,自然有了更深的抗拒感。

整座伊宅都冷冷清清的,她刚踏进大门,苏以南围着围裙从厨房走了出来,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

席岩再次面对着苏以南,原本不怎么痛快的心情更添了几分阴郁。

“伊凡在书房。”苏以南指了指楼上的方向。

“我找阿姨和叔叔。”

“他们出去了,晚点才回来。”

苏以南对答如流,滴水不漏,真像是伊家管事的。这么一转念,话也就脱口而出了:“苏助理真是管得齐全。”放着好好的苏家千金不做,宁可在伊氏委曲求全当一个助理。除了爱的力量,她实在想不出有其他的理由来。

席岩想要离开的瞬间,伊凡从楼上跑下来,拉住了她,“岩岩,

不打算跟我解释下吗?”

她转头，看到他手中的报纸，接了过来，是她和秦雨默在 M 市的照片。她的眉微皱，视线在他和苏以南之间轻扫，最后落在伊凡的脸上，换上了礼节性的微笑。

“伊凡，你觉得我此刻看到的、想到的，是真的吗？我看到的和你看到的其实都一样。”

伊凡不解地看着她，依旧执着于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明明知道媒体对我们的事情很关心……”

还没等他说完，席岩拂开了他的手，嘴角仅剩的笑容快速隐去，把礼物塞到他的手里，“我唯一抱歉的是没有赶回来参加伊叔的生日，这是给他的礼物，帮我转交。”

“为什么你们会在一起?”伊凡继续执着。

“过去的三年你问过这个问题吗？我和他天天在一起！还在同一个屋檐下！他要是对我有什么想法想对我做些什么，你觉得还轮得到你吗?”席岩自觉话重了些，又补充了一句，“工程出了点问题，我们去解决下。”

那一句“他要是对我有什么想法想对我做些什么，你觉得还轮得到你吗”跟秦雨默说的如出一辙，伊凡无奈地扯了扯嘴角，“我也可以帮你。”

“我是独立的个体，伊凡，没有你的三年我也过得很好，我不希望我的工作都借助于你。你能为我做什么？用钱摆平吗?”

“如果用钱能解决为什么不呢?”

“我不愿意。”她已经寄人篱下二十多年，不想在感情上再次寄人篱下。

她毫不犹豫地走出了伊宅，决绝得连头都没有回。

在伊凡面前，她努力维持着自己的骄傲，可疲惫感如此强烈，当她走进小窝，才终于让自己有了片刻的安全感。

没消停多久，季梦涵的电话就过来报到，她一接起，对方就是劈头盖脸一阵怒骂，内容无非就是报纸上的那点事。

“席岩，你真是不要脸！你老缠着雨默做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才是他的正牌女朋友!”

席岩拿着电话没有说话，对方骂完，沉默了片刻以后，她又听到了隐隐的啜泣声，“席岩，我求求你，我求你了行吗？你都有伊凡了，为什么还要缠着雨默呢？要是我和伊凡也是这样扯不清，你乐意吗?”

握着手机的手缓缓垂落，没有挂断，季梦涵的声音还在继续着，一会儿怒骂，一会儿示弱，可已经听不到任何的内容。

那种感觉她怎么会不知道，就像是苏以南在伊凡的身边，明明知道他们不会有实质性的什么关系，可无论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她还是在意。

席岩的脸慢慢垮了下来，突然觉得伊凡和季梦涵的质问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她和秦雨默之间彼此的习惯，只是他们习惯而已，并不表示其他人也要照单全收，也并不代表这样的习惯是对的。她突然觉得，伊凡与他父亲据理力争的时候，自己还是感动的，但更多的却是害怕，害怕负担不起那么沉重的爱情。

“想什么呢?”秦雨默洗完澡出来，见她发愣，抽走了手机，关机，合上。

她突然脱口而出：“苏以南是我心头的一根刺。”

秦雨默愣了一下，很快了然一笑，“嗯，那没准我就是伊凡心里面的一根刺。”

两个人相视一笑，原来大家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只不过人与人

之间的相处，就像是在彼此的身体内种下了一种蛊，即使心知肚明，却不知解药在何处。

两个人离得很近，席岩微一抬眼就能看到他的唇，那个之前如花瓣落地般轻柔的吻又开始在她脑中回放。她不自然地咳嗽了几声，别过头去，竟有些不知所措。

秦雨默却完全不了解状况，在她面前悠闲地换起了衣服，也不顾她的脸早已红透。

“带你去农庄吃饭，散散心。”当他穿完衣服，挑着车钥匙转身，才发现席岩背对着自己，他突然觉得很有趣，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嘿，真是神奇了，岩石头你在害羞什么？不是说我脱光了也对你免疫吗？更何况我只是换了上衣……”

“那个……我去换件衣服。”席岩压根没回头，急急就冲向自己的房间，将跟过去的秦雨默关在了门外。

秦雨默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低低地笑出了声。好险，这丫头还真是不给面子。

刚开始秦雨默提议去农庄，席岩还是不情不愿，刚和他从外地回来，又被苏以南和季梦涵搞得筋疲力尽，实在没心情再去什么农庄吃饭，而换衣服也只不过是逃避一时尴尬而已。不过，她没有一次是拗得过秦雨默的决定的，她几乎是被强拖着扔上汽车。

不过到了农庄后，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她甚至对秦雨默心存感激。

那个农庄坐落在一个隐蔽的山脚，几个亭子立在湖中央。通过竹筒铺就的通道，从厨房一直通到各个亭子中。空气清新宜人，整个湖环着山，湖水碧绿清澈，在远处的浅湖区还放养着纯种鸭，有几个赶

鸭人挥着竹竿。那场景，不自觉让她回到了童年，和秦雨默一起去乡下过年的那个时刻，傍晚时分，鸡鸭成群归来，家家炊烟……

在农庄欣赏完风景，又吃饱喝足，打道回府，席岩一扫白天的阴霾，心情没来由地好。又见不过一天的时间，秦雨默车上的香水就换回了原来的味道，更是不明所以偷偷地乐。回头看着秦雨默，他没有什么表情，只认真地开着车。

可能是感觉到席岩的目光太过炽热，秦雨默忍不住转过头看了她一眼，见她忙急急躲闪，打趣道："看着我干吗？又饿了？"他顺手指了指后座，席岩回头，一大袋子的零食，早有准备似的。

"小默子，真是深谙我心。"席岩像是打了鸡血似的，兴高采烈地探身，抓起袋子放在膝盖上挑了起来，突然想到了什么，嘟着嘴埋怨，"刚才怎么不说啊，害我一路饿过去。"

"要是一早就吃饱了，还去农庄做什么？"

席岩撇撇嘴，"借口。看在你晚上那么慷慨请客的分上就不和你计较了。"他说得也不无道理，但她嘴上不让半分。

两个人各提着一大袋的零食，一路打打闹闹、晃晃悠悠地走到公寓楼前，见台阶上竟然坐着个小人儿，穿着毛茸茸的连体动物装，低着头不知道在地上画着什么。

席岩走近了些，借着路灯凑过去看，"乐乐？"

小女孩抬起头来，像见到了救星般，咧开嘴，扑进了她的怀里，委屈地道："小姨……我都等了很久了。"

席岩抱着她看了看四周，并没有发现陆向东和莫奇的车，也没见着人。

"乐乐，你怎么会在这里？爸爸妈妈呢？"

"他们出国了。"她撇了撇嘴，一副要哭的架势。

“什么时候的事情?”

“七点。”

“那你一直都在这里坐着?”

乐乐委屈地点了点头，“他们打不进你们的电话，就让我在这里等着。”

秦雨默马上给他们夫妇俩挂电话，也传来关机声，估计在飞机上。

“他们还真是放心，也不怕被人拐了。”

席岩暗自庆幸，幸好他们没按照原计划在农庄留宿，否则……

乐乐见着秦雨默，从席岩怀里挣扎着扑向他，张开手臂撒娇，“三叔叔，抱。”

秦雨默抱起乐乐，在她小脸蛋上亲了一口，早已是春风满面。

他们俩都以为像乐乐这么大的孩子完全不难带，只要给点零食，逗着玩，睡睡觉，就完全能搞定。可不知，这孩子完全继承了莫奇的夜猫子脾性，一到晚上就不爱睡觉。一会儿起来上厕所，一会儿又说肚子饿，上下都解决了以后，席岩以为可以安安心心睡上一觉了，却不料小公主坐在床头睁着圆滚滚的眼睛盯着她看，怎么都觉得灵异。她不得不陪着她坐了起来。

席岩迷迷糊糊地问：“想干吗呢?”

“我想听故事。”小姑娘的声音又响又脆，哪是想睡觉的样子。

席岩满头大汗，索性一把抱起她踢开了秦雨默的房门，那厮睡得那叫一个舒坦。

“乐乐，让你三叔叔讲吧。”

乐乐小手捏着秦雨默的鼻子，一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

秦雨默被吵醒了，翻了个身，用手挡住光线，慢慢睁开了眼，见

到的是半眯着眼半死不活的席岩，皱了皱眉，刚想发作，才看清楚她手里抱着正处于亢奋状态的乐乐。他慌忙起身，从席岩的手里接过乐乐，把她抱在怀里。

“墨鱼，你给她讲故事，我困……”话还没说齐全，席岩就闭着眼倒在了他的床上，还扯了他的被子盖在自己身上。

秦雨默见状也不恼，笑着捏了捏乐乐的鼻子，擦了擦她嘴角还残留的葱花，“大半夜不睡觉怎么折腾你小姨了?”

“刚吃了小馄饨，上了厕所……”

秦雨默前所未有的耐心，“睡不着吗?”

“认床。”

“那好吧，现在三叔叔给你讲故事。”

乐乐拍手叫好，被秦雨默嘘了一声，她才停了下来，在他怀里换了一个姿势，半躺着听秦雨默给她讲故事。

席岩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的头枕在秦雨默的腿上，听他讲着故事，有《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还有关于他的故事……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是一剂慢性良药，慢慢地推入了她的大脑里、身体里，整个人都会放松了下来，身体的每一处都贪婪地汲取着那份安宁……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她就看到一大一小两个人躺在身边，眼睛滴溜溜环视一圈，才记起这是在秦雨默的房间。

她猛一侧头，见秦雨默的手里还握着一本《安徒生童话》，书页看起来早已泛黄。而乐乐则是拉着他的手整个人都蜷缩在他的怀里，睡得正香。

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梦里，亦是现实。她不禁倾身，情不自禁地在乐乐粉嘟嘟的脸上亲了一口，便小心翼翼地下了床。

等她整理完客厅，做完早饭，一大一小才牵着手从房间里出来。

自从昨晚讲完了故事以后，乐乐就一直黏着秦雨默，连吃饭都要让他抱着喂。这年头小孩子也需要精神贿赂吗？她昨晚可是起了好几次，又做吃的又把屎把尿的，敢情还抵不过几个故事？

秦雨默那家伙似乎也很享受，乐乐油油的手蹭到他的衣服上也不发火，只是那么温和地看着她吃饭。席岩盯得眼睛都要流出血来，原来秦雨默所有的脾气都是用来虐待她的呀。

吃完早饭，秦雨默换了身衣服出来，“今天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席岩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番，人模狗样，一般不是去 M. Y 就是去见女人。大周末的，必然是后者。

她撇撇嘴，“带上乐乐呗。”

没想到，还埋首在饭碗的乐乐也附和着点了点头，甚至放下筷子跑过来，拉着秦雨默的衣角不肯松手。

“乐乐乖，和小姨待家里，晚上三叔叔再给你讲故事。”

乐乐晃了晃身子表示不乐意，秦雨默说了不少好话才安抚住她，出门前，还不忘狠狠瞪了一眼罪魁祸首席岩。

“小姨，咱们也出去好不好？”

“乐乐要去逛街吗，还是要去游乐场？”席岩一说完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周末的游乐场分明就是去看黑压压的人头的。

而乐乐也摇了摇头，“我们去看三叔叔。”

“他有什么好看的？”席岩蹲了下来，整理着她的衣领，“三叔叔是去办事的，咱们不要去打扰了好不好？”

“才不是呢，我妈咪说了，三叔叔出去肯定就是去找婶婶了！”

“呃……”这话让秦雨默听到，会不会有灭门惨案？

乐乐晃着她的手，“小姨去嘛，好不好，我们就去看看。”

“不行，绝对不行。三叔叔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小姨今天放假带你出去吃东西好不好?”

乐乐低着头，不乐意地撇撇嘴。

“带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有好多好多果粒的那种。”席岩想尽办法投其所好。

冰淇淋的诱惑这才让乐乐露出笑脸，猛地抱住席岩的脖子，乐乐本来就踮着脚蹲着不稳，这么一俯冲，整个人都趴在席岩的身上，只听到了咔嚓一声仿佛骨头断裂的声音。

乐乐还在席岩身上蹭着，“我要吃杧果杧果……”

“好好好，乐乐先站起来……”

乐乐不重，但俯冲的威力还是巨大的。席岩好不容易站起来，双手托着腰，能站起来，就能确定骨头是没断，但也是非残即伤了。

乐乐在商场里一路跑得兴奋，席岩在后面一步一步跟得艰难。

“乐乐慢点……”

乐乐竟乖乖地停在底楼咖啡座的玻璃窗前，猫着小身子往里看着，又蹦又跳地朝着席岩挥手。

“小姨，我看到三叔叔啦……”

这么脆生生一喊，商场内攒动的人都纷纷看向她们，直夸着这孩子可爱。席岩就像是孩子母亲似的，一一接受着众人艳羡的目光。

席岩顺着小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里面靠窗懒懒坐着的人还真是秦雨默，当然对面还坐着一个女人。秦雨默这家伙把孩子扔给她倒是自己约会来了。恶作剧本性又起来，席岩蹲下身在乐乐的耳朵里嘀咕了几句，那孩子便捂着嘴咯咯咯地笑，飞快地点点头。

席岩还没站起来，已经被乐乐扯着手往里走，径直到了秦雨默他们的桌前，几个人皆是一愣。

秦雨默倒是一脸平静，笑着抱起乐乐坐回位子上去，“你们怎么来了？”

“爸爸，妈妈做了好大一桌的饭菜在家等着，没见你回来，我们就过来了。”乐乐亲昵地往秦雨默的身上蹭了蹭，又朝着席岩喊，“妈妈，你坐爸爸旁边来。”

秦雨默的眼眸半眯起来，看得席岩一阵恶寒，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既然你们有家庭聚会我就不打扰了，雨默，我们改天再谈吧。”

对面的美女已经准备站起来，秦雨默也没打算拦，只是说下次约时间。

“阿姨，我爸爸很爱我妈妈的，你不要横刀夺爱哦。”

横刀夺爱？从六岁的孩子口中听到这个词未免惊悚了些，席岩脸上也挂不住了，这孩子入戏也忒深了点。刚要去捂住她的嘴，只见美女的背影一僵，很优雅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席岩，又将目光落在了乐乐身上，“小朋友，我的孩子也跟你一样大了哦，以后欢迎你来我们家玩。”

席岩顿时傻眼，她现在很想脚底抹油溜走。

秦雨默薄薄的嘴唇动了动，还带着浅浅的笑意，可眼里已经染上了危险的光，“一眨眼工夫我就多了个体贴的老婆和乖巧的女儿。我是穿越了吗，嗯？老婆……”

那一声老婆叫得极其蛊惑，让席岩整个人都僵硬得不知所措。秦雨默低着头，嘴唇抵在她的耳边，能感觉他的唇一下一下划过她的耳垂，“你把我的客户气走了，你自己说怎么办吧！”

那种熟悉的灼热感又不自觉涌遍了全身，席岩下意识地往后仰去，假装咳嗽了几声，双手抵在了他的胸前，很没气势地说道：“请

你吃饭。”

“八百万，都够我养你一辈子了，老婆……”秦雨默故意把老婆俩字拉长了音。

“也不见得没戏啊，我们又没跟她吵架。”

“那我以后怎么给她变出一个老婆女儿来？邀请你们两位奥斯卡影后客串？嗯?”他扬起了嘴角，笑容里透着戏谑，“诚信二字，你该懂吧?”

“三叔叔，你不能怪小姨，她不让我出来的。”乐乐转着滴溜溜的眼睛，小脸贴着秦雨默的脸，“都是我想你了，三叔叔。”

秦雨默终于抑制不住笑出了声，拍拍她的小脑袋，把半挂在怀里的身体抱住了安放在自己的腿上，招来了服务生。他本来也只是吓吓席岩而已。

“鬼灵精，想吃什么随意点。”

席岩当然明白，秦雨默不会那么容易放过她。可不是，就算面对着一个病人，一张膏药都要贴得她龇牙咧嘴，他还美其名曰说辅助按摩更有效果。

“秦雨默，你这是赤裸裸的报复!”

“知道就好，看你以后还长不长记性!”

“不就是耽误了你们吃饭吗，多大的罪啊。”

“你还只有这么一回吗？都忘记自己前科了?”他话一出，放膏药上的手不禁又一按，只听啊的一声惨叫。

“秦雨默，我跟你势不两立!”

“我等着!”

一个美好的周末，就这么在乐乐的折腾下和秦雨默的争斗中即将结束，乐乐被她家保姆带走后，原本席岩可以喘口气睡个天昏地暗，

却不料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听到门铃声，她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伤处火辣辣地疼，手扶着腰走了出去，不料秦雨默正洗完澡穿着一身浴袍出来，头发还在滴着水，两人互瞪了一眼。

秦雨默又猛地转过头，眯着眼上上下下扫了她一眼，然后笑得乐不可支，指着她托腰上的手，“你是提前进入那啥预演吗?”

席岩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狠狠瞪了他一眼，朝大门走去，“你叫外卖了?”

“家里有菜叫什么外卖。”他边擦着头发边跟了过去。

一开门，门里门外四个人皆是一惊。秦雨默和席岩面面相觑，这种场景实在太过诡异。

外面两个人手提着大包小包，一脸质询的表情，里面这对任谁看都像是小两口。

里面两个人此刻完全无视外面的两个人已经小宇宙即将爆炸的表情，旁若无人打着眼战，似乎在询问彼此，到底是谁把他们两个给叫过来的!

伊凡和季梦涵不是前两天刚刚各自跟她发生过不快吗？为什么现在都若无其事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是自己幻觉了，还是他们两个都失忆了？席岩腹诽不断。

季梦涵刚要发作，就被伊凡截住了话：“不请我们进去坐坐吗?”

没等他们说话，他就绕开他们熟门熟路地走了进去，把带过来的东西放在厨房后，又走了出来，看到茶几上的零食时皱了皱眉。

“就这个当晚饭吗?”

“那个，这是乐乐的，她没带走。”席岩关上门，随口解释道。

“乐乐过来了吗?”

“嗯，这会儿被保姆接走了。”她边说边开始整理茶几上的零食。

伊凡的表情微微舒缓了些，但看到她的手始终托着腰部，表情又很痛苦的样子，皱了皱眉，“腰怎么了?”

“哦，不小心扭了，没什么大碍。”

“我看看。”

伊凡刚要去掀她的衣服，她敏感地往一侧躲了过去，扔下手上的东西，尴尬地拉拉衣服，“那个，真没事，已经贴膏药了。”

季梦涵已经咬着牙将她凌迟了千百万次，无奈碍着秦雨默和伊凡的面子不敢发作，提着一大袋的东西默默地走向厨房，扔下一句：“我来做饭。”

季梦涵的手艺似乎得到了林罗兰的真传，每一道菜都是林罗兰的味道，席岩越吃越觉得诡异。

伊凡顺手给席岩舀了几勺的青豆玉米粒，她紧了紧眉心，一颗颗挑出了青豆，放到一旁秦雨默的碗里，“这个不好吃。”

秦雨默也极其自然地接受，宠溺地说了一句：“比乐乐还挑食。”

季梦涵早已习以为常，在第一次在秦家与他们吃饭的时候就已经见识了，心底再多的苦涩和不满也只能慢慢压下去，她换上了笑脸，“雨默，这是你最喜欢的醋熘鱼羹，尝尝味道。”

“好。”

秦雨默坦然地接过了舀好的鱼羹，尝了一口，放下调羹，“不错。”

“真的吗？那就多吃点。我缠着林阿姨学的，她说你最喜欢这些菜了。”

席岩把脸埋进了饭里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低头喝她最喜欢的鱼羹。她真是可怜林罗兰，连自己儿子喜欢吃什么都不了解，这些菜明

明都是她喜欢吃的。不过也难怪，秦雨默每次都是以自己为借口让林罗兰做一大桌子的菜，其实秦雨默没吃上几口。

吃完饭，伊凡自告奋勇地陪着席岩去洗碗，刚开始是分工明确，一个擦料理台，一个洗碗，谁也没顾着和谁说话。之前算不上吵架，好歹也是闹得不愉快散场，席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许伊凡也是这么认为吧。

伊凡整理完料理台，抓着席岩满是洗洁精的手放在龙头下冲洗干净，又扯了干毛巾擦干，“我来洗。”

席岩愣愣地站在伊凡身边，看着他一个个碗耐心地洗着，专注得像是对着艺术品。她脑海中一晃而过秦雨默洗碗的样子，也是如出一辙，是不是帅哥做每样事情都那么具有艺术感？

“岩岩，搬家好不好？”他低着脑袋，没有抬起头来，只是低沉的声音飘进了她的耳朵里。

“嗯，等我找找。”其实她已经找到了一处，只不过还在装修中，这个事情谁都不知晓，包括秦雨默。当然，她也不是因为顾忌伊凡和季梦涵才搬。

伊凡没料到她会答应得那么爽快，抬起头，连眼睛都闪着亮光，“需要我帮忙吗？”

“不需要，我自己会搞定。”

“那改天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安不安全。”

“再说吧。”

她已经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的兴趣，从冰箱里拿出了水果，心不在焉地切了起来，直到传来季梦涵的一声惊叫声。两个人都急急冲了出去，秦雨默也从浴室里跑出来，才发现声音是从席岩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席岩最先冲了进去，看到了海景房的那个模型碎裂在地上，季梦涵看似惊恐地站在一边。

“那个，对不起，席岩，我不是故意，真不是故意的……”

席岩一言不发地蹲下身，捡起碎片，好好的一个作品就这样被季梦涵给毁了。席岩抬起头瞪向她，目光充满了浓浓的杀气。

她想到了那年她们吵架，季梦涵也是把她的模型摔了个粉碎，为什么她总是用这么滥俗的同一招？

“你们都走吧，不送了。”席岩强忍着怒意。

“我真不是故意的……”

“滚！”

季梦涵哭着跑了出去，又踩上了地上的一个模型，咔嚓一声，仿佛一刀割在了席岩的心里。她大口地喘息，喉咙像被什么掐住了似的，再也说不出话来。

秦雨默拍拍伊凡的肩示意他也出去。卧室里，只剩席岩和一地的模型碎片。

“没什么事，她发完火就好了。”

“你不去追季梦涵吗？”

“她死不了，不找点事她就不痛快。”

“雨默，其实我能理解她的心情。”秦雨默和席岩的默契已经不需要说话，只要对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足以知晓彼此的意图，“你们太默契了。”

“老二，你毕竟缺席了三年。”秦雨默点上了一支烟，“凡事有得必然有失，有回报必然要付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需要的是真心和时间。你要自己用心去体会，必须要有耐性。”

秦雨默送走伊凡，走回席岩的卧室，她还是刚才那样的姿势蹲在

地上，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秦雨默走过去，她的脚边有一摊水，他的手便下意识伸到了她的眼皮底下，滚烫的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掌心里，像针刺般疼痛。

秦雨默蹲下身一把把她抱了起来，安放在床沿上，她涨红的脸颊上铺满了汹涌的泪水。

他伸手捧住她的脸，让她看向自己，“岩石头，究竟是哪个笨蛋说你坚强来着？为什么我总看到你哭呢?”他的指腹轻轻擦拭了下她脸上的泪，“越哭越丑了。我可以帮你补好，不要哭了。”

席岩拉过他的袖子往自个脸上一抹，鼻涕眼泪全沾在上面，亮晶晶的能透出光来。她吸了吸鼻子，看着他，“是你的女人弄坏的，你当然得赔我一个!”

“好，我赔。”他指了指自己被她蹂躏的衣袖，“那这个呢？赔不?”

她破涕而笑，“算我的心理损失费。”

秦雨默笑着摇了摇头，要算耍无赖，自己绝对不是她的对手，尤其是在身心都脆弱的时候，就算她要天上的月亮，估计他也会去想办法捞到。

伊凡出去的时候，见季梦涵还靠着车门站着，扫了她一眼便向自己的车子走去。

“怎么不陪她了？你们不都见不得她伤心吗?”

“季梦涵，我一直都很好奇，我好像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为什么三年前要破坏我们的关系，现在又故技重施。”

“我说的是事实也有错吗？要是你们俩真有感情，还怕人挑拨吗？想必你也证实过了我的话，否则三年前你为何好端端的就离开呢?”

“季梦涵，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伊总裁，你不觉得我们很多余吗？你见过哪有异性朋友是这么住在一起的呢?”

“我顺便提醒你一句，你越是挑衅岩岩，越会让雨默讨厌。”

伊凡大踏步地走进自己的车里，发动引擎，车从季梦涵的身边呼啸而过，气得她捶胸顿足。她不是不明白当年秦雨默要不是为了阻止她破坏席岩和伊凡，他又怎么可能会和自己在一起。这么高傲强势的男人，为了保护一个女人，竟然这般束手无策，用了最傻的方法。

席岩，这个是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我不会让你和秦雨默如愿的，我发誓！季梦涵狠狠咬着牙关，各种念头在心里百转千回。

第十三章　我们结婚吧

秦雨默倒是没想到苏以南会找上门来，找的不是席岩，而是自己。

他到了约定的咖啡馆的时候，苏以南已经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服务员正在往咖啡壶里添咖啡，想必她已经在这里坐了很久。秦雨默抬手看了一眼表，离他们约定的时间还有足足一刻钟。

他径直走到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服务员也尾随而至。

“想喝点什么，随意。”苏以南抬了下手腕，“很准时。”

秦雨默随口点了蓝山，待服务员退下，他才好好打量起她来。她不再是女强人的干练装束，而是蕾丝边的碎花连衣裙，头发也只是随意扎了起来，大部分都散落在肩上。

苏以南接收到了他打量的目光，轻轻笑了起来，“这个就是真实的我，不是模仿席岩的苏以南。”

秦雨默眼光微微闪动了一下，淡淡地笑了，“其实岩石头也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他明显感觉到对面的女人手一颤，浅浅的杯中咖啡撒了几滴出

来，随即又稳住了自己的情绪，细细地擦完自己的手，把面前的一个档案袋推向了秦雨默，“看看吧。”

秦雨默一脸狐疑地接过，只略微皱了下眉。打开缠绕的白线，似是所有的谜底都将在这样的拆解中完全公开。

他抬眼看了看对面的苏以南，她依旧是眼含笑意，似乎期待着他接下来的动作。他利落地抽出了第一张纸来，扫了一眼上面的英文字和照片，脸色骤然一沉，胸口微微一窒，生出几分怒意来。

接下去又是一张全英文的医院手术单子。

看完最后一张纸，秦雨默不怒反笑，缓缓抬起头来，眼里满是嘲讽的意味，睨着苏以南，半晌才淡淡开了口：“说吧，你给我看这个做什么？既然你们都有了这些作为保障，你又何必去模仿岩岩呢？”

“只是觉得该是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了。”她轻笑了一声，“至于模仿，只不过想要试探下，伊凡到底喜欢席岩什么。”

秦雨默冷笑，看着她的目光越发的凌厉，“什么真相？你和伊凡已经在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的真相，你为他堕胎的真相，还是其实你们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真相？嗯？”

“是关于伊凡突然离开席岩的真相。”

看到秦雨默握着咖啡杯的手明显顿了一下，苏以南才满意地扯了扯嘴角，故意放慢了速度，叫了服务员又点了水果盘。

秦雨默整个人都靠向沙发，手指放在桌上富有节奏地敲打着，黝黑的眸子盯着她的一举一动，耐心地等待着。

“秦雨默，其实你很好奇吧？”

“这是他们两个的事情，我好奇只不过属于从众八卦心理。”相比苏以南的迫不及待，秦雨默明显显得镇定多了。

“那如果真相中你才是那个关键人物的话，你是不是还会这

么说?”

秦雨默依旧保持着这个姿势，嘴角扬起了一个好看的弧度，却带着几分讥诮，几分淡定，是让人看不懂的情绪。

“我难得主导一次故事的发展，不挺好吗?”他换了个姿势，坐直了身子，举起档案袋子晃了晃，“苏以南，其实在知道真相前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这些东西，伊凡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他扔下袋子，喝了口咖啡，又斜斜地靠回了沙发，嘴角轻扬，“没什么意思，老二虽然做事情不靠谱，但不至于做奇怪的事情。所以，我对你所说的真相真实性表示怀疑。”

“秦雨默，你听完再做判断不迟。”

“好，你说。”他的手指在杯子上漫不经心地轻点着。

“你知道伊凡离开前的所有事情吧?”

秦雨默抱着胸看她，点了点头。

“席岩在和伊凡最动情的时候，喊的是你的名字。”

苏以南这句话成功地让秦雨默的目光陡然起了波澜，有了片刻的惊诧和复杂的汹涌，定定地看着某个方向，好似一直都没有反应过来。

“你想啊，哪个男人能够忍受自己进入最爱女人身体的时候，她嘴里喊出的却是别的男人的名字?”苏以南故意重复着这个事实。

秦雨默感觉自己的心脏猛烈收缩了一下，整张脸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哀伤，渐渐泛白发疼，连着指关节。眼眶也迅即蒙上了水雾，慢慢红了起来，他以为对这个真相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却不料更骇人。

“老二真是浑蛋加白痴!”

他顾不得苏以南说的其他“真相”的真假，直接从钱包里拿出了几张钞票扔在桌上，顺手拿了那个档案袋就走。

秦雨默的车子连闯了几个红灯，最后拐进了伊氏的车库，犹豫了片刻，还是气势汹汹地下了车。他冲到总裁室，抓起伊凡的领子，挥起了拳头，紧了紧还是放了下来。在伊凡的办公室里来来去去走了几个回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随后又蹦了起来，最后抓起桌上的烟盒点了支烟，靠在墙上，才慢慢平静了下来，抬起眼睛看他。

“老二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啊?!”

伊凡一头雾水，只能从他激动的情绪里分辨出事情有些严重。外面的助理可能是看到了秦雨默刚刚闯入的架势，带着保安赶了过来，伊凡挥了挥手让他们出去，走过去关上了门。

“发生了什么事?”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我。”

“好。”

“你和苏以南在拉斯维加斯那张结婚证是不是真的?”

伊凡苦笑，终于旧账都要被翻出来了吗？他低头沉思了片刻，才迎上秦雨默的视线，“是。但是，还有一张离婚证。”

“苏以南堕胎也是真的?”

“是。但是，孩子不是我的。”

“那些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出国后。那张结婚证也是因为帮以南，她那个时候出了些事情……”

秦雨默冷笑，“你还真伟大，现在她反咬你一口了。”

“我没想到她会把这些东西重新扯出来。过去的三年，没有她，便没有我。所以，我不怪她。”

秦雨默嗤笑，“很好的理由。相互扶持，真是感天动地。”

“雨默，这种感受你应该比我更深刻。如果那个人换成岩岩，你也会奋不顾身，对不对?”

“既然知道，你又何必在三年前那么在意?”

“因为那是在三年前……”

“就因为那个破理由你竟然放开了爱你的女人?”

伊凡的眼里充满了痛苦之色，回答得笃定：“岩岩不爱我，那个只是导火线而已。”

“她爱你!”秦雨默几乎提高声音吼了出来，“你连爱不爱都分不出吗？我们俩要能在一起那时候还轮得到你吗？你的脑袋装的就是水，她要是不爱你会把什么都给你?”

“你跟岩岩说的一样。”伊凡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秦雨默，看起来有些落寞，“她对我最多是有些依赖。”

秦雨默冷冷地哼了一声，“依赖？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或许更合适吧?”

“雨默，你们打赌的话我都听到了。那个时候我确实喜欢她，也正苦于怎么对她说，借着那个机会就答应了……我以为时间一久，她就会慢慢偏向我，可是我低估了时间的效力。”

“你听全了吗？要不要我把她当初说的话再复述一遍给你听?”

伊凡转过头来看着他。

“你听到我们打赌是后半段，她前面说的是喜欢你，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说过喜欢你。那个赌约也是我故意设的，就是要让她向你表白，对你说出来。我没想到的是，你那么不懂珍惜，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她，我真后悔当初把她交给了你！老二，人不是神，容不下一点的瑕疵，只会让爱你的人一个个都离开。”

伊凡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看吧，你还是不信。老二，其实你还是和三年前一样，以为自己改变了，可以接受了，其实不是。放手吧，放开她，对你们都好。我决不允许你再伤害她一次。”

“秦雨默，那么你呢？你比我还要傻。你为什么和季梦涵分手？为什么会独自离开？你真的是真心祝福我们吗？”

秦雨默像是被突然点醒了一般，整个思绪都通透了，才明白得知真相后他所有复杂的情感到底是因为什么了。

“我已经给了你们三年的时间，三年前我发誓，如果等我回来的时候你们还是没有在一起，那么我一定会把岩岩带走。”

秦雨默看了他一眼，半晌，用更坚定的声音回道：“这三年，我只不过给了岩石头忘记你的时间，当初是你主动放弃的，现在的你还有胜算吗？”

伊凡反驳：“我让了你一次，这一次绝对不会！”

秦雨默的嘴角噙着一丝笑意，带着几分调侃的目光紧盯着他，“我推开了她一次，这一次也绝对不会！”

两个男人无声对峙着，许久，才听伊凡缓缓开口：“今天你妈和我妈约了我和岩岩吃饭，先走了。”他拿了外套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我可以发誓，我和苏以南真的什么都不是。”

秦雨默惊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他出门，忽然间想到了什么，跟着伊凡冲出了门。而孙晓茹的一个电话，又生生阻止了他的脚步。

从秦宅出来，伊凡车上，席岩靠着车窗假寐，直到到了公寓，车一停下，她便睁开眼，匆匆解了安全带下车。伊凡也跟着下了车，从车头绕过去，急急抓住她的手腕，一把将她扯进了怀里。但他还是感

觉到了她的僵硬，这样的发现让他更感觉到了不安，不自觉收紧了手臂，“岩岩，嫁给我吧。”

席岩一惊，下意识便从他的怀里挣扎着出来，她以为避过了今天，这个话题可以绕开去一段时间。

这样激烈的反抗，让伊凡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痛意和尴尬，随即嘴角浮上了笑容，耐心地等着她的理由。

而席岩一边将散落下来的鬓发别到脑后，一边语无伦次地说道：“伊凡，我知道刚刚你是被林姨逼急了。”林罗兰和伊母突然安排的饭局，两人一唱一和地替他们点鸳鸯谱，“不要把她们的话放心上。”

伊凡笑了笑，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盒子，上面刻着 Cartier 的字样。黑色的盒子在她的眼前打开来，一颗闪亮的钻戒展现在她的眼皮底下，在昏暗中更显示出它的耀眼。

这一下她是真有点接不下去了，原来伊凡有备而来。同样的品牌，三年前和苏以南挑选的也是这个吗？

席岩感觉背后有双眼睛盯得她火热，猛地转过头去，扫了一圈，空无一人。或许这个时候她潜意识里，更想能出现一个人带她摆脱这种境地。

她失望地收回了眼神，紧拽住自己胸前的衣服，低着头死死咬着自己的下唇。明明是自己曾经那么期待的时刻，可现在却莫名地心痛，像是什么地方突然变成空荡荡的了。她想拒绝，但抬头面对着伊凡，说出来的话却变了样。

“给我点时间。”

伊凡长长松了口气，至少她没有拒绝。他拉过席岩的右手，把戒指盒塞入她的掌心里。

“戒指你先保管。”伊凡把她拥入怀中，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就像

在安抚她，也像在安抚着自己。

席岩双手垂下，任他抱着，只感觉拿着戒指的右手没来由地沉甸甸的。

秦雨默是被展延送回公寓的，在小区门口他便坚持下了车，一路晃晃荡荡地走了进去，被风那么一吹，脑袋更晕了，意识倒是清醒了几分。

公寓前的一辆车尾灯的光刺了眼睛，他用手一挡看清了车牌，视线不自觉转移到就在一旁相拥的两个人身上，逆光中他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心却不由自主一点一点地凉透了开来。

秦雨默转身走向车库，看着伊凡的车驶离，他才踩下油门，猛一打方向盘开出了小区。

是命运让他慢了一步，还是自己在害怕跨出这一步，他无从知晓。或者这样的结局也未尝不好。他们各自结婚，他们继续维持着现在的关系，是不是更能长久？

秦雨默单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搁在窗沿，未散尽的酒气一阵阵涌了上来，他又猛地一打方向盘，车缓缓停靠在了路边。他掏出烟点上，只在唇边擦过便又放了下来，夹着烟的手横在窗外，任烟在风中慢慢地燃尽，烟雾迷迷蒙蒙地飘散开来。

他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她的？从她帮他挡女人开始？或者更早的时候……只不过那时候她迷恋的是伊凡，所以他收起对她的爱，把她推向伊凡，他以为自己这样的行为很伟大。

手里的烟燃到了底，他迅速甩开，还是有火星溅到了手指上。他嗤笑。

伊凡求婚的当晚，席岩就接到了中介公司打来的电话，说是之前租定的房子可以随时搬过去。黑暗中，她右手握着手机放在耳边久久

忘了拿下来，左手还捏着黑色的丝绒盒子，她自嘲地笑了。这算不算天意？为什么她会有越来越汹涌的悲凉感觉？

在玄关处摸到了开关，她用手背挡了挡突如其来的光亮，直到视线慢慢适应，才换了拖鞋趿拉着走到客厅。打开了电视机，寂寥的屋内有了其他的声音，她才稍微觉得好受了些。

她取出那枚戒指，缓缓地推入左手的无名指上，到了指节处微微一曲，略有些迟疑，最终还是推到了底，大小竟然无比地适合。举起手，正对着光源，大颗的钻石闪烁着耀眼的光，刺伤了她的眼，原本就已肿胀的眼睛因为这一闪而过的光芒，酸涩不已，泪流不止。

双手捂住脸，任泪水肆意地透着指缝滴落下来，她几乎是慌乱不堪地取下戒指，像是把一个烫手的山芋扔在了茶几上，与玻璃发出了尖锐的摩擦声。

身体站在花洒下，任热水一遍又一遍刷过皮肤，全身的疲惫才慢慢消散了。她用浴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出来，看到墙角的箱子和茶几上的戒指，心底又是一阵抽搐。该如何跟秦雨默解释？

秦雨默回到公寓，客厅里开着小灯，沙发上的人已经蜷缩成一团睡去。

他轻声地叹了口气，靠近她的时候，一眼瞥到了茶几上的那枚戒指，又回头看了看熟睡的脸，嘴角浮起了一抹冷冷的笑意。他弯下腰，有些艰难地抱起她向卧室走去。直到将她放到床上，他才意识到手上的伤口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出去的时候踢到了角落里的行李箱，发出了剧烈的响声，席岩醒了过来。她开了灯，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她以为秦雨默必然要对她发火，而他却只是从行李箱那里收回了视线，淡淡地看着她，平静得反

而让她喘不过气来。

“什么时候走?”

“明天。”

“好，到时候我送你。”

秦雨默刚握上把手，就传来席岩的惊呼声，她飞快地跑过来没轻重地握住了他的手，秦雨默又感觉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秦雨默，你的手怎么回事?!”

“不小心伤了。”虽然疼得钻心，但他的回答依然淡淡的。

再抬头的时候，她看清楚了他英俊的额上也布着几条抓痕，还有嘴角有一处明显的淤肿。

“你是不是被人家丈夫捉奸在床了？搞得伤痕累累!”

他舒了口气，不禁笑出了声，“你还真了解我。”

“你活该这样!”她嘴上说得强硬，却是心疼的。

那么严重的伤她也没办法处理，随便套了件衣服就硬拉着他去了医院。可能是过于担心，车也一路开得心不在焉，闯了好几次的红灯。

“那么紧张做什么，又不是什么绝症。”他还坐在副驾驶座上打趣。

“你最好给我闭嘴!”她咬牙切齿地朝他吼了一声，目光却直直地盯着前方，可早已红了眼眶。

该死的家伙，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刚才还抱着她进卧室，是一点都不知道轻重吗？右手要是废了他该怎么画图!

空荡荡的深夜，急诊室却是异常的忙碌，不时有血淋淋的伤者被推进来，一个个在呼吸机下急促地颤抖着。他们在旁边等了很久，压根没有医生来搭理。

看着秦雨默越来越红肿的手，还有异常苍白的脸孔，席岩气呼呼地跑过，抓着其中一个只站在一边的医生胳膊，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就拖着他往里面走。

那个医生刚想挣脱她的手，被她恶狠狠地一瞪又吓得缩了回去，乖乖地跟着她到了急诊门诊室。

“你是当我们不存在是吧！这个伤不算是伤吗?”

“人家那是生命攸关。”

“他的手要是因为你们延迟诊治出了问题，我就拿你的命来换!”

年轻的医生想必是没见过这个架势，也不敢反驳她无理取闹的恐吓，倒是坐下来细心地帮秦雨默检查。

看着秦雨默强忍着疼痛，她的泪先扑簌簌地掉了下来。秦雨默苍白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抓着她的手，“岩石头，受伤的是我。”

“闭嘴!”席岩擦着泪毫不犹豫地顶了回去。

检查的结果并不乐观，无奈之下秦雨默还是拨通了熟人的电话。不到半个小时，骨伤科的权威主治医生就风尘仆仆地赶到。年轻医生一惊一乍。

漫长的四个小时，从深夜到凌晨，看着窗外的天慢慢地亮了起来，走廊的灯一盏盏暗下去，而手术灯却依旧亮着。

没等到秦雨默出来，却等到了好几个警察。经他们一解释，席岩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她一看警察手上的记录，那些名字都是曾经和她有过瓜葛的男人。

秦雨默跟他们打架，肯定是为了她，又是自己闯下的祸！自己还口不择言地将责任都推到他的风流债上。

秦雨默一醒过来，便看到她红肿的眼直直地盯着他，一脸愣愣的表情，“岩石头，你这样子真像给我送终。”

“秦雨默，你说句真话会死啊!”话一出口，她的泪又止不住落了下来。

他一愣，随即明白了过来，“是你把我想得那么不堪，还怪起我来了。”

“你就不能不去理他们吗？管他们说我什么！你知道的，我不在乎!”

“我在乎!”这个声音不大，虚弱地从秦雨默的口中说出来，却是异常坚定。

“你说那个女人是不是要我们？当我们个个是柏拉图啊？玩不起就不要出来啊!”那些席岩的“前男友”的话还在耳畔回荡。对席岩诸多不堪的言语，却让他心里如释重负，跟他预料的一样，那些家伙只是嘴上逞一时之快。秦雨默看她的目光又软了几分。

席岩用手背擦了擦自己的眼，眼泪却是越擦越多，“你这个白痴!”

秦雨默很快便出院了，但手上的伤伤到了神经，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调理过来的。在医生那里确认了好多次，问遍了注意事项，她才肯答应他出院。

秦雨默这么一受伤，她自然不能搬出去，又把行李箱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地，回头正见他一脸笑意地靠着门框看着她。

这几天老是这样的状况，席岩走到哪儿，他的目光就会跟到哪儿，明明是淡淡的却灼烧得她难受。

“你老那么看着我干吗?”

“这几天出不去，看不到美女，只能勉强看你。”

一个枕头扔了过去，秦雨默往后跳开了一步，躲开受伤的手，左手稳稳接住。

“给我安安分分待着，敢出去打断你的腿！”

“残废了你养我？”

一听“残废”俩字，席岩的心尖一颤，喉咙口有什么热热的东西正在往上涌来。她故作镇定地咳嗽了几声，回头拍拍他的脸，“吃啥补啥，姐多买几只猪蹄给你，哪那么容易残。”

还没来得及走开，她的脸颊就被他揪得一阵生疼。

“没发现自己肥了吗？”他很满意这个样子，终于是又胖得起色了，只不过某人压根不领情，晃晃悠悠地找自己的包，拿出化妆镜左瞧右瞧了好一会儿，才满脸委屈地看向他。

“是有点……是不是被你掐肿的啊？”

“我想说的是，你照顾我几天，不瘦反胖了，很明显就是不够尽心尽力。”

经他这么一说，席岩的火气不免就上来了，这几天她是真正把他当成少爷来伺候，换药、喂饭都是她亲力亲为，他外面那些女人哪个能那么贴心？最讨厌的是，还被他嫌弃，一会儿说是饭太硬，一会儿又说菜太软，一会儿说汤太烫……想到这里她不免狠狠白了他一眼。

好在第二天，季梦涵的爱心餐就送来了，回回哭得梨花带雨，连带着她也沾了光，不用动手伺候秦少爷不说，还可以享用免费的一日三餐。可如果让季梦涵知道秦雨默受伤是自己引起的，她还会不会如此淡定？

秦雨默的伤口愈合得不错，裂开的骨也很快复原，拆下纱布看不出什么异样。席岩替他抹完药，拖着他的手感叹：“啧啧啧，那么尊贵的手啊。”

秦雨默瞥了她一眼，“还不知道是为了谁。”

“嘿嘿……所以我真心改过，瞧见没有，都是你爱吃的。”

秦雨默扫了一眼餐桌，满意地坐了下来，刚握起筷子就听啪嗒一声又掉了下去，脸上的笑容倏地凝住了，微微皱皱眉。他又去抓汤匙，结果还是一样掉到了汤碗里。

“我帮你。”

席岩吸了吸鼻子跑到他的身边，手却反被他握住，扯了扯嘴角，“我自己来。”

秦雨默用左手拿起筷子，有些艰难地扒着饭。席岩默默地站在他的身侧，酸涩不已。

原本开心庆祝的，却是吃得无滋无味，两个人各怀心事。

席岩收拾完餐具出来，就见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感觉到身边的位子陷了下去，他才转过头去看着她，“别担心，没什么。”

从受伤到现在，他都是这样反过来安慰着她，天底下哪有那么乐观的病人。他越是这样，她就越难受。

“如果有一天真的不能画了，该怎么办?”秦雨默已经侧过身，视线瞥向了窗外，这是他第一次显示出了他的担忧，但脸上的神情依然淡漠，“是不是正合我父亲的意了，直接去他那里当个现成的商人。”

这样的玩笑却更让席岩无比心酸，下意识地握紧了他的手，话未经思考就脱口而出：“还有我，我陪着你。”她知道，不能画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秦雨默缓缓地转过头来，默默地看着她，眼里温柔似水，抬起左手揉乱了她的发，在她耳畔低低地说了一句“傻瓜”。他希望她能一直陪着他，但不是因为同情。

她还想说点什么，秦雨默又将头别了开去，不再搭理她，视线不

知道落在哪个点上。

席岩几天没有回 M. Y，桌上堆积了厚厚一摞的设计稿。她捏了捏眉心，先给医院挂了电话，和骨科专家约了时间。

听完设计部的一些情况汇总，她走进茶水间，抬手间看到腕表，一怔，是那年他们俩离开 Cartier 以后，秦雨默送她的礼物，限量版的欧米茄手表，表盘依旧光亮如新。

“石头，赶紧去趟伊氏，苏以南来电话说要看二期稿。”

席岩一怔，她刚才和伊凡吃完早饭分开，也没听他提起这事。她放下杯子，随手翻了下稿子，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对何哲说道：“好，十分钟后你在门口等我。”

苏以南的办公室设在伊凡隔壁，席岩之前因为设计稿的关系也去过几次，一路走得熟门熟路，她也不想过多提起秦雨默的伤势，只跟何哲说了个大概。

两个人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秘书处，秘书见到他们迎了上来。

“席总监是找伊总吗？他刚出去。”

“不，我找苏助理。”

“她一个月前就辞职了啊。”秘书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她今天来办理交接手续，可能还在办公室。”

席岩和何哲面面相觑，这是什么状况？

何哲快速举起了手，掌心面朝着席岩，一脸严肃，“早上确实是苏以南给我的电话啊，我发誓！”

席岩对着他招了招手，两人一前一后走向苏以南的办公室。可能是苏以南已经好久没有在这里办公了，百叶窗没有如往常那样放下，整面落地玻璃墙将里面的情况一览无余地展露在外人面前。

刚开始她还没有认出那个女人来，和平日里的苏以南实在是天壤之别，直到两个人松开，面对面默默凝望的时候，席岩才看清了。

伊大总裁和助理苏以南忘情热吻话离别。这一幕要是拍成照片传到报社，是不是可以大赚一笔？席岩冷冷自嘲，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不久前刚向她求婚的男人，现在怀里却是另一个女人。不过席岩没有逃避的习惯。

何哲则是一脸尴尬，不知道该继续看着里面，还是继续关注席岩的表情，或者是直接拉着她就走。这会儿他想起了秦老大，要是他在会怎么做？

还没等他纠结出什么来，席岩已经叩响了门，里面对视的两个人同时转过头来。

只见席岩拿着图纸带着公式化的笑意，看不出一丝异样，倒是自己的泪还没收尽，苏以南撇开头去，紧接着手心一空，原来伊凡的手早已抽离，大步迈向席岩，“你怎么过来了？”

席岩没有看他，将目光转向了苏以南，她已经收拾好情绪。

“我是来交二期图给苏助理的。”席岩的视线从桌上的一只大纸箱上又转到伊凡的身上，很平静地正视着他，话也是一贯的客套，“不过刚才听说苏助理辞职了，交给伊总也是一样。”

伊凡眉头紧蹙，席岩向来都是公事公办，但这一声“伊总”听在耳里非常刺耳。他没有把握刚刚让人误会的一幕是否已经落入席岩的眼中，至少在她的脸上一点儿都看不出什么来，他又看向何哲，何哲也只是笑着打了个招呼就背过身等在门外。

在他愣神之际，方才席岩手中的设计稿成卷已经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找我。”她笑得一脸灿烂。

伊凡一时接不上话来，只应声答了个“好”字。

“手下爱将要走了，想必伊总裁也要好好送别下，咱们就先回了。”

这话说得合情合理，礼数有加，但在何哲听来却是惊心动魄。石头他还是了解的，跟秦老大一样，越是装得若无其事，没准火越大，除非那是她压根不放心上的。

“我们正要下去吃饭，席总监一起吧?”苏以南也走了过来。

“我约了人，也到时间了。”席岩利落地转身，没有给伊凡说话的时间，就和何哲一起走向电梯。

“石头，要不咱俩约会去吧。”

“还轮不到你，我还得回家伺候你的秦老大。”

何哲笑得一脸奸诈，似乎心里的结突然散了开来。

伊凡顺手往口袋一放，竟摸到了熟悉的丝绒盒子，还有那条摩天轮项链，心下一惊，顿时脸色一片阴沉，疯了般冲出去，却只看到了一抹汽车的尾气。这就是她的答案吗？他的嘴角勉强扯出一抹苦涩的笑。

在原地站了许久，伊凡才回身，见苏以南也站在了门口，扯了扯嘴角，“是你故意设计的对不对?”

“她只不过找了个借口而已。她不爱你，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

伊凡笑了，笑声大得让周围的人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但他不理会，越来越大声，“苏以南，你们有什么资格替我判断?”

“我们？还有谁?”苏以南好奇，也顾不上伊凡愠怒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表情。

“苏以南，你不要让我觉得以前帮过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如果还想做朋友，就停止你所有毫无用处的行为。”他大步向前走了几步，又猛地回头，指着她的颈项，“把项链取下来，那不是送

你的。”

伊凡已经走远，苏以南留在原地，仿佛被万能胶粘住了般，项链被紧紧握在手中，陷进掌心能抠出血来。伊凡从来都是拒绝她的，但从未像如今这样决绝。

席岩赶到小区，信箱里是好几张违章罚单，都是那天送秦雨默去医院时候的记录，幸好是秦雨默的车，她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一反刚刚的坏心情。

走进客厅，餐桌上的饭菜一动未动，她急急地跑到书房，秦雨默整个人都埋在椅中，背对着门口。

那天被季梦涵摔坏的模型碎片，零零碎碎地散了一桌一地，显然是被秦雨默强力摔过，她一片一片拾了起来。

桌上还有喝了大半瓶的红酒。

她走到秦雨默的跟前，他嘴里叼着一根烟，没有点燃，手上的右手虚空地握着笔，微微颤抖着。席岩蹲了下来，拿走了烟，抽走手上的笔，握起他的手，仰着头看他。

他的眼红红的，看到她竟勉强扯出了一丝无奈的笑容，“怎么办，我答应你的事情做不到了。”

一上午，他拿着笔试了好多次都摔了下来，连捏起一块模型碎片都艰难，换了手，还是不行，他只能泄气地靠在椅子上发呆。

“只是暂时的，雨默，暂时的……”这句话是对着秦雨默说的，也是安慰自己。

她的泪再也止不住，把脑袋埋进他的双膝，热热的液体化了开来，让他的烦躁一点一点地退去。

秦雨默扶着她起来，拢紧了她有些单薄的外套，抬手轻轻一拉，

乌黑的长发离开了束缚散落了一肩，从他的指缝间一一划过。他的心慢慢地柔软了开来，怔怔地看着她，“岩石头，答应老二的求婚了吗?”

秦雨默话题一转，不免让她大惊。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岩丫头，你真的那么爱他吗?”

须臾，席岩才压住了那股莫名涌上的酸涩，缓缓开了口：“你不是让我试试吗?”

秦雨默逃避似的扭过脸，视线依旧盯着前方，嘴角勾了勾，紧抿的唇微微开启：“想要什么礼物呢?”没等席岩反应过来，他又喃喃地道：“模型怕是不行了。”

席岩回味过他的话来，忍住了眼里的酸涩，握住他的手，面向秦雨默，“那就等你能送模型了我再嫁。”

感觉到握着的手明显一抖，见他要抽出手来，席岩的指关节轻轻一弯，和他的手指紧紧扣在了一起。

沉默良久，席岩才颤着声道：“墨鱼，我以为我爱他的。”

“结果呢?”

“好像我更爱自己。”

他低着头牢牢地盯着她，目光变幻莫测，似在思考着什么，半晌之后才慢慢问出一句：“确定了吗?”

席岩将握着的手放到自己的左胸口，“当他说要娶我的时候，这里还是空荡荡的。”

今天在伊氏看到的那一幕，她可以归为言情小说中有可能发生的一些误会，苏以南故意让他们过去，故意看到这一出，然后让自己大发雷霆，甚至默默离开。不难过是假的，她甚至觉得很委屈，可她知

道，这些并不是理由，并不是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像秦雨默说的，如果伊凡不爱她，那么现在没必要再回来，更没必要重新追求她。

这一次换成秦雨默用力回扣住她的手，用另一只手包裹在掌心里，“什么事都得想明白。”

席岩洗完澡出来，秦雨默已经吃了几口她带回来的东西，靠着沙发扶手，闭着眼，似是睡着了。蓝色的荧光屏一闪一闪打在他弧度优美的脸上，勾勒出精致的轮廓。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男人，却因为自己一次又一次受伤。但席岩也明白，如果换成是自己，她也同样会为了他和别人争吵。

席岩轻轻地走近，倚在他的脚边坐在地板上，抓过他受伤的手，一下一下慢慢捏着，热热的液体落在他的手背上。

“雨默，你明明可以选择更好的学校，明明有那么好的出国机会，明明可以有那么辉煌的前途……为什么要回来呢？我错了你也一起错……”

他们之间一直都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在一起，那就是自然的平衡。但当某一天这种平衡被打破，有一方即将离开另一方的时候，就像是自己心爱的东西被掠夺了般的疼痛。她不知道这是一种惯性，还是什么。

她执起秦雨默的手轻贴在自己的脸上，脑袋靠着他，缓缓地闭上了眼。

她的声音消失了很久，他才缓缓地睁开了眼，凝望着她的泪眼，感觉到手掌满手湿湿热热的液体。

“你在这里我能去哪儿呢？我就是想在你的身边。傻瓜……”

席岩到了秦宅门口，迟迟未进去。这次是秦臻亲自召见她，在她

的记忆里，秦臻从来都不管秦宅的事情，也很少和她说话。尤其是他的事情被秦雨默和她发现以后，他们都将彼此当成透明，只保留了口头上的那几个客套的称呼而已。

所以这次秦臻亲自出马，听到电话那头威严的声音，她就缺少了某些勇气。

她深深呼出一口气，迈着看起来轻快的步伐走了进去，客厅里一片凝重。林罗兰抱胸坐在沙发上，而秦臻则和她隔着远远的位置。

席岩轻轻地唤了一声，林罗兰听到响动，不顾一切地向着她冲了过来。清脆的声音响起，脸上却没有感觉到麻木的疼痛。睁开眼，是秦雨默挡在她前面，替她受了这一巴掌。他脸上立刻显现出一片红痕，可见林罗兰这次下手有多狠。

林罗兰愣在原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紧握着席岩的手，几乎歇斯底里地咆哮："秦雨默，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样的女人你还护着她？你还瞒着我们为她受伤？你是不是要气死我才甘心！"

秦雨默将席岩护在身后，异常平静地说："受伤是我自己的事情，和岩岩没有关系。"

这一次貌合神离的夫妻难得同仇敌忾。

"看你做的好事！"秦臻拍着沙发的扶手站了起来，将一张报纸甩在儿子的脸上，"越来越不像话了，天天上娱乐版头条，还跟人在酒吧打架。你是真有能耐了！"

看着报纸上的图片，是秦雨默受伤的真相。

席岩插不上话，只回握住他的手，静静地看着他们。那么多年不闻不问，偏偏在这个时候扮演起了严父慈母的角色，让她觉得非常可笑。

她以为这样的战争在秦雨默十六岁那年就该爆发的，只不过延迟

了十多年而已。

秦臻的冷静斥责被秦雨默一声不屑的嗤笑声打断。

“我有这能耐还不是拜您所赐？真该感谢下遗传基因是不是？”

“你这个不孝子！以为这几年放任着你总该有点长进，不但不帮忙，反而闹得季家要悔婚撤资！”

秦雨默冷冷地笑了，“原来你还是为了你的公司，我还以为你至少有点做父亲的自觉了，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

“看你惯的好儿子！”秦臻狠狠瞪了一眼林罗兰。

“你没资格说我妈！总比没爹强！我活到现在你管过我多少？管过这个家多少？秦臻，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指责别人！你是最没资格的人！管好你外面的女人才是正事！”

啪的一声，秦雨默趔趄了一下，席岩和林罗兰顿时一阵惊呼。

秦臻还要下手，席岩死命抓住了他悬在半空的手，“秦叔叔，都是我的错，你不能怪他！”

见着两个女人都哭了起来，秦臻才慢慢松开了手。席岩捂着嘴，一声声脆弱的呜咽再也没有忍住从指间闷闷地溢了出来。

这一巴掌拍得秦雨默嘴角直接流出了血来，林罗兰心疼地哭喊着。秦雨默挡开了母亲要给他擦拭的手，只用拇指随意抹开了血迹，唇角依然带着笑，眼神却是凌厉得看不出一丝哀伤。

“你就算打死我，这辈子也别指望我叫你一声‘爸’！”

“你……”

刚缓和的气氛，在秦雨默这句不带任何感情的话脱口而出之后，秦臻手指着他竟直直倒了下去。林罗兰又是一阵惊呼，从秦雨默身边跑到了秦臻的身边，高声喊着救人。

秦雨默愣怔，他从来不知道如此坚毅强硬的父亲，有一天会在自

己的面前倒下去。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叫救护车!”林罗兰一边扶起地上的秦臻，一边哭喊着。

当季梦涵梨花带雨地扑向手术室外的秦雨默的时候，席岩觉得不管她过去有多过分，但对秦雨默的感情或许都是真的，她是真爱着他的。

“雨默，我真的不知道我爸爸为什么会这么做……”

秦雨默把季梦涵从自己的怀里拉了出来，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不关你的事。”商场上的互相利用，他们都只是其中的棋子而已。

可听在季梦涵的耳朵里却是另外一番意思了，就好像秦雨默很自然地与她撇开关系。于是，她将矛头再次对准了席岩，刚要跨步出去的时候，被秦雨默看穿，扯住了手腕，“你又要发什么疯!”

“到现在你还护着她!”

秦雨默松了她的手，疲惫地靠向墙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打了个电话，展延便匆匆赶了过来。他只交代了一句：“先带岩石头回家。”

席岩想说点什么，可她知道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唯有她离开，才能让他不至于那么累。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手术室亮起的灯，不顾林罗兰和季梦涵怨愤的目光，跟着展延离开了医院。

上了展延的车，席岩的脑袋靠着窗，闭上了眼，“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什么?”

不管展延有没有看到，席岩苦涩地摇了摇头，她也不知道自己自私在哪儿了，只不过随口喃喃自语。

半晌，在话题早已冷却的沉默空间里，展延慢悠悠地答道：“或者三哥很乐意你的这种自私。”

席岩倏地睁开眼，看向展延，他正一脸专注地看着前方，似乎就像在谈论今天天气般的自然。

十字路口红灯，车缓缓停了下来，展延才将脸转向她，无视她错愕的表情，“他们都没有怪你，都是心甘情愿对你好，你没必要揽责任上身。”

是这样吗？只要没有怪自己，就可以肆无忌惮下去。总有一天也会厌倦的吧……

秦雨默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 M. Y。这在之前是常有的事情，而这一次不同，或许他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手机屏幕明明灭灭无数个来回，桌上的盒饭换了一轮又一轮，全是满满一口未动，唯有厚厚一沓的图纸和一溜的空咖啡杯相伴。整个身体沉沉地倒向椅背，席岩觉得，她和秦雨默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却属于同一类，遇到事情总是首先自虐到极限。

展延说，秦臻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从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转移到了普通病房。保住了小命，却是元气大伤，再也无力经营秦氏。

陆向东说，秦氏已经乱成一片，急需一个人去力挽狂澜。秦雨默有接手秦氏的意向，竭尽全力在和季梦涵的父亲交涉。

展延说，如果秦雨默真的和季梦涵结婚了，你会难过吗？

莫奇说，秦臻和他的助理好像是真爱，那个看起来强悍的女人被正妻林罗兰拒绝后，在病房外守了三天三夜，寸步不离。而秦臻恢复意识后的第一句话，喊的也是他的助理的名字。

李莎莎说，伊凡来过 M. Y 好多次，每次都会在她的办公室门前站好久，然后放下东西离开。

秦雨默只发给她一条短信：我恨他，但改变不了他是我爸的

事实。

席岩所有的感知都来源于他们提供的信息，短短几天，似乎外面的世界已翻天覆地。说实话，她不懂秦雨默那句话的意思。是要拉开和她之间的距离吗？

VIP 病房的休息室里传出熟悉的争吵声，在隔音效果良好的 VIP 病房，唯一的可能便是没有合上门。

席岩在原地踌躇了片刻，才缓缓靠近那间休息室。

抬眸，伊凡正准备从另一个入口进入，两人迎面碰上，皆是一愣，随即尴尬一笑。

休息室里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是巴掌甩到脸上的声音。

席岩刚准备冲进去，被伊凡拽着手肘拉到了一旁。

“把你公司的资金撤出来吧。”

“公司？我哪来的公司？”

“M. Y 不是你的吗？”

“那个从来都不是我的。”

“秦雨默！你在开什么玩笑！那是谁的公司？”

“从头到尾都是岩岩的公司，你要不要看下法人登记证？”

“秦雨默！你这几年把所有东西都压在这个公司就是为了席岩？你到底图她什么！”

林罗兰一时间看不透自己的儿子，事实上她从未看透过他。如果他爱席岩，那么为什么还会游戏情感？但若不爱，这般照顾她是为了什么？难道他知道了真相？林罗兰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

“难道你爱上她了？”

秦雨默沉默，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捏了捏眉心，“妈，你想怎么

做就怎么做，但不要动 M. Y，不要动岩石头。我不管你多么不待见她，请看在我的分上，一丝一毫都不要伤害她。”秦雨默的手在衣服下反复松紧了几个回合，“否则，你会失去我这个儿子!”冷硬的声音能听得出他在拼命克制着怒火。

林罗兰一阵晕眩，手扶着墙才勉强撑住了自己的身体，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为了一个女人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

“你们两个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未娶她未嫁，我们取向正常。”

“你……”

休息室内瞬间静默，只听见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走动的声音。

休息室内的争吵声在渐渐淡去，室外的两个人早已震惊得相顾无言。

席岩还没有从真相中回过神来，只有泪决堤似的，慢慢模糊了视线，她也顾不得去擦，任其无声无息地从脸颊滑落。

伊凡如雕塑般僵硬在原地，逐渐被落寞吞没。他承认自己终究是比不上秦雨默的，他说得对，只要他出手，任何人都没有胜算。伊凡用力握紧了口袋里的戒指，从指尖狠狠划过。

席岩胡乱地抹着泪奔向电梯，等伊凡反应过来追过去，电梯门已缓缓合拢。他直接跑向了安全出口，直到医院大门口才追上她，狠狠拖住了她的手腕。

“岩岩……”

“伊凡，答案几天前我就给你了。”

伊凡脸上的表情僵住，“我不是要你的答案。”

“那你还要什么?”

“我想听你的真心话。”他从来没有如此期盼席岩能亲口说出他想

要的答案。

席岩回头看他，穿堂风吹过，满是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显得她突如其来的笑容更加凄楚。

“真心话？伊凡，你何时在乎过我的真心？”席岩抖着声音问，“那你告诉我，你和苏以南是什么关系？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刻的席岩，看上去柔弱到很快就要倒下去，却仍倔强地不肯服输，哪怕在一字一句上。

“我和苏以南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信吗？”

“那么，我和秦雨默什么都没有，你信吗？”她深吸了口气，忽而一笑，“我自己都不信。”

席岩转身便走，被伊凡再一次拽住，近乎野蛮地一扯，她跌进他的怀中。伊凡抱着她，无力感却在身体里蔓延，似乎这是最后一次拥抱。

席岩没有推开他，也没有半分动作，只任其维持着这样的姿势。

伊凡彻底认输，低低的声音在她的头顶响起：“岩岩，我告诉你真相。”他感觉怀里的人颤抖得更厉害了，但若这一次再不说出来，恐怕她不会再给他解释的机会。伊凡下意识地紧了紧搂在她腰间的手，似乎可以分散自己的痛苦，“那天晚上，你和我在一起，喊的却都是秦雨默的名字，一直都是……”

那一晚凌乱的记忆零零碎碎地出现在脑海里，却无论如何都拼凑不完整，席岩依旧靠在伊凡的怀里，默默无语，只是一闭上眼，泪再次决堤。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她都觉得他们又回到了三年前，细细地核实着每一个细节。

“这就是你离开的理由吗？”

“以前是，但现在不是。这三年让我明白，失去你比接受这个事实更心痛。”

“所以，我应该原地等着你，然后原谅你，或者是，我应该感谢你的施舍和怜悯。”席岩不由得抬起头来，目光与伊凡对视，“二哥，你没有你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爱我。”

“都不是。”伊凡低垂着眼睑，“岩石头，你拒绝我是因为选择雨默了吗?”

“宁州那么多男人，我不是非得选择你们其中一个吧?”

“岩岩，再考虑一下，或者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如果三年前你能这般‘大度’，就算我不爱你，我也一定会和你在一起。”席岩的笑容不经意间从唇间溢出，附在他耳边不紧不慢地说道，“更何况那时候我那么爱你。”

没等伊凡回味过来这句话，她已坐上出租车绝尘而去。

在车上，席岩不管司机用多么异样的眼光看她，她依旧流着泪。人一旦得知太多的真相，就会超负荷悲伤，以至于对周遭都不管不顾。她开着窗户，手臂交叠地放在窗沿，下巴抵在上面，呆呆地看着满目的霓虹流彩转瞬即逝。

她没有撒谎，她是爱过伊凡的，她确信。只是后来再和他在一起，她到底是因爱生恨，还是为了当初的不甘心，她已不得而知。至于对秦雨默的感情，她从来都没有正视过。她一直都觉得他们之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在一起，那就是自然平衡的规律，压根就没有考虑过第二种可能性。

从她寄居在秦宅的那一天起，秦家就给她灌输了“不得喜欢秦雨默”的思想，甚至那时候幼小的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喜欢。但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并且一直很好地执行这个约定，努力扮演好自己在

这个家里的角色，这是寄人篱下的代价。更何况，她不想失去秦雨默这个独一无二的依赖。

她一直在问自己，她爱秦雨默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男人肯为一个女人做那么多事情，不求回报，是爱情吧？但是，她和秦雨默之间，她不确定。对一个人好也是种本能，或者会形成习惯，与爱无关。

第十四章　迟到而绝望的告白

秦雨默跟林罗兰对吼完从医院出来，开着车在外面兜了一大圈，偌大的城市，好多处房产，却没有自己想去的地方。自从父亲住院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席岩，屡屡从手机调出名字，又按掉。

他用左手固定住右手手腕，微微转了转，还是使不上力来。真是废了？他自嘲地一笑。右手一挂挡，疼得他倒吸了口冷气，随之左手狠狠拍了下喇叭，发出尖利的声响。

秦雨默最终还是回到与席岩同住的公寓，他甚至觉得席岩应该搬出去了，之前只不过因为自己手受伤延迟了而已。

他一开门，客厅灯光大亮，垂头便见玄关处倚着两只硕大的行李箱，他眉头一皱。

席岩正端着一碗汤小心翼翼地从厨房出来，余光瞥见了秦雨默，“你回来了？”

若无其事的表情，习以为常的招呼，反而让秦雨默一怔，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机械地应了一声，脱了鞋走进客厅。

两个人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一如往常吃饭、洗碗、看电

视，只不过都是默默无语。直到十点档新闻开始，席岩才慢慢起身，“我走了，保重。”

她走向玄关，故意放慢了脚步，但每走一步心便凉了几分，她等着秦雨默哪怕一丝丝的挽留。

“岩石头。”

这一声呼唤夹带着轻轻的叹息，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在行李箱旁停了下来。

秦雨默箭步上前挡在她的面前，眼神似有若无地在她的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下意识抬手摸了摸她的长发，眼眶微微泛红，语气无比温柔，“让我抱一会儿。”说完，轻轻地将她带入自己的怀中，把脸贴在她的耳边，“不要把东西乱丢，再忙也要吃饭，睡觉不要踢被子，洗完澡记得要吹干头发再睡，生理期不要熬夜……”

席岩静静地伏在他的肩头，听着他的絮叨，泪水不间断地涌出来。她用力地眨着眼睛，想要让眼前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想要好好看清楚这张脸，但最终呜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剩下反复点头这个动作。

秦雨默很快接手了整个秦氏，连续几个月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既没有踏进 M. Y 半步，也没有再过问席岩任何事情。

刚开始一段时间，席岩不得不承认自己很不习惯没有秦雨默的日子。

以前秦雨默问她：“我真有那么重要?”

她的回答是：“你在我生命里，是除了水和空气之外的第三大必需品!”

秦雨默欣然接受，却也每次很自然地用手弹她的额头。

她突然抬手抚了抚额头，似乎那上面还有些疼。这几个月她过得很不踏实，每次一有困难就习惯性地拿起手机，还没拨出号码就狠狠按掉。有时候甚至很顺口就喊出秦雨默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她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这次是真的离开秦雨默了。

而秦雨默的日子也过得不舒畅，晚饭没有人跟他斗嘴争食，没滋没味；看电视没人抢遥控器，看着也没有成就感；甚至工作的时候也没人故意喋喋不休地干扰，他都觉得没有效率可言。目光轻轻地扫了一眼客厅，空荡荡了无生趣，他不得不感叹：这辈子中了一种叫做“席岩”的毒，无药可解。

林罗兰真的没有找 M. Y 的麻烦，不知道是因为秦雨默在医院的那些“威胁”，还是因为席岩和秦雨默最近一段时间看起来“老死不相往来”的举动。但好歹季梦涵不再找席岩的麻烦，伊凡也没有再联系过她，还有一些曾经的花花草草自从伤了秦雨默的手以后就再也不敢出现了。

手……席岩不禁从伏案中抬起头来，她竟然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秦雨默的手怎么样了？

她拿出手机，想了想又放下，抓起车钥匙打算直接出门。谁料，门一开，就见秦雨默双臂环胸，懒懒地倚在门对面的墙上，一副疲惫不堪、体力不支的样子。

“秦雨默，你站多久了？”压根不像要敲门的架势，难道自己不开门他就不打算进来？

秦雨默撇撇嘴，绕过她，自顾自进了屋，“不错嘛，比我想象的靠谱。”

房间不大，秦雨默很快就“参观”了个遍，回到客厅，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半杯水灌了下去，冲着还在发呆的席岩道：

“有吃的吗？饿死了。”

席岩这才回过神来，随手扔了车钥匙，二话不说就跑进了厨房。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放在秦雨默的眼前。秦雨默看了许久，才慢慢扯开了嘴角，抬起头看着她，“今年的跨年面条提前了吗？”

“不吃拉倒。”席岩瞪了他一眼，作势要去收那碗面，被秦雨默按住了手。

“开个玩笑嘛！”说完，右手拿起筷子，微微蹙了下眉，又换成了左手，不怎么熟练地挑着面吃起来。

席岩微微一怔，心底仿佛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狠狠扎了一下，痛痛的，麻麻的。不用问，秦雨默的手还是没能恢复过来。

“我帮你。”席岩要去接过他的筷子，再次被他抓住手腕。

“你能帮我一辈子吗？”

席岩的心咯噔一下，这么哀怨的、酸溜溜的句子不该是自己的台词吗？可当她的目光与他对视的时候，他早已调整好了情绪，眼底依旧无波无澜。秦雨默放开了她的手，啧啧称赞她的手艺，好像之前的悲伤都是她一个人的幻觉。

“你休息吧，我走了。”

席岩看了看墙面上的钟，脱口而出：“这么晚了，要不……”

“不了。”秦雨默脚步一顿，却毫不犹豫地截断了她的话，又欲盖弥彰地补充了一句，“明天有会议，那里过去近。”

“那我送你。”

“不用了。”秦雨默回头冲她狡黠一笑，“我怕你还没摸准这里的地形，会迷路。”

“秦雨默！”抱枕又狠狠飞了过去，秦雨默稳稳接住。

“岩石头，这才正常嘛!”说完，他背对着她挥了挥手，直到门砰的一声响，听到秦雨默不知道是对着谁说了一句：“阿姨，回见。”席岩才又回过神来，狠狠一跺脚，抓起厨房的垃圾袋就跟着出了门。

秦雨默刚开了车门，看着她气呼呼地跑下来，微愣，一副好笑的模样，“怎么，舍不得我走?”

“秦墨鱼，你想太多了!”席岩白了他一眼，顺带扬了扬手中的垃圾袋，很不客气地塞到了他的手里，拍了拍手，“垃圾看着碍眼。”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公寓楼。

秦雨默看着自己手中的垃圾袋，笑着摇了摇头，摔上门，熟门熟路地找到了公用垃圾箱处扔了进去。

秦雨默来去匆匆，干净利落，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但她知道，他是来确认一下她住的地方，可是未免也太晚了些。

“哎呀，你和你男朋友和好了啊？年轻人吵吵架难免的，可千万别太过火了。男人没什么耐性的。”

席岩一头雾水，她只知道这位中年大妈是她的邻居，其他一概不知，怎么突然和她说那么莫名其妙的话来?

大妈可能看出了她的困惑，神神秘秘地拉着她的手说：“你男朋友那么帅气，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就刚刚那个……”

秦雨默？席岩更晕了，哭笑不得，“阿姨，我想你是误会了……”

“误会什么呀，他都在外面站了好多个晚上了，刚开始在楼下逛，后来索性就站你门口了，起初我还吓一跳呢，以为你是被谁跟踪了……”

“等下！阿姨，你是说刚刚那个男的在我这里站很久了?”

大妈见席岩终于相信她的话了，便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那小伙子本质不错，经常帮我提东西上来……”

没等大妈絮叨完，席岩说了声“谢谢”就又冲下楼去，公寓楼前的停车位空空如也。

她双手围在嘴边，随便冲着一个方向就大喊：“秦雨默，你个大笨蛋!”

之后，谁也没再提起这些事情，既然秦雨默自己不说，席岩也当做不知。而秦雨默自那天以后就会找各种理由过来蹭饭，每次都很自觉地带吃的过来，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搬回家。

一开始他只是过去说说话，吃完饭，工作一会儿，到了点就回去；到后来，工作晚了，就索性赖着不走，高大的身子蜷缩在沙发里睡一晚。渐渐地，他又把自己的东西一样样都挪了过来，占了几乎一半的空间。席岩越发觉得不对劲，邻居大妈见着她也笑得更暧昧了。

当秦雨默再一次窝进沙发里打算将就一晚，席岩忍不住发飙了：“死墨鱼，你这样和我们之前一起住有什么区别?”

半晌，秦雨默才迷迷糊糊地回应：“本来就不用搬出来。”

“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

秦雨默猛地睁开眼，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紧盯着她，“岩石头，你在怕什么？怕爱上我吗?”他无奈地笑了笑，“还是跟我妈说的一样，怕别的男人误会而不敢靠近你?”

“我……”席岩又气又急，被他一句话就堵得支支吾吾半天接不上话来。

秦雨默早已又躺了回去，闭上眼，“别吵我，让我睡会儿。”

不一会儿，竟传来了轻微的鼾声，呼吸均匀而绵长。看着他天天那么疲惫的样子，席岩也不忍心叫醒赶人，拿出被子盖在他的身上，又小心地掖了掖。见他梦中依然轻皱着眉，她索性坐在地板上，凑近了看。想到小时候也喜欢这么看着他的睡颜，他自己浅睡醒来，却偏

偏说成是她的恶作剧。席岩不由得伸手抚摸他的眉骨，想要抚平他蹙紧的眉头。

房门声一响，秦雨默睁开眼，眉心犹留着她指尖的温度。黑暗中，他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心中哀叹：岩石头，我们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秦雨默每次留宿都会做好早餐，不是费心思的东西，只是很简单的水煮蛋，却是暖暖的让她感动，她似乎已经非常习惯这种曾经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而今天她还发现了一张压在杯垫下的纸条，写着：留宿报酬。沙发太硬。

“给住还挑剔!”席岩喃喃低咒，唇角竟不自觉微微上扬。

在伊氏工程竣工的庆祝酒会上，席岩见到了许久未见的伊凡，言语间再没有冷嘲热讽，没有那么多恩恩怨怨的情绪摆在脸上，彼此只是淡淡微笑，就像当年跟着秦雨默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亲亲热热地发自内心地喊一声“二哥”。

两个人之间若没有了甜蜜的拥抱，没有了剑拔弩张的争吵，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呢？

一袭华美的礼服的苏以南，在人群中依然扎眼，见到伊凡刚从席岩身边走开，便举着酒杯朝她走去，顺带递给她一杯。两人心照不宣，各自将杯中酒饮尽。

“席总监，辛苦。”

“你是以什么身份感谢我呢？苏助理？苏总?”或者是伊太太？席岩不禁忽略了最后一句，低头浅笑。她发现自从伊凡告知她真相以后，她整个人都轻松了。

苏以南将两个空酒杯放到经过的侍者的盘中，答非所问：“难道

你没有一点儿感动吗，一个男人被你抛弃后还在坚持着对你的承诺?”

席岩笑得坦然，不紧不慢地答道：“你曾经问过我，究竟知不知道爱谁。其实这一点，我的心最清楚，爱谁就跟谁在一起。包括伊凡回来，我也是真心想和他在一起，甚至不计较他身边还有谁。”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苏以南，停顿了片刻才继续说下去：“我和伊凡之间不是谁抛弃了谁。分开，只是相互不爱了。”

“席岩，你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难道苏总知道？苏总为什么会知道？你为什么会对我的事情那么感兴趣?”

苏以南咬了咬牙，“因为我爱他，我不想看着他痛苦。”

苏以南那句“我爱他”，并没有激起伊凡心里的半点涟漪，因为这个事实，早在很久之前他就知道了。而席岩的“相互不爱了”，却是每一个字都砸在他的心上，将他们两个人所有的爱恨恩怨，所有的可能性都泯灭了。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她是真的爱过他，想要和他在一起。当然，这也是给了三年前他离开的事实狠狠一个巴掌，如果当初坚持下来……伊凡痛苦地闭上眼，苦涩一笑，身影又没入了人群中。

席岩将刚刚瞥向伊凡的余光收了回来，她扫了一眼会场，准备提早离场，“现在对我而言，任何真相都没有意义。失陪。”

“席岩，秦雨默早就知道了真相。”苏以南见席岩又停下脚步，满意地说，“他已经全部知道了。”

席岩的双拳紧了又松，松了又紧几次后，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场。她鬼使神差地将车开到了刚收工的公寓楼前，这个叫“新始”的楼盘，曾经是她理想中的“家”。当它变成现实的时候，她和伊凡也走到了尽头，一切并没有“重新开始”。她轻轻地叹了口气，破镜

无法重圆。

肩膀猛一吃疼，她的感叹戛然而止，回身一看，是秦雨默一贯痞痞的笑容，带着看透一切的深沉，却让人无比舒心。

自己还没找他算账，为什么他老早知道了真相却没有跟她提起时，秦雨默的声音已经低低地在她的头顶响起："岩石头，我要订婚了。"

这句话像是一颗巨型炸弹直接轰炸在她的脑袋上，席岩觉得自己已经僵在原地，动弹不得，不知是疼，是麻，还是直接魂飞魄散了。

她呆呆地问："季梦涵？"

"嗯。"

席岩想起自己去医院探望秦臻的时候，秦臻对她说过的话：让雨默和小涵顺利结婚，就是她能帮的最大的忙。公司可以得救了，林罗兰美梦成真了，而他秦臻也可以安度晚年，与助理你侬我侬……

秦臻和林罗兰可以厌恶她，甚至忽略她的存在。可是他们自己的儿子秦雨默呢？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考虑他的感受？如果秦雨默的手不受伤，是不是还会乖乖听从这些安排？

席岩拽紧了衣角，深深吸了口气，才觉得火气降了些下去，说出来的话比回旋在心里的好听了许多："秦雨默，你也就这样了。"

秦雨默看着她气呼呼地转身，气呼呼地钻进车里，绝尘而去。他转身，如刚才席岩那样，抬头看着这片新公寓，感觉有厚重的东西堵住了自己的胸口，呼吸不畅。

"秦雨默，你不是说你再也不会放开她了吗？订婚又是怎么回事？"伊凡看着席岩的小车擦着他的车飞驰而过，他预料到秦雨默已经将订婚的消息告诉了她。

他与秦雨默并排而立，记得之前那次是两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不

会再放手，而现在，两个人又不约而同地放了手。

“二哥，你知道岩石头最想要什么吗?”秦雨默难得这样心平气和地和他说话。

“什么?”

“家。”秦雨默一脸严肃地看着他，“她才六岁父母就莫名其妙地葬身火海，公主般的宠爱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她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家，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

见伊凡表情错愕却没有任何回应，他继续说道：“交给你，我以为是最好的选择，包括三年后你回来，虽然我带着怨气，但我觉得你那里是她最好的归宿。你喜欢她，舒阿姨喜欢她，至于伊叔叔……相信舒阿姨能搞定。”

伊凡苦涩地一笑，“雨默，我和岩岩听到你和林阿姨的谈话了，你既然可以给她一个 M. Y，为什么就不能亲手给她一个‘家’呢?那不是更让你放心吗?”

秦雨默微微一怔，随后苦笑，“我也想，很想……”他的笑容比之前更惨淡了些。他一直都知道她想要什么，也越来越明白自己给不了。他下意识地又转动了下他的右手，现在他连自己的梦想都没有能力捍卫，何来保护她的资格呢?更何况席岩还没有真正看清自己的心。他点了支烟，狠狠吸了一口，“今天你是主角，赶紧回去吧。”

伊凡靠近了些，拍了拍他的肩膀，“岩岩已经知道我当年离开的原因了。”

秦雨默将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拂开了伊凡落在他肩膀上的手，“多大点事儿啊，你们俩至于纠缠那么多年吗!”

秦雨默上了伊凡的车，许久都不见他过来，按了几声喇叭，对着窗口朝满身酒气的伊凡喊：“送你回去吧，喝酒上路你胆儿还真够肥

啊，到时候展大律师都帮不上忙。”

伊凡释然，笑着抬起拳头，朝他的胸口轻轻地捶了一拳。这一刻，伊凡觉得是这几年来最释然的。

秦雨默订婚当天，一大早开始天便下着绵绵细雨。宁州的商贾名流几乎都到了现场，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场订婚仪式，更是商业上的一次大联姻，是合作交流、人脉拓展的机会，他们自然乐于参与。

客人早早到场，两位主角却姗姗来迟。秦雨默嘴边噙着笑容，话却不多，只简单应酬几句，便用酒代替。季梦涵连劝了几次，都被他的眼神给瞪了回去。

“你真的不打算通知岩丫头吗?”展延见秦雨默一直盯着手机看，不自觉又问了一声。

“她不喜欢这样的场合。”秦雨默紧抿着唇，已不见一丝笑意，视线没离开过手机半分，好像在等待一个重要的电话。他单手一下下旋转着手机，显然很焦急。

席岩觉得秦雨默订婚的日子是她这一辈子最糟糕的一天，一整天霉运连连，胃疼到半死不说，还差点跟顾客签错了合同。好不容易解决，车开到停车场时又踩错刹车撞上了墙，又被平时温和的保安狠狠地教训了一通。

她挤在下班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情绪有些低落，明明刚刚是细雨绵绵，等她冲入雨中，雨就开始滂沱而至，打在身上、脸上，生疼生疼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秦雨默没有通知她去参加他的订婚仪式，也没有任何人通知她，她很委屈，很生气。那些浑蛋，以为不告诉她她就不知道了吗？今天宁州哪张报纸不刊登秦雨默和季梦涵的订婚

礼？他们凭什么不让她知道？是怕她去闹现场吗？她为什么要闹现场？季梦涵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席岩呆呆地站在路中央，整个人都处于放空状态，突然不知道该去哪里，该去找谁。马路上的车子呼啸而过，溅了她一身的泥水，此刻她竟有希望用身体的疼痛来缓解心伤的念头。不一会儿，喇叭声四起，她知道是自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但此刻她不想动，哪怕被陌生人破口大骂，这样才让她有真实的存在感。

六岁那年，她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了自己最亲的亲人。如果此刻父母还在，他们肯定会像自己小时候那样，拉着她的手说："岩岩不哭，你还有爸妈在。"可现在，她只有孤零零的自己。

不知不觉地走到秦雨默的公寓楼下，那是在她最痛苦的三年里，秦雨默陪着她度过的地方。这么多年来，秦雨默就是神奇的存在，是她背后一堵坚实的墙，在最困难的时候让她不至于倒下去。

她知道有一天秦雨默也会结婚，会有孩子。她也知道那个温暖的怀抱终究是要失去，但她从来都不知道会那么快，快得甚至没有给她一点心理准备。

紧握在手中的手机湿漉漉的，她轻轻一按，屏幕瞬间亮起。竟然没有坏，她自嘲地一笑，娴熟地按下了一大串的数字，对方那个化成灰都能辨出来的声音在嘈杂的雨声中清晰传来的时候，她感觉整个情绪都炸裂开了，好像所有的疑问都统统在这一刻有了答案。她无力地垂下了手，感觉到满脸都是热热的东西，混杂着雨水灼烧着她的皮肤。

她手捂着嘴，再一次将手机放到耳边，还处于通话状态中，而电话那头的人也没有说话，安静得仿佛不在订婚的现场。

"秦雨默，你个王八蛋！你为我做那么多干什么？你是圣人吗，

是我老子吗，是我亲哥吗？你不是，全部都不是！”尽管雨幕阻隔了一部分的声音，但席岩声嘶力竭的怒吼，还是让小区中的居民从各家的窗户纷纷探出头来。

“秦雨默，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失去你，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在警告我不许靠近你，不许喜欢你，不许跟你在一起……我把心管得好好的，我爱上了伊凡，我一直相信，只要我听他们的话，就不会失去你，你就可以一直在我的身边，我以为友谊可以最长久……

“我不想听季梦涵说你们之间有多幸福，我嫉妒，发了疯地嫉妒！我不怕你身边有多少女人，但我怕你的心里装了其中一个。我讨厌你总是时不时挑逗我，因为我分不清那时的你是不是真心……秦雨默，我不是不明白，是害怕明白……三年前或许只是一场下意识的意外，可现在，当伊凡求婚的时候，当他吻我的时候，我满脑子出现的都是你。我以为那只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太久了，成为一种习惯……”

从小将“不准喜欢秦雨默”的字条贴在了心上，而她从来没有想过那是一种叫做“爱”的危险信号，在身体里逐渐萌发出来，并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我慢慢意识到那是种真实存在的情感，我知道，你离开我的时候到了……”席岩觉得自己说太多了，手机发烫，耳朵发烫，连整个身体都烫得站不稳。她慢慢蹲了下来，一把抹去了脸上的泪水，“没有了伊凡还有你，没有了所有人还有你，可是没有了你，我还有谁？秦雨默，我不知道失去你该怎么办，谁都没有告诉过我……”

有些话她当着他的面不可能说出来，而此刻突然就畅快了。啪的一声，手一滑，手机落到地上，屏幕暗下去再也不亮了。她双臂环住，将脸埋进双膝。

蓦地，她觉得头顶再也没有湿冷的雨珠落下来，就好像有人在最

艰难的时刻为自己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伞，为她挡风遮雨。

她微微抬起头来，秦雨默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站在她的身旁，水珠顺着头发和西服滴落了下来，他低沉的声音带着几分急促的喘息在她的头顶不急不缓地响起："你从来都不会失去我。"

席岩感觉自己被一双大手拉了起来，然后扯进了同样冰冷的怀中，周围的一切都仿佛远去了，只有他覆在她唇上那炽热的吻，急迫地辗转啃噬中，带着霸道和占有，不同于之前任何一次的试探。她感觉自己的脑子一片混沌，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一时都想不起来。她也不想探究他为什么没有在订婚礼现场，为什么会来这里找她，这一刻，她的心里、脑中，满满都是他。

秦雨默微微松了些箍在她双臂的手，略有些不满地看着她的眼睛说道："岩石头，专心点。"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秦雨默的唇再次覆了上来，这一次他细细地亲吻着她，极尽温柔缠绵，她的唇齿间弥漫着的都是他的气息、他的温度，还有他淡淡的酒味。就像他给她的感觉，妥帖安心。她闭上眼，承受并迎合着他铺天盖地而来的温柔，渐渐地，秦雨默的吻又变得如要毁灭一切般的急促而决绝，紧紧地拥抱她，恨不得将自己和她融为一体。

在秦雨默极尽缠绵的挑逗下，席岩冰冷的身体热了起来，她突然感觉一阵窒息感传来，天旋地转，攀附在他身上的双手慢慢失力般地垂落了下来，好不容易在秦雨默的支撑下才又站稳，伏在他的怀里喘息。

秦雨默亲吻着她的额头，用下颌轻轻地摩挲着她的发顶，心里充盈着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心疼。

他们从雨中忘情地拥抱、亲吻，到公寓中忘我地缠绵，他们遵循

着自己的意念，就像两个人平日里默契的合作，彼此进入对方的那一刻，身体没有生涩和排斥，只有侵入灵魂般的依恋。

“雨默……”席岩一声下意识的呻吟，让秦雨默的心瞬间化成了一摊柔情的水，密密游走在她身上的亲吻也变得越来越轻柔。原来他们不只在精神上，连身体上都如此的契合。

进入席岩身体的那一刻，秦雨默才明白，这么多年游戏情感只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他在给自己下赌注的时候就发誓，若席岩爱他，他将抛开所有的顾虑和担心，所有的罪孽和指责都让他替她背负，她只有属于他，他才是最放心的。

“岩石头，我不会离开你……”

这是他从未亲口对她说过的誓言，席岩用力地咬住了他的肩膀，将自己的哭声隐没在他的身体里。兜兜转转那么多年，她才敢诚实地面对自己，空荡荡的心也被幸福填得满满的。只要是他，她可以放下自尊，忍受卑微。

静谧的夜里，席岩睁开眼，才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被秦雨默搂在怀里，两个人的身上只遮盖有薄薄的一层毛毯。她微微侧了侧身，感觉下身有刺痛感传来，脸霎时又红又热，脑海里慢慢浮现出两人昨夜的疯狂画面。之前一个又一个男人的轮换，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压根没有她嘴上说的洒脱，唯一的一次也就是和伊凡……再想到秦雨默因为这个而受伤的手，她更觉得无地自容。

她偏头看向枕边人，他正轻浅平稳地呼吸，看起来在熟睡中，她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歌词：每天睁开眼只要你和阳光都在，这就是我要的未来。

席岩的眼角眉梢都是满满的笑意，视线慢慢落在床头柜的手机上，手机安静得好似沉睡了一般。她伸出手拿起手机，才发现手机处

于关机状态中，难怪一夜都如此清静。她心里百转千回，看着他熟睡中完美的侧脸，想撩开他散落在额间的头发，他的眉微微蹙了一下，她刚伸出的手指便缩了回来。

都说秦雨默是猜不透的男人，他的笑容温柔却虚假，有时候他是一副花花公子的模样游走在花丛中，有时候又冷酷得像是危害人间的恶魔。他目空一切，举手便能得到别人奋斗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财富。但这一切都只是表象，她知道，他的笑容真心而明媚，他游戏人间是因为怕被伤害，他拥有一辈子的财富，却可以因为她而全部放弃。

她的眼眶渐渐泛热，一阵阵的热流又不受控地翻腾起来，猝不及防地从眼角滚落了下来。昨天他又一次撇下了所有赶着来见她，订婚仪式如何收场？秦氏又会怎样？还有秦臻、林罗兰，其他那么多的宾客，又如何收场？

席岩想打开他的手机，却被秦雨默一手抓住，若无其事地把手机扔回了床头柜，“明早再说。”

席岩有一丝慌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两人之间突然变化的关系。她下意识扯过毛毯，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

秦雨默嘴角微微上挑，将她用力一揽，人连着毛毯都入了自己的怀里，慵懒的声音带着挑逗的语气缓缓响起：“该看的都看了，该摸的也都摸了，你在害羞什么？嗯？”说完，又自然地在她的唇上蜻蜓点水般地亲了一下。

“秦雨默，纯属意外！”席岩象征性地推了他一下。

秦雨默缓缓睁开眼来，幽深的眸子一动不动地盯着满脸通红的女人，唇角才慢慢有了一丝笑意，手指一圈圈缠着她的发丝，“你要对我负责。”

“负责你个头！想对你负责的女人多得是！”

“我只在乎你。”他的双手又伸进毛毯，游走在她光滑的皮肤上。

“你个禽兽!”

“那昨晚你那么用力地吻着禽兽，就是禽兽不如。”

“滚下我的床。”

“这是我的床。”

“那我滚!”

席岩一手扯着毛毯，一手支着床起来，秦雨默举着右手哎的一声，席岩慌乱地回过头来，“怎么了?”见她一松懈，秦雨默长臂轻轻一带，她又躺回了床上，他整个人都覆了上来，慢慢靠近，直到他的鼻子抵着她的鼻尖。

她撇开头不看他，低低地咒了一句：“无耻。”她的视线一转，又看到自己的手机残骸，也顾不得他们离得多近，就对他吼道：“秦雨默，你赔我手机!”

“是我女人我才赔，无条件。”秦雨默暗自好笑，这丫头转移话题的能力还是那么弱。

他看着席岩的锁骨处自己留下的点点粉红，闷闷地笑了起来，抬手覆在她的脸上，微一用力扳正她的脑袋，让她与自己对视。然后，他握住她的一只手放到她自己的胸口，“岩石头，问问你这里，你忘记自己昨晚的深情告白了?”

席岩一怔，但很快回过神来，“秦雨默，不要忘了，从昨天开始你已经是有未婚妻的人了。”

“So，love me，if you dare.（所以，爱我，如果你敢。）”

“No!（不!）”席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秦雨默气得恨不得掐住她的脖子，挖出她的心瞧瞧，顺带剖开她的脑袋看看里面到底长成什么样！一个晚上而已，就统统变了个样，

昨天晚上的一场欢爱就像是自己的幻觉一样。

秦雨默闲适地靠着，看着席岩在自己面前穿戴整齐，又化身为一个初入职场、不解风情的女人。

“等我洗个澡，我送你。”

“不用。”

“岩石头，不要让我说第二遍，你今天敢一个人走出这扇门试试!”秦雨默威胁完，匆匆进了浴室。

不一会儿又在里面喊：“帮我拿下衣服。”

“自己出来拿。”

“你别后悔。”

“等下！我给你拿!”她太了解秦雨默了，要是让他自己出来拿，肯定就赤裸裸跑出来了。

席岩打开衣柜，一阵乱翻，心里恨恨：秦雨默，上次徐娜的仇还没报呢。

“你在准备礼服吗？随便拿一套出来就好了。”

“来了来了。”她拍拍手，看着自己的成果很满意。

她刚抽出要拿的衣服，一个档案袋也随着掉了下来，她随手扔了回去，在好奇心驱使下，她又折回去拿了出来。秦雨默在国外的档案？当她一张张翻下去的时候，脸色越来越苍白。最后，啪的一声，十几张纸连同档案袋散落在地上。

“慢死了。”秦雨默裹着浴巾出来，看到满地的纸和眼眶泛红的席岩，轻轻叹了口气。

“你早就知道了?”

“比你早几天。”

“难道不是你去调查的吗?”

“你觉得我有那么无聊吗?”

“秦雨默，你不觉得我像个傻子吗?”

“一直都是。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伊凡和苏以南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些资料都是她的一厢情愿。”

“那你为什么早没有告诉我?”

“凭什么我要告诉你，连你自己都想不明白的东西？而我又是你什么人?”

席岩抬起头看他，强忍住泪，“你知道我和伊凡在一起不会久，还是你相信自己能让一切不会长久？是什么让你这么笃定，你即使看着我，也什么都不用说?”

“席岩，如果我没有安排这场订婚，现在会是怎样？你是不是永远像鸵鸟一样，逃避，混乱?”秦雨默有些烦躁地拿出一根烟，未点燃就随手一扔，再看了看她，欲言又止。

“秦雨默，明明是你导演了这场订婚的戏码，你都算准了结局还来问我怎么样?”席岩有些难以自持地吼道，“你在一步步预测着我的人生吗？还是你一开始就计划好，所以让我按照你的计划一步步走下去？当然包括你从一开始就不看好我和伊凡!”

“三年前，你说你喜欢伊凡，我成全你们；三年后，你不甘心，我依然放手让你去和他在一起。结果呢？难道你想说，你和他的初夜，也是我的计划？那不是我自信得一塌糊涂，而是白痴到万劫不复!”席岩的无声，让秦雨默更加生气，“席岩，你不敢爱我，还是根本不爱我？现在真相摆在这里，那么无私的伊凡，你是不是还是想和他在一起?”

“如果我也不愿意告诉你呢?”此时赌气和焦躁的还有席岩。

“那我就等着，等你回头看到站你身边的人!”

“如果我一直都不回头，不注意你呢?”

“我会继续等。”

“疯子!”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爱上你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疯子。”秦雨默又拿起了刚扔的烟，点燃，猛吸了一口，才道，“我觉得这份东西完全没有必要给你。你们俩要真结婚了，说明你原谅了过去，这份东西便可有可无；如果你们俩分手了，那么这份东西更是废纸，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那是我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我说了算！你凭什么替我决定！我的事不要你管。”

秦雨默嗤笑，“岩石头你真是越活越倒退了。你的事哪次到最后不是变成了我的事?”说完，随便抓了衣服重新走进了浴室，他回头看了她一眼，“岩石头，你说，我怎么没导演一出让你从开始就爱上我的戏呢?”

第十五章　我就在转身处等你

席岩急匆匆地从秦雨默公寓出来，天还没有大亮，她回到自己的住处洗了个澡，才发现全身都是他俩昨晚冲动后的痕迹，尤其是脖颈处似是他有意为之。她看得面红耳赤，换了身衣服，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让慌乱的心慢慢安定下来。

现在她有些乱，不是因为那份档案的内容本身，而是秦雨默的隐瞒。她不否认他说的都是对的，她也不会愚蠢到去相信这些都是秦雨默抱着看好戏的态度故意为之。他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预测能力，甚至不可能那么早就意识到爱上了她。那么她究竟在生什么气呢？

回到 M. Y，何哲神神秘秘地拉着她进了办公室，“你昨天晚上见着老大了吗？”

“没，怎……怎么了？”她假装咳嗽了几声，但出来的声音还是有点颤。

“哎，交换戒指的时候老大接了一个电话，然后扔下戒指就跑出去了。”何哲摇了摇头，“当时有人要去追，都被展延拉住了，季梦涵的脸都绿了。”

席岩假装若无其事地整理着桌上的图纸，漫不经心地问何哲：“那后来呢？秦臻和林罗兰不是很没面子吗？”

“那还用说，秦臻气得只知道跺着拐杖，嘴里骂着‘不肖子’。那架势我们还真怕他啊呜一声就挂了。”

席岩拿起文件夹拍了下他的背，“这话你都敢讲！好歹是你秦老大的父亲。”

“有父亲这么逼儿子娶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的吗？”

席岩嘟囔：“谁知道秦雨默是不是自己乐意得很，又没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岩石头，这就是你不对了，秦老大对你怎么样大家可都看在眼里，你不待见他，不愿意跟他好，也不能这么落井下石呀。”何哲显得有点义愤填膺。

席岩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海蜇，请你用词规范点，你懂‘落井下石’的意思吗？他订婚连请都没请我，难道还要我替他说好话？”

何哲摸了摸鼻子，刚要说话，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尖厉的女声，离席岩的办公室越来越近，“席岩，你给我出来！你把秦雨默还给我！”

席岩抚额，轻叹了口气，“讨债的又来了。”她打算开门出去，忽又停下脚步，回头对何哲交代，“在这里闹不好看，你帮我一起把她拖到车库里去吧。”

季梦涵看到席岩和何哲从办公室出来，立马甩开了李莎莎的手，疯了似的扑上来。何哲很自然地挡在了席岩的面前，强行将她往外面拽。但季梦涵受到束缚，火气就更甚了，边被拖着边破口大骂：“席岩，你为什么总是抢别人的男人？！你会有报应的！”

季梦涵的声音渐渐远去，围观的同事都纷纷过来问有没有要帮忙的，席岩交代他们收拾下办公室之后，便匆匆赶去了地下车库。

何哲见席岩过来，如释重负，季梦涵把他的衬衫都扯掉了好几颗纽扣，他正愁晚上不好跟女朋友交代。

真是个疯女人，席岩在心里暗骂，朝着她走过去，抬手一巴掌甩到了季梦涵的脸上。刚才还盛气凌人的季梦涵突然安静了下来，手捂着脸呆呆地看着席岩。而何哲也惊住，早已松开了刚才固定住季梦涵的手，一脸怔忡又带着淡淡敬佩之情地看着席岩。

“季梦涵，你找错地方了，撒泼也撒错地方了！你该知道我席岩是什么样的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我从来都不欠你!”

“席岩，你这个骗子，你还说你不喜欢秦雨默，你借着朋友的名义，你真分得清自己的感情吗?”

又是一个质疑她感情的人。席岩不动声色，“自始至终我都没有骗你，是你自己在自欺欺人。秦雨默为什么要娶你，你不是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吗？既然你不在乎他是否爱你，人你已经得到了，何必还要得寸进尺呢?”

季梦涵哭得梨花带雨，又扑上来想要抓席岩的衣服，被何哲眼疾手快地抱住，她不死心地大喊：“把秦雨默还给我!”

席岩却淡定地让何哲先行离开，何哲还有些不放心，她给了他一个放心的表情。

“真可笑，季小姐，你不去应该找的地方找你的未婚夫，非缠着我干吗?”

“席岩，你别给我装了！昨天他明明接的就是你的电话，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席岩扯了扯嘴角，看来不狠狠打击她一下，这位大小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反正这个屎盆子不承认也扣在她脑袋上了，还不如痛快点，从此结怨成路人，她也可以乐得清静。

席岩一步步走近她，直到离她只有几厘米的距离才停住，“是，昨天是我打的电话。我说，我爱他。”

“席岩你无耻，你玩弄别人!”

“你要搞清楚，我们是两厢情愿，不是我自作多情。”

“你能保证他一辈子都对你好吗?”

“不保证。但至少他过去、现在都对我好，我更要珍惜被他捧在手心里的时候。”

“你会离开伊凡，也照样会离开秦雨默，只有他这个笨蛋才会相信你。”

“当事人都相信了，你有什么好可惜的? 在秦雨默的猎艳史里，从来没有被抛弃的记录，你多虑了。”席岩扯了扯嘴角，“更何况，我会对不起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对不起他。这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季梦涵冷笑，“你就那么肯定他爱你吗?”

“我能肯定的是他不爱你。”

“你……”

“季梦涵，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爱上他，或许比我自己发觉到还要早。曾经我是真心祝福过你们，就像我曾经爱过伊凡。不管我和秦雨默最后能不能在一起，我们的心肯定会一辈子在一起。你永远都不会明白这种视对方如生命的情感。”

秦雨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站在了席岩的身后，闻言揽过她的肩膀，低头，用下巴抵在她的头顶摩挲了片刻，然后把她箍在自己的怀里，让她动弹不得，嘴唇贴着她的耳朵轻声说：“原来你那么爱我。”

“找死!”席岩抬脚想要踩他，他早有防备，只是更紧地将她的身体贴向自己。

两个人旁若无人地在季梦涵面前打情骂俏，这个男人真是昨天还

准备与自己订婚的男人吗？季梦涵哭得梨花带雨，再精致的妆容都难以掩饰此刻的暗淡无光，只有左手中指上的订婚戒还闪过一丝丝白光。

秦雨默略略松开了些手，但依旧将席岩固定在自己的怀内，目光认真地注视着季梦涵，缓缓开口："季梦涵，爱情不长久，朋友有距离，但如果我和席岩两者兼具，你说，这样的爱情还不能是一辈子吗？"

怀中的人微微一颤，鼻子一酸，刚想说话，却听秦雨默继续说道："季梦涵，你应该知道，我秦雨默的女人你最好不要招惹。"

秦雨默说这话的时候，手不自觉地又紧了紧。

"秦雨默，你什么时候把她当成是女人了？"

"我一直都把她当成是女人。"

季梦涵扯了扯嘴角，"秦雨默，昨天你送给我的'大礼'，我一定会还你，你们会后悔的！"

这一刻，秦雨默对季梦涵说的话，就好像消除了席岩所有的疑虑，她也不需要矫情地去感激他为她所做的一切。就算将秦雨默的这份情谊折合成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她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更何况那是无价的。席岩用手肘顶了一下秦雨默，从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转身就走，却被秦雨默长臂挡住。

席岩看了看手表，又回过头来看他，"墨鱼，我们的谈话好像结束不到六个小时。"

秦雨默苦笑，"怎么办，对你上瘾了。"

"戒了。"

席岩在前面快走，秦雨默在后头急追。

"岩石头，搬回去吧。"

"戒瘾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相见。"

“你都承认那么爱我了。”

“刚才只不过是为了气季梦涵胡诌的。”

“带你去个老地方。”

“不去。”席岩果断甩开他的手。

“我不介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你上演偶像剧。”

“变态!”

“谢谢夸奖。”

最后席岩还是拗不过秦雨默，被他连拖带拽地扔上车，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启动，一踩油门，飞也似的冲出地下车库，没入车流中。

车一路飞驰，她倒是想看看他到底带她去哪个“老地方”。之前已经被伊凡带到过许多“老地方”，连她自己都已经忘了。她将手臂交叠放在脑后，头枕在上面，闲适地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眼前掠过，渐渐地有些昏昏欲睡。

下了高速，路越开越窄，两旁的树越来越茂密，席岩正要开口之时，前方突然豁然开朗了起来，有阵阵海浪声不时传来。

席岩脑中猛地一闪，她记得这个地方！秦雨默带她来过两次，一次是她刚刚失去父母，有大半年时间没有开口说话，秦雨默就带她来这里，说是他的秘密基地；还有一次是三年前，伊凡不辞而别，他又带她来了这里，她说要是能一直住在这里多好，所有的烦恼就能被茫茫大海淹没……

“下车!”

思绪被打断，她随着秦雨默下了车，看着前方海天相连，却站在原地未动。

秦雨默不动声色地走了过来，双手插在裤兜，懒懒地靠着车头，与她并肩而立。

“秦雨默，我能不能留在这里不走了……”

“我能不能留在这里不走了……”

两个人异口同声，随即相视而笑。一路上的剑拔弩张霎时间云淡风轻，这里果然是好地方。

席岩张开双臂，深深地吸了口气，卷起裤管，脱下鞋提在手中，一步一步地朝海边走去。秦雨默跟着她的动作，沿着她在沙滩上踩出的长长的一串脚印，紧随其后。

“秦雨默，这个时候正常的男人不该抢在前头说，‘让我走在前面为你挡风遮雨’吗?”席岩回头，看着他踩着自己的脚印，俏皮地说道。

“一来我不是正常的男人，二来你比我更适合冲锋陷阵。”秦雨默回答得理直气壮，“更何况，甘愿当女人背后男人的男人更稀罕。遇到这种极品男人，就要珍惜。”

“脸皮真厚。”

席岩跳了几下，向两边乱跑了几圈，气喘吁吁冲着秦雨默喊：“有本事你再跟啊。”

秦雨默笑，“岩石头，难道你没听说过，一个男人如果愿意跟着一个乱跑的女人，不离不弃，就说明能纵容、能包容她的任性，这样的男人你还要错过吗?”说完，他一步一步认认真真地踩着她跑过的歪歪扭扭的几圈脚印，直到在同一个脚印里，他们的脚指头对着脚指头，秦雨默才停了下来。

秦雨默的食指挑起她的下巴，让她抬起头来，却发现她的眼里早已充盈着满满的泪水，却倔强地咬着下唇不让泪落下来。

秦雨默接过她的鞋子，蹲下身，“扶着我，把脚抬起来。”

秦雨默不是没有为她穿过鞋系过鞋带，只不过那时候，他是她

的……她的什么？原来她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定位秦雨默，他究竟是她的谁……而现在呢？他又是她的谁？

秦雨默保持同一个姿势等了很久，始终得不到席岩的回应。

“岩石头，你还要让我蹲多久？”

说完，他拉过她的手固定在自己的肩上，让她借力抬起脚。

席岩在他的肩上一使力，他的身体轻轻晃了晃，很快稳住，一手抓着她的脚腕，一手将鞋子慢慢套入她的脚上，扣住金属扣，然后换了另一只脚……就像是很多年前的那个傍晚，小小的他也半蹲着……

就在席岩的思维飘忽时，秦雨默顺带放下了她卷起的裤筒，起身，拍了拍手中的沙子。

“闭上眼，跟着我走。”

席岩几乎是下意识地就闭上了眼，与心里曾经那个稚嫩的声音重合在一起“拉着我的手，跟我走……”眼泪终于还是从紧闭的眼角落了下来，她能感受到有温热的指腹在脸上轻抚，然后左手的指间有另外的手指紧扣住。她牵着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漫长的路上，仿佛一切都静止，只听得到秦雨默轻柔的指挥：“慢一点。”“一直往前。”“有台阶，抬脚，一共二十级。”“现在是平地。”“有十级台阶。”“好了，现在可以睁开眼了。”

秦雨默放开手，席岩睁眼，随即双手捂住了嘴，是海市蜃楼吗？这里不是沙漠！那这是什么？

席岩朝着大门跑去，轻轻一推，门自动打开，她才确定这是真真切切的存在，便迫不及待地上上下下每个房间都跑了一圈，又再次确定了自己的猜测，内部所有设计都是出自自己之手！没有华丽的设计，完全是她喜欢的海景房，有她喜欢的落地窗，有她喜欢的只有电视机的客厅，有她喜欢的纯白色的卧室，有她喜欢的硕大的浴缸……

David送她的秦雨默亲手设计的模型——秦雨默朋友的海景房？她还没将自己心里的疑问表达出来，秦雨默已从她的背后环住她，滚烫的唇贴在她的脖颈，半晌，才缓缓开口："喜欢吗？我送你的家。"

"家？"席岩有些恍惚，尤其当秦雨默提到"家"的时候，仿佛像是针尖戳中了她的心口，微微有些疼，但更多的是让全身的血脉都畅通了起来。

他没有说他爱她，没有说他要她，他说他想给她一个家。这就是他的爱，润物细无声地渗进她的四肢百骸。

"嗯，有房子，有相爱的人。"秦雨默在她腰间的手紧了紧，"这是我最得意的作品。"也是最后的作品。他把后半句搁在了心里，他不想扫兴。

原来他都记得，他都能看透彻。他说过，他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冰凉的后背贴在温热的胸口上，席岩微一仰头，脑袋正好枕在他的肩上，两个人的身体更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为什么要骗我？你个骗子！你骗了我多少次！"每一次善意的"谎言"都为了最后让她愧疚、感动吗？如果他没有机会带她来这里，他们之间是不是就错过了？

"秦雨默，你就那么笃定，你能送出这套房子吗？"

秦雨默骗她说是朋友的房子，还说不要替他省钱，David还替他送出了模型……

秦雨默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苦笑，"其实我一点都不确定，甚至一开始都没想清楚为什么要送给你，下意识的行为。"秦雨默讪笑，"我给自己下的赌注有点大。"

秦雨默的诚实，让她没有任何反驳和生气的机会。伊凡送给她的是一个"梦"，秦雨默送给她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

“墨鱼，我怕自己担当不起你爱情游戏终结者的重任。”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多年游戏爱情吗？我讨厌家里的各种安排，讨厌父亲的道貌岸然，讨厌母亲的逆来顺受，甚至讨厌那个家。但这是必然的，所有所谓的大家族的子女都必须承受的东西，我也从来都不奢望能够逃开。你曾经是唯一一个让我想反抗的理由，可最后连你也走了……”秦雨默苦笑，“跟着伊凡走了……我真怕你回不来了，可是我没有挽留你的理由。”

席岩没有转身看他，“墨鱼，你确定现在对我的感情，真的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吗？”

秦雨默邪邪地一笑，“我没有跟好朋友上床的癖好。”又故意调侃她，“你不是修炼到情场高手了吗？难道分辨不出真假？”

原本的感动荡然无存，席岩轻轻一抬脚，朝着他的脚背就狠狠踩了下去，听到咝的一声又用力踩了踩。

她见秦雨默没有还手，任她发泄个痛快，也觉得没意思。只稍稍回头，就这么盯着他，盯得她眼睛发酸，“秦雨默，我们之间真的可以吗？”

秦雨默扬起嘴角，轻轻握住她的肩膀转过来，让她面对着自己，就像是跨过了那道曾经在彼此心里永远都无法逾越的距离，“只要你愿意转身。”

席岩鼻子一酸，刚止住的泪又流了下来。

秦雨默的手耐心地帮她擦拭着泪水，手轻轻地在她脸颊滑动，最后停在她的下巴处，捏住，弯腰吻上了她的唇。他吻得极其珍视，一下一下地轻啄，却将满满的柔情都恰如其分地注入她的身体里。

席岩感觉自己的回应有些力不从心，明明是浅浅的吻，却让她的心慢慢收紧，更加用力地抓住他两侧的衣服。

突然手机铃声大作，两个人才依依不舍地分开，秦雨默看着眼神

迷离的席岩，心情大好，在她恍惚状下，又低头在她的唇角偷袭了一下，才不急不缓地接起了电话。

席岩看着他的笑容瞬间收敛，脸上还划过一丝狠厉，就等着对方将事情都说完。最后，他说了句："我马上过去。"就挂了手机。

"怎么了？"

秦雨默的脸色很难看，但嘴角还是重新挂起了淡淡的笑意，"没什么事，我去趟医院。你跟我一起回去吗？"

"回啊，这里不好打车。"虽然她很喜欢这里，但现在明显不是沉浸在这里的好时间，"是秦叔叔又进医院了吗？"

"季梦涵自杀了。"秦雨默平静得像是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席岩一阵恍惚，她想过很多种可能，唯独没想到季梦涵闹自杀这一招。

"现在怎么样？"

秦雨默冷笑，"还好好活着。"他将一串簇新的钥匙塞到她的手里，"这是所有房间的钥匙，我忙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过来。"

没等席岩做出反应，秦雨默牵起她的手就往外走，"我先去医院，你直接回我那里吧，这几天暂时不要去 M. Y 了，公司的事情就让海蜇挡几天。"

"有这么严重吗？"席岩觉得自己这句话问得有点愚蠢，本来秦雨默和季梦涵的订婚仪式是商场上的联姻。现在秦雨默单方面悔婚，还是在订婚仪式现场，季家必定是要追究的。而她又逞一时快感，让季梦涵知道了真相，那么自己现在必定是他们最恨的人。

秦雨默似乎看透了她不安的心思，理了理她凌乱的发丝，手握住了她的双肩，微微倾身，"不用担心。岩石头，我很开心你在季梦涵面前说的那些话。所以现在你不需要自责，只需要保护好自己。"他

的唇轻轻印上她的额头，“也为了我，好好照顾自己。”

回去的路上，两个人又默契地保持沉默，但至少跟来时的剑拔弩张不同。

席岩手抓着车顶把手，时不时看看把车开得飞快的秦雨默的表情。刚才还说要她照顾好自己，这会儿他倒是玩起命来了。秦雨默似乎是感应到了席岩心里的想法，笑着看了她一眼，手伸过去揉了揉她的头发，让她措手不及，差点破口大骂。

秦雨默的笑意却更深了，表情也丰富了起来，“岩丫头，我从来不拿命开玩笑。”

说完，又是一脚油门下去，席岩在毫无防备下，整个人一仰，重重靠在椅背上，“秦雨默!”

秦雨默笑得欢快，急转了个弯就到了公寓楼下。

“送我回自己的公寓。”

“住在这里。”

“秦雨默，我不想说第二遍!”席岩死死地盯着他，眼睛一眨不眨，似乎在比谁更狠。

秦雨默无奈，一打方向盘开到席岩租的公寓楼下，跟老头子似的又叮嘱一番，席岩早气得甩上了门，将他的话隔在里头。

秦雨默无奈，调低车窗冲着她离去的方向喊：“这几天尽量不要出门。”

回答他的是渐渐走远的背影和慢慢挥动的手。

秦雨默赶到医院的时候，季梦涵已经从手术室被推了出来，病房外也挤满了人，看见他过来，面露各种表情。

秦臻上前抬起手，手掌还没落到秦雨默的脸上，已经被林罗兰拦下了，“你每次只知道打他，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好好说话他长记性吗？对这个孽子说话还有什么意义！”秦臻趔趔趄趄地扶着墙才能站稳。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季父并没有领情，反而冷冷地说道。

“祸是我一个人闯的，季叔叔有什么想做的，全部算我头上就好了。”

“混账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你要庆幸我女儿没事，否则我拿你和席岩的命去抵！”

“既然季叔叔那么讨厌我，那么等你想要我的命的时候再来找我就可以，我先走了。”秦雨默转身就走，很快又像想起了什么，转身，扫了在场的人一圈，不紧不慢地说道，“还有，就算季梦涵这次活不过来了，她也不够还曾经欠下席岩的！你们最好都别惹席岩，否则几个季梦涵都不够死！”

“你……”季父颤动手指指着秦雨默的背影，半天说不上完整的话来，眼睁睁看着他离开。

“老季，你就少说两句！不是女儿要见他吗！你这样把人赶走了，到时候她醒来怎么办?!”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这样的男人你还指望能救你女儿？不害死她已经不错了！”

“那不然能怎么办！小涵都爱了他那么多年……”季梦涵的母亲泣不成声，整个人都哭得喘不上气来。季父无奈，甩了甩袖，哼了一声退到一边不管了。

“你们这么吵让病人怎么休息?”从季梦涵的病房里走出了一名小护士，不满地看着他们道，“你们谁是秦雨默？来了吗？病人说要见他。”

“我是。”秦雨默并没有走远，一听到响动便回过身来。

小护士见到秦雨默，态度立刻好了许多，笑着说："病人想见你。"

林罗兰刚想说什么，早已被季母抢了先，她颤颤悠悠地走到秦雨默的面前，"不管小涵之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我求你，进去看看她……"

"好。"秦雨默冷笑，眼光带着的尽是寒意。他不理会众人的窃窃私语，跟着护士进了病房。

"病人情绪有些激动，待一会儿就出去吧。"小护士悄悄地跟秦雨默交代了一声，便留在了病房外面的小间。

虚掩的门手指一触即开，床上的人像是听到了响动，立马侧过头来。

秦雨默走近，在季梦涵的床边站定，目光从她红肿的眼，到还有淡淡掌印的脸上，最终落在缠满纱布的手腕上。半晌，他坐下，握住缠着纱布的手腕，那只手下意识缩了缩，像是要抽出来。

"雨默……"季梦涵有些紧张，咬着唇，轻轻地喊了一声，声音中夹带着满满的委屈。

秦雨默抬眸，紧盯着她的脸，一言未发，似乎在耐心地等待着她的下文。

季梦涵侧过身躺着，另一只手拉住秦雨默的衣袖，头埋进被子里，断断续续地啜泣起来。秦雨默依旧一动不动，没有推开她，也没有安慰她的意思。得不到任何回应，啜泣声便渐渐小了，她从被子探出头来，小心翼翼地看着秦雨默的表情。

"这就是你让我们后悔的方式?"秦雨默的声音平静无澜，可脸上明显写满了强压住的怒气。

季梦涵知道这是秦雨默发火的前兆，连大气也不敢出，眼泪也只是默默流了下来。

“季梦涵，如果你想以此来威胁我的话就错了。”秦雨默紧了紧她的手腕，“不爱，所以不会心疼你，你明白吗?”

不爱，所以不会心疼你。这句话就像一把利刀狠扎在季梦涵的心上，完全摧毁了仅存的一丝希望，比此刻秦雨默握在她手腕上的痛更痛。

“秦雨默，你不是人!”

“畜生更不值得你爱。”秦雨默淡淡地接上。他太了解季梦涵了，她不会真的让自己死去，让她完全断了玩这种把戏的念头的最好办法，就是激怒她，让她明白这么做毫无意义。

“秦雨默，你既然不爱我，为什么答应跟我订婚?”

“你既然知道我不爱你，为什么还答应跟我订婚?”秦雨默反问，“有些不能说的秘密，还是不说为好。”

季梦涵被噎住，一口气堵在胸口，不吐不快，“席岩那个没爹没娘的女人，那么变态的个性，你们到底喜欢她哪里!”

秦雨默眉头紧皱，忍耐也到了底线，“比你这个有爹有娘但没教养的女人好太多了!”

“你们都被她迷惑了！她明明就不爱你！她这是在报复我!”

“你做了什么事让她报复你？季梦涵，你对她做的那些破事，我都没有告诉过她，她自然也不知道。”秦雨默弯下身，双手支着床，凑近她，唇角一勾，“她爱不爱我不劳您操心，我不是伊凡。”随后他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她的手腕上，“你真该一刀下去就不再醒过来。”

秦雨默移开椅子，果断地转身，刚旋开门把手就有一个枕头擦着他的肩膀飞了过来，撞上门一阵闷响后掉在地上。

“秦雨默，我肯定比你们晚死!”

秦雨默回头看了她一眼，“希望你说到做到!”

门合上，里面不时传来东西碎裂的声音和季梦涵咆哮的哭喊声，不一会儿便拥进去好多人。

“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啊！你就不能安慰下她吗?”季母扯着秦雨默的衣服摇晃起来，但明显已经没有什么力道了。

“放心，她不会再自杀了。”秦雨默丢下这句话后，便拉开了季母的手，离开了这乱哄哄的地方。他完成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自然也没有义务继续留下来看他们上演恩恩怨怨的戏码。

席岩并不是乖乖听人话的个性。从海景房回来，看着秦雨默的车离去，她便打车去了 M. Y。

刚下车，何哲远远就朝着她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她一愣，眼角余光一扫，才发现 M. Y 门口站着不少陌生的面孔，个个手里都拿着“家伙”。她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墨镜，跟着何哲的手势从后门绕了进去。

“姑奶奶，你和老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离开没多久，就断断续续来了好多记者，从停车场一直堵到公司门口。”

席岩终于松了口气，幸好没有自己开车，她指了指里面，“公司里没人吧?”

“怎么可能让他们进去?”

她和何哲进去的时候，设计部沸沸扬扬，比菜市场还要热闹。不用看都知道，大家在研究今天的八卦头条，无疑非季梦涵自杀的消息莫属了。

不过，让她低估八卦记者的是，这些消息中，她不幸成了“小三”，那些人好像是随时随地都拿着相机跟在他们的后面。细致到他们出现在停车场开始，一直到她和秦雨默从海景房离开为止。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她也习以为常，

不论写的有多不堪。只不过，这一次她关心的是秦雨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竟然比他们三个更早到达停车场，就是将所有的话从头到尾听了个真切。其次是报纸将她的家底和父母都牵扯了进来，这也是她最气愤的一点。

席岩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捏着报纸的手握成了拳，报纸的一角被狠狠揉成了一团。其他人都面面相觑，屏声静气地等着她爆发。可她最终只是深深吸了口气，将手上的报纸随手扔在桌上，不咸不淡地扔下一句："大家各自忙吧。"然后就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整整待在里面半天，直到下午下班时间，她突然召集所有人到会议室。

席岩进去的时候，大家已经拿着近期所有的草图和笔记本，一反往常的热烈气氛，安安静静地等着她开口。

席岩却是不紧不慢地进来，打开工作笔记本，神色如常，跟无数次例会那样，讨论了设计进度，听设计师汇报工作。这是一早遗留下来的工作，要不是季梦涵来闹，这个会议本该在上午进行。

直到会议最后，席岩迟迟都没有说会议结束，低着头沉默片刻，才啪地合上笔记本，视线扫了一圈，轻轻叹口气，"大家一定很好奇今天的事情吧?"

大家没有说话，但脸上分明都挂着一副好奇的表情。大家等得焦急，席岩却是不慌不忙喝了口水，"报纸说的也不是全假。我和秦雨默在一起了。"

"啊……"何哲一声惊叫，其他人则是默默无语，不知是意料之中，还是没从这个消息中回过神来。

"这种事情不该是男人来做的吗?"秦雨默面带微笑，大步走到席岩的身边，伸手一揽她的肩，"我们在一起了。"

这次底下是一片掌声和欢呼声。秦雨默顺势将唇在席岩的额上轻

轻一点，蹙了蹙眉，故装愠怒地瞪了她一眼，“不是说好这几天不要来 M. Y 的吗?”

席岩只感觉是搬着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原本是想着既然季家那么不给面子，她就索性承认事实，这样的反击或许更有力。谁知道竟又一次被秦雨默抓了正着，都让她怀疑他在自己身上装了定位仪。

几个年轻女孩都装成心碎状，大胆地打趣着他们：“这回我们可都没戏了，还想着席总监再不加油，咱们就下手了。”

何哲更是开玩笑地一拳打在秦雨默的胸口，“老大，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也难怪，两个人都在他面前不停否认。

“老大，其实我们早看出来你们俩有问题了，哪有普通朋友会是这样的?”

“就是。看你们俩不承认，我们也不好说啥。”

秦雨默抚额，“你们倒是会说风凉话。我们自己都才知道，你们怎么就早知道了？知情不报，扣你们工资!”

秦雨默一句玩笑话更是活跃了气氛，会议室里一片热闹，门外的记者则是焦急等待。

“海蜇送席岩回去，我去处理一下外面的事情，总要处理的。”秦雨默捏了捏眉心。

“季梦涵没事了吗?”

“死不了，吓唬人而已。”

“没准是殉情呢?”

“就算天下所有女人都为我殉情了，她也不会。”

“秦雨默，你们俩有什么仇恨吗?”席岩带着一脸的疑惑与期待。

秦雨默抬手揉了揉她的头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第十六章　只对你一个人负责

季氏下手比想象中更快，从秦氏退出所有合作项目，撤出资金，秦氏再度陷入危机。秦雨默比之前更忙碌，时常一忙就到凌晨，但不管多晚，他都会往席岩的公寓赶。席岩的住处离秦氏远，每天开车都要一个多小时，而秦雨默又坚决不用司机。

席岩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就怕他疲劳驾驶。为了消磨时间，她上网游戏，不时留意下桌角显示的时间。很快她就坐不住了，在客厅又踱了两个小时，助理说他已经离开很久，而手机又是关机状态。桌上的菜已经热了三遍，明明说回来吃饭，她有些乱了方寸。难道是季氏出手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听到茶几上的手机振动，她几乎是直接扑了过去，迫不及待地按下接听键，传来展延的声音，她一边跟他说着，一边拿起车钥匙出门。

席岩赶到“夜色”，人都在，包括许久未见的伊凡，唯独没有见到秦雨默。

见着她进门，几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她。莫奇直接把她拉

到位子上坐了下来，指了指蜷缩在转角沙发上的身影，“展延好不容易把他请过来，他说有事喝一杯就走，结果转身就睡过去了。”

暗处看不到神情，席岩还是紧紧盯着他，感觉自己的鼻头发酸，之前好几次秦雨默在疲惫的时候常常跟她聊着聊着就睡过去了。她宁可他依旧保持以前的状态，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老不正经地开点玩笑，也不想看到他天天累成这个样子。

“岩丫头，你们的保密工作不错啊，搞得我们几个都要从报纸上得到消息。”陆向东晃动着酒杯，灯光下忽明忽暗的脸，看不真切。

“三哥大手笔啊，那么大的海景房，卖了都能缓解秦氏一部分资金了。”展延也凑过来打趣。

席岩只是尴尬地扯了扯嘴角，“秦氏资金缺口多少?”

莫奇拍了拍她的手背，“展延跟你开玩笑呢，这点钱还不够秦氏一天开支的。放心，我们都在想办法。”

陆向东也附和：“不管上一代有什么恩怨，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上一代恩怨?”席岩蹙眉，困惑。什么意思?

“我们几个的老子都不肯出手相助。”展延将杯中酒一口饮尽，空杯子啪的一声落在玻璃桌上。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若是有意出手相助，在秦臻住院之时便会有行动了。商人重利，她目前能想到的只有这个理由。

“谁知道他们有什么恩怨，搞得神秘兮兮的。”

“我来想想办法。”伊凡的声音在此刻显得尤为镇定，席岩不免转过头去，他依旧坐在原位自斟自酌。

“你们谁都甭操心，秦氏是死是活，我会搞定。”秦雨默手支着沙发坐起来，双手抹了把脸，顺手拿起桌上的酒，刚放到嘴边就被席岩截下，换了杯茶递给他。

他也不犹豫，喝了几口，便拉起席岩，“我们先走了。”

留下包间里其他人面面相觑，典型的皇帝不急太监急。

回去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秦雨默专注地开车，而席岩在反复回想刚刚陆向东的那句话，上一辈不可告人的恩怨究竟是什么，以至于连世交都不肯相助？

“秦雨默，我查过 M. Y 的资金状况……”

“不要打 M. Y 的主意，就算秦氏垮了，我也不允许你动它。”

“你不是说那是我的吗？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决定权在我手上！”

秦雨默一个紧急刹车，席岩整个人向前倾，差点撞上了挡风玻璃。

半晌，秦雨默才缓缓开口：“你舍得吗？岩石头，我只剩下这点念想了，你就不要打碎了。”说完，紧了紧握着方向盘的手，回答却异常坚定，“不要管秦氏的死活，它与你无关。”

席岩盯着他的右手，又红了眼眶，手上却是一紧，被秦雨默牢牢握住。直到就近回到秦雨默的住处，两个人都没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秦雨默一头扎进沙发，“我饿了。”

他不提饿还好，这么一提起来，席岩就想起自己那里还有一桌子的菜，不自觉来气，好歹也给个电话报备下。

秦雨默似乎是听出了她心底的话，“手机没电了，展延急召，以为喝一杯就可以回去了。”

席岩生气归生气，双脚还是不由自主地朝厨房走去，刚拿出面条，背后就传来慵懒的声音，“我要吃馄饨。”

席岩深吸了口气，忍住，从冰箱里拿出食材走进厨房，绞肉，调馅。好像自己搬出去以后，每次都是他在差遣自己，倒没有主动给她

做过些什么。席岩低头狠狠捏着馄饨皮，把气都撒它身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秦雨默突然从背后环抱住她，脑袋懒懒地枕在她的肩上，席岩油腻腻的两只手呈投降状。

“去洗个澡，小心衣服沾了油渍不好洗。”

“那我在这里脱了?”

席岩猛地转身，“色狼。”

秦雨默不怀好意地一笑，逼近她，席岩的身体下意识地往后一仰。

“秦雨默，你以前也是这么调戏女伴的吗?”

秦雨默惩罚式地狠狠咬了下她的下唇，“真是不解风情的女人!过去的事还提什么。”

“那是案底、历史，永远存档，销毁不了，懂吗?”

“真斤斤计较。”秦雨默的唇角扬起，“不过我喜欢。搬回来住吧?”

“好。”席岩回答得干脆利落。反正都是在一起，住在哪里有什么问题，不如选择两个人上班都就近的地段。

“明天就搬。”秦雨默立马约定时间，怕夜长梦多。

第二天，席岩迷迷糊糊中又被秦雨默的手机铃声吵醒，她侧脸看看身边的人，他依旧睡得沉。她看了一眼是陌生电话，又放了回去，可那铃声似乎执着得非得让他们接听不可。席岩犹豫着还是接了起来，可能是对方听到是女人的声音，就扔过来一连串的疑问句。

席岩顿时明了，脑子也清醒了几分，故意装成很嗲的声音回道：“他就在我边上，我是他老婆。”又赶紧补充了一句，“合法的。”说完，在对方歇斯底里的咆哮声中利落地挂断了电话，关机。

“岩石头，原来你比我还迫不及待想要合法化了。”

“在你没搞定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之前，免谈!”

席岩瞪了他一眼，扯过被子盖住了脸，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秦雨默低笑，侧身，连人带被子抱住她，咬着她露在外面的耳垂说道：“是昨天太累了吗？上班时间休假可要扣钱哦。”他好心提醒道。

不提这事还好，提了就让她火冒三丈。他自己在“夜色”休整了一段，精力充沛，倒把她折腾个半死。

“秦雨默，你别忘了，你已经不是我的老板了，扣钱的事轮不到你说话。”

对于搬家这个事情，秦雨默相当雷厉风行，甚至不顾秦氏危机，一早就和席岩赶去她的公寓整理东西。她刚住不到半年，好多东西都还没来得及拆箱，正适合搬家，半天时间就能全部搞定。

秦雨默盯着手机老半天没接，眉心都皱成了一团。

席岩停下手中的活，看着他，“为什么不接?”

他若无其事地将手机扔回了裤兜，“不重要的事。”

“没准季家又有什么动作，你还是回去吧，这里我自己收拾就可以。”

“你就不怕我一去不复返吗?”

“你以为你在演韩剧吗?”席岩白了他一眼，又想到了什么，“秦雨默，你们四兄弟的父亲之间有过恩怨情仇吗?”她略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包括我父母。”

秦雨默愣了一下，随即否定：“能有啥事，商人从商规则吧。这也是咱们几个不想涉足家族企业的原因，可偏偏由不得我们……”

秦雨默的手机铃声再次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席岩摇了摇头，“最近你被‘历史’盯上了。”

“是那个女人的电话。我过去一趟。”

秦雨默口中的“那个女人”自然就是秦臻的助理，席岩了然地点了点头。可是她找秦雨默做什么？

秦雨默走后，席岩又忙活了一阵，才终于收拾妥当。看着熟悉的公寓，熟悉的房间，有一种心安的感觉，似乎自己的一切安放在这里才是最合适的。

晚饭时间，她没等到秦雨默，却接到了秦臻的电话。在她记忆中，这是秦臻第一次那么正式地给她打电话约出去见面。

秦臻就约在他们公寓楼下的咖啡厅，席岩下去的时候，秦臻已经等候在那里。是不是他早已坐在这里，看着秦雨默离开，所以……席岩皱了皱眉，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恩怨”开始，她看到秦臻的时候更觉得恐慌，仿佛他身上有她不愿意接受的过去。

她强打起精神，深深吁了口气，将准备好的笑容挂在脸上，才稳稳当当地走了过去。秦臻见到她只微笑着点了点头，手指了指对面的位子，示意她坐下来说话。

“先点喝的吧。”

席岩随意点了杯咖啡，见服务员走远，才毕恭毕敬地开口：“秦叔叔，您有事就说吧。”

秦臻也毫不含糊，将早已准备好的东西——一本陈旧的黑色笔记本拿了出来。席岩心下一怔，这不是秦雨默小学时候的日记本吗？怎么会在秦臻的手里？封面上那个笑脸纸贴还是她亲手贴上去的。

“这是雨默的日记本，以前整理杂物的时候发现的。”秦臻解释道。

席岩一边接过笔记本，一边腹诽，秦雨默那么慎重的人，怎么可

能将日记本随意当杂物扔？她也没打算揭穿他，迟疑地翻开了日记本的第一页，只听秦臻说："看第 145 页。"

席岩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毫不含糊地翻到了 145 页，很简单的几行字，却差点让她的眼看出血来。她捂住嘴，眼前的黑字越来越模糊，任泪一滴滴地滴落下来，等她强忍住，纸上的黑字早已晕染开来。

"你也看到了，雨默是答应了你父亲才照顾你的。他是重承诺的孩子，答应的事情肯定会做到，估计他自己都分不清对你是什么样的感情。"秦臻又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推到她的眼皮底下，"这是雨默右手的检查报告单，他再也不能画图了。换句话说，雨默现在只有秦氏了……"

如果日记本的事情让她有些触动，这个消息就是让她心痛了，没有比他受伤更让她难受的事情。两件事情都与自己有关。席岩吸了吸鼻子，收住了泪，抬头盯着秦臻，"秦叔叔，您想说什么？"

现实终究比韩剧还要复杂，还要残酷，秦臻递过来的不是让她后半生都不愁的支票，而是他的满盘"计划"。

与此同时，秦雨默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同一个姿势，从下午到晚上再到凌晨。左手拿着与席岩的合照，右手夹着烟，满脑子都盘旋着秦臻助理的话，他在用力分辨这个故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或者全真，全假。

秦臻的助理说："席母是你父亲的初恋，他一直都爱着她，就算她嫁给了席父后，他还是没有放弃。席父的公司出了问题，借了高利贷，去求秦臻帮忙，他一口就拒绝了。他觉得只要席父垮了，席母就将会是他的了。

"秦臻不仅没有帮忙，反而给那些高利贷者施压。席母出面求他，

他开出了条件，只要席母跟他，他就帮席父。谁知席母是个烈性女子，非但没有同意，还当着秦臻的面说，‘宁可全家去死，也不会再求你’。

“席父无力偿还，又无路可走，两个人就商量对策……

“秦臻被席母逼到失去了理智，落井下石，掌握了席家大部分股权，开始在台面上逼着席家滚出董事局，并在暗地里继续施压，要他们还高利贷的钱。席父和席母知道败局已定，颜面无存，在羞愤和绝望下，选择了自杀。

“秦家很快掌握了席家大部分股权，就算目前秦氏的很大一部分资金，也都是从席家转移过来的……”

秦雨默从秦臻助理的口中听完似真似假的故事之后，已泪流满面，咬得牙齿咯咯直响，手上的玻璃杯也被捏成了碎片，血从指缝中流了下来。他曾无数次猜测过事情的真相，却不曾料到是这样的悲剧。

席岩的父亲是有多相信自己！明明料到是仇人之子，还将自己的女儿交给自己。如果这个就是真相，那么他觉得父亲秦臻连“无耻”两个字都给玷污了。

不久，席岩在秦臻走后发来的一条短信，将他打入了地狱。

“秦雨默，我爱你，比我自己以为的还要爱你。”

这是席岩第一次正正式式的表白，他却觉得万劫不复。

第二天，两个人不约而同到了席岩父母的墓地。

秦雨默赶到的时候，席岩已经坐在那里，墓碑前放着一束花，还有席岩父母最爱吃的绿豆糕，也是秦雨默和席岩小时候最爱吃的。

秦雨默走过去，在她的身边慢慢蹲下，席岩回头看到他，一时没

反应过来。今天不是他们每年约定的时间，昨天他们分别以后，想不到再次见到却在这里。秦雨默看起来有点不同，可她又说不上到底哪里不同。

她原本有好多问题想问，可是看到他的那一刻，她什么都不需要问了。昨天发给他的那条短信，就是她最终的决定。

秦雨默却不感到意外，眼睛直直地盯着墓碑，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岩石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离开我，只要相信我就好。"

"好。"席岩果断地答应。她不相信他还能相信谁呢？过去、现在、未来的依靠，都只有他一个人而已。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他都是她最坚实的唯一依靠。

两个人又沉默地坐了好一会儿，席岩才发现秦雨默的左手缠着纱布，她一把抓了过来，也不管他疼不疼，"秦雨默，你疯了吗？为什么又受伤了？是不是又有谁找你麻烦了？"

见席岩近乎歇斯底里的模样，秦雨默反而轻松了些，安慰她："没那么严重，只是摔坏了个杯子割到手。"

"割到手至于缠纱布吗？给我看看。"席岩急着要去拆他的纱布，被秦雨默轻轻挡开了。

"真不碍事，没那么严重。"秦雨默再次缩回了手，转移了话题，"岩石头，你还记得席叔叔和阿姨是怎么去世的吗？"

"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们让我去找你过来。"席岩用指尖按了按眼角溢出的泪，"警察说是自杀，可是为什么呢？那么开朗的两个人，那么爱我的两个人，怎么可能会丢下我不管呢？怎么可能走上绝路呢？"她转过头看向雨默，"墨鱼，你也不相信的，对不对？"

秦雨默沉默了，看着墓碑上的照片，尽管只有那么几厘米的距

离，却渐渐看不清他们的脸。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小时候我不懂，长大了我不想……不想再记起那些事情。”泪已经湿了眼，“我只想要好好活着，让他们放心……”

秦雨默轻执起她的手，将她整个人圈在自己的怀里，“那就什么都不要想，都让我来想，好不好？”

秦雨默失踪了，手机连续七十二小时关机，所有朋友都联系不到他，席岩才察觉问题的严重性。她和伊凡恋爱的那一年，秦雨默走了，跟所有人告别了，就唯独没对她告别；这一次，秦雨默又走了，跟谁都没有告别，好像存心失踪了一样。

席岩不得不把那两件事联系起来，先是秦臻的助理找了秦雨默，后秦臻又亲自找上了自己。这是他们的计谋吗？秦臻给她看的是秦雨默的日记，那么秦臻的助理给秦雨默看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第二天会去墓地？他在，她不需要问，但现在他不见了，她自然是要弄个明白。

难道秦臻真把秦雨默软禁了？席岩甩了甩脑袋，立马否认了。秦臻要下手，也会先观察她的动静，他说会给她时间考虑，自然不可能这么快就动手。

席岩在办公室整整晃了一个下午，还是没晃出点头绪来。设计部的稿子已经被她否定了好几轮，跟何哲吵了几句，她实在没法再在某个封闭的空间里继续待下去，不找人说点话或者自己找点事情做，她觉得自己肯定会疯掉。该死的秦雨默还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他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反而他自己离开了？是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让他对秦氏撒手不管？

席岩刚抓起车钥匙，何哲就闯了进来，不顾席岩的脸色，将一张报纸递给了她，“岩石头，老大退出秦氏董事会了。”

席岩眼睛一亮，立马夺过了他手中的报纸，将新闻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眉头越锁越紧，“秦雨默在秦氏吗?”

何哲摇了摇头，气还没喘匀，“他扔下请辞信后就离开了，秦臻又被送进了医院，林罗兰也到处在找人。”

没等何哲说完，展延的电话进来，席岩像是见到了救星似的接了电话，一边带着报纸小跑着出去，突然想到了什么，回头冲着何哲喊：“你帮我看着这里，我离开下。”

等她赶到“夜色”的时候，其他几个人比她还早到了一步，各自站在某个位置上沉思，包间内放着轻柔的音乐，大家好像都在等着彼此谁先开口。

“那个……秦雨默不见了。”席岩开了个头，结果是句废话。

“老三从来都不是个没交代的人，更何况是这么大动作。”陆向东看着席岩。

“最近他有没有奇怪的举动，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

席岩将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秦雨默的手真的好不了了吗?”

展延的脸色有些难看，最终叹了口气，“也不是完全没希望，但秦叔那张报告单也不是伪造的。”

陆向东用食指抵着下巴，若有所思，似乎考虑的重点不在他们说的事情上，“你是说秦臻跟你说老三会和你在一起，完全是因为之前他答应了你的父亲？然后秦臻要你离开他?”

席岩机械地点了点头。

“既然是这个原因，他为什么不干脆去劝老三呢?”

“岩丫头好说话呗。”展延插了一句。

伊凡始终双臂交叉于胸，倚着墙，沉默不语。

半晌，席岩才缓缓开口：“是我曾经答应过他们，不可以喜欢上秦雨默，不会和他发生除一般朋友之外的任何其他感情。秦叔叔只不过是重新来提醒我一下。”

“还有这回事！三哥知道吗?”展延从沙发上蹦了起来，皱着眉头看向席岩，只见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一脸无奈，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你就忍气吞声地听他们的话?”

“还能怎么办呢？那时候我才多大？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喜欢，只希望有个住的地方，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你现在打算离开三哥？放弃三哥一手为你成立的 M. Y?”

被展延一激，席岩抬起头来，表情坚毅而认真，“以前是这样，现在不是，我没打算离开他。是他先离开了……”

“老三绝对不可能丢下你不管。三年前，他都可以放下国外已经稳定了的公司，回到宁州，可见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陆向东无视所有人惊诧的目光，继续说道，“除非……”

“除非什么?”席岩和展延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

陆向东盯着席岩看了一会儿，却摇了摇头，笑道：“肯定是我想多了。”说完，神色一凛，退到了一边，不再说话。

陆向东挑起了他们的疑惑，他们自然不会被他打马虎眼过去，都追问着他，可他宁死都不肯继续说下去。

“老三一向我行我素，你们也不用担心了，该出现的时候他自然会出现。”伊凡说了今天第一句话，听起来更像是总结陈词。

席岩把目光从陆向东那里转移到了伊凡身上，他们的眼神相触，他似乎稍微躲闪了一下，又被她专注的目光锁定，无处可逃。

“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席岩紧盯着伊凡，更多的是期待。

伊凡看着她失神的样子，知道自己失言了，苦笑，“岩岩，你是不是反应过度了点？老三才消失了七十二小时，你就紧张成这样。我消失了三年，你有要找我的念头吗?”

伊凡堵得她一时无言，沉默了良久，她才憋出了几句话，嘴角挂着冷冷的笑意，“因为我怕又有人再抛弃我一次！你走的时候好歹还留了张字条，可秦雨默什么都没留下!”

两人对峙，包间内的气氛瞬间凝固，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默默无语。

最后还是陆向东拍拍伊凡的肩膀，“我们都不要乱猜，雨默回来后就自然知道，他也不会离开太久。”

“但是秦氏快撑不住了，我们要不要出手？秦氏没了，他的手又不能画了，你说他会不会想不开啊?”展延看着越来越乱的局面，有些烦躁地走来走去，“你说三哥在搞什么啊，逃避向来不是他的风格啊。”

“别瞎猜！我行我素就是他的风格，我们有几回是猜到他心意的?完全没必要先自乱阵脚。就算老三真遇到了难处，以他的智商也会想方设法让我们知道。”陆向东笃定地说完，就开始赶人，“散了吧，都该忙啥忙啥去。”

席岩悻悻地走出包间，倚在门口，伊凡犹豫了片刻还是走到她的身边，“我送你回去吧。”

“不了，我开了车来。”她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目送着伊凡，“伊凡，爱情的错误都是双方的，没有谁欠了谁，谁对不起谁，只是那时候不懂。”

伊凡的脚步略顿了片刻，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席岩没有急着离开，径自走到吧台，见到展延，愣了一下，“你也还没走啊。”

“嗯，难得大白天出来放松下。喝点什么?”

“随意。”

展延笑，只给她倒了半杯红酒，跟她碰了下杯，“三哥警告不许给你喝酒。”

拿着红酒，席岩嘴角抽动，“你还真听他的话。”

“丫头，三哥是真的对你用了百分之百的心，你不要再动摇了。这话以前你跟二哥好的时候我不敢说，可现在我必须要说。”

见着席岩听着他的话发愣，他举起酒杯又碰了她的酒杯一下，仰头饮尽，继续说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三哥为什么要和季梦涵在一起吗?”

席岩身子一僵，她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即将破土而出。而展延却自斟自酌了一会儿，才放下酒杯，“三哥是为了保护你和二哥的爱情，确切地说，他是为了保护你。这样的男人，你是不是觉得，即使你不爱他，也要毫不犹豫地抓住他呢?”

“什么意思?”

“三哥很早就知道季梦涵的来头了，尽管季氏那时候在宁州的实力微不足道，但他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季梦涵喜欢三哥，但三哥不喜欢她，她就觉得是因为你的缘故。”

“那我和伊凡在一起，她不是应该开心吗?”

展延冷哼，“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变态之处，她未必有多爱三哥，只是见不得你幸福，所以只要是你的东西她都要想尽办法去破坏。”

“所以秦雨默跟她谈条件，但是季梦涵没有遵守，于是两个人就分手了?”席岩感觉自己是在看连续剧，故事一环套着一环地进行。

展延重重地点了点头。

席岩怔怔地看着他，连落泪都来不及掩饰，就急急追问："那后来呢？他为什么决定和她在一起？"

"你觉得呢？"

"林阿姨的逼迫？"

"就在你和二哥破镜重圆的那天。"展延点上了烟，"当然，后来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秦氏。"展延觉得秦雨默当时和季梦涵重新在一起的理由，用放下和保护来解释更充分些。

烟雾朦胧中，席岩看不清展延脸上的表情，但从他的只字片语里完完全全了解了所有的事情，这些她一直都蒙在鼓里。她知道秦雨默不喜欢季梦涵，但她没料到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以为秦雨默跟谁在一起都一样，只不过那个人刚好是她的朋友而已。

"作为交换，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后来又和二哥好了，真的是因为旧情复燃吗，还是不甘心？"

席岩凄然一笑，情绪有些激动，"秦雨默也问过我相同的问题，他认定是我不甘心。我确实是不甘心，但不是不甘心一个伊凡，一个故事，而是我过去那两年和他在一起的人生。"

展延拍了拍自己的心口，惋惜地叹道："丫头，你那么聪明的人，但 EQ 真不怎么样。"

席岩低头，没有说话。

"还有一件事情，你应该也不知道。"

席岩再次抬起头来时，已是泪眼蒙眬，连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什么？"

"三哥手上还有一条项链，是他亲手设计，特意找人定做的。你生日那天，本来我约他一起喝酒，结果下班时他说要去找你过生日，

推了我的约，可没过多久他又来了电话约我过去，还说他要结婚了。”

“生日那天……”席岩喃喃自语，泪夺眶而出，秦雨默一定看到了她和伊凡在一起，所以那天回到家他只淡淡地对她说了一句“生日快乐”，“那条项链长什么样?”

展延摇摇头，“他不给看。”

“不好意思，我先回去了。”席岩突然想起了什么，急急地抓起包就冲了出去。展延只在背后深深地叹了口气，暗自祈祷，秦雨默不要怪他多事就好。

车子半途抛锚，席岩下意识就拨秦雨默的手机，直到跳出一号快捷键，她才恢复正常思维，秦雨默不见了。她自嘲地咧了咧嘴角，只得自力更生。花了一番时间才找出维修店的联系方式，她拿着那张名片愣了许久，还是之前去看 Davie 的设计展时秦雨默顺手放进她包里的。等人交涉完把车拖走，已是一个小时以后，天也暗了下来。

正赶上下班高峰期，出租车不是客满就是被人半途劫走，也有赶着去交班的司机不肯载她。她在公交车站等了半个小时，竟没有一辆可以直达的车过来，有些烦躁。

席岩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公寓，手指刚触到密码板上，发现门竟然虚掩着，席岩第一反应就是遭贼了。她一时慌了神，是该进去还是直接报警? 她捏着包的手紧了紧，顺手拿起门边上的拖把，蹑手蹑脚地向厨房的方向移动。经过客厅的时候，桌上已经摆满了她爱吃的菜色，还有整齐地摆着的两副碗筷，而厨房里空空如也，压根没有人影。她有些犹豫。

“你回来了?”

握在手中的拖把啪的一声掉到地上，席岩猛地回身，见秦雨默穿

着浴衣正从浴室出来，湿漉漉的头发还在滴着水。席岩感觉自己的眼眶热热的，她很想扑过去，但还是假装沉稳地一步步走过去，而每靠近一步，眼前的人反而越发模糊了起来，直到眼前只剩下一片白蒙蒙的湿润，最后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生生停住了脚步。

“怎么，才三天不见，自家相公都认不出来了?”秦雨默揉着她的头发打趣道。

席岩毫不犹豫地拍掉他的手，“这位陌生人到底是谁呀，来我这里做什么?”

秦雨默对她的动作一时没反应过来，被拍掉的手还尴尬地悬在半空中，不知道该如何收回来，“怎么了?”

“秦雨默，你以为你是谁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不打一声招呼，让大家一个个都为你担惊受怕!”席岩边哭边说，把这几天的担心和委屈都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到最后都有点喘不过气来。

秦雨默心疼地将她揽入自己的怀里，不理会她的挣扎，轻轻地拍着她的背。他没有说抱歉，没有说这几天去了哪里，只在她的耳畔呢喃着同一句话：“岩石头，不要离开我。就算要离开，也就允许你离开一小会儿，记得马上回来。”

刚才还在生气挣扎的席岩这会儿彻底老实了，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秦雨默，从上次被秦臻的助理叫去以后回来，他就一直在重复着同一句话。那个女人究竟跟他说了什么，这几天消失他又去了哪里？这些谜团越滚越大，但她又感觉自己无从问起。

“秦雨默，你到底怎么了？我离开你又能去哪里？还有，我为什么要离开你呢？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她想离开他的怀里，却被他抱得更紧，似乎是不想让她看到他此刻的表情。

“嗯，这几天我去处理了我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后你再也不需要

担心了。”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那么拙劣的谎言，搁谁身上都不可能相信，更何况是亲密如斯的席岩。她感觉到自己肩上有热热的液体渗入自己的皮肤里，难道是……她的身体一僵，抬起手，手指不自觉地插入他的发中，所有的疑问悉数咽下，尽管心里还有隐隐的不安。只要人回来了，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呢?

第十七章　真相大白针锋相对

得知秦雨默退出秦氏以后，秦臻发了一通脾气，便卧床不起，只差登报公布与秦雨默脱离父子关系。

这天风和日丽，是席岩跟秦臻约好答复的日子，她觉得这样的天气适合谈判，她需要跟秦臻好好谈一谈。在自己给秦雨默发那条短信之前，她就想得很清楚了，她不是韩剧的女主角，爱情并不只是成全和放弃。不管秦雨默出于什么目的来爱她她都接受，不会离开他，更何况秦雨默已经离开了秦氏，已经不存在任何“他需要秦氏才能活下去”的理由。

这次席岩到秦宅，畅通无阻，林罗兰没有出来拦。前几次过来，都是林罗兰气势汹汹地出来骂走她，各种难听的话都有。

楼下客厅空空荡荡。正当她犹豫着是否到自己房间去看看时，见保姆从厨房出来，席岩有些激动地拉住她，“张阿姨，你什么时候来的？这几年好吗？”

张阿姨亲热地拍了拍她的手，眼睛有些湿润，“挺好的，就是挺想你们。”

席岩与张阿姨寒暄了一会儿，才记起自己这次来的目的，便问道："阿姨，就你一个人吗？"

"少爷刚才和太太一起上楼了，可能是在老爷房间里，他最近情况不大好。"

她小心地接过保姆手中的汤药，"我送去吧。"

秦雨默来得有些突然，外面没看到他的车，之前也没提要回来，席岩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却在楼梯转弯处就听到秦雨默与林罗兰的争吵声。她蹙了蹙眉，刚想拐到自己房间避免火上浇油，却无意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脚步就不自觉停在了声源传来的房门口。上次在医院她无意中偷听秦雨默和林罗兰的争吵，才让她理清了头绪，这一次又会是什么她不知道的大秘密呢？席岩自嘲，突然觉得自己真是想太多了。

"席岩还和你住一起？你们还打算这样继续下去吗？"

"妈，你说过不再管我的事情。"

"前提是你跟季梦涵结婚！"林罗兰也拔高了声调，"现在是什么状况！要我告诉她真相吗？"

"妈！你一定要那么残忍吗？"

"我残忍？我那是为你好！"

秦雨默嘴角向上一扯，"你是说我爸逼死席叔叔的事情吗？"

林罗兰瞪大双眼，一脸惊恐，身体不自觉地晃动了一下，"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托你们的福，这几天才知道的。"

"那你还跟席岩在一起？秦雨默你是傻了吗？"

"为什么要让她去承受呢？都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你们非得要让岩岩再痛苦一次吗？有这个必要吗？"

“这事早晚都要知道，你觉得你能瞒她一辈子吗？你觉得她知道真相以后还会接受你吗？她会接受一个害死她父亲的仇人的孩子吗？”

“妈，够了！”

门外碗掉落地上碎裂的声音成功阻止了里面的争吵声，秦雨默跑出来看到的就是被汤药溅了一身的席岩，正愣愣地站在房门口。一地的汤药和瓷碗碎片，还在冒着热气，秦雨默二话不说上去就握住她的手检查伤口，“有没有烫伤？要不要紧？”

席岩牢牢地盯住他，半晌才缓缓开口：“你们在说什么？”

林罗兰的脸色也很难看，刚要开口就被秦雨默截住：“我们走。”

席岩想都没想，下意识就甩开了他的手，狠厉地瞪着林罗兰，“秦臻害死了我父亲，所以你们才养育了我是吗？！”

“对。”林罗兰也回瞪着她，并没有否认。

“所以你一直反对我和秦雨默在一起？”

“没错。你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天天让我们心惊胆战的。”

席岩怒极反笑，“我应该感谢你们的，没有在中途把这个炸弹给灭了，你们背负了多大的风险啊。”她攥紧拳头，都能听到自己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秦雨默感觉到席岩整个人都在颤抖，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真相由他来说比自己的母亲说出来更靠谱些。他一把揽过她有些发虚的身体，直接拽着下楼，席岩也没有反抗，呆呆地上车，然后安静地靠着窗一路沉默。

车子停下，席岩也没有下车的意思，秦雨默先下车，帮她拉开车门，她的脚没站稳虚晃了一下，他赶紧两手撑住，一弯腰，就将她整个人横抱起来，进了电梯。

进了房间，席岩还是不说话，不吵不闹，安静地靠在床头，眼睛

直愣愣地盯着窗外。秦雨默叹了口气，倒了一杯热水进来，塞到她的手中。直到秦雨默说："问吧，我什么都告诉你。"她的泪像开闸的水般无声涌了出来，一滴滴落在手中的杯子里，再也不受控。

秦雨默几次伸手想要去碰，都被她轻轻一偏头挡了回来。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

"那个女人找我的那天，是她告诉我真相。"

"所以去墓地那天，你才说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你……对吗?"她眼里的秦雨默只剩下模模糊糊的轮廓，忽远忽近。

秦雨默用手摸了把脸，"岩石头，我没有资格求你的原谅，连我自己都无法原谅我的父亲，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害死你的父母，见死不救都是无法饶恕的。"

秦雨默把所有的事情——秦臻的助理告诉他的以及他亲自调查出来的，都一五一十告诉了她。当他提到秦氏有很大一部分席氏资金的时候，席岩恍然大悟，"所以你退出了秦氏，想让秦氏就此垮掉用来赎罪吗?"

"它很久前就不该存在了。原本我打算救活秦氏，把属于席叔叔的那部分资金拿出来，但我了解你，你要的不是这个。"

没错，她要的不是这个，秦雨默向来都是最了解她的。

两个人又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中，席岩低垂着眼眸，只见泪落下，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秦雨默看着她，想靠近又不敢靠近。

"你消失的这段时间就是去验证她的话? 你压根没打算告诉我对吗?"

秦雨默诚实地点了点头，他在得知真相后唯一的想法就是让这个真相永远消失。

过了许久，席岩才抬起头来，此时她已恢复平静，唯有泪痕挂在

脸上，“墨鱼，当年他们就不该收养我的，或者连同我一起烧死。”

秦雨默倾身，不管她是不是会挣扎，一把抱住了她发抖的身体，没想到她出奇的安静，下颌抵在他的肩上，随着她说话的声音微微地震动着。

“墨鱼，我知道这一切都与你无关，我知道不应该把上一代的恩怨加注在我们的身上，不该由我们去背负他们的过去，可是，那是我的父母啊，活生生的就这么没了！那么多年，我被噩梦惊醒，满脑子都是六岁时看到的那些画面。有时候看到厨房蹿动的火苗，我都会反射性地躲开很远……”

“我知道。”这么多年他就在她的身边，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何尝不知道她憋在心里的痛苦。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的父亲，怎么能奢求她的原谅？

“我一直以为，秦臻和林罗兰不喜欢我只因为我没有家，我落魄了，从来都没有想过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我一直以为秦臻只不过是滥情，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还是打着爱情名义的杀人犯。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距离只不过是我们都没来得及转身看到彼此，从来没想过会是上一代的恩怨。墨鱼，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以为我们即使分开也是因为彼此觉得这种关系不适合，还可以回到朋友的身份上去……”

从席岩口中听到“分开”俩字，就像是两枚锋利的针直直地扎在他的心里，秦雨默感觉有东西堵在喉咙口，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不禁隐隐加大了拥抱的力度。

“墨鱼，我不可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你妈说的对，我是一颗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会爆炸。”

“你可以随时爆炸，我不拦你。”

席岩苦笑，突然想到秦臻的话和秦雨默小时候的日记本，“其实我真的还是想不明白，你对我好是赎罪、守诺，还是真的爱我？”

“赎罪？何来狗屁的赎罪之说？我也是刚知道真相而已，我……”

“嘘……”席岩竖起食指放在嘴边，“让我好好想想。秦雨默，你还记得吗？你说你恨他，但你改变不了他是你父亲的事实。”

秦雨默沉默了好久，“好。但答应我，不要想太久，不要一个人钻牛角尖，不要伤害自己，我等你。记住，只要你愿意转身，我就在那里。”

秦雨默抬手摸了摸她的脸，一手的湿润。她没有直接说分手，没有说永远不见，她说要好好想想，就是有转圜的余地，他自然要给她充分的时间。他起身，弯腰，双手捧起她的脸，在额上轻轻印了一吻，“不要让我等太久。”

席岩低垂着眼睑，直到听到关门声，才抬起头来，失力般地靠向床头，顺手关了灯，整个人都没入了空荡荡的黑暗中，像被黑洞吞噬了一般。

秦雨默离开后，席岩不想一个人待在房间，将自己彻头彻尾收拾了一番，拦了出租车向酒吧赶去。

蓝天酒吧曾被秦雨默抓包过一次，她还错把他当成伊凡，两个人为此冷战了好长一段时间。席岩看着闪亮的店名，扯了扯嘴角，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震耳欲聋的音乐，正是她需要的感觉。到了吧台刚点了东西，却见到了季梦涵。这是季梦涵自杀后两人第一次碰面，她不得不感慨宁州真是小。

“你怎么没去医院？”季梦涵倒是问得平静。

席岩蹙了下眉心，“医院？去医院做什么？”

季梦涵莞尔而笑，她觉得没必要把实情告诉席岩，比起她，她宁可让孙晓茹和秦雨默好。这么想着便转了话题：“秦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还有心思在这里逍遥？”

“那怎么办？让我卖身救秦家？”最近宁州最大的新闻便是秦家的。

“席岩你真是有点无耻。”

“我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她不怒反笑，灌了几口啤酒，抬起手背随意一擦，似是漫不经心地提到，“季梦涵，你一直都知道秦雨默跟你在一起的原因吧？”

季梦涵闻言一愣，随即收起了眼中一闪即逝的慌张，“没错，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就你还和伊凡你侬我侬。我只是将错就错，一点儿也不担心秦雨默会离开我，是他先提出来的，所以我毫无顾忌地想要拆散你和伊凡。”

席岩虚晃着手中的酒瓶，“原来是这样啊！”

出乎意料，季梦涵没有等到席岩的爆发，而是看着她前面的啤酒瓶一个个空了下去。

“季梦涵，其实你和林罗兰、秦臻是一类人，自认为高人一等，可以玩弄别人于股掌间。你们才是真正的无耻！”

席岩也不知道是谁送她回的家，反正自己是结结实实病了两天。一个人躺在被窝里发烧，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全身疼得迷迷糊糊，脑子里不时闪过一轮轮儿时的影像，像 3D 电影似的逼真。很小的时候她就听老人们说过，人在临死前，脑袋里都会自动像电影一样闪过儿时的记忆，清清楚楚。当然，谁也没有论证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难道是自己快要死了吗？死了也好，可以与父母团聚，可以跟他

们说声抱歉，在仇人的羽翼下苟且偷生那么多年，也该放下了。或者去问问父母，该原谅秦雨默吗？为什么父亲明明知道是秦臻逼死他们的，还是把自己交给秦雨默呢？那么小的秦雨默怎么可能保护得了她……

后来她又听到了很多声音。父母说：为什么还要和仇人生活在一起？还有秦臻和林罗兰的声音：本来就不应该让你活着。而秦雨默说：我有什么错呢？伊凡说：回到我身边吧……她想反驳，想跟他们说好多话，可无论她怎么用力就是发不出声音来……

迷迷糊糊中好像有人给她喝水，她叫了声“秦雨默”，松松地抓住了他的手，怎么都不愿意放开。

第三天，席岩在昏昏沉沉中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意识，挣扎着想要醒来，额头上似乎有一阵清凉感传来。她一睁开眼就使了仅剩的一点力气掐了一把自己，确定是否还在人间。她觉得人的潜力真是无限，这样都没被烧死，奇迹。

她微微挪了挪身体，疼得她倒吸了口凉气，额头上的毛巾也随之掉了下来。她才发现自己能活过来，是因为有人在照顾她。一旦有了这个意识，她整个人又清醒了几分，手肘支着床坐了起来，却没力气下床。

“不要动，医生让你好好休息几天。”

伊凡的声音不急不缓地传来，她轻轻舒了口气，以前是见着伊凡紧张，现在是没有见到秦雨默便庆幸。

“我躺了很久吗?”一开口她才发现自己喉咙已经沙哑到几乎发不出声音来。

“我再晚点来你不是和季梦涵大动干戈，就是被活活烧死。”伊凡过来的时候看到她就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医生来了吗？她下意识抬手看看自己的手背，果然有针扎过的痕迹，竟然烧得感受不到凉凉的触感。

伊凡端着碗粥进来，特意强调："买回来的，不是我做的。"

席岩哭笑不得，"又不是没吃过你煮的，是真没胃口。"她现在觉得满嘴都是嚼过黄连的感觉。

"必须吃，吃完了才能吃药。"伊凡拿了把椅子放在床边坐定，舀了勺粥直接放到她的嘴边，态度强硬，不容拒绝。

"你是秦雨默附体了吧!"话一出口，席岩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看来是正常了。"伊凡嘴角下撇，拿着勺子的手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等着她的反应。

自知失言，她从伊凡手中接过勺子和碗，乖乖地吃了起来，虽然是小口小口，但好歹是进食了，伊凡的表情才慢慢回暖了。

席岩这一病就是好几天，她一退烧，伊凡二话不说就离开了，也没跟她打个招呼，席岩也来不及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又是怎么进来的。

从那天以后，秦雨默真的是很配合地消失了。席岩病好后开始忙M.Y的事情，只有忙碌起来她才会暂时忘记所有的事情，至少这段时间她不想花时间思考。她也没有搬出秦雨默的公寓，反正他多的是房子，不会在乎这一套，她自然也没心情再去找一套搬走。

白天很容易就过去了，可夜晚她没办法不让自己胡思乱想，她开始找各种事情填满时间，可是无论去哪里都似乎有与秦雨默相关的东西。手机屏幕一亮她都会下意识急切地去看，一有事情就会自动跳出秦雨默的号码，各种"秦雨默症状"在秦雨默离开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又是一夜失眠，她早早就去了 M. Y，办公室空无一人，经过秦雨默办公室时，脚步自然而然就停了下来。在原地待了片刻，她还是走了进去。秦雨默的办公室依旧空荡荡的，除书柜摆放着的书籍和陈列的各种模型外，只有桌上一张相框孤零零地立着。她轻轻地摩挲着相框的边缘，表情有些呆滞，直到听到敲门声，她迅速地将照片放了回去，垂下头，指尖快速地掠过眼角。

“石头，你没事吧?”何哲大概知道两个人闹矛盾了，但究竟因为什么事情，有多严重，他还不好判断。

席岩抬起头，耸了耸肩，装作一副轻松的表情，“没事。”

说完，她绕开何哲，快步走出了秦雨默的办公室，一路若无其事地和来上班的同事打着招呼。

又是筋疲力尽忙完了一天，回到公寓里，秦雨默的东西都在，他什么都没有带走。平时看起来满满当当的屋子，少了一个人，好像空了很多。吃饭的时候，她会情不自禁地喊他的名字，许久等不到回应，她才记起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会习惯的吧。她告诉自己，就像吸毒者一样，戒毒的前几天总是特别难熬的，但过了那个兴头，即使是像她这样的重症患者，最终还是能戒掉的。

找了个周末，席岩去了原来自己家的住址。那场大火一夜之间烧毁了所有的房子，只剩下一片废墟。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宁州一个最大的市民公园，由秦氏投资建设。不，确切地说，是花席氏的钱，用秦氏的名义。

席岩的手落在捐赠地基碑上，狠狠用了力，她恨不得自己能化身为武林高手瞬间捏碎了它。究竟是多大的仇恨和屈辱，能让如此开朗

的父母走向绝路，甚至弃她于不顾？

公园里来来往往的人，喧嚣而真实，她的脑子里再也拼不出当时房子的模样来，甚至，她觉得随着时间流逝，自己的恨意都在减少。

在回 M. Y 的路上，城市调频的“整点财经新闻”反复都在播报同一条消息——伊氏注资秦氏，秦氏起死回生。如放空了般，席岩的视线直直地望着远方，不由自主地将油门踩到了底，车子在郊区空旷的路上超过了前面一辆辆车，飞驰而去。开着窗，耳边是猎猎的风声，收音机里讲了什么再也听不清楚。突然，她看着横向瞬间多出了几辆车，她狠狠一打方向盘踩住刹车，车在滑行了几米后才在一旁的护栏边上停了下来，她惊恐地意识到是自己闯红灯了。

免不了警察叔叔的一番盘问和再教育，却没料到足足进行了一刻钟，然后开了罚单扣了分。待警察离开，她才长长松了口气，脸色微霁，由于惊吓过度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才重新发动了车。

回到 M. Y，伊凡端坐在她办公室的转椅上等她，听到声音，连人带椅转了过来，唇角微微一勾，那一瞬间，席岩突然觉得眼前的人再也不是她以前认识的那个温文尔雅的文艺少年了。

席岩愣怔了片刻，若无其事地脱下了外套挂在衣架上，连资料带包随意地扔向沙发。一切收拾妥当，似乎才注意到伊凡的存在，同样面带微笑，一步一步走近他，在桌前停住，两手撑在桌上，弯腰微微前倾，眼神毫不躲闪地直视着他，“伊大总裁现在应该忙于资助秦氏的大事上才对，怎么有空来我这种破地方闲坐？”她冷冷的语气又回到了他刚回国时的冷嘲热讽。

伊凡没有回答，只是拿着她桌上的烟盒细细地看，“你又抽烟了？”

席岩一把夺了过去扔在沙发上，“你管太多了。”

伊凡挑了挑眉，“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什么?”席岩无视伊凡一闪而过的失落，步步逼紧，“伊氏难得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这一次伊伯伯难道没有阻止吗?”当年席氏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都站得远远的，就像躲避瘟疫般。

“我只是不想让上一辈的恩怨继续下去。”

“那恐怕是你的一厢情愿。”席岩冷笑，“秦雨默都退出秦氏了，你为何还要去蹚这浑水？二哥，你的目的真那么单纯吗?”席岩咄咄逼人。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

席岩扭头不去看他流露出来的受伤神情，心下一狠，收了手直起腰来，微微远离桌子站定，两只手狠狠地互掐着忍耐，还是抑制不住咆哮出声：“在受害者面前说结束恩怨的话靠谱吗？难道我父母就活该被烧死?！所谓的好兄弟，最终一个个都是落井下石的凶手!”

伊凡快速绕过桌子，走到她跟前，握住她颤抖不止的肩，“岩岩，那是上一辈的事情，我们无力阻止，难道就要让所有人继续在仇恨中活下去吗？让我来结束这些恩怨好不好?”

办公室没有关门，两个人激动的对话门外听得一清二楚，但个个都只在自己的座位上窃窃私语，默默猜测着席总监和老大突然在一起又突然疏远的原因。

席岩没有推开伊凡，良久才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伊凡，你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吗？秦氏该死!”她咬牙切齿地说完了最后四个字。

“岩岩，放下吧。”伊凡的声音显出了几分疲惫，而握着她双肩的手却不自觉紧了紧，狠狠心继续说道，“席叔和阿姨是自杀的，就算真是被人逼的，也最多是道德问题，并不是刑事犯罪。”

伊凡说的道理她何尝不懂，如果真是秦臻亲自动手，她也会亲手

把他送进监狱。可是……

她推开伊凡，抓起包就往外走，任凭伊凡在后面怎么喊都无动于衷，迈着大步一根筋地往前走。

车停在秦宅附近，席岩在车里整整坐了两个小时，才见林罗兰提着东西急匆匆地从秦宅出来，招了出租车扬长而去。她取下墨镜，慢慢地从车上下来，走到秦宅门口，手指在门铃上犹豫了许久，才按了下去。

见出来开门的是秦宅的保姆张阿姨，席岩整个紧绷的神经都松了下来，她真怕出来的人是秦雨默，会进退两难。

可保姆只是看着她，满脸为难，似有什么事情难以启齿，“岩岩，夫人再三交代说不能让你进去。”

席岩心底冷哼，林罗兰还真是做贼心虚，脸上却露出温和的笑容，晃了晃手上的水果袋子，“阿姨，我只是来看看秦叔叔。”

“可是……”

“阿姨，你放心，我看一下秦叔叔马上就走。”席岩语气诚恳，“你要是不放心就跟我一起上去。”

“不，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话还未说完，大门啪嗒一声开了。

“你进去吧！”

席岩把水果袋子交给保姆，径自上了楼。

脚步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房门前停住，手握着门把手紧了紧后又松了开来，义无反顾地走向秦臻的房间。

房门虚掩着，她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床上的人闭着眼睛，似乎听到了响动，睫毛微微颤了颤，声音却没有什么威力：“出去，让我静一会儿。”

席岩后背一僵，难道他知道是她来了？秦臻接下来的话否定了她的猜测，“林罗兰，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怎么，你们又想联手害死谁了？”

闻声，秦臻的眼倏地睁开，见到席岩站在他的床边，眼里满是惶恐，“你，你……你怎么会来？”

席岩弯腰凑近了他一些，冷笑，“你忘了吗？我还没给你答复呢。”

才一个月不见，秦臻仿佛苍老了十多岁，见他不安地挪了挪身体，却只能是小幅度的，席岩状似惋惜地摇了摇头，“啧啧啧，秦董事长，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

“你想要说什么？”

“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告诉你答案。”席岩随手拿了把椅子放在他的床边，坐下，视线扫了一圈房间，最后落在床头的一张合照上。照片上的秦雨默还不到二十岁吧，她用手指轻轻抚了抚上面淡淡的一层灰尘，放回了原处，又看向秦臻，“你是自己亏心事做多了，见谁都像你那德行是吧？”

“真相你都知道了，要杀要剐随你，但我还是那句话，离开小默，他是无辜的。”

“哈哈哈……秦臻，你儿子是无辜的，那么我父母呢？他们就死有余辜？就因为我母亲没有接受你这个滥情男人的所谓的爱，他们就应该用生命去承受屈辱的代价？”

秦臻的气息有些喘，“当年，是你父母自己走上绝路的，没有人逼他们……”

“到这个时候你还在狡辩！”

“我说的是事实。好歹我们把你养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还不如当年把我一起烧死算了！亏你说得出来，秦臻，我见过无耻的，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你真是到死都不知道悔改！”席岩气愤地攥紧了拳头，指甲狠狠掐着掌心，咬牙忍着脆弱。

“哼，你的脾气倒是跟你母亲有几分相似，拧得很。她当初要是选择我，也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了。”

席岩不怒反笑，“是吗？跟你？一辈子做你情人吗？我突然很佩服你的助理，为了得到秦氏能忍受你那么多年，还要人前人后表现出恩爱而不在乎的样子。”

“你，你说什么？”秦臻有些激动地想要坐起来，却只是徒劳。

“秦臻，我真的很同情你，你竟然到死都不知道身边最亲的人是怎么背叛你的。”

“你是说，秦氏……”秦臻恍然大悟，似乎想到了什么，喘得更急了，手抓着床单无力地垂下。

席岩笑中带泪，再次凑到他的耳边，一字一顿慢慢地说道：“秦臻，不要以为伊凡插手了，秦氏可以安然无恙。”她的声音顿了顿，又继续说道：“还有，我给你的答案就是，秦雨默我要定了！”

说完，她坐直了身子，看着秦臻抬手颤颤巍巍地指着她，嘴巴翕动，半天都发不出完整的一个音来。

席岩利落起身，敛住笑意，“秦臻，我爱秦雨默，我会跟他在一起。如果你还能活着看到我们婚礼的那一天，那么接下来的日子，我会讨回血债！我发誓！”

秦臻的嘴角抽动，整张脸涨得通红，额上全是密密的汗，喉咙里只能发出嗯嗯嗯的同一个音节。

席岩走到门口，脚被生生钉住，这就是她想要看到的结果，为什么自己还会有一丝犹豫？可怜他吗？她立马否定。不想成为杀人凶手

吗？不是。这样的行为压根也构不成犯罪。那是什么？她痛苦地抚额，满脑子都是秦雨默……如果她气死了秦臻，让秦雨默怎么办？和害死自己父亲的凶手在一起？那么，他们两个就真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最终，她一咬牙，拉上门，飞奔下楼，直到保姆笑意盈盈地走过来，“岩岩，留下来吃饭吧。”

“不了，我走了。”

“那把香酥鸡带走吧，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和小默经常抢着吃。他一边跟你抢，一边偷偷跟我说多做点。不知道这几年你们的口味变了没有，你带去和他一起吃。”

席岩错愕，“阿姨，雨默没有回来过吗？”

“很久没回来了，夫人天天念叨着，老爷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是很疼的。”保姆边说边打包好了香酥鸡，塞到席岩的手里，还是热热的，“吃的时候放微波炉热一下，记得戴个手套，不要烫着，小时候那么顽皮……”说着，粗糙的手摩挲着席岩手腕上一个小小的伤疤。

席岩的心咯噔了一下，这样暖暖的关心，就像轻柔地抚在心上，热热的液体一下子就涌到了眼眶，毫无预兆地沿着脸颊滑落了下来。

她眼前闪过秦臻在他们面前倒下的那一幕，秦雨默刚刚发誓不再喊他爸，却扑了过去，再后来就答应秦臻娶季梦涵来挽救秦氏。所有不管有多恨的表面，却是内心还爱这个父亲的事实。

席岩吸了吸鼻子，深呼吸，“阿姨，叫救护车吧。”

第十八章　陪你一起慢慢变老

救护车的声音渐行渐远，席岩的意识才算回来，她记得张阿姨最后拉了她一把，急急地让她赶紧离开。全心全意只为她的人，除了秦雨默、伊凡，就只有张阿姨了。

她干吗要离开呢？她救秦臻为的也只是不让张阿姨受连累，让秦雨默不会有失去亲人的这般疼痛。她不能亲手在自己最爱的人心上划上一刀，她最了解这种伤有多痛。

可能是在原地站了太久，脚刚迈开就狠狠崴了一下，顾不上脚上传来的疼痛，她就匆匆拦了车去医院。

等她赶到医院，秦臻已经被送进了急诊室，果然如她所料，林罗兰正在指责张阿姨照顾不周。连那么忠心照顾他们几十年的保姆都不顾情分，这样的女人活该得不到幸福，席岩在心里冷哼。

席岩大步走过去，二话不说将低眉顺目的张阿姨拉到自己的身后，瞪着林罗兰，脸上看不出情绪，眼里却有寒光闪过，随之轻佻地来了一句：“您也就仗势欺人的本事还跟秦臻有点夫妻样了。”

林罗兰见到她跟见了鬼一样，怒目圆睁，厉声道：“你个寄生虫，

给我滚！”

席岩懒懒地道：“寄生虫也找主的。像您这样的，我怕夭折。”

林罗兰抬手想甩过去，张阿姨想去拦，席岩已先一步牢牢拽住了她的手腕，“林罗兰，你没有资格打我。”直到她不再挣扎，席岩才松开了手，冷笑道：“你除了在至亲那里耀武扬威外，在小三面前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就差帮着提鞋了。不过，你们应该要感谢她，她为你们说出了这几年憋在心里的真相。”

林罗兰被气得直喘粗气，“席岩，不管你怎么激我，我都不会让你进秦家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觊觎的是秦氏，你只是把雨默当成了你的护身符！”

“你以为现在的秦氏还是原来的那个吗？我会稀罕那个破败不堪的集团？”

“你在说什么？”

“林罗兰，作为妻子和母亲，你都是失败者。但幸好你除了自尊心不强外，连基因也很弱，秦雨默没受到半点污染。”

席岩不想再和她纠缠下去。她过来只不过是怕张阿姨受委屈，但没等她继续说下去，张阿姨突然拽了她一下，“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跟夫人说话呢！还不赶紧走！”她边说边推着席岩往过道的转弯处走，在林罗兰彻底爆发前已将她推离了视线范围。

席岩没有走远，在转角处的休息椅上坐了下来，她感觉浑身都泄了气一般，即使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也比干坐在那里痛快，可依旧无法改变事实，更无法让她的痛减一分。

充满消毒水味道的医院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急诊室推进推出的都是血淋淋的或者奄奄一息的重症病人，叫骂声、哭泣声，此起彼伏，扰得她心越来越乱。她从包里拿出前几天剩下的烟，点上一支，刚吸

了一口就剧烈咳嗽起来。按灭扔进垃圾箱，刚站直身体，就听到季梦涵从背后愤怒的一声低吼：“席岩，你给我站住!”

席岩后背一僵，略有些蹒跚的脚步顿住，却没有回头，现在出现在她面前的一幕更吸引她的注意力——孙晓茹挽着秦雨默朝着她走来。前后堵住，她无处可躲。当然，她也没必要躲。她挺了挺胸，站得更直，坦然地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近，而手中捏着的包几乎要变了形。

她的视线一刻都没有从秦雨默的脸上移开，他瘦削的脸显得有些苍白，给人的错觉就是孙晓茹一放手，他就能倒下去。她的眼不自觉便红了一圈，一侧头，不着痕迹地抹去眼角的泪珠。

他们有多久没见了？有多久没说过话了？张阿姨说他好久没回秦宅了，那么这些日子他都一直和孙晓茹在一起？席岩在心里冷冷地自嘲，身体已下意识不动声色地想绕开他们离开。一天之内连吵了三场，她现在连开口都觉得累，只想赶快离开这里。

当她从秦雨默身边走过，手下一紧，手已经被秦雨默牢牢拽住，没有丝毫要放松的意思。

“放手!”

“不放!”

秦雨默嘶哑的声音带着几分威严和固执，却让她的鼻头一酸想哭。她也不挣扎，往后微微退了几步，眼睛却不敢看他。

席岩闭上眼，冷冷地道：“你想说什么?”

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秦雨默的回应，只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拽得生疼。她的视线在秦雨默左右手分别扫了一眼，微微皱起了眉心，“秦雨默你觉得这样靠谱吗?”她用一只手掰开他的手，抽出了另一只手。

秦雨默刚要张口，被季梦涵尖厉的声音打断：“哈哈，席岩，我一直以为劈腿的会是你，搞半天还是秦雨默不要你了!”见其他三个

人都不理会她，她便自觉靠近他们些，望着孙晓茹挽在秦雨默手臂的手上，“啧啧，秦雨默你果然没心，你和席岩在我面前信誓旦旦，转身就和另一个女人恩爱有加了。你的感情也不过如此。”

“闭嘴！”

“闭嘴！”

秦雨默和席岩默契地异口同声。话一出口，他们互看了对方一眼。看到秦雨默始终皱着眉，像在艰难地忍受着什么，席岩有些不忍地撇开了头。

季梦涵被两个人一声厉喝，嗫嚅了一句就真闭上了嘴。

“谢谢你把他送到医院。”

秦雨默指的“他”就是秦臻，席岩明白，“你搞错了，我只会送他到地狱。我只不过为了张阿姨而已，你记得转告林罗兰，不要为难张阿姨，否则，我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

“岩岩……”

席岩看着孙晓茹，微笑，“秦雨默，不要成为第二个秦臻，毁掉一个无辜的家庭。”

“席岩，你太过分了！”孙晓茹终于忍不住，“你不是秦雨默的女朋友吗？好歹……”孙晓茹还打算继续说下去，被秦雨默拦住。

“我要不起！我不想成为第二个林罗兰，一辈子在郁郁寡欢中度过。我更不想要你父母这样的亲人！”席岩回答着孙晓茹的话，眼睛却始终盯着秦雨默，撂下话，咬牙忍着脚痛快步离开。

秦雨默站在原地，没有回头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眼眶红红的，抽离孙晓茹的手，转身，泪从脸颊滑下，趔趔趄趄地往自己病房走去。

“秦雨默，你真的不要秦氏了吗?”季梦涵还是不甘心地喊。

秦雨默脚步一顿，吸了口气，声音低沉地道：“随便。”

秦雨默到达机场的时候天微微亮，空空荡荡的候机厅只有寥寥几人，他站在登机口处大玻璃墙前远眺，耳边时而传来三三两两的脚步声和行李箱拖动的声音。他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个登机口，他也是独自站在这里。

抬手看了看自己的右手，表面完好无损，可稍微一用力，便有隐隐的疼痛传来，他的脸色更阴沉了几分。这一次，一切都是未知，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像医生告诉他的，能不能再提笔就要看他的造化了。他一向运气不错，不是吗？

烧还没有完全退尽，人依旧昏昏沉沉的，站了一小会儿便感觉有点体力不支。秦雨默找了个位子坐下，揉了揉太阳穴，懒懒地往后一靠，叹了口气。想到席岩在得知真相后的绝望，在请求他离开时的无奈，在医院误会他时的决绝，还有午夜梦回时一声声凄厉的惨叫……闭上眼，这些画面都清晰地在他的脑海里定格。

孙晓茹问他，为什么不解释。他知道席岩并不是误会他和孙晓茹有什么，她只是借机发泄，他就成全她。

孙晓茹问他，爱她值得吗。他知道孙晓茹指的是，三年前他放弃了国外的事业回到宁州，现在为了席岩手无法画图，又因为父母辈的恩怨甚至连秦氏都放弃了，一无所有。他说，因为是她，所以什么都值得。

孙晓茹说他连灵魂都给了席岩，对其他女人都很残忍。他只能抱歉地告诉她，他的心很小，他只能对一个女人负责。

跟席岩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只要她稍稍一皱眉，他就能轻易分辨出她的喜怒哀乐。只要她还有一丝回头的可能，无论怎么中伤他都

无所谓。比起自己父母带给她的痛，他的这点等待算什么？

席岩待在秦雨默的房间，坐在他的床上，侧头，呆呆地望着窗外，手机贴在耳边，听着展延越来越急促的语气，几乎要将话筒炸裂开来。可她依旧一动不动，维持着同一个姿势，只是握成拳的左手中，海景房的一串钥匙深深地陷入了掌心中，掐出了血痕来。

展延说，秦雨默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孙晓茹是展延去医院偶然碰到，又跟着他见到了秦雨默，主动留下来照顾他的，与秦雨默完全无关。

展延说，她那天离开医院后，秦雨默就命令他给她送药过来。而她一点儿都没有关心过秦雨默，一点儿都没看出他身体抱恙。

她不是看不出来，是想装作看不到。席岩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脚踝，那天明明自己掩饰得很好了，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展延说，秦雨默今天要飞去美国了，原因不明，归期未知。如果真的不爱了，就不要以朋友的名义跟他在一起。

沉默良久，席岩盯着秦雨默桌上的地球仪，手点着秦雨默要去的地方，很远……

最后，展延说，秦雨默也是受害者，凭什么让他去偿还？

不管展延说了多少，不管他有多气愤，她的一句话便把展延给堵住了：“秦雨默的父亲是秦臻，秦臻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平静得连一丝起伏都没有，尽管手指已经将手机握得快变了形。

展延悻悻地放下手机，伊凡在一旁打趣：“干吗不告诉她雨默是去治疗手的真相？把人吓跑了，看你怎么跟雨默交代。”

“下药不猛没用。”

“再猛也没用，难道还有谁比雨默更了解她的脾性吗？你下再猛，岩岩也不会赶去机场的。”

展延手搭在伊凡的肩膀一拍，“二哥，给说个真话，你真的放下了？注资秦氏是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结束恩怨罢了。”他轻轻抿了口酒，“她在最恨老三的时候，生病喊的还是老三的名字，我已经没有坚持的理由了。”他自问也做不到秦雨默这样的程度。

“啧啧，你们俩都是情圣!”展延恨恨丢下一句，可是心里依旧在替秦雨默捏把汗，上一代的恩怨真的能从伊凡注资秦氏开始弥补而缓和吗？

席岩赶到机场，看着大厅翻动着的电子航班表，心在一点点往下沉。她在原地呆立了几分钟，又转回到机场草坪外的露天停车场，看着一架架飞机从车顶、眼前飞过，不知道哪一架载着秦雨默，他是否能感应到她在下面正仰头看着他，默默地为他送行。

滚烫的液体在眼眶里旋转了许久，终于承载不了重负落了下来。

一年时间，让席岩放下二十多年的仇恨，不可能。但是让她忘掉二十多年的情谊，更不可能。

秦臻跟植物人的唯一区别就是还能睁眼，歪着嘴，见到人能哼哼几声。林罗兰倒是让席岩刮目相看，对于秦臻大半辈子的背叛，她竟然可以不计前嫌。秦氏终究还是没有破产，秦臻的助理主动辞职，曾经自己想要的东西得到后却发现也不过如此。

苏以南在出国前来找过她一次。

“我是来道歉的，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错了，至少在我看来是你不爱伊凡。”

“你不用为他打抱不平，那几年我不会比他过得好。”

伊凡没有亲口告诉过他所经历过的痛苦，她大可装作不知。而事实也是如此，两个人都曾经历过撕心裂肺的疼痛，实在没有必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选择这样的彼此自白。

不过一年，却也是经历了世事变迁。不是同路的人都各自散了，看似同路的人，只能将所有恩恩怨怨都暂时搁下。

住在那幢熟悉的房子里，虽然没有了秦雨默，席岩也固执地不离去，也许是空气里还弥漫着他的味道，所以席岩过得也算悠然自得。每天下班，她都习惯进秦雨默的房间收拾一番，细细擦着他们的合照，还有架子上一排排的建筑模型。她知道秦雨默对经商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只喜欢建筑，不像她，只因为他喜欢，所以她才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后面。而从 M. Y 开始，她是真的喜欢上了自己的专业。慢慢的，席岩觉得对他的思念随着时间在成倍地叠加，而仇恨在慢慢沉淀。其他人都没有再来烦扰她，而她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她将所有精力都倾注于 M. Y。

时间很快又进入了十月，天气晴好，阳光照在身上不再灼热。

自从上一次和秦雨默匆匆离开后，她再也没来过海景房，可今日又为哪般才来的？或许堆积如山的想念需要释放，或许选择不见，只是一种可笑的执念。

海景房内，里里外外都纤尘不染，应该有人在打扫吧。落地窗微微开了一条缝，风吹拂进来，双层窗帘随之飞舞着。窗外，正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有此起彼伏的海浪声传来。

一切都与上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唯一多出来的是落地窗旁边的一架白色钢琴，上面有一本摊开的琴谱，像是主人刚刚弹奏过。打开琴盖，一个蓝色信封静静地躺在黑白键上，犹豫了片刻她才小心翼翼

地打了开来。

狂野硬朗的字，是秦雨默的笔迹。纸上只有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还有一条摩天轮项链，就将席岩伪装的坚强统统都瓦解，所有的痛苦、委屈和纠结瞬间涌上来。她捂住胸口，即使把嘴唇咬到出血，依然止不住热泪串串落下。

“岩石头，记得转身。只要你愿意，这个家永远都在。还有，模仿梅园摩天轮造型设计的摩天轮项链是你的生日礼物。”

这就是展延说的那条项链吧……原来那年生日那天，他看到了伊凡为她所做的一切，所以才对她那样冷淡。

仅凭简单的几句话，她就坚信他们有一样的信念，不需要约定和承诺，更不需要解释和原谅，秦雨默一定会回来。

席岩继续每天到M.Y上班，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开车去海景房，做好两个人的饭菜，摆上两个人的碗筷，然后再到海边走走，踩出一个个脚印，仿佛秦雨默就跟在她的后面……临睡前她会习惯按着黑白键，尽管没有任何长进，但这是她从秦雨默那里学会的唯一一首曲子。

刚开始没有人告诉她，秦雨默去做什么，什么时候归来。渐渐的，她能从国外的建筑权威杂志上看到关于他的消息。他的手康复了吗？不管怎样，她都相信，他会回来的，多久都会回来。只是空荡荡的房子，没有因为她每天下厨变得有烟火气，反而越来越凄清的感觉。秦雨默，你说过只要我愿意，这个家就在，可是你在哪儿？

最近一段时间，M.Y因为伊氏的设计案在业内风生水起，订单源源不断，席岩也越来越爱这份工作。她有了如释重负后的快乐，发自内心的。

席岩画完了最后一张设计草图，伸了个懒腰。

空旷的路上，只有雨刷的声音做伴，穿过一盏盏寂寞的路灯。车

上已开始十一点整点报时，从这里开车到海景房需要两个小时。看着密密的雨丝，她缓缓朝前开了会儿，猛地一打方向盘，还是向高速方向开去。

席岩下车，远远望去，海景房竟是一片灯火通明，她顶着雨朝房子跑去，但越接近台阶，某种预感就越强烈，直到听到从里面传来的钢琴声，她瞬间僵在原地。

秦雨默？念头一闪，她一口气跑上了台阶，却在虚掩的门前生生停住了脚步，推门的手悬在半空迟迟未落下，她怕门那头不是自己想见到的那个人。

突然，钢琴声戛然而止，似有感应般，门被轻轻拉开，只见秦雨默站在玄关处正笑意盈盈地望着她，而泪从泛红的眼眶溢出。席岩感觉此时此刻她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什么都没有多说，只是抬手为他抹去了眼泪，说了一句："墨鱼，我想你了。"

秦雨默握住她的手，二话不说伸手一拉，将她整个人都拥进自己的怀里，感觉到她凉凉的手扶上他的腰，慢慢收紧。

"傻瓜。"他的手掌插入她湿漉漉的发丝，扶着她的脑袋往自己胸口按了按，"岩石头，你还要我吗？能不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来化解你心中的怨恨和委屈？"

"好。"席岩知道，秦雨默就是她的幸福，她的回答从来都没有如此坚定过。

聪明的人不该拿过去惩罚自己，而要懂得抓住眼前的幸福。

这回轮到秦雨默石化，他没料到席岩会答应得如此痛快，他回来，甚至没有百分之一的把握。席岩从他的怀里退离了一些，秦雨默便牵着她的手走进客厅，拿起钢琴上的海景房模型。

"你看，我答应过你的，一定亲手帮你修复好。"

席岩小心翼翼地捧起了他的手，虽然已经从关于他的新闻中确定他的手康复了，可真正握在自己的手里，更多了几分感慨，一滴滴热泪落在了他的掌心，“你的手是真的好了吗?”

秦雨默笑着点了点头，“以后你还可以年年收我的模型了。”他再次把她纳入怀中，下颌亲昵地蹭了蹭她的发顶，“岩石头，给你的时间够吗?”

“之前我那样对你，你就不生气吗?”

秦雨默将她额间的发丝捋到耳后，勾了勾唇角，“一年前孙晓茹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因为你是我用灵魂去爱的女人，所以没有任何哪种伤害比你不爱我、不要我更具有杀伤力。”

面对这样直白的心意，席岩不感动是假的，但她突然又想到了什么，狠狠推开了他，赌气地说道：“你以前不是说我脾气差得没男人会要吗?”

“所以我来娶你了。”秦雨默回答得理所当然。

“你要和一个又懒又傻，身材不好，性格恶劣，天天和你吵架，没有半点女人味的人结婚，不是找罪受吗?”席岩几乎用他自己的原话去质问他。

秦雨默失笑，伸手，小心翼翼地抱住她，慢慢地收紧了自己的手臂，“我喜欢罪孽深重，惩罚我下辈子还能遇见你。”

席岩回抱住他，她要的不是他下辈子的承诺，她希望这辈子就这样陪着他一起慢慢变老……

（完）